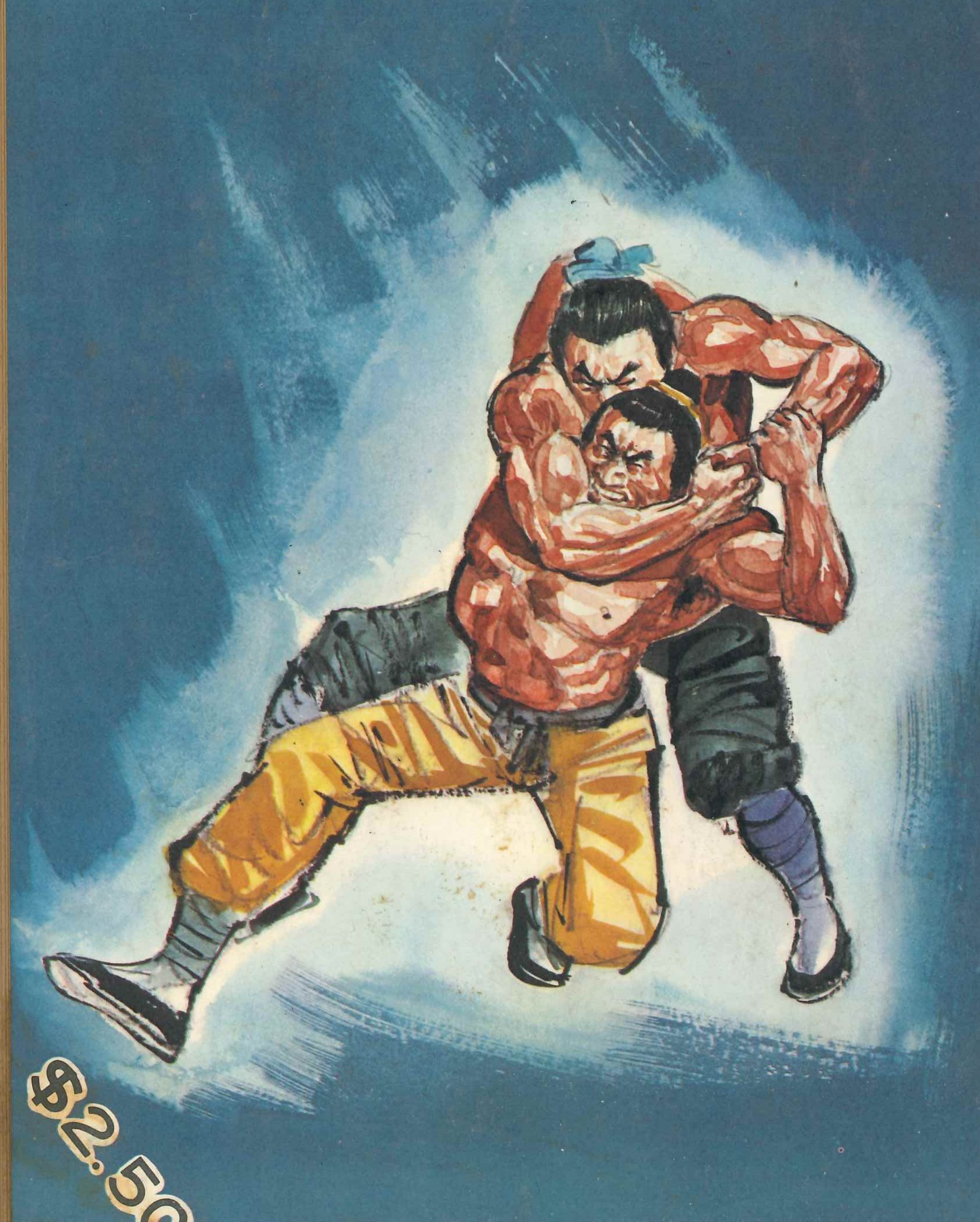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越獄死囚（國際特警鬥智故事）馬雲・著

一名被判死囚的犯人越獄，何故要驚動總統？本期的鐵枴俠盜故事勢必令你驚心動魄！



$2.50

967

編後話 「越獄死囚」是今期首次刋出的巨型「國際特警故事」，也是阿生離開呂、林夫婦二人後第一次獨力担當繁重任務，面臨更大的向惡勢挑戰的開始！「越獄死囚」是一部驚險緊張、鬥智鬥力的動作小說，過程全部充滿刺激氣氛，內容描述一名死囚越獄後，驚動軍警四出緝捕，弄得風雨滿城，查究之下，原因並不簡單，要知眞相實情嗎？請千萬不宜錯過本故事的刋出吧！

＊＊　　＊＊　　＊＊

「塔里木風雲」、「金不換」、「金銀井」三大巨著今期同時隆重推出。上述各篇，均屬佳作。題材內容，各不相同，風格新穎，結構精湛，全部經過編者千揀萬選才發表，保証令你滿意。

＊＊　　＊＊　　＊＊

高臯先生的中篇「邊城風雲」故事刋出以來，今期情節高潮迭起，司馬蘭泉更番遭遇出人意表，結局難以臆測，命運如何？且看故事發展下去吧！

下期巨型小說是選刋一部俠義奇情故事「天地神龍」，是篇由新進作家鄧雷君執筆，故事獨立完整，結構超然突出，題材新穎脫俗，不宜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6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國際特警故事

馬　雲・文
盧　令・圖

越獄死囚

越獄犯人　公海逃亡

國際特警隊的任務是非常繁重的，他們在各成員國的領土之內，擁有無上權威，但行動却始終須要保持秘密。

由於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表現的不正常，太多的人希望這世界早日毀滅，所以，國際特警隊爲了維護世界和平，就要面臨更大的挑戰。

東万三俠之一的阿生，參加國際特警組織已經有好一段時日，他憑着胆色過人，機智而敏捷的身手，先後立下了不少奇功。

然而，過去每當阿生面對困難的時候，他的師父與師母——鐵枴俠盜呂偉艮和迷你女俠林愛莉，勢必携手出動，爲他助上一臂之力，使他安然渡過困境，完成艱巨任務。

但是，由現在開始，阿生須要接受進一步的挑戰，同時他也須要了解一個新的形勢，就是今後無論他遇上了多大的困難與危險，他的師父師母也不會再加以理會。因爲他們決心收山了。

呂偉艮和林愛莉都覺得一個人的生命未免太過短促。

雖然說一個健康正常的人，壽命可以長達七八十歲，但由成熟，懂人性，有了事業基礎以至退休之後，不能走動爲止，其間實在有多少日子？

一個眞眞正正可以盡情活動的歲月大約只有二至三十年而已。

因此，呂林夫婦二人儘管四十歲未到，他們也要爭取有限的時日到世界各地觀光一下，因爲這世界太大，他們有太多太多的地方還沒有去過，未免有些可惜吧？

過去，他們也有過一段時期一邊旅遊，一邊與阿生併肩執行由國際特警頒下的任務。可惜每一項任務都是那麼重大，他們三個人往往須要全神貫注才可以完成。所以，他們經常不能盡情觀光，甚至弄至半途而廢！

呂林二人決心趁住他們有生之年，踏遍地球的每一角落，所以，阿生惟有單獨面臨今後更大的挑戰！

×　×　×

阿生原本奉命要乘搭班機由紐約直飛巴黎，到總部報到。

但是，就當他前往機場的途中，突然接到巴黎總部的一項緊急命令！

當時送阿生到機場的，是國際特警紐約的負責人夏力。

夏力的汽車上裝置有無綫電話。

巴黎的長途電話本來撥到紐約國際特警辦事處去，但辦事處的接綫生說阿生與夏力二人正在前往機場途中。

因此，那個長途電話立即改接到夏力的汽車裏面去。

這是一項緊急命令，總部須要夏力把阿生送到港口碼頭。

好像是開玩笑似的，只有明白國際特警工作情況的人才會曉得這絕對不是開玩笑！

汽車上的無綫電話，是須要經過電話機樓的接駁，長途電話也須要經過電話機樓的接駁，美國是個科學先進國家，他們透過人造衞星和精密儀器的幫助，即使經過幾千里的距離，聽起來還是十分清楚。

阿生沒有聽錯，那是范梅力的命令，密碼和暗語都核對過，一點也沒有錯。

范梅力要阿生立即改變目的地，立即趕到港口碼頭，登上一艘遠洋輪船「光陸丸」！

命令又指出：只要夏力把阿生送到該處，碼頭上另外有人接應，屆時證件，船票等等，都會由那人交到阿生手上。

至於詳細的任務，反而要等到上船之後，總部才有進一步的指示。

范梅力是國際特警組織副總監，屬於坐第二把交椅的高層領導人，他經常直接向阿生頒發命令，因此他們之間訂有暗語和密碼，以使分出眞僞，免中了別人的詭計。

夏力只有用他的汽車將阿生送去碼頭，其他事情他一概不知。

夏力唯一感覺得到的，就是有點依依不捨，因爲他是國際特警駐紐約的負責人，阿生留在紐邊期間，曾多次與夏力並肩合作，每次阿生都表現得機智過人。

汽車抵達碼頭，夏力和阿生都沒有下車。

他們四下裏張望，目的無非看看那一個才是將與他們連絡的人。

然而范梅力的命令中並未指出那個人究竟是怎麼樣的。

阿生呆在車廂裏，瞪住碼頭附近街道上的繁忙情形。

有個報販手上捧住一大叠剛出版的號外，叫得聲嘶力竭的！

他突然走到夏力的汽車旁邊，揚着手上一份號外：「先生，買一份看看吧！大件事啊，這危險人物隨時都會在你身邊出現！」

這句話果然吸引了阿生。阿生由車窗付了錢，號外立即遞了入來。

報販張開喉嚨喊着，又走往了別處！

阿生攤開號外，只見上面印了兩張甫士咭那麼大的半身照片，都是同一個人的，只不過分正面與側面而已。

照片上的人穿了囚犯的制服，另外還有編號。

另外的大標題印着：「他是個極端危險的人物！」較小的字體則是：「請密切注意這個人的行踪，隨時與警方連絡。」

照片中人叫利安納，是一名剛自獄中逃脫了的「死囚」。

據說：利安納是一名殺人犯，經法庭判處死刑，經上訴後，已改判爲無期徒刑了。

利安納只有三十餘歲，年青力壯，但生性兇殘，有過暴力行刧案底，所以當局將他列爲「極端危險的人物」。

阿生正想細閱內文，忽然聽到夏力以極其驚奇的口吻道：「咦！你瞧，這是什麼？」

阿生循勢望向汽車座位旁邊，發覺一些文件散發在那裏。

阿生檢起那些文件細看，赫然是一些證件和船票等物。

夏力若有所思地說：「原來那個賣號外的報販是我們自己人。」

阿生想再看看那個報販，他竟然連影子也不見了。

毫無疑問，這些證件和船票都是那「報販」將它夾在這份「號外」之內，送入車廂裏面來的！

那人的手法十分高明，所以連阿生也給他輕輕瞞過了。

他爲什麼要這樣神秘？這必然是一個十分秘密的任務。

阿生檢閱過那些證件時發覺他已被改作日本人，名字叫牧川吉。證件上寫明他是一個美籍日人。

船票是「光陸丸」的，時間在一小時之後由紐約港開出。

夏力伸出手來，半開玩笑地說：「牧川吉先生，後會有期了。」

阿生苦笑一下，跟夏力緊緊地互握了一下手，無可奈何離開了夏力的汽車。

×　×　×

路易與他的妻子本來是天生地設的一對，兩口子生活得十分幸福。

他倆有個七歲的兒子，長得又胖又白，精乖伶俐，人見人愛。

但是，這個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發

夢也想不到，他們的噩夢終於來臨了。

開始時，對路易太太來說，那個「消息」眞不知道是好是壞。

首先將「消息」帶入他們家中來的，是電視台的「新聞報導」節目。

當時路易太太正在厨房爲她丈夫預備晚餐。

突然之間，電視台臨時加插了一段「特別新聞報告」。因此，引起了路易太太的注意。

通常只有十分重大的突發事件發生，電視台才會作出是項安排，將正常節目暫停，加挿「特別新聞報告」。

那是一段有關逃犯越獄的消息。

據說：有一批數目未明的囚犯，由首都華盛頓某監獄越獄成功，警方初步相信，最少有二至三人，已潛逃入紐約。

其中一名囚犯竟然就叫利安納。

利安納是路易太太的哥哥，因此立即引起了她的注意。

路易太太當初還以爲只是偶然的巧合——同名同姓而已。

但後來細聽下去，才發覺警方公佈的資料與圖片果眞是她的兄長利安納。

自私的想法，她應該爲他高興，因爲從此之後，他得到了自由？最少暫時獲得了自由。

但再想深一層，却又有點兒担心起來了。

正如警方所說，利安納是個「極端危險的人物」，萬一他跑到這兒來，怎辦？

路易太太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有人敲門。她彷彿見到了利安納！內心又驚又喜，矛盾得很。

門敲得很急，一定是他——利安納。

路易太太跑去開門，進來的不是她兄長，而是她的丈夫路易。

路易有點氣急敗壞，神色張惶。

他進來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大門關上，然後朝屋內四下裏張望，忐忑不安地問：「有沒有人來過。」

路易太太似乎猜出了她丈夫的心意，反問道：「你可是指我大哥利安納？」

「不！我只是担心警方人員。」路易又問：「他們有沒有來過？」

「沒有。」

「那還好！」路易又把妻子拉入房中，「你身邊有多少錢？」

「你要錢幹嗎？」

「還不是爲了你那個好哥哥麼？」路易悻悻然道：「他今天給我電話，一定要我帮他，否則他就會對我們的兒子波比不利。」

「波比在他手中？」

「是的，波比在放學途中，給他截去了。」

「他怎麼說？」

路易說：「他知道我在碼頭海關做事，一定要我想辦法讓他偸渡出境，還要設法籌些零用錢給他，否則，他就不放波比回來！」

路易太太悻悻然說：「他眞該死，有什麼事他好應該跟我說個明白，何必難爲孩子呢？」

「別嚕囌了。」路易說：「事到如今，我們得依他吩咐去做。他是個亡命之徒，而我們的孩子却是命根兒，怎可以惹怒他？」

「他眞不長進，害了人家，現在又害到自己人的頭上來了。」

夫婦二人集中了一些錢，然後匆匆離家外出。

他們顯得非常小心，恐防被人跟踪似的。

事實上他們與利安納有親戚關係，即使當地警方不知道，聯邦密探遲早也會查到這兒來，所以也難怪他們小心翼翼。

他們當然不是担心利安納的安危，他們只關心到他們兒子的安全而已。

因爲利安納在電話中說得非常認眞，所以路易絲毫也不敢怠慢。

× × ×

路易夫婦按址找到一處廣塲，那兒靠近碼頭，堆滿了貨櫃。

路易利用抽烟來鎭靜神經，他不斷看着他的腕錶，但仍未見利安納的影子。

路易太太也焦急起來，他們商量着，想轉到另一角落去。

就在這時候，他們的背後却出現了一個男子的低沉聲音。

「別轉過身來！」首先是十分認眞的，命令式的語調！

夫婦二人同是一怔。

他們都認得，那是利安納。

利安納又說：「錢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但不太多。」路易道：「你也知道我們沒有積蓄。」

「算了，有多少盡量都給了我吧！」利安納道：「你們還有機會在美國賺錢，但我就沒有，現在你把整包東西扔過來，我就在你們後面。」

路易早已用舊報紙包着一小紮鈔票，這是利安納在電話中吩咐好這樣做的。因此，現在他只須順手一扔，就像扔廢紙一樣。那邊即使有人看見了，也想不到那是鈔票。

利安納仍然不准路易夫婦回轉身來。

他說：「路易，相信你也知道我的處境，想辦法讓我離開這裏吧！」

「我有什麼辦法？」路易無可奈何地說。

「我有什麼辦法？嘿！你對我似乎漠不關心！」利安納生氣地說：「誰不知道你派駐碼頭海關？只要你肯帮我，倒不怕沒有辦法？」

路易「嗯」一聲問道：「孩子呢？」

「他很好！」利安納說：「只要我安全離去，他也保證安然回到你身邊去！」

「好吧，今晚你在這兒等我。」

「什麼時候？」

「晚上十時三十分，一定要準時，這是你唯一的機會。」

「路易，你眞是肯帮我？」

「你還有什麼懷疑的？老實說，你落入警方的手中，對我絕無好處！」

「好吧，我信你。」

「那麼，孩子呢？」

「他是我安全的保證，我怎可以放走他？」

「別這樣，聽我說吧！」路易道：「孩子年紀還小，他可能被你嚇壞，那樣反爲不妙，我們是親戚，只要你相信我，我

一定盡力而爲。」

「波比還認爲我是他的舅舅，怎麼會把他嚇壞？」利安納道，「今晚，你就先安排我離開紐約，我再告訴你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吧！」

「那麼，你準時十點半來到這裏，我知道有一批貨櫃箱在這兒運走。只要你依我說話去做，一定可以過關。」

「好極了，我們就一言爲定！」利安納道：「今晚再見。」

路易夫婦二人好一會兒也聽不到後面有聲音傳來。

回頭張望，那兒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 × ×

阿生以「美籍日人」的身份，登上了一艘二萬餘噸的日本客貨輪「光陸丸」。

「光陸丸」的目的地是法國沿岸的港口里亞弗爾。由紐約到那兒，大約有五千八百海浬的航程。

阿生心裏不斷在想：此行的任務是什麼？

他加入國際特警組織後，先後執行過不少突如其來的任務，其中有不少極具危險性，但從未有過一次像今次這麼滑稽。可不是嗎？他已啓程了，但任務的內容，他仍未知道。

阿生在侍應生引領下，來到一間艙房的門前。

侍應生對他說：「先生，就是這間了，有什麼吩咐，請按房內的喚人鈴吧！」

阿生付了一些小賬，獨自入了房。

房間之內竟然有兩張床，這是頗令阿生感到有些意外的。

洗手間裏面，傳來水聲淙淙，但那扇門却是半掩着。

阿生心裏想：侍應生可能帶錯路了。

他正想離去，洗手間裏面却傳出了一個女子的聲音：「誰？」

阿生更是意外之意外。他抱歉地說：「對不起，我想，我可能弄錯了？」

阿生說着，就要去伸手拉開房門。

「慢着！」那女子已由洗手間走了出來，「閣下可是牧川吉先生？」

阿生一怔，隨即不由自主地點點頭。

那女子只用毛巾裹住身體，身體上還有許多水珠，顯然是剛剛由浴缸出來的。

阿生用驚奇的眼光盯住她：「你有第六靈感？」

女郎嫣然一笑：「我不但有第六靈感，還有一雙通天眼。」

「你貴姓？」

「我姓什麼似乎並不重要，爲什麼你不先問問我此行任務？」

「任務？」阿生又是一怔：「你的任務當然就是旅行。」

「你似乎太過於看低國際特警的能力吧？」

「國際特警？」阿生彷彿觸了電，渾身痲木了一陣。

「別裝蒜了。」女郎含笑示意，往床緣坐下來，「好同事，好好地坐下來，讓我們談談吧！」

阿生十分愼重地瞪住她，她却伸手繞過了阿生的頸項，像蛇一般糾纏着他，吻他！

那裹身的毛巾，早巳脫落，呈現在阿生眼前的，是一具美麗勻稱的胴體。

「這算什麼？」阿生輕輕將她推開。

她雙臂仍然搭在阿生的肩膊之上，會心一笑道：「先談私事，再談公事！」

「我並不喜歡跟一名國際女特警打交道。」

「但是我却喜歡跟一名國際男特警相好。」

「你弄錯了，我並不是一名國際特警的！」

「你很會演戲？」她嫣然一笑之後，突然伸手探向枕下。

阿生十分機警地，一把抓住她的手腕：「你想找些什麼？」

「瞧你！」她含嗔地雙眼斜睨：「我不過想抽支香烟而已。」

阿生探手枕下，有些金屬物體藏在其中，取出細看，原來是個打火機。

她又是一陣嬌笑。

她一邊伸手自床頭几上的取過一包香烟，一邊瞪住阿生道：「看你剛才的表現，就知道你是個十分出色的國際特警！」

阿生只注意她的動作，沒有答她！

她把一支香烟放到櫻桃小咀之上，阿生隨手將打火機扳着。

透過那一朶火焰，阿生彷彿窺出她的眼睛裏蘊藏着另一股火焰——那是一種慾望！

阿生極力令到自己的頭腦冷靜下來，在內心不斷警告自己。」

但是，一口香烟的烟霧迎面噴了過來之後，阿生便開始感到迷迷惘惘！

眼前的一切都變得模糊！

一種原始的慾望，令到他有一種口乾舌燥的感覺，剛才那種冷靜早巳消失，變成了一股熱力，整個人差些兒也熔化了。

他彷彿墮進了一座火山，火山裏的岩漿把他灼得渾身不適，因此他須要拚命掙扎！

就在這掙扎中，他依稀聽到有人問他：「你的任務是什麼？」

又好像有一種附上了蜜漿似的聲調在他耳畔低語：「親愛的，只要你說出你的任務，我一定會令你獲得最大的快樂！」

他就像被人吊在懸崖峭壁之上，上不到天，下不到地。

下意識在作祟！

一種莫名的力量，令到他的神經中樞暫時失去了控制。

這時候，假如他知道一些什麼，也許他會和盤托出亦未可料。

然而他實在不知道。

因此他夢囈似的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須要你……」

那神秘女郎欲迎還拒。

阿生顯得有些兒瘋狂！

溫馨軟玉的幕後，隱伏着無限殺機，然而這一切阿生已無暇兼顧了。

× × ×

阿生也不知道自己已睡了多少時間，只感覺得到四周的環境似曾相識。

他的身體在搖盪，有如躺在綠波之上，又似飛上了雲層。

「你終於醒來了！」是一種陌生男子的聲音。

阿生霍然由床上坐起來問道：「你是

誰？」

坐在床緣的是個年紀比較他稍大的男子。他含笑問道：「你可是阿生兄弟？」

阿生呆一了呆。

那個只有三十餘歲的歐洲人將一份證件遞上，讓阿生小心觀察。

那是國際特警獨有的證件，阿生當然認得，也分辨得出眞僞！

他摸摸後腦，感到渾身痠痛！

這時他才發覺自己光着身子，還好下半身有被單包裹着。

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雷爾先生，你什麼時候進來的？」

雷爾是那份國際特警證件上的名字。

他說：「對不起，我來遲了，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爲事情實在來得太過突然，我須要——」

阿生突然向他遞了一個眼色，也同時打着一個手勢！

雷爾果然停止了說話。

阿生將被單包裹着下體，跳下床去，似乎要找尋一些什麼？

雷爾輕鬆地一笑，將他帶入洗手間去，也照足了阿生剛才的手勢——將右手食指放在唇邊，示意阿生切勿聲張。

然后他又蹲了下來，指指抽水馬桶的旁邊後面。

那兒附了一枚袖珍窺聽儀器，像這種東西，阿生自然十分了解它的作用，剛才阿生就是担心房間裏有人裝了窺聽裝置，想不到反而這裏面才有這種東西。

雷爾把阿生帶回房間中，將洗手間的門掩上了，這才說道：「你可是要找那東西？」

「是的，那笨蛋怎麼會把它放在馬桶旁邊？」阿生說。

「將它放在那兒的並非笨蛋，是我。」雷爾笑道，「它本來放在床頭几下面，被我搜獲後，我改變了它的位置，以後要偷聽我們談話的人只可以聽到抽水馬桶的聲浪，哈哈。」

阿生覺得雷爾這個人頗有幽默感。

他問：「你可是范梅力派來的？」

「是的，我直接接受他的命令，剛由華府飛到紐約，立刻就登上這艘日輪！」

「我們現在就在光陸丸之上？」

「是的。」

「目的地呢？」

「里亞弗爾。法國一個港口。」

「船已開行了？」

「一小時前已經啓航。」

「你怎麼樣發現我的？」

「船票上塡寫艙房的編號同是這裏，自然不會找錯地方吧？」雷爾道。

阿生的聲調稍爲降低：「任務呢？」

「跟踪一名敍利亞人。」

「恐怖份子？」

雷爾輕輕一點頭：「沙依卡組織的成員，聽過這組織麼？」

阿生是一名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那有不知道之理！

他像唸書一樣說：「阿拉伯沙依卡組織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的一系，代表敍利亞利益，由敍利亞情報部設立，部份成員在莫斯科受訓，總部則設在黎巴嫩的貝魯特。」

雷爾呆了好一陣！

事實上對這組織的認識，雷爾自問不及阿生那麼熟悉。

阿生又問雷爾：「他是誰？」

「沙拉瑪。」雷爾說着，攤開一本小小的日記小册，道：「這是我接獲范梅力先生的命令之後，從CIA總部抄下的資料，情形一如你剛才所說。早知你對他們這麼熟悉，我就不必去找CIA了。」

「沙拉瑪就在這日本船上？」

「是的。」雷爾道：「總部說他是個十分難對付的傢伙，要我們小心。」

「然則，那女人——」阿生怔怔地想，想起了那香艷的一幕。

「什麼女人？」雷爾也是個聰明人，他想了想，立即恍然大悟：「你是不是遇上了什麼可疑人物？」

「是的。」阿生直認不諱，「我在這間房遇上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女人，還好我沒有對她提及任何關於此行的任務。」

雷爾朝阿生自頂至踵的打量了一遍，就忍不住笑了起來：「五千八百海浬的航程，像你這麼年青英俊的東方人，相信以後還有不少艷遇呢。」

阿生沒有再說什麼，他怔怔地想。他要確定自己不久之前到底做過了一些什麼事？是夢境呢，還是現實中的事。

阿生仔細檢閱房中的一切，並無任何痕跡留下，甚至烟灰蒂也沒有。

唯一可以從枕畔嗅到的，只是陣陣令人陶醉的幽香！

阿生回頭又問雷爾：「沙拉瑪爲什麼要去歐洲？」

「天曉得！」雷爾聳肩苦笑：「總部只要我們跟踪監視這個危險人物。」

「你見過他嗎？」

雷爾說：「沒有見過眞人，但我有他的照片。」

「讓我看看。」

雷爾由口袋中摸出一幀照片，遞給阿生。

阿生發覺那是一個典型的阿拉伯人。假如他像照片那樣，自然容易辨認，但是，萬一他化了裝，那又怎麼辨？

無論如何，阿生也得在這一刹那間先將照片上的特徵，一一印入腦海之中，以便隨時能够記憶起此等特徵，把目的物找到。

雷爾又說：「橫渡大西洋，坐飛機是最省時的方法，沙拉瑪爲什麼捨飛機而改搭費時失事的海上交通工具。因此，總部担心恐怕組織又在這船上另有圖謀。」

「刧船？」阿生怔了一怔！

雷爾道：「爲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刧機已試過了不少次，刧船亦不足爲奇。因此，等會兒晚餐之後，我想先跟你到各處巡視一遍。」

「這日輪的船長，可知道我們的身份？」阿生問雷爾。

「暫時還不知道，」雷爾說：「總部所以讓你以美籍日人的身份上船，就是爲了今後我們的万便而設。因爲這日本客貨輪的船長也是日本人。」

阿生也知道國際特警總部辦事向來很有分寸，但有許多事情他們還是要靠自己隨機應變。

到了這時候，阿生和雷爾心裏都明白，他們的身份與行踪可能已被人知道，因此他們更加要小心翼翼。

阿生是根據那莫名其妙的艷遇，而連想到他們的處境絕不樂觀，雷爾則憑那個已被發現的袖珍竊聽儀器去推想：對手不但「强」，而且至今爲止，對方顯然佔了上風。

最低限度人家已懷疑他們二人的身份，相反，他們還未開始。

阿生一直在想：如何才可以扭轉這眼前的劣勢？

船已開航。那麼，在大西洋上的這一段航程之上，他們若不能採取主動的話，便會變成被動，最少眼前他們就是處於被動！

爲了扭轉這劣勢，阿生和雷爾耳語一番。

最後，阿生教雷爾將那枚竊聽儀器再移回原來的位置，那是床頭几下面。

自然以後他們所談的，都不會是什麼秘密的事；反而是一些無關重要的。因爲他們已知道他們的談話一直受到別人的注意和偸聽。

阿生這樣做，自然也是爲了暫時避免對方引起懷疑而已！

阿生最終的目的，却是利用這竊聽儀器，把對方引誘過來。

只有將對方引誘出來，他們才可以反賓爲主，由被動的地位，變爲主動，然而矛盾就在這裏，假如他們只是泛泛之輩，對方又怎麼會來找他們呢？

因此，阿生又要大動腦筋了。

還好阿生是個鬼靈精，眨眼之間，他可以想出許多古靈精怪的辦法來。

自然一切辦法必須獲得雷爾的同意以及緊密合作才可奏效！

陷阱弄妥了，只是他們的獵物會不會上當？

× × ×

小路易——波比正陷於紛亂之中。

他是個七歲小男童，想不到一變變成了一名逃犯手中的人質。

雖然那逃犯只是他舅舅，但他很少見他，也害怕他那副兇相。

他後來雖然獲「釋」，但已經嚇得半死！

他這邊才驚魂甫定，想不到那邊又有痲煩！

原來當他返抵家中才不久，警万人員已經在客廳裏困擾他。

波比只是個小孩子，他不會說謊。

警万已經知道他出了事，但父母爲什麼不肯承認？

聰明的探員於是將他們隔離問話，這才問出了眞相來。

聯邦密探也來了。

中央情報局的「CIA」人員也跑到路易的家裏來。

至此，路易夫婦二人才感到事態的確有些不平凡！

一名「CIA」人員對路易說：「利安納不是一個普通犯人。」

路易心裏想：還用得着你說麼？我早已知道他是死囚一名。

但是，路易聽下去才知道，他知道的實在太少了。

那名「CIA」人員又說：「你是政府人員，假如你不合作，我惟有將你帶走。利安納肯定是你放走的。你兒子已供出了一切，我只可以簡單告訴你，他不能離開美國，更不能落入外國特工手中。事關國家機密，我不可能對你透露太多。總之說一句，你聰明的，就乖乖與我們共謀補救的辦法！否則，後果你必須負責。」

路易任職於碼頭海關檢查站，自然也是政府官員之一。

他明白到「CIA」管的是什麼，更明白到「CIA」人員的辦事手段。

尤其是自從「水門事件」之後，報章上幾乎天天爆出許多「CIA」的罪行，然而無論外界如何抨擊，美國政府却置若罔聞。

爲什麼？

道理其實很簡單，「CIA」的工作一向是秘密存在的。

他們負責的是有關美國國家安全事務，一切亦以美國的利益爲大前提，縱然有「錯」，也只是手續上的問題而已。

因此，「CIA」時至今日，在美國國內仍具有無上權威！

路易既然明白了這一點，也只有乖乖的，將被「迫」的經過，一一從實招來。

路易駐守碼頭海關檢查站，由於職位頗高——這點自然也是逃犯利安納早已知道的事，否則也不會痲煩到這位妹夫了。

路易因此先利用職權上的万便，將利安納當作一般人蛇一樣，偸運到一艘輪船之上。

一般而言，輪船要偸運一個人出境，總比飛機方便得多。

機場檢查站離停機坪往往太遠，任何人登機也會受到注意。

但輪船泊岸，碼頭上吊橋處處，上貨落貨，往往亦弄得人眼花繚亂。所以，他明日到這一切關鍵之後，便安排利安納登上了一艘卽將開出紐約港口的客貨輪。

「那是什麼國家的？」偵探們急急問道。

路易說：「日本船。」

「名稱呢？」

「光陸丸。」

「掛日本旗的？」

「是的。」

「開出了多久？」

「四小時左右吧！」路易一邊看看牆上的電鐘，一邊說。

幾個不同單位的辦案人員，互相交換了一個不尋常的眼色。

有人去打電話，有人匆匆離開了路易的家。

時間已是半夜時份。

路易本人被「CIA」人員帶往碼頭去，他妻子與兒子則由警探陪同，前往醫院。

爲什麼要到醫院去？

路易太太以爲：也許警探担心她的兒子波比可能被嚇壞！

但是到了醫院之後，她才發覺情形有些兒不大對勁。

除了她兒子之外，她本人也被帶到了另外一間隔離病房。

那些電子檢驗儀器，以及醫生護士們的小心從事，處處都顯得極不尋常。

路易太太又驚，又好奇！她曾不只一次地向人查問。

但是，沒有人肯將實情告訴她！只勸她安心接納是項檢查，也許她會沒事的。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未到醫院之前，除了忐忑不安的感覺之外，並無不妥之處，但是現在，她却渾身不適。

再細心回憶一下，一個像利安納那樣的逃犯，是否值得當局如此重視，爲什麼要驚動這許多部門。

進一步想到「ＣＩＡ」是個十分特殊的機構時，路易太太就有點不寒而慄！

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她百思不得其解，只是一想到兒子波比的安全，她更加感到不安。

是否利安納本身是個帶菌者？

是否利安納已將某種細菌傳播到他們一家三口的身上。

路易太太焦慮萬分，可惜不久之後，她已失去了知覺。

醫生爲她注射了一種針藥，須要她暫時昏迷片刻。

醫生發現她情緒高度不安，同時亦須要從她的身體抽取若干樣本化驗。

× × ×

碼頭上的港口管理當局已證實一艘日輪「光陸丸」，於晚上八時二十分開出！

目前已是半夜一時。

「ＣＩＡ」人員取得了一份「光陸丸」的本身詳細資料，以及是次航行的載貨和乘客的清單。

二萬餘噸的「光陸丸」之上，竟載有千多名乘客。

這些乘客之中，包括各種國籍的，大多數是到歐洲的遊客。

「光陸丸」上的船長和船員都是日本人。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戰後的日本，已從軍國主義改變爲經濟掛帥。

日本電器雄據東南亞市場已是衆所皆知的事實。

燃油危機發生之後，日產的小型房車也開始進軍世界市場。

現在連造船業也是日本人的世界。

東洋人假如早知道這種方式可以令他們實際得益更大，三十餘年前廣島一役大可以省回那數以萬計的生靈。

初步資料顯示，船上一切設備良好。

這也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假如船上沒有吸引人的地万，歐美遊客又如何肯光顧日本人。

大西洋的風暴似乎沒有太平洋上那麼厲害而活躍。

因此，「光陸丸」上的遊客們的旅程，應該是非常愉快的！

但是，他們都一定無法想像得到，一場比風暴更爲可怕的事情，即將在他們的身邊發生。

「ＣＩＡ」人員的突如其來，已經令到紐約港口碼頭管理當局人員感到意外。

現在，他們又忙於趕往美國海岸防衞隊派駐紐約的辦事處去！

另一方面，路易和碼頭上一些人員，已被立刻送往醫院接受檢驗。

路易發夢也想不到，他除了給自己一家人帶來了這麼多麻煩之外，還給他的同事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

× × ×

透過無綫電連絡，「ＣＩＡ」人員已經知道「光陸丸」正在公海之上。

大西洋上的海面有風浪，但天氣還不至於太過惡劣。

「ＣＩＡ」人員要求海岸防衞隊人員將他們用直升機載出海。

但是，時在黑夜，防衞隊人員認爲此舉太過冒險！

假如等到天明之後又如何？

天明之後一切自然方便得多了。但是「ＣＩＡ」人員强調時間對於他們太過重要。

甚至連負責操縱無綫電通訊的人員也無法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ＣＩＡ」人員顯得十分緊張！

同時他們也了解到，凡是有「ＣＩＡ」人員出面的，都不會是平平凡凡的事！

另一方面，那份乘客名單也由「ＣＩＡ」人員和聯邦密探們，加以分析。

「ＣＩＡ」人員所以不將實情公開，是担心造成紛擾！

因此，他們只要求與日本輪「光陸丸」取得連絡，而不肯將眞相公佈。

然後，「ＣＩＡ」人員才進一步要求日輪上的保安人員，要注意一名逃犯的下落。

最後也僅僅是要求「光陸丸」船長保持與美國海岸防衞隊之間的連絡而已。

「ＣＩＡ」人員就是盡可能拖延一些時間，希望在乘客名單上，找出一些可能是他們「自己人」的人，然後才決定是否將實情告訴他們。

正是他們對路易所說的，這是關乎「國家利益」的秘密，所以他們不可能說得更明白。

然而他們既不能立即到「光陸丸」船上去，也惟有退而思其次了。

他們必須立即找出一個以上足以信賴的人。

當然，在他們想像中，那個人最好是「ＣＩＡ」人員，或者美國保安機構中的服務人員。因爲他必須在船上代表他們執行任務。

然而名單中雖然有不少美國人，就是沒有「ＣＩＡ」人員。

相反，却出現了一些令「ＣＩＡ」人員震驚的名字。

「沙拉瑪，敍利亞人，三十七歲。」一名聯邦密探羅辛格吃驚地叫將起來。

面對着羅辛格的，是「ＣＩＡ」官員谷巴，當時他正在研究另一頁乘客名單。

但是，此刻他也急不及待地，掉過頭來，留意羅辛格的指頭。

谷巴記起了，「ＣＩＡ」總部的檔案中，的確有這個敍利亞人的資料。

他是個危險人物，但最近却以遊客身份來了紐約。

「ＣＩＡ」人員曾派人監視他，但發覺他並無異樣。

谷巴立即與華府總部連絡。

結果總部的回話更加令谷巴爲之啼笑皆非。

總部值勤人員說，沙拉瑪仍在紐約一間酒店之內，「ＣＩＡ」人員監視他：至今爲止，已知道他訂了明天飛倫敦的機票云。

谷巴氣得呱呱大叫，破口大罵：「你們這班眞是飯桶！」

總部接電話的人却被弄得一頭露水。

聯邦密探隊的高級人員羅辛格這時又從名單中找到了另外一些人。

羅辛格逐一向谷巴指出的名字是：「尼波夫，蘇聯人，三十二歲，遊客。」

谷巴幾乎還沒有看完那一欄，已經脫口而出：「尼波夫是塔斯社記者，那裏是什麼遊客。」

羅辛格道：「希望只是偶然的巧合吧，否則，船上必然已經有一項陰謀正在進行中。」

谷巴是個非常敏感的人，他靈機一觸，把一名助手召來，吩咐他去醫院監視路易和他妻子的背後身份。

羅辛格又指出了另外一些乘客的名字，其中包括：雷爾和「牧川吉」二人的。

羅辛格對谷巴說：「我覺得雷爾這個美國人的名字好熟，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在何處聽過這名字。」

谷巴所以能成爲「ＣＩＡ」組織中的一名首腦人員，自然並不簡單，能在「ＣＩＡ」機構中工作的人，他們的頭腦幾乎都是特別構造的，何況還是「首腦級」人物呢。

因此，谷巴很快就想起了一件事。

他喃喃地說：「雷爾當然不是眞正遊客，他是一名國際特警。」

「國際特警？」羅辛格有如發現了金鑛似的，「那好極了，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足以信賴的美國人。」

「慢着！」谷巴又在沉思：「他曾到過我們的總部。」

「雷爾去找過你？」

「並非直接找我，但事後我知道他向我們的人查詢敍利亞人沙拉瑪的資料。」

「那麼，毫無疑問，雷爾是爲了跟踪沙拉瑪，才以遊客身份落船。」

谷巴又盯住名單中的另一行，喃喃自語般道：「但是，他爲什麼要與一個日本人同住一間房？難道這日本人是——」

羅辛格不等他說完便冲口而出：「對了，這日本人一定也是一名國際特警。」

谷巴把另外一名助手召來，吩咐他立即與國際特警紐約辦事處的負責人夏力連絡。

谷巴回頭對羅辛格說：「假如這日本人果眞也是一名國際特警，這一回眞的是有幸有不幸！」

羅辛格只是一名聯邦密探。根據現行美國保安制度，地方警局只限於管轄該地區內的治安，超出該範圍，就要驚動州警和聯邦密探隊。

但「ＣＩＡ」人員的工作除了保密之外，還可以將權限擴展至國內外。

因此，羅辛格雖然身爲聯邦密探隊中一名高級人員，但對這一次「逃犯事件」也只不過是一知半解而已。

換句話說，羅辛格只可以意會到這件事「頗爲嚴重」，但嚴重到何等程度？他根本無法了解其中詳情。

他趁住谷巴的助手紛紛遣去之際，忍不住問谷巴：「到底利安納重要到何等程度？我對你剛才那句話極感興趣。」

剛才谷巴說那日本人也是國際特警的話，「有幸有不幸」。

羅辛格就是針對這句話問谷巴。

谷巴也曉得羅辛格是聯邦密探隊中的高層人員，所以看看左右沒有其他人在場，便低聲向他解釋。

根據谷巴說：利安納逃出了監獄之後，曾誤闖一間實驗室。

那間實驗室正在培植中的一種細菌，可能已沾染在利安納的身上。

這也就是「ＣＩＡ」奉命追捕利安納的最重要一點。

羅辛格不禁吃驚地問：「那是什麼細菌？會傳染嗎？」

「當然，凡是細菌都有可能傳染。」谷巴說，「所以我才說有幸有不幸！」

羅辛格終於明白，谷巴爲什麼不敢透過無綫電將事實向日船長公開，就是爲了担心造成一宗國際糾紛。

同時羅辛格既然是一名高級聯邦人員，自然也了解到「ＣＩＡ」負責的保密工作，也許有許多事實非谷巴所能說得出口的。

因此，羅辛格只在他的工作範圍之內問了一些問題；他不敢追查到底。

越是高級的官員，就越加了解到一些已存在多時的事實。

凡是知得越多秘密的人，換來的麻煩可能會越多。

在美國，每年都有不少人死得不明不白；每當警万要追查眞相時，又遭遇到重重困難，甚至被「ＣＩＡ」阻止。

這是爲了什麼？

明眼人一定明白：死得不明不白的人都不是泛泛之輩。他若非「該死有餘」，便是「知得太多不應該知道的事」。

所以，羅辛格沒有再問下去。

反而谷巴却很有興趣說下去：「我們首先要在日輪之上，找出一個以上的美國人，他必須可靠。然後我們再將部份事實告訴他，讓他在船上代表我們去處理這件事。」

羅辛格道：「但我以爲最重要的，還是醫療人員。」

谷巴道：「假如找不到利安納之所在，一切都是枉然！」

電話响了。

是谷巴一名助手由醫院中打來的。

這是海岸防衞隊紐約港口辦事處大廈中的一間辦公室。也是谷巴等人以「ＣＩＡ」名義臨時借用的。

谷巴的助手給他上司報告了一個十分不幸的消息。

路易的兒子波比，被醫生驗出是個「極度危險」的帶菌者。

至於他帶的是什麼菌，醫院方面正在詳細化驗中。

谷巴沒有再追問下去，只命令助手立即辦好兩件事。

第一，將此事通知醫院方面，一切必須保密。

第二，路易一家三口，立即秘密送往首都一間醫院。

那間醫院是由「CIA」和軍方控制的。

羅辛格在旁鑑貌辨色，已經知道這件事絕不尋常。

他沒有追問谷巴什麼；反正谷巴正忙得不可開交，這邊致電華府總部，那邊又要親自通知軍方醫院調動直升機將路易一家三口載走。

情況已越來越明顯，逃犯利安納絕對是個令人担心的帶菌者。

但是，那是什麼細菌，危險至何等程度？是否已傳染給日輪上的每一個乘客？

羅辛格只可以在內心為他們焦急！

大西洋上　風湧浪急

在「光陸丸」船上的艙房之內，阿生和雷爾相約好，他們二人之中，只可以讓其中一個人入睡。

因爲他們想像得到，在這裏裝置了無綫電偷聽儀器的人，遲早也會摸到這兒來的。

早在黃昏吃晚餐的時候，阿生和雷爾就曾經到餐室去。他們想找一個人——那是阿生見過了的女人。

但是，結果阿生還是失望而回。

那像夢境一樣，但又是那麼眞實的艷遇，在阿生的經驗中，並不多見。

阿生已肯定那個女人身負重任，可惜阿生當時實實在在不知道此行任務，所以她無疑是白費心機了。

她代表那一方面？

他們的眞正目的何在？

阿生爲了採取主動，決定冒一下險，希望對方自動現形。

但是，直至深夜，一切還是十分的平靜！

他們也試圖過去找另外一個人——敍利亞人沙拉瑪。

但是，沙拉瑪並不在他名下的艙房之內。這又表示什麼？

阿生和雷爾自然都會心裏明白，他們可能不只一兩個人上了這艘船，而是許多人，所以訂下了許多間艙房。

「許多人」已經令人感到可怕，假如將此事與恐怖組織連想在一起，就會令人感到更加可怕。

因此，那一晚，阿生和雷爾二人實際上無法再入睡。

他們名目上是「輪值」，實則並無太大的分別。

唯一不同之處就是：阿生「當值」時，須要全神貫注地，留心着艙戶以外的動靜。

相反，他就可以胡思亂想一番，包括那段「艷遇」和這件事的以後發展等等。

想得倦了，可能會閉目睡上片刻，但他們都無法眞正入睡。

即使眞的睡着了。也會由夢中驚醒。

像阿生他們這種身份的人，他們的工作雖然充滿了刺激，但是，他們苦況却往往是不足爲外人道的。自然，他們也有快樂的時刻，畢竟還是太少了。

不過，假如是喜歡刺激的，那又當別論。

每一個國際特警隊的隊員，不但都喜歡刺激也喜歡冒險生涯。

他們都有犯艱冒險的大無畏精神。所以，許多事情，許多時候在別人眼中看來是「挨苦」的事，他們却感到無限樂趣盡在其中。

阿生正想得入神，突然發覺雷爾摸到他的床邊。

阿生意味到他一定有所發現，立即抖擻精神。

雷爾附耳對阿生說：「門外似乎有些動靜！讓我們過去看看。」

阿生立刻跳下床去。

他用手企圖推開艙戶的門，但門已被人在外面反鎖起來。

與此同時，他彷彿嗅到陣陣異味。

阿生憑着他的經驗，知道這是一種足以令人暫時失去知覺的迷魂氣體。

這種氣體既可以由空氣調節系統滲入，亦可以由門縫中透入。

阿生立即以手帕掩鼻，同時向他的同事雷爾打出了一個手勢。

雷爾會意地，亦以手帕掩鼻，避入洗手間之內。輕輕掩上了門。

阿生低聲道：「他們終於現形了。」

「可惜我的反應太慢。」雷爾埋怨自己：「我們已無法闖出去！」

「不要焦急！」阿生一邊將洗手間的門緊閉，一邊指指那個圓形的救生窗口。

雷爾早已將那具竊聽儀器移返房間的床頭几旁去了，所以他們在洗手間內的談話聲，不致傳了出去。

× × ×

輪船上的夜晚，與陸地上的夜晚並無多大的分別。

唯一不同的，就是人們雖然睡着了，船仍在大海中航行。

同時船上的每一個工作崗位，都有人當值；例如舵手、機房、無綫電生以及侍應生等等。

當然，還有醫療室裏面的人。

每一次航程，幾乎無可避免地，都有一些人「暈浪」。

大海洋上的風浪，並非每一個人都能習慣的。所以有經驗的海上旅客，照例先吃防止暈浪的藥丸。

除了海員之外，也只有那些經常出海的人才可以抵受得住這種生活。

因此，醫療室之內，擠了不少婦孺之輩；其中亦有强壯的男仕。他們都因嘔吐而到此求治。

唯一例外的，却是一個八歲的女童。

這女童叫花雅，正在發高燒。

醫生已爲她注射，但高燒未退。

她的父母都很担心，因爲事情似乎來得太過突然。

花雅的父母洛利士夫婦是美國人，他們一家三口正前往歐洲渡假。

根據洛利士夫婦所說：花雅一直很健康。

醫生看過花雅，覺得她的眼神很差，懷疑她可能染上了某種傳染病，因此將她暫時隔離。

後來醫生又發覺花雅呼吸困難，於是再用氧氣筒帮助她呼吸。

儘管洛利士夫婦倆萬二分焦急，但是醫生却無法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去回覆他們。

忽然之間，有些正在護理一些暈浪乘客的護士，也發覺這些看似無關重要的暈浪乘客，有些不大對勁。

護士們一邊通知了醫生，一邊小心視察這批暈浪客。

這批暈浪客多是婦孺，他們本來吃了藥之後，就可以返回自己的艙房休息去了。但是，不知怎的，有些人吃了止嘔藥，或者注射過止嘔針之後，又回來了。

根據他們說，服藥打針之後不但未見好轉，還頭暈發燒！渾身軟弱無力。

醫生開始覺得事情有些不妙，立即派人召來船長和非當値的醫療人員。

非當値的醫療人員本來已經睡着了，突然應召而來，他們心裏已經知道事情不妙！但是想不到事情會惡化到這種田地而已。

船長不久之前才接到美國防衞隊的無綫電查詢，想不到自己的船上這麼快又出了事。

他還未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肯定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他匆匆跟副手趕到醫療室，果然發覺那兒擠滿了人。

除了戴上了口罩的醫生和護士之外，個個都沒精打彩。

醫生把船長拉過一旁，向他做了一項初步的報告。

醫生十分愼重地說：「我懷疑我們船上正流行一種傳染病。但是我們一時之間還未知道屬於那一類。」

「有蔓延的可能麼？」船長關心地問道。

「至今爲止，已有三十多人有此病徵。」醫生又說：「最嚴重的美國女童，正用氧氣筒帮助她呼吸。」

「有什麼困難嗎？」

「目前我最担心其他人亦已受到感染。」醫生又說：「萬一我們人手不足，就惟有發出求救訊號。」

「現在我們離開紐約的港口有數百浬航程，假如要求救，也只有美加兩國的海岸防衞隊可以給我們援手。」

「假如這被證明是一種十分厲害的疫症，我以爲我們最好還是留在公海上。」

「你的意思是：要我停止前航？」

「我找你來，正是要向你請示！」

船長束眉沉思，他想起不久之前收到的無綫電通訊！

他心裏想：美國人不會「無事獻慇懃」的，其中必有古怪。

後來他又想起美國人提及一名逃犯的事；但船長當時回答他們，船上不可能藏有逃犯。

但是現在回憶起來，這件事實在有極大的可疑。

那是什麼逃犯？

美國人如此緊張，難道他們已有綫索追查到這船來？

然則，他豈非眞的就是在這艘船上面呢？

那麼，那犯人會不會就是將傳染病帶上船來的？

船長越想越驚。

他終於作出以下一些決定——

第一，將醫療室和隣近幾間艙房，臨時列爲禁區。

第二，凡是接觸過病人的人，必須消毒；有病徵的，必須進行隔離。

第三，決定發出求救電報，將船上發生的事，向有關海事管理機構報告，不管是那一個國家的。

第四，立即召集船上的保安人員，進行徹底的搜查。

毫無疑問，他們搜查的目的，就是美國人提及的「逃犯」。

剎那之間，整艘船上，進入了緊急狀態。

最少眼前所見到的船員們，就是那麼的匆匆忙忙，忙個不了。

船長帶了副手親自趕到總控制室。

但是，他進來之後才發覺，這兒已經被另外一些人加以控制。

船長並不認識這些人，只能從外表去估計一下。

這些人皮膚棕色，看來好像是阿拉伯人。每個都持有手提輕機槍。

除了一個女的之外，三個是男子漢。

爲首一個約三十六七歲，有鬍子。肩上掛了一支蘇式湯姆生，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手提輕機槍。

此外，他手上還握有一支點四五口徑的手槍。這是相當强力的短槍，一枚子彈足以令到一個腦袋開花。

船長就在這支手槍的控制下。

他的副手一度企圖反抗，但立即被人用槍柄擊暈。

船長非常冷靜地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沙依卡組織中的成員。」那男子說，「沙依卡組織是巴勒斯坦解放陣綫中的一環。本人叫沙拉瑪。其他人是我的同事們。希望你好好的合作。」

船長已見得到，艙房之內的水手們，有些已被擊斃，有些暈倒地上，有些則在槍嘴的指嚇下。

毫無疑問，這是一宗有計劃的刦持行動；對那些恐怖份子來說，已經是見怪不怪。

船長是個領導人才，他頭腦仍然保持高度的冷靜。

他對沙拉瑪說：「無論你們的目的是什麼，現在你們必須面對現實，讓我發出一個求救訊號再說！」

「什麼？」沙拉瑪差些兒笑了起來：「你要發求救訊號？」

其他人也想笑。

但船長扳着面孔，一本正經地說：「這件事與你們無關，亦可以說關係重大；你們各位可知道我們這艘船上已發生了可怕的傳染病？」

日籍船長此語一出，那些阿拉伯人的笑容頓告消失。

「請小心再聽我講清楚。」日籍船長道，「醫療室中的病人，已到無法容納的地步。我當然希望在場各位都是僥倖者，但是，萬一有什麼不測，後果才難以想像。爲人爲己，最好請大家冷靜一些。」

沙拉瑪與他的同伴們互相交換了一個

眼色。

在這刹那間，沙拉瑪又好像想起了一些事情來。

沙拉瑪是這班人之中的首領。

他是以遊客的身份落船的，但其他人的都是假護照。

槍械由他的女隊員依娃和一個蘇聯記者尼波夫負責。

他們的目的地原來是阿姆斯特丹；行動的地點則是「安瑪斯福特」車站。

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刧持一列火車。合作對象則是荷蘭的「南摩鹿加」恐怖份子。

但是，當他們上了船之後，蘇聯人尼波夫却向他們提出了警告，國際特警人員可能開始監視他們。

尼波夫原本不出面，他負責的只是幕後連絡工作。

但是，現在事情有變，尼波夫也得親自動手，助他們一臂之力。

依娃本來也是敍利亞人，她與沙拉瑪一起在蘇聯受訓。這蘇聯化的芳名自然不可能是她的眞名。

依娃曾奉命試探阿生的眞正身份和此行任務，以便確定他們在船上的動向，但是，她除了給阿生佔上一點便宜之外，幾乎一無所獲。

不過，尼波夫早巳認出了阿生的尊容，雖然阿生當時是以「美籍日人」的身份出現，無奈阿生在國際特務鬥爭的場合中出現，已非一朝一夕的事。

尼波夫表面是塔斯社一名記者，實則是蘇聯特務機構「KGB」派在海外活動的一名高級特務頭子。

他認得出阿生是國際特警組織中的一員虎將。

爲了不致功虧一簣，尼波夫終於和沙拉瑪議決：臨時改變今次的任務。

他們知道國際特警組織的人已追踪而來，登岸之前，只怕歐洲万面的特警隊巳在里亞弗爾碼頭「恭候」。

因此，他們決定在船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先行發動。

反正目的也是一樣的，早些動手總好過變成階下之囚。所以，沙拉瑪和他的同伴們，也都同意了。

他們既然知道阿生他們的身份，自然不會上阿生的當。

所以，鬼靈精的阿生，儘管絞盡腦汁，透過竊聽儀器，安排好「誘敵之計」，似乎仍然無法平反敗局。

阿生找不到沙拉瑪他們，同伴也只有一個，形勢上已經吃虧。

他們的艙房目標早已顯露，因此對方要找他們反爲是易如反掌。

阿生他們的艙房之內被反鎖之後，沙拉瑪的手下便將一種無臭無色的迷魂氣體，由門縫之下灌入房內。

在他們的估計中，阿生和雷爾最多五分鐘之後，便會不知不覺地，昏倒過去。

此後，最快也要一小時之後，他們才可以甦醒過來。

但是，沙拉瑪已不管那些了；他早巳將是項制肘行動交給手下們去執行。

至於沙拉瑪自己，則帶了一小組武裝人員到總控制室去。

現在沙拉瑪腦海中所回憶的，也不是阿生他們如何昏倒，而是他在竊聽接收器中聽到的一些談話。

原來阿生當時靈機一觸，記得在碼頭上買過一份號外。

當時號外上印的突發新聞正是有關一名逃犯的。

於是阿生就佯作「另有任務」，透過竊聽儀器，故意向沙拉瑪他們說出他和雷爾此行只是爲了追踪一名逃犯利安納的下落。

阿生的目的十分明顯，他一方面要沙拉瑪先行安心。

另一方面，阿生又明查暗訪，希望找出沙拉瑪等人之所在。

爲了引誘他們上當，阿生又和雷爾談及「阿拉伯恐怖組織」中的成員；阿生認爲逃犯可能由該組織的人包庇。

阿生所進行的，完全是一種心理攻勢；可惜他一切努力也只不過是白費心機。

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阿生想由「被動」變爲「主動」的計劃，終於失敗了。

沙拉瑪和尼波夫等人，根本不會上他的當。

現在沙拉瑪反而想起阿生提及過的「逃犯利安納」。

再配合了眼前日籍船長口中所說的「疫症蔓延情況十分惡劣」，沙瑪拉等人就不得不半信半疑了。

沙拉瑪扭開口袋中一具無綫電對講機，想與尼波夫連絡。

但是不知那邊又發生了什麼事，好一會兒也沒有反應。

沙拉瑪三心兩意，想派個人去看看，又怕這裏人手太少時，控制不住這班日本人，那時局勢可能有變。

因此，他決定暫時不去理會尼波夫那邊；先依原有計劃行事。

沙拉瑪命令槍嘴指嚇下的船長：「你現在可以利用無綫電發出求救訊號，但不是宣佈這艘船有疫症，只是宣佈被刧持。其他的話，由我來說。」

船長道：「你們的目的無非爲了政治的理由，但現在這兒情況特殊，爲了同舟共濟的理由，可否改變你們的主意？」

「別開玩笑了，船長先生。」沙拉瑪道，「我們辦事向來講究效率，在沒有結果之前，休想我們罷手！」

「然則，你要我怎辦？」船長問。

沙拉瑪道：「先向全船搭客致意，叫大家保持冷靜，必須留在艙房之內，等候你進一步的指示。」

然後沙拉瑪去對呆若木鷄的無綫電生說：「先發出求救訊號，看看那一些船隻與我們最爲接近。」

無綫電生惟有照辦！

但日本人的服從性很强，儘管他明知生命在別人的掌握之中，他還是先向同一命運的船長先行請示。

直至見到船長點頭，示意他照辦，他才開始發出電報！

× × ×

尼波夫來到一間艙房門前，那兒有二名槍手，他們都是阿拉伯恐怖份子。

尼波夫向其中一人問道：「有什麼動靜嗎？」

「沒有。」那個阿拉伯人看看腕表：「迷魂氣體灌進去到現在，已有二十分鐘了。」

「那些氣體只須要五分鐘，他們就會昏倒的。」尼波夫示意道：「開門進去看看。」

於是二名槍手將他們携備的槍械準備好，又將一套簡便的防毒面罩戴上，尼波夫則只以手帕掩住他的高鼻。

三個人開了艙房的門入內。

房內空無一人。

尼波夫和二名槍手呆了半晌！

他們立即企圖將洗手間的門打開，但是，那門已被人在內上了閂。

尼波夫心感不妙，命一名槍手開槍，將門鎖轟毁，然後衝了入內。

但是，洗手間裏面也是空無一人！

三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都同樣感到莫名其妙；難道他們要捉的人會隱身麼？

尼波夫記得在竊聽儀器中，那些人還在談話，後來聲音沉寂下來，表示房內兩個人巳昏迷了，但尼波夫仍恐其中有詐，所以才親自趕來會同二名槍手入來查看。

一名槍手忽然對尼波夫有所示意。

他指示着一個圓型窗口，那兒的鐵窗巳經鬆開了，從窗口的闊度可以想像得到，人一定又是由這兒鑽了出去。

尼波夫探首窗外，外面風湧浪急，海風很勁，尼波夫立即將身體上半截縮了回來。

門窗先後打開之後，艙房之內的迷魂氣體亦告逐漸消散。

那二名槍手將防毒面罩移開，尼波夫也無須以手帕掩鼻。

他們功虧一簣，自然心有不甘。

三人匆匆退出了那間房，四下裏展開搜索。

同時經此一役之後，尼波夫更加深信阿生和雷爾二人是受過特殊訓練的國際特警人員，假如無法及時把他們找到，後果就難以想像。

因此，尼波夫除了派人加緊搜索之外，還應用無綫電對話機，通知了沙拉瑪等人。

沙拉瑪和另一批槍手正將船長等人指嚇，關在總控制室之內。

無綫電生巳發出求救訊號，隣近海域的船隻也收到了此等訊號；有些立即將訊號轉知最接近的海事管理機構，有些則發出反問訊號，詢問「光陸丸」的位置。

但是，沙拉瑪不准無綫電生回答；他不想其他船隻接近他們。

沙拉瑪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他不想其他船隻前來影响他們的刼持行動；但是，他必須讓有關當局知道這件事經巳發生了。

與此同時，美國海岸防衞隊亦巳收到了訊息，隨即派出飛機飛臨該處海面。

該處位於大西洋海面上，風湧浪急，天氣不算得好。

機師企圖與海面上的「光陸丸」取得連絡，但是，沙拉瑪却要無綫電生告訴機師，不准他們飛臨該處上空。

機師告訴刼船者，船上可能藏有一名十分危險的逃犯；該犯人身上可能帶有傳染性十分高的細菌。

可是，沙拉瑪等人却充耳不聞。

阿拉伯恐怖份子巳正式發出了警告，任何機船不准接近他們的船隻，否則，他們就會將「光陸丸」炸沉。

正在美國海岸防衞隊辦事處內的「CIA」首腦谷巴和聯邦密探首長羅辛格等人，明知事態危急，可惜苦無對策。

「光陸丸」已被迫改變了航綫──經直布羅陀，駛入地中海。

國際特警總部亦巳接到報告，他們迅速與有關國家展開會商。

紐約特警辦事處的夏力，匆匆會晤了谷巴和羅辛格等人。

夏力將總部的口訊轉告谷巴，證實他們早巳派人潛上「光陸丸」，那兩個特警正是阿生和雷爾；他們的任務就是監視沙拉瑪。

但是，現在沙拉瑪他們居然得手了，所以夏力對阿生和雷爾的下落，自然更加担心。

其實最焦急的還是「CIA」──中央情報局的首長們。

他們急於追捕的人──利安納，巳證實就是「光陸丸」之上。

但他們想不到，偏偏這艘日輪就被恐怖份子加以刼持。

恐怖份力要求改變航綫，目的地儘管未明，但也十分明顯。

經直布羅陀駛入地中海，他們最後目的地可能是利比亞的一個港口──班加西，那是世界知名的恐怖份子基地。

所有有關國家巳被知會，包括日本在內。

但是，美國人始終未敢將囚犯帶菌的眞相坦告世人。

× × ×

「光陸丸」船上。

阿生和雷爾二人，正躲在一個艙房之內。

他們是冒死在原來的艙房中逃出的；當時那兒充滿了迷魂氣體。

阿生把雷爾帶入洗手間之後，即將洗手間的門緊閉。

阿生一方面要將氣體隔絕在外，另一方面也防止恐怖份子突然衝了入來。

然後，阿生再將洗手間內面海的一個圓型窗口旋開。

但是，當時外面風湧浪急，輪船又正在鼓浪前進之際，海水甚至沖激起一股股的浪花，將二人的衣衫弄濕。

無論如何，這是唯一的逃生之路，因爲恐怖份子的佈局巳擺得十分明白了，只要他們由房門衝出去，相信必死於亂槍之下。

阿生首先鑽出圓窗之外，往四處窺望，發覺其他窗口緊閉。

外面無處可以立足，除非他們能攀上船舷上面去吧。

但是，那兒談何容易的事，船舷離此太高，加上外面海上又有風浪，縱然有更好的身手，恐怕亦難以辦得到。

阿生不能往上爬了，就惟有退而思其次。

他們用浴巾和衣服，結成一條繩子，綁緊圓窗旁的鐵門，引身下墮。

下面一個圓窗仍是緊閉着的。

阿生早巳知道了這一點，但他爲什麼還要繼續去冒險？

他想過了，只要他有勇氣，又够運氣的話，他仍可渡過難關。

他的「運氣」就是要看看下面一個艙房之內是否有人。

除了有人之外，還要那人肯將圓窗打開，讓他們入去。

假如沒有人又如何？

假如沒有人，阿生只好將圓窗的玻璃敲破。

敲破那麼厚的一塊圓型玻璃，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還須要硬物；但阿生早巳準備好了一個水龍頭。

那是由洗手間一個水掣上拆下來的。阿生巳將水龍頭揷在腰間備用。因爲他明知手無寸鐵時，將面臨更多困難。

幸好那個艙房之內有人。

原來那是一間客房，住了一雙夫婦，他們極富好奇心。當他們看見阿生在外敲窗時，便開窗讓他入來。

阿生簡單地自我介紹，然後又一邊示意雷爾下來；另一方面向那雙夫婦解釋目前這船上可能發生的事。

起初那雙夫婦還半信半疑，後來當知道他們是二名國際特警人員之後，這才相信下來。

阿生正將情形交代清楚，外面就有人敲門。

敲門的人是二名持槍的恐怖份子，他們奉命將各艙房裏的搭客，驅往船頭低層一間大艙房之內，集中起來監視。

阿生和雷爾匆匆躲進衣櫥之內。

恐怖份子以爲這兒只住了一雙夫婦，所以只將二人帶走，並未想到衣櫥之內還有另外兩個人，而且還是對他們最不利的人。

阿生等他們去後，才與雷爾由衣櫥出來，共商對策。

他們手上沒有武器，明知要對付這班武裝恐怖份子絕非一件容易的事，但身爲國際特警的他們，却又不能坐視。

阿生和雷爾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他們明知硬幹不來，就惟有智取。

他們悄悄往門外窺伺，發覺門外的情況有些特殊；就眼前所見，竟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他們步步爲營地，沿住通道，四下裏搜索，希望找到一些人——當然是乘客，假如遇上了那些恐怖份子，他們就會立即失去了自由。

阿生剛走完了那一段通道，想登上另一層甲板之時，發覺那邊梯間有個武裝恐怖份子，正在那兒把守。

阿生心裏想：對方一定有很多人，看來巴黎總部的海外情報不但失實，也未免低估了這班人。

最低限度他們不只沙拉瑪一個，而且還個個都是全副武裝的，到底美國碼頭上的驗關人員是怎麼樣攪的？

能够讓這許多武裝恐怖份子混入來，眞的是莫名其妙。

雖然說：他們事前一定經過周密的計劃，以及上佳的僞裝，同時武器方面亦必然是另外運上船後才分配到各槍手手上。

即使如此，他們也還是算得上神通廣大。

阿生靈機一觸，對雷爾耳語一番。

雷爾將通道上的一盞電燈的綫路找到了，然後拉進一間艙房之內。

阿生躱在另外一間艙房的房門後面，小心監視住外面的一切。

電燈忽然一閃一閃的，像鬼火一樣——這自然是雷爾的鬼把戲。

阿生和雷爾二人的目的無非想將那些武裝槍手引誘過來。

但是，那槍手似乎一無所覺。

阿生靈機一觸，只好故意製造了一些聲音，那槍手果然被吸引住了。

但是，他沒有胆過來。

他揮手招來另一名槍手，說出他目睹的怪現象。

然而另一名槍手却見不到什麼。

第一名槍手以爲自己見鬼，他要求第二名槍手陪同他過去查看。

第二名槍手雖然答應了，却以爲第一名槍手神經衰弱，因此不以爲意。

他們一齊過去，第一名槍手表現得十分緊張，但第二名槍手反而覺得可笑。

正由於他們的步伐並不一致，所以當他們跑到通道這邊的時候，他們之中只有一個決心查究原因，另一個却只有冷眼旁觀。

以爲活見鬼的第一名槍手正在四下裏張望之際，突然被人自後面箍住頸項，拖進了一間艙房之內，等到第二名槍手發覺情形不對勁時，巳經太遲了，他迅速被人從後襲擊，瞬即昏倒過去。

二名槍手分別被阿生和雷爾奪去槍械，然後因於二間不同的艙房之內。

阿生和雷爾立即閃到了另外一條通道上，伺機登上更高一層。

他們終於看清楚了，其中一些艙房之內，堆滿了面帶病容的人，身穿白色制服的醫療人員，正忙個不了。

另一方面，一些阿拉伯恐怖份子的武裝槍手們，却不敢接近那些艙房，只在通道的盡頭處，離遠監視一切。

阿生又是機靈一觸，將雷爾拖入一間儲物室之內，搜出了兩套白色制服，還有二個口罩，二人分別扮成醫療人員。

然後，他們才若無其事地出去。

他們沒有再閃閃縮縮的，通過各處通道，那些武裝刦持者，只有打量一下，也沒有加以阻攔。

於是阿生和雷爾二人，終於可以順利通行，直達駕駛室外面。

突然有人攔住他們：「你們要往何處去？」

雷爾的手槍一直藏在白袍之內；阿生亦巳暗中戒備。

他們通過各處通道和各層甲板時，巳知道這艘日輪之上曾發生一些可怕的傳染病。

因此，阿生說：「我們有急事，要見船長請示一下。」

豈料那槍手却要搜身。

阿生和雷爾交換了個眼色，正待一齊發難之際，那邊傳來人聲：「什麼事？」

那人是從駕駛室出來的。

負責把關的槍手回答道：「他們說，

有事要見船長。」

「有什麼事？」那名恐怖份子的地位顯然比這槍手高。

「船上的情況非常不妙。」阿生說，「疫症蔓延得十分迅速。」

「這些我們這兒早就知道了。」那名恐怖份子說。

阿生道：「我們須要藥物供應，以及一些設備，可否讓我們見見船長。」

那人想了想，然後叫阿生他們在外面等一等。

他獨自進了駕駛室。原來他要向沙拉瑪請示。

不久之後，他又出現了。

他對阿生他們說：「你們只可以派一個人入來。」

阿生與雷爾交換了一個眼色，道：「讓我跟船長先商量一下如何？」

雷爾點點頭，道：「別忘記告訴他，有些病人情況十分之嚴重。」

「我明白了，」阿生說着，就走了過去。

「站着，」那名武裝恐怖份子突然又叱喝着，命令阿生站在那裏。

阿生固然感到不妙，就是站立得較遠的雷爾，也聽到了。

雷爾的手心在滲汗，但他絲毫也沒有感覺，因爲他正探手袋中，緊握住一支手槍的槍柄，食指巳扳緊了機掣。

只要再用上一些力，子彈立刻就會發射。

相反，阿生反而顯得比較冷靜，因爲他可以看得清楚，那恐怖份子的面目表情方面的反應。

雷爾想過了，只要槍聲一响，他也不管阿生是否巳告受傷，先殺了眼前這名槍手再救阿生。

但是，槍聲沒有响起來。

那名面對住阿生的恐怖份子只命令阿生擧高雙手，然後才讓他進入駕駛的總控制室去。

阿生在未進入之前，巳作好了一些心理上的準備。例如等會兒見了船長之後，當住恐怖份子的面前，談些什麼好呢？

又例如，假如船長認出阿生不是船上的醫療人員，而態度有異，或者露了口風，那又如何？

阿生早巳料到，船長這時候是受到監視的，但他可能會受到一些額外的尊重和優待，因爲他畢竟還是船長啊。

因此，阿生心理上儘管作出了最壞的打算——必要時他會先發制人，抓住最接近他的一名恐怖份子作人質。

但是，在可能範圍之內，他仍希望忍耐一下；因爲目前形勢對他們似乎太過不利。

還好對方沒有搜身，也許因爲他們是醫療人員之故。

另一個更大的原因可能是：他們不但穿上了白袍，還戴了口罩，這間接表示他們剛剛接近過某些病人；而那些病人亦一定是患上了傳染病的。他們的消毒工作儘管更好，也難免會沾染上一些病菌。

後來，阿生從他們的態度擧止方面，更加證實了後者的可能性。因爲那些恐怖份子正對他們「敬而遠之」。

船長見到了阿生。

阿生不懂日語，又不想露出破綻，迫住以國語代替。

這當然十分冒險，萬一這班恐怖份子之中有人聽出了破綻，怎辦？

還好，出乎意外地，船長竟然會講國語，從那些恐怖份子的面色看，他們顯然未聽得出其中的奧妙。

儘管如此，阿生仍不敢太過大意，也不敢立即向這位日籍船長表白他們的身份。只說道：「船長先生，船上情況十分不妙。」

「我知道了。」船長原來也認出了阿生不是船上的醫療人員。

但是，他發夢也想不到，阿生竟會是一名國際特警。

船長又說：「你們那邊的情況如何？一定是不够人員用，所以才會要你們來帮手。」

原來船長也以爲阿生只是臨時客串的醫療人員而已。

阿生道：「我們須要爲各人先行注射一種防疫藥苗。」

「我們有這種防疫藥苗麼？」船長反問道。

阿生正待回答，突然又被人喝止：「你們到底講些什麼？」

船長回答道：「我們只是談及疫症的事。」

阿生也立即解釋道：「我們只是習慣了用日語交談，假如你不喜歡——」阿生又向船長遞了一個眼色：「船長，不如我們就用回英語交談好了，以免他們聽不懂發生誤會。」

船長輕輕嘆一口氣，道：「好吧。」

其實船長對阿生的身份也諱莫如深，他猜不透阿生的身份；當初他以爲阿生只是一名中國搭客，但可能有醫護常識，又熱心助人，所以才會從旁協助一切。

但現在看情形，他似乎又低估了阿生這個人的身份了。

然而一時之間，船長不但想不通透，也根本沒有時間去想。

因爲對方巳再次用英語與他交談。

阿生道：「船長，我們第一件最急切要做的事，就是替船上每一個患上傳染病的人，注射一種防疫針藥。」

船長故意沉吟道：「我身爲船長，當然不希望船上每一個人都患上了這種可怕的疫症；但是老實對你說吧，目前我巳不是決策人。」

阿生自然也十分明白，說：「姑勿論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以爲大家必須和衷共濟，才可以共渡難關，否則，不久之後，我們這艘船就會沒有一個人可以生還。」

阿生話猶未完，突然被人一把執住了衣襟：「你說什麼？」

阿生態度十分冷靜地說：「我只知道實話實說，要我講好話騙你們自然容易得很，但事實的確十分不妙，先生，除非你巳注射了防疫劑，否則你亦將與其他病人，同一命運。」

室內幾個恐怖份子看見阿生說得那麼認眞，也感到慄然。

阿生又說：「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必須發出緊急求救訊號。我們十分須要藥

物，以及一切緊急醫療設備，船上的病人太多，人手已經不足，醫療設備也十分缺乏。」

「你的意思，我十分明白了。」船長道，「希望你回去對你的同事說明白，我們這艘船目前正被刦持，恐怕暫時無法得到外來的幫助，最好你們還是盡量利用船上可用的設備吧。」

「好吧，船長先生，我只好照實回去對他們說了。」

阿生說完，就想轉身離去。

「請等一等。」這一句說話的人，竟然是個女子的聲音。

那女郎正是依娃。

依娃應該認得阿生的，因爲他們有過一面之緣；剛才阿生進來時，對這棕色皮膚的女人已是疑幻疑眞。

阿生不敢相信那是夢境，但又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他極力避開了那女郎的視綫，雖然明知自己罩住了半截面孔，他也怕彼此的眼神接觸；因爲他們彼此之間，到底也曾親近過了。萬一被對方認出了他，阿生也完了。

阿生多難得就要離開這兒，想不到被她這麼一聲叫，心臟差些兒也跳了出來。

女郎道：「你剛才說，船上有防疫針藥？」

「是的。」阿生惟有硬住頭皮答。

「然則，你們已知道這是什麼類型的傳染病了？」那叫依娃的敍利亞女郎又問道。

阿生道：「詳細情形還未敢過份肯定，因爲我們船上的設備到底太簡陋，但是，我們存放的針藥，卻可以起一定的防疫作用。」

「你肯定有用？」

「是的，小姐。」

依娃於是轉向沙拉瑪道：「隊長，看來我們應該小心一些。」

沙拉瑪瞪了阿生一眼。

阿生一時之間也滲不透對方的意思，只好呆立在一旁。

後來阿生只聽到他們嘰哩咕嚕的，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阿生只能想像到那可能是敍利亞土語吧。

沙拉瑪又以英語對阿生說：「我有條件，你必須先替船員們注射，待他們有了反應之後，然後再來替我們注射吧！」

阿生明白了，剛才他們用敍利亞話爭論，分明是担心其中另有詭計。

阿生故意道：「假如各位不願意注射，我們自然無權勉強，但爲安全計，希望你們再三考慮一下自己本身的健康。不過無論如何，希望各位准許船長他們接受注射。」

沙拉瑪顯然担心那些針藥對他們不利，這也是想當然的事。阿生早已想得到。

阿生匆匆退出，他一則恐防阿拉伯人改變主意，二則担心依娃認得他的尊容。

就當阿生離去之後，外面通道上有幾個人迎面而來。

那是蘇聯人尼波夫和幾個阿拉伯武裝恐怖份子。他們與阿生打了一個照面。

阿生暗吃一驚，因爲那蘇聯人曾一度向他打量，但阿生沒有理會他。

尼波夫似乎有十分重要的事要找沙拉瑪，所以並未留難阿生。

但當他進入了駕駛室之後，他又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

尼波夫劈頭第一句就問：「他們是什麼人？」

沙拉瑪道：「船上的醫療人員，疫症蔓延得十分迅速。他們要爲未染上疫症的人，注射防疫針藥。」

「什麼？要爲我們注射？」尼波夫一邊吃力地回憶，一邊去說：「嗯——那傢伙難怪有點面善了。」

尼波夫回頭又問依娃：「你應該認得出他的輪廓與樣貌啊？」

依娃怔了一怔：「你指誰？」

「還有誰呢？」尼波夫往門外一指：「就是那個剛出去的，戴面罩的人。我覺得他很像那名國際特警。」

「你說他可能就是——」依娃渾身一凜，「我倒沒有留意，反正日本人與中國人同是亞洲黃種人。」

沙拉瑪呆了一陣：「然則，我們更加小心才是，以防上當。」

尼波夫與各人說的是英語，日籍船長他們都聽得明白。

日籍船長其實早以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就是沒有想到阿生假冒的醫療人員，其眞正身份竟會是個國際特警。

他本來也以爲這班恐怖份子一定上當，因爲阿生對他們所展開的心理攻勢已見收效，想不到半途殺出一個程咬金。

較早時尼波夫已知會了沙拉瑪，說阿生他們不在艙房之內。

現在印證一下，二名國際特警人員化裝成船上醫療人員，以避過各人的耳目，此乃大有可能的事。

尼波夫立即再帶領二名槍手追出通道外面去！

但是，那二名穿白袍，戴口罩的醫療人員，已不知去向。

尼波夫吩咐二名阿拉伯槍手繼續追踪搜查，他自己則折返駕駛室之內。

尼波夫急於要與沙拉瑪商量目前的形勢。

沙拉瑪也明白到眼前已是勢成騎虎，無論如何一定要支持下去。

但是，事實上這船上已發生了一種十分可怕的傳染病——一種不知名的疫症。假如不設法制止，到頭來他們這一夥，看來也會凶多吉少。

沙拉瑪感到進退失據，尼波夫卻懷疑其中可能另有詭計。

然而沙拉瑪已看過了那些電文，證明的確有個帶菌的逃犯，正被美國保安機構追捕。他可能就是目前船上發生疫症的禍首。

沙拉瑪的一些助手已奉命到醫療室那邊實地觀察過，證明情況相當嚴重。

他們見到的病人，都顯得面色蒼白，眼帶紅筋，十分疲累，陣冷陣熱的，令人見了總覺不安。

到底這是什麼疫症？

連船上的醫療人員也感到莫名其妙。

有些病人已注射了針藥，他們不但未見好轉，反而出現其他併發症。

有不少病人已處於垂危狀態。

沙拉瑪的確担心疫症會傳播到這邊來，所以正打算與船長合作！

想不到尼波夫就在這個時候跑到這兒來。

尼波夫雖然不是沙拉瑪的上司，但他是蘇聯人「KGB」特務；沙拉瑪這夥人的情報來源都是依賴尼波夫他們的。

因此，在情理上，沙拉瑪不但要保持與尼波夫合作，也必須對他尊重。

尼波夫是爲了他們之間的安全計，所以才表示出種種懷疑的態度。

但沙拉瑪又何嘗不是爲了大衆的安全呢？

他們正處於重重矛盾之中。

另一方面，美國海岸防衞隊方面的電報，仍不斷打到這輪上。

美國保安機構希望可以跟這艘日輪保持連絡，但他們得不到「回音」。這當然是沙拉瑪他們阻止的結果。

不過無論如何，刦船者至今爲止，最少已知道了兩件事：第一，有個危險的帶菌囚犯，可能已潛伏在這船上。

第二，有國際特警人員亦在這船上，可能正針對他們，展開活動。

這些人對沙拉瑪他們都十分不利，因此他們正面臨更多困難。

爲了令到他們這一項的行動順利，他們決定了各項步驟。

首先，沙拉瑪聽從了尼波夫的勸告，先要把阿生他們找到。

尼波夫强調「那二名國際特警人員」是船上的一枚「計時炸彈」。假如不能及時將他們清除，他們的刦船行動不但不能保證成功，還隨時會失敗在阿生他們的手中。

沙拉瑪終於也得信服尼波夫的說話，派出人手去船上各艙房展開搜查。

事實上過去「KGB」特務已吃過了不少苦頭，都是拜國際特警所賜。所以尼波夫對阿生他們的反應，也就份外敏感。

沙拉瑪仍然負責監視船長。他們明白到，只有令到船長臣服，然後才可以令到輪上各水手服從他們的命令。

尼波夫則帶了各槍手，分頭在輪上各處，展開搜索行動。

尼波夫親自帶了二名槍手到醫療室那邊去；其他的人則到各層甲板的艙房去搜查。

這時候，那二名曾被阿生擊昏的槍手，亦已甦醒過來。

他們分別被困於兩間艙房之內，醒來之後便敲响艙房之門求救。

正在各處展開搜查行動的槍手們，還以爲他們就是阿生等人，立即戒備。

後來知道原來是自己人，登時又弄得啼笑皆非。

槍手救出了兩個自己人之後，更加證明阿生他們的危險性。於是立刻有人向尼波夫報告。

尼波夫正在醫療室門外，與船上的主任醫生討論當時船上的形勢。

主任醫生是個日本人，他已知道了恐怖份子正在刦持這艘日輪。

尼波夫已受到了主任醫生的警告，切勿接近那些病人。

根據主任醫生說，已有數人死亡。這些人正被醫療人員用膠袋密封，以免病菌向外散播。

透過玻璃窗口往內望，尼波夫也可以見到一些病人的痛苦表情。

主任醫生似乎很爲大局設想，所以對尼波夫和其他恐怖份子，也表現得一派合作態度。

他已知道尼波夫要找的人是二名國際特警。因此他對尼波夫說：「由玻璃窗望入去這間艙房裏面，只是一部份病人。請你小心看看，有沒有你要找的人吧？」

尼波夫的確很認眞地，往裏面聚精會神地看了一遍。

有些病人垂首呻吟，有些人則背向窗口，因此尼波夫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須要主任醫生打手勢入內，示意在裏面的一些護士協助，將病人的面部轉了過來，讓尼波夫他們看得清楚一些。

尼波夫等人看了一遍又一遍，終於還是搖搖頭，說道：「他們並不在這堆人裏面。」

主任醫生於是又帶了他們到另一間被隔離起來的病房。

尼波夫等人還是不敢入內，只隔住玻璃窗透視裏面的情形。

他們看了一會兒，發覺這間房裏面，仍然沒有他們要找的人。

主任醫生想了想，召來了一名助手，問道：「剛才我似乎聽你說，兩個中國青年和一個美國人剛剛死去，證明死於疫症麼？」

助手回答道：「是的，主任。」

「那兩個人的屍體呢？」主任醫生問道。

「在臨時殮房停放着。」助手答。

「帶這幾位去看看吧！」主任醫生對他的助手說。

然後他又問尼波夫：「須要我一齊去麼？我在這裏有太多事要料理，假如不須要我的話，我就留下來。」

尼波夫也很通情達理似的，道：「好吧！你就留下來，讓我們先去看看，回頭再來找你。」

主任醫生道：「當然，你們隨時都可以來找我，但切勿亂闖，只要通知一聲，我就會出來。因爲各位未注射過疫針，很易染上疫症。」

「我明白的，醫生，謝謝你。」尼波夫等人，於是由一名醫生助手帶走。

助手將各人帶進艙底去。

艙底有一間凍房。

凍房內有幾具用塑膠透明袋封閉的屍首，其中有男的亦有女的，更有小孩子。

根據醫生助手解釋，他們都是死於疫症的病人。

尼波夫忍受着寒氣迫人，逐一去辨認那些屍首，赫然發現其中兩具是阿生和雷爾二人。

尼波夫問助手：「他們怎樣死去？」

助手道：「這兩個人自稱是國際特警，要求我們跟他們合作，意思可能是反抗你們吧。但是，我們勸他們別浪費精力和時間，因爲我們這艘船已成爲疫船。」

「疫船？」尼波夫也有點意外地，吃驚起來！

助手點點頭，道：「是的，所以任何港口，也不會讓我們泊岸。因爲沒有任何國家希望他們的人民都受到這種傳染病所累。」

「你再解釋一次好嗎？這兩個人是怎樣死去的？」尼波夫道。

助手道：「他們不聽勸告，硬要悄悄躲進了病人羣中；他們說你們將會搜到這兒來。結果就這樣染上了急症。我們發覺時，已經太遲了。」

「他們眞是自找死路。」尼波夫問助手：「可以將膠袋打開麼？」

「可以，不過膠袋經以封密，裏面可能充滿了病菌，一經打開，病菌勢必散播，那時就難以控制。」助手道。

尼波夫想了想，終於取消了原意，帶住各人離開了那間凍房。

助手臨行時，又將凍房小心鎖上。然後才帶各人重返醫療室外面去。

在醫療室外面，尼波夫又遇上那位日本籍的主任醫生。

他問：「較早時，你們是否派人到船長那兒去過？」

主任醫生道：「是的。我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須要找他商量。因此希望你們能够通融一下。」

尼波夫又問：「你們是否提議船上每一個人都須要接受一次防疫注射？」

「是的，這是十分重要的安全措施！」主任醫生說，「事到如今，我以爲我們不該再爲政治而傷神；最重要還是先爲大家的健康設想。」

尼波夫想了想，道：「船上有防疫針藥？」

「是的，照我估計，還可以足够。」主任醫生又說，「因爲許多人已經死去，未死的人大部份都不幸已被傳染，現在正被我們隔離起來，至於如何將他們治療，能否痊癒，我們仍無把握。因此我們存放的針藥，應該够應付目前須要的。」

尼波夫又問：「你的意思是：目前未染病的人，注射了防疫針藥之後，便可以避免傳染。」

「這點我倒沒有把握。」主任醫生道：「老實說，目前是何種疫症，抑或傳染病，我根本不知道。但看情形，它是介乎兩者之間，所以我們相信注射了防疫針藥之後，必然比沒有注射來得安全可靠。但是否一定能避免傳染，我眞不敢說。」

尼波夫的目的非常明顯，他顯然要這位主任醫生負責一切後果。

他聽了主任醫生這一番解釋之後，果然又有了另一種反應。

他反而相信對方，最少他發覺對方並不太過狡猾。

因此，他就對那位主任醫生說：「那就請你替我們各人注射吧！」

主任醫生問：「是否須要先行試驗一下。聽說，你們缺乏信心，須要我們替船員注射，看看反應才再替你們注射。」

尼波夫道：「那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不懂藥性，萬一反應得不好，我們寧願冒一下險，也不注射。」

「那麼，就讓我們先注射其他船員，再讓你們作出決定好了。」主任醫生於是吩咐下去，叫人預備好一切。

尼波夫走了之後，助手問主任醫生：「是否照原來計劃行事？」

「什麼原來計劃？」那位主任醫生反問道。

助手左張右望，顯然担心被人聽到其中秘密。

當他們發覺那些持槍戒備的恐怖份子站得頗遠，肯定他們聽不到時，才對主任醫生說：「醫生，你忘記了那二位特警人員的話麼？」

這時候，走廊那邊，有三名穿白袍的護理人員，正抬着一個女病人走過來。

守住通道口的武裝恐怖份子，只問了幾句，就將各人放了入來。

三個護理人員之中，有二名是僞裝的。當他們走近醫療室門口時，助手立即發覺他們就是「那二名特警人員」。

他們正是阿生和雷爾二人。

原來二人較早時，的確與這位主任醫生和他的助手接觸過。

當時阿生除了向他們表白了國際特警的身份之外，還要求他們兩件事。

第一，阿生要求他們設法避過恐怖份子的拚命搜索。

結果，助手就將他們帶到下層艙底的一間凍房去。

那兒已被利用作爲臨時殮房，因爲船上一些病人已告死去！屍首假如不雪藏，不但會腐化，還會令到病菌加速傳播。

助手就設法令阿生和雷爾二人，進入二個充滿了氧氣的透明膠袋之內，目的無非要尼波夫他們相信這兩個對頭人已告死掉。

助手又爲安全計，派一名護理人員躲在隣近一間艙內照應。

也就是說：當尼波夫未到之前，阿生他們仍不必入凍房臥在地上。

直至得到助手的暗號之後，那位負責照應的護理人員，才把二人關入凍房之內，佯作鎖上了門鎖。

如此一來，阿生他們便可避免凍僵。

助手讓尼波夫目睹阿生他們「死去」了之後，便帶住各人離去。

各人只要離開了通道，那位護理人員又由隣室出來，開鎖放人。

然後，帶同阿生他們，穿上了白袍，戴上了面罩離去。

當他們正要回到醫療室來的時候，突然在一條通道上被一名恐怖份子叫住。

當時各人暗自吃了一驚！但在手提機槍的指嚇之下，仍得站下來。

後來他們才知道，那邊又有人病倒。

那位女病人是被恐怖份子驅至一處艙房集中看管的其中一名乘客。

她不知患上了什麼病，可能是急症，也可能是嚇昏了。

負責看管他們的恐怖份子，担心傳染其他人，所以立即把護理人員找來，將她抬走。阿生他們剛好在那邊走過，因此立即就被徵用。

阿生他們要求主任醫生帮助的第二件事就是：設法制服船上的恐怖份子。

這聽來似乎太過奢望，但當時阿生已向他們解釋過，只要他們好好依計行事，必然可以將恐怖份子制服。

原來阿生所講的辦法就是：在針藥方面做一些手脚。

阿生他們較早時，曾經僞裝護理人員，到船長面前表示過，船上未患病的人，必須接受防疫注射。其實這正是阿生所安排的妙計之第一步。

第二步自然須要船上護理人員的巧妙守排和合作。

換句話說：阿生要他們替恐怖份子們注射另一種針藥。

這種針藥自然是足以令到恐怖份子們臨時失去知覺的。

阿生這個如意算盤如果打得响的話，恐怖份子的確處境堪危。

但是，無奈這位日本醫生却是個只講醫德，不講政治的人道主義者。

因此，他只願意協助阿生他們避過恐怖份子的追殺，却不願意違背醫學原則，讓恐怖份子們糊裏糊塗的昏倒過去。

助手在失望之餘，阿生他們也來了。

阿生聽了助手的話，自然也非常之失望。

光陸丸內　危機四伏

主任醫生決定替船員、恐怖份子和乘客們注射防疫針藥，也是因爲阿生才決定這樣做的。

較早時他所以宣佈此事，是基於船上目前發生的，根本不知是屬於何種疫症，那些針藥也不知道是否有效的。

而另一方面，他也實在忙得透不過氣來。

但經阿生提起這件事之後，他覺得這可能會發生一些阻延作用亦未可料。所以也就答應替各人注射防疫針，但卻不答應與阿生秘密勾當，去對付這些恐怖份子。

阿生他們無可奈何，惟有另外再想辦法。

× × ×

大西洋上空，出現了一批美國軍機。

此等軍機一再低飛，掠過「光陸丸」的上空，同時亦發出了無綫電訊號。

這是美國第六艦隊的艦儎機，自一艘空母的甲板上起飛。

美國軍方這一次是直接受到總統的密令，而展開是次行動的。

美國總統已接獲「CIA」的緊急報告。

報告的詳細內容，只有總統個人知道；甚至連總統的安全助理，也只知道其中一部份而已。

表面上看來，美國方面已無法容忍恐怖份子的刦船行動。

尤其是那艘船上發生了「不明來歷」的可怕傳染病——不知名的疫症！萬一眞的讓它開入地中海，相信地中海各港口亦勢必受到傳染。

因此海軍方面奉命立即採取行動，除非「光陸丸」停止前進，等候進一步安排，否則美國海軍軍機，就奉命將它炸沉。

連美國總統府的特別安全事務顧問們，對總統是次突如其來的決定，也大感意外。

他們甚至勸告總統，必須顧及有關國家的反應。

有關國家的反應包括了「光陸丸」所屬的日本。恐怖份子所屬的敍利亞等有關阿拉伯國家，以及蘇聯等國。

此外，船上的搭客還包括了其他不同國籍的人，萬一炸船行動一旦實行，此等國家必然會引起反感。

但是，美國總統一向以來所表現的姑息態度，刹那間不知跑到何處去了。

總統態度的強硬堅決，令人意會到此事絕不尋常。

到底什麼事情令到美國人如此焦慮？

當海軍軍機採取警戒行動的同時，各國派駐華府的大使館，亦已接到了照會；照會只表明美國總統的態度，希望有關國家出面制止「光陸丸」繼續前航，否則美國軍機惟有把它炸沉，讓它連人帶船，永遠葬身於大西洋的海底。

有關國家接到了美國的照會之後，自然也是萬二分的焦急，尤其是日本，因爲「光陸丸」不但是日本人的，甚至船上最多也是日本人。

於是總統府——白宮的電報源源不絕，熱綫電話亦响個不停。

到底幕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不尋常的事？相信除了美國總統之外，就只有「CIA」的頭頭們才最清楚。

× × ×

美國海軍軍機已向「光陸丸」發出了警告。

「光陸丸」船上的無綫電生亦已將美國方面的決定，轉告了沙拉瑪等人。

沙拉瑪和尼波夫他們自然氣得半死。

較早時他們已接到甲板上的同黨的報告，知道美國飛機一再低飛掠過。

當時沙拉瑪他們還下令開槍向天空射擊。

但是，現在他們知道了美國總統的最後決定之後，又難免有些猶疑起來。

沙拉瑪對尼波夫道：「我們還要堅持直駛地中海麼？同志。」

尼波夫毫不考慮地說：「當然，我們豈可示弱？」

「現在已不是示不示弱，而是現實問題。」沙拉瑪顯得有些担心，「美國艦隊可以足够應付我們而有餘。」

「你別胆小如鼠好麼。只要你再想深一層，就會知道美國佬只不過裝腔作勢而已！」

「何以見得？」

「船上目前有多少人？」

「千多人。」

「在你們刦機的歷史上，最多控制過多少人？」尼波夫又反問。

沙拉瑪回憶一下，道：「就是那年在沙漠上，同時被毀的三架客機，當時最少也有數百人。」

「好了，平時你們刦一架客機，只得一百數十人，他們仍然投鼠忌器，不敢冒然採取行動，何況現在有千多條性命在我你手中，你還担心一些什麼呢？」

「嗯——但美國總統已向我們發出了最後通牒。」

「美國佬一向習慣了裝腔作勢，你何必去理會他們？」

「但是，事實上，這已是一艘疫船，已有不少人患急症死亡。」

「那是另一回事，總之我們不能停航，否則就功虧一簣。」

「這艘既成疫船，只怕沒有任何港口讓我們靠岸呢。」

尼波夫道：「在那兒靠岸已是以後的事，目前我們要達到的，是政治目的，我們既然已引起舉世人仕的注意，目的亦已達到了一半。」

「我們的目的地原是荷蘭，早知如此，我們就不該中途變卦。」

「到荷蘭去，只不過爲了協助南摩鹿加份子，現在你們是爲阿拉伯的利益。」

尼波夫又道：「若非我們發覺國際特警苦苦追踪，也許我們不會中途變卦。但現在既然變了，也不見得有什麼不對之處。最少目前我們是幸運者。」

駕駛室內的人自然都明白，尼波夫所指的「幸運者」，意思是他們僥倖未染上疫症。

假如不是他們恰巧及時採取行動的話，也許他們現在還跟其他人混集在一起，那時亦勢必變成了疫症的傳染者。

因此，尼波夫强調他們是「幸運者」，可能也有點理由。

日籍船長雖然在威脅之下，仍然直接指揮着「光陸丸」上的船員們操作。

他不希望這艘船被毀，但也不想船上千多條生命受到威脅。

船長本來以爲有一個機會可以擺脫威脅，那是阿生他們僞裝護理人員混入駕駛室，向他請示的時候，他當時已意會到那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事到如今，針藥均已注射過了，恐怖份子們的反應，還是與他們一樣，並無昏倒過去的跡象。

船長不知道船上的主任醫生那麼有醫德，不肯與阿生他們合作，只以爲自己可能會錯意。

針藥已經注射過了好一會兒，各人似乎毫無反應，唯一可以見得到的，就是沙拉瑪等人的情緒較爲平靜下來。

但是，船上仍然罩上了一片灰黯的氣氛了。

護理人員忙於照顧患病的人，更要預防疫症的傳播。

船長透過船上的通話系統，要求各船員緊守崗位，保持冷靜，他們顯然要發揚大東洋民族的傳統精神。

駕駛室內內外外，氣氛一片沉重。

室內的船長，仍然指揮着船上的一切操作：「光陸丸」仍在大西洋上前進。

根據現行航綫，「光陸丸」的目的地仍然是駛經直布羅陀，開入地中海。

但美國海軍已警告他們，必須在抵達亞爾速羣島海域之前停航。

葡屬亞爾速羣島，位於大西洋之上，根據現行航綫，「光陸丸」必須經過那兒才可以進入直布羅陀海峽，再入地中海。

美國海軍軍機仍在上空盤桓，在視綫範圍之內，也可以見到一些戰艦離遠監視着。

軍機高度在數千呎以上，非一般輕型武器的射程之內。

因此，「光陸丸」上的恐怖份子槍手們，即使有勇氣向美國人射擊，恐怕亦無能爲力。

配備有海對海飛彈的美艦，亦步亦趨，美國人的態度看來非常之認眞。

甚至沙拉瑪他們也明白，美機只須使用一些空對海飛彈，也隨時可以將「光陸丸」炸沉。

但尼波夫却絕對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尤其是正當美國總統正高嚷着「人權」口號之際，豈會將千多條人命視作兒戲？

儘管沙拉瑪與尼波夫之間，意見並不一致，但他們依舊控制着大局，「光陸丸」也沒有停止前進。

× × ×

紐約國際機場之上！

一條後備跑道，出現了一架法國軍機。這現象是罕見的。

英法合製的協調式客機要在這兒爭取降陸權，弄得美國人呱呱大叫！想不到現在却突如其來地，出現了一架法國噴射軍機。

而且，機場控制塔方面，還特意撥出了一條後備跑道給它應用。

即使在機場工作慣了的人員，也感到有些意外。

三輛黑色大房車，老早已經由特別閘口，開進了機場去。

那是「CIA」人員所駕駛的汽車，連機場海關人員也不敢過問。

三輛大房車在那兒等候，直至到那架法國軍機着陸之後，他們才匆匆開到停機坪去。

軍機上走下好幾個人，但都不是穿上軍服的法國軍人，只是穿便服的，這與那架法國軍機似乎不大相襯似的。

那幾個人之中，包括了國際特警總部的副總監范梅力在內。

范梅力此番乘法國軍機專程由巴黎趕來，自然是爲了「光陸丸事件」。

「CIA」人員用汽車將范梅力等人載走。

紐約國際特警負責人夏力，是歡迎行列中唯一不是「CIA」人員。他正沿途向他的上司交代「光陸丸事件」的經過情形。

「CIA」首腦谷巴，申明了美國總統目前的態度。

范梅力有點不大高興：「總統爲什麼要將光陸丸炸沉？」

谷巴解釋道：「總統先生並非堅持要這樣做，只是迫不得已才會採取炸船行動的。」

「怎樣才是迫不得已？」

「例如，光陸丸仍然堅持要開入地中海。」

「即使如此，也只是恐怖份子迫使他們，何必一定炸船？」

谷巴道：「我們在長途電話中似乎交代過了，船上發生了可怕的疫症。」

范梅力態度嚴謹地說：「我這番到來，就是爲了查明此事。根據我們特警方面接到的報告，聽說你們要追緝的一名死囚，是個帶菌者，有這種事麼？」

「嗯——是的，那逃犯叫利安納。」

「他怎麼會是個帶菌者？」

「這件事很難解釋。」

「但我一定要明白。」范梅力又說：「我有人在光陸丸船上，他們的任務本來

是要追踪一名敍利亞恐怖份子。但現在却與我們失去了連絡。」

「我知道他們是誰。」谷巴說，「雷爾曾在出發前向我們找敍利亞人資料。」

「是的。是我直接命令他們的。」范梅力又說：「但我不知道除了沙拉瑪之外，還有其他恐怖份子在內。」

「根據CIA的情報，最少還有一名蘇聯KGB特務在內。」谷巴說。

范梅力問：「我想知道更多利安納的資料。」

谷巴道：「情況一如我們公佈的。」

范梅力面有怒色：「我相信不會那麼簡單吧。」

他又正式問谷巴：「你們局長在何處？我要立刻見見他。」

谷巴呆了一呆。

他自然知道范梅力的來頭，因此他連忙說：「局長在華府。假如你想知道一些什麼，到我們辦事處之後再說好不好？」

范梅力道：「我不會到你的辦事處去的，我還有許多事情要辦。」

「但是——」谷巴想了想，又陪上了笑臉道：「范梅力先生，如果你要了解利安納，他的資料全在我們辦事處之內。」

范梅力回頭問夏力：「對於那逃犯，你到底知道多少？」

「只知道他叫利安納。」夏力道：「同時已證實潛伏在光陸丸號船上。」

「他又怎麼會是個帶菌者？」范梅力瞪了谷巴一眼，「此中奧妙，相信也只有你們這夥人最明白。」

谷巴面上怔了一陣，苦笑道：「事到如今，埋怨也沒有用，讓我們好好地坐下來談談吧。」

谷巴知道，范梅力要知道的事，他無法隱瞞，否則范梅力眞的會去找局長——中央情報局局長。根據國際特警條例，他們有權知道一切，尤其是美國也是該組織的成員國。他們有義務提供一切有關資料給國際特警。

因此，谷巴迅速改變他的態度，表示會將詳情告知范梅力，但又不想讓太多人知道，雖然當時車中的人都是「自己人」，但這種事較低級人員，一向知之甚少。

范梅力終於接受谷巴的邀請，先到「CIA」紐約辦事處去！

當車隊駛往該辦事處途中，谷巴不斷接到一些報告。

谷巴的汽車裏有無綫電話。

報告是來自美國海岸防衞隊的紐約港口辦事處，「CIA」有人一直等候在該處。

谷巴從報告中知道，「光陸丸」這艘日輪仍在前進中。

美國海軍軍機沿途監視，海面上的艦隻亦已展開戒備。

美國海軍隨時會採取行動。

谷巴一邊利用汽車上的無綫電話與紐約辦事處連絡，另一方面也向華府方面報告。

谷巴的頂頭上司——「CIA」局長，目前正在華府的「CIA」總部。美國總統在作出決定之前，曾緊急召見過這位局長。

范梅力也是得到一些有關這方面的情報，然後才兼程由巴黎趕來。

因此，當他抵達「CIA」駐紐約辦事處時，就急不及待地問：「利安納可是一名死囚？」

谷巴答：「是的，在法律上，他已被判處了死刑。」

「那麼，他爲什麼會帶菌？」范梅力毫不客氣地問。

「嗯——他逃出監獄之後，曾誤闖國防部實驗室，弄翻了一些正在培植中的細菌。」

「你們國防部實驗室，爲什麼要培植那些可怕的細菌？」

「這是秘密，我也不知道。」

「但我却知道。」范梅力輕輕一笑，「其實這件事自始至終與國防部無關，一切應由你們CIA負責。」

「CIA」無疑是舉世知名的情報機構，但谷巴也知道國際特警在情報方面的成就，往往都比他們高出了好幾籌。

因此，谷巴又是一下苦笑，道：「假如閣下都知道了，我們也不必再轉彎抹角，以免浪費了時間。」

「你們把一些死囚送去做試驗品，是不？」范梅力問。

谷巴怔了一怔，道：「那是他們自願的。反正他們已是死囚一名，我們樂得廢物利用。」

「你們正在利用死囚試驗一些什麼細菌？」

「我想，這件事還是讓我從頭說起吧！」谷巴端來三杯咖啡，把其中一杯放在范梅力的面前。

谷巴說出了那種「不知名細菌」的來源。

據說，較早時「CIA」人員曾接納一名蘇聯外交官「投奔自由」。

該外交官被帶到「CIA」總部，經嚴密搜查後，發現他秘密藏有一小瓶不知名物體。

那小瓶一經被發覺，那名外交官立即企圖將瓶子弄破。

還好負責搜查的「CIA」人員手急眼快，及時將那名外交官制服。

但是，後來竟發現該名外交官突然死去。

他並非咬破舌頭，而是機關假牙之內，早已隱藏了劇毒，隨時準備自殺。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陰謀。

「CIA」人員立即報告上司。

那名外交官自然不是存心眞眞正正的投奔自由，只是另有企圖！

因此，那一瓶神秘物體，立刻被送去化驗。

「CIA」人員一經化驗後，證明那是一種迅速傳染的細菌。

凡是沾染上這種細菌的人，會立即患上一種疫症。

「CIA」的研究人員爲了澈底了解蘇聯人的企圖，所以就利用一批死囚，作爲試驗。

毫無疑問，那名佯作「投奔自由」的外交官，眞正的身份是一名「KGB」特務。

他們的目的，顯然是要將一種神秘病菌，帶到「CIA」總部來，還好及時發

覺，否則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CIA」利用死囚試驗細菌對人體的反應，無疑是十分不人道的，但根據谷巴向范梅力解釋，目前「CIA」的秘密研究，無非希望製成一種新的防疫藥苗，專爲針對該種神秘細菌而設。

可惜試驗正在進行中，就告出事，接受試驗的囚犯，突然逃走。

利安納便是其中一個。

利安納已被證實是個帶菌者，因此，他接觸過的孩童波比，目前情況十分危險。正在醫院被隔離起來，進行治療。

范梅力聽了谷巴的解釋之後，未感滿意。

他用責備的語氣對谷巴道：「這種試驗，你們豈能大意？你們早該想到，萬一出事，會影響到其他無辜者的身上。」

「是的，但事出意外，也無可奈何。」谷巴又說，「事後局長已將有關人等，扣留查詢，可惜已於事無補。」

「你們的研究，是否已有成就？」

「我們正試製一種針藥，它可能對預防該種神秘細菌，會產生作用。」

「針藥是否已製成？」

「第一批試用庄，經已製成。」

「這自然也是秘密？」

「是的。」

「有沒有向光陸丸提議過，讓船上試用？」

「沒有。此事一直屬於高度秘密。」

范梅力道：「事到如今，還有什麼秘密可言？你們美國人似乎太過自私了，再拖下去，一定有更多人死在你們手中。」

谷巴默然。

范梅力又說：「我要跟你們局長通話，請你爲我搭綫。」

× × ×

「光陸丸」船上。

阿生和雷爾二人，因爲得不到主任醫生的合作，無法依計行事！

根據阿生原來的計劃，他們只要主任醫生合作，同意用痲醉劑冒充防疫針，替那些恐怖份子注射，大局即可改觀。

然而那位醫生並不同意，他要船上每一個未患病的人，都同樣有防疫能力，不想破壞醫者父母心的基本原則。

因此，阿生和雷爾二人，也只好另外再想辦法。

他們早已估計得到目前船上的形勢，憑他們兩人四手，無論如何也難以對抗這班兇神惡煞的恐怖份子。他們只可以運用他們個人的智慧，見機行事。

正當二人通過船上一條通道時，前面突然有人影一閃，似乎有個人在彎角處躲了起來。

阿生和雷爾交換了一個眼色，難免感到有些奇怪！

目前在這艘日輪之上，只有他們避開恐怖份子的視綫，照計不應該有人要迴避他們的。雖然當時二人身上都穿上了白袍，面戴口罩，表面上他們只不過是船上的護理人員，難道也有人害怕護理人員麼？

阿生心裏奇怪，也就要追查到底。

他悄悄走了過去，但彎角那邊並無人影。

難道剛才他眼花？

阿生自信眼力不差，剛才他的確沒有看錯，剛才的確有人一閃而過！

阿生呆在那兒，怔怔地想。

這一層甲板之上，所有的艙房，幾乎全是空置着的。

死去的人，已被人用膠袋密封，加以消毒後，存入凍房去了！

未死的病人，則被集中在醫療室之內，與未患病的乘客，遠遠隔離起來。

未患病的健康乘客，則被集中在一間艙房之內，由武裝恐怖份子看守着！

船長雖被監視，但至今爲止，他仍然可以在駕駛總控制室之內，發號施令，指揮船員們，進行正常的操作。

因此，阿生對剛才那個人影，實在有些想不通，難道白日見鬼？

假如阿生是什麼迷信的人，見鬼是一點也不足爲奇的事。

因爲船上死了那麼多人，可能有些人死不瞑目，鬼魂自會出現。

但是，阿生並非一個迷信的人。

他正在怔怔地想，彷彿又聽到了一些聲音。

那些聲音十分輕微。

是一個極度緊張，或者十分疲累時的呼吸聲，這種聲音分明就在附近。

雷爾一直跟隨住阿生，只可以監貌辨色，不敢作聲。

這時雷爾也看得出阿生的神情，他們互相用眼色和手勢示意！

然後，他們突如其來地，衝入一間艙房之內。

一個滿面病容的人，正蜷縮在門角之下，渾身發抖。

「你是誰？」阿生忍不住問他。

「不要動我。」他雖然很驚，但態度却保持一定程度的冷靜。

阿生道：「你生病了，你該到醫療室去。」

「不要送我到那兒去。」他夢囈似的驚叫：「否則，他們會把我拋下大海。」

「你是誰？」

「逃犯——帶菌的逃犯！」

「我的天啊！」阿生恍然大悟！「原來你就是利安納。」

「不錯，我正是利安納。」

「你眞是害人害己，假如你早讓他們找到你，就不必累到這麼多人被傳染，」阿生又說，「你現在覺得怎樣？」

「驚懼，絕望！」

「你可知道自己患了什麼病？」

「我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不妨去問問『CIA』人員。」

「你這是什麼意思？」

「是『CIA』人員將我弄成這副樣子的。」利安納心有不忿地說。

阿生和雷爾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又問：「你可否慢慢將詳細情形告訴我？」

「你……你們是什麼人？」利安納十分機靈地問。

阿生告訴他：「我們可徹底帮助你，而且保證他們不會把你拋入海中餵魚。」

利安納用疑慮的目光，瞪住了阿生他們好一會兒，終於他還是吶吶地，說了下去。

利安納口中的故事，與谷巴告訴范梅

力的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事前不知道被利用作爲「眞人試驗」。

等到現在，他才知道那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細菌，可惜太遲了。

阿生聽了這個故事之後，內心萬二分感慨。

這個世紀的人，究竟爲什麼變成這樣呢？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兩個不同的世界，難道眞的不可以好好地相處麼？

爲什麼要勾心鬥角？

爲什麼一定要你死我亡的，苦纏不休呢？

政治本來就是不擇手段的可恥勾當，但竟然可恥到這個程度，也實在令人感到氣憤。

阿生不知道這種神秘細菌的來源，自然難免會責怪「CIA」太過可鄙。

阿生和雷爾帶着利安納，準備通過一條長長的走廊，然後再登高一層，轉到醫療室去。

但是，利安納若有所懼，走了幾步又停下來。

阿生已經很有耐心地，勸過了他，但他似乎對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

阿生和雷爾二人曾注射過防疫針，但並不一定可保免疫，因爲目前船上流行的究竟是什麼傳染病，根本未知。

他們只是本着良心，希望利安納能接受到合理的照料，至於利安納會否將病菌傳染給他們，已是其次。

二人正待更耐心地去勸導利安納之際，耳畔却聽到了一陣談話聲。

這陣談話聲來得奇怪，令到阿生他們以爲在不知不覺中，接近了駕駛室。

利安納甚至嚇到回頭就跑，幸好阿生及時將他拉住！

阿生和雷爾都是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只要細心再聽一下，就不難分辨得出剛才那些聲音是透過儀器傳來的。

他們循聲找到一間艙房之內，牆上掛了一具擴音器。聲音正由這兒傳出的。

說話的人是沙拉瑪和尼波夫他們。

他們正在爭論着一些問題。

此外，還夾雜了一些聲浪——那是無綫電收發的雜聲。

阿生立刻明白了，這兒所聽到的，正是駕駛室上面的情形！

再聽下去，阿生才知道美國海軍正準備對這艘日輪採取積極行動。

雷爾也有點兒生氣起來。他說：「他們怎麼攪的？竟然要炸沉這艘船？」

利安納似乎比他們更加清楚。他說：「這種細菌一定是無法抑制，所以美國總統才會下決心，讓我們一了百了。」

阿生却詛咒着說：「太可恥了！假如他們眞的要這麼殘忍，比起恐怖份子還更可惡。」

駕駛室上面的談話，繼續由擴音器傳來。

這是一間値勤室，所以除了有擴音器直接將船長的口令傳到這兒之外，還有內綫電話，可以直接與駕駛室連絡。

阿生靈機一觸，順手拿起那具內綫電話；駕駛室那邊立刻就有反應。

阿生煞有介事地說：「你們小心聽着，我就是那個帶菌的逃犯利安納。」

接聽電話的，是沙拉瑪，他立刻緊張地問：「你在那裏？」

「我在那裏並不重要，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可以協助你們達到目的。」

「你說什麼？」

「請你先告訴我，美國人是否要炸沉這艘船？」

「是的。」沙拉瑪道：「希望他們只是裝腔作勢吧。」

「不！他們這一次是認眞的。」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比誰都更清楚，因爲我不但是個受害者，也是知得最多的人。」

電話的另一端，迅速換上了另外一個人的聲音；那是蘇聯人尼波夫的聲音。原來剛才他就在沙拉瑪身旁，所以他可以聽得非常清楚。

他知道對方是「罪魁禍首」的利安納之後，當時十分生氣。

但是，尼波夫畢竟是個「KGB」特務。他反應迅速地問道：「你知道一些什麼？」

阿生耳朵倒也非常靈敏，這時他也聽出了這是蘇聯人的聲音。

於是他故意道：「你們可知道CIA爲什麼要追殺我？」

尼波夫一怔！問道：「CIA的人要殺你？」

「是的，我的身份並非一個逃犯那麼簡單。我還是CIA的試驗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但你不明白，相信許多人也難以明白。假如你們想知道，請先聽我講幾句衷心話。」

「你還有什麼話好說？」尼波夫生氣地說道：「這船上的神秘病菌都是你帶上來的。假如不是你，這艘船就不必成爲疫船。」

「是的，對於這點，我萬二分抱歉！但老實說，這些不幸的事，事前我根本不知道；等到我知道時，已經太遲了。」

尼波夫又問：「剛才你的意思可是：你可以將一些CIA的秘密告知我們？」

「是的，而且，此等秘密肯定是你們最希望知道的。」

「關於那一方面的？」

「關於CIA的一項高度秘密試驗，與我身上的神秘細菌大有關係。」

「嗯——你這話兒，的確很有意思。」尼波夫果然意動了。

他頓了頓又問：「你在何處？」

「我躲在一間艙房之內，但我十分清楚了解外面的情形。」阿生又故作緊張地說：「讓我告訴你們，假如你們還不及時採取行動，你們將錯過一次大好的宣傳機會。」

「你的意思是——」

「美國人到頭來一定不會讓我們生存下去；他們最佳的藉口就是宣佈這是一艘高度危險的疫船。」

「給你提醒了我。」尼波夫恍然大悟地說：「怪不得他們咄咄迫人了，我還以爲他們裝腔作勢，故意做作呢。」

「假如你這樣想就大錯特錯。」阿生說：「美國人表面上是爲了避免疫症向世界各地蔓延，其實他們的眞正目的，無非是殺人滅口。炸船行動表面看似殘酷，但對美國人來說，卻是一舉兩得。他們既可消滅一次可怕的疫症，更可以向世人宣稱，責任應該由你們刦船者來負。」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眞的可能要炸船？」

「是的，你如果以爲他們志在恫嚇！他們有最好的理由和藉口。我絕非危言聳聽，只是爲求良心上的好過；我不想連累太多人。」

「謝謝你與我們合作！」尼波夫又問：「你在那裏？讓我派人來接你。」

「我在一間艙房之內，但我不會出現在各人的面前。」

「爲什麼？」

「因爲他們知道我是禍首，可能在盛怒之下殺死我。」

「這點你倒可放心，目前我們已經控制了船上的一切。只要你切實與我們合作，我們一定會好好保護你。」

「謝謝你！」阿生說：「但爲安全計，我以爲還是讓醫生會見我好一些。」

「那麼，我們就通知醫療室派人去找你吧！」尼波夫最後說。

阿生將內綫電話掛上。

利安納木然瞪住阿生，他不明白阿生何故會冒充他。

阿生說：「這是爲你好，假如你明白我意思，你一定知道應該怎麼樣去做。」

利安納有點恍然而悟，道：「你的意思可是要我拖住他們？」

「是的。事到如今，我希望你明白到眼前的形勢。」阿生說：「我們目前全船正受到恐怖份子的威脅；你是唯一可以利用的人。」

「我是罪魁禍首，只要你告訴我應該怎樣做，我一定依你說話去做。」利安納又說：「坦白說句，累成大家這樣子，我心裏也不好過。希望有個機會讓我將功贖罪吧！」

阿生和雷爾一邊將利安納帶到醫療室去，一邊告訴利安納應該怎樣做。

他說出了恐怖份子的弱點，也說出了美國海軍可能採取的行動。

利安納的態度十分誠懇，他看來的確誠心懺悔。也許他以爲自己的生命已經沒有希望了，所以願意趁此機會，做一件比較有意義的事。

阿生將他送到醫療室，接受主任醫生的初步診斷。

不久之後，尼波夫等人也來了。

利安納依足阿生的吩咐，叫尼波夫先讓這艘船停止前航，以免中了美國人之毒計。

尼波夫在紐約時，已看過了報紙號外，認得他正是被追緝的逃犯利安納。因此立即通知沙拉瑪等人，共商對策。

× × ×

「光陸丸是否停止前進？」

「未有停航，保持以往速度前進。」

「大西洋上的天氣情況如何？」

「根據最新的報告，風浪似乎較前平靜。」

「光陸丸目前的位置在何處？」

「西經四十與北緯三十八度之間的大西洋海域附近。」答話者用手指指出航海地圖上的正確位置。

答話者是「CIA」最高負責人——局長。

問話者又是誰？

他是美國總統。

此外在場者還有總統的安全顧問，以及三軍參謀長等人。

會議桌上，堆滿了來自各國的電報，大部份是要求美國海軍切勿對「光陸丸」採取最後步驟——炸船。

然而這一大堆電報，似乎無法改變目前美國政府這班高層人仕的主意。

他們曾一再開會，討論當前的形勢，包括世界上有關國家的反應。但是最重要的一點，還是由「CIA」局長提出的。

「CIA」局長指出「神秘細菌」蔓延迅速，即使他們初步研製出來的針藥，亦沒有足够把握。因此他强調，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光陸丸」靠岸，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

海軍的醫院船雖然已奉命開往該處海域，但「CIA」實驗室的專家們，却認爲船上的人已無藥可救；即使臨時痊癒，只怕該種頑劣細菌，仍有機會向人類散播云。

參謀長同意「CIA」局長的建議，讓「光陸丸」連人帶船，永遠沉沒於大西洋的海底之下。

但是，總統的安全事務顧問之中，有人指出這將引起世人的指責。

不過「CIA」局長就認爲，指責只不過是瞬息間的事。爲美國及人類的「長遠利益」計，海軍方面仍須澈底行動。

局長所稱的「澈底行動」，就是要將

船炸沉。

可是，一名在場的總統顧問立即指出：「光陸丸」已被證實帶菌，萬一沉入海底，海水將受到染汚。

目前該種神秘細菌究屬何種類型，雖然還未有最正確的答案，但是，他日船沉海底，船上的帶菌病人的屍首，勢必成爲魚類的「食物」。如此一來，魚類亦將會受到傳染，到頭來亦同樣會傳染到人類身上。

經專家分析後，總統也猶疑起來。

忽然有人作出以下提議。

「先將光陸丸迫停，再用空軍運油機以大量汽油灌向船上，以燃燒彈投下，了結這件事。這是最合乎衞生原則的做法。」

「CIA」局長支持是項建議。

總統安全事務顧問則認爲這樣未免太過殘忍。

亦有人認爲上述辦法的確可行，而且澈底「殺菌」；海水既不必受到染汚，也肯定沒有任何「後患」。

於是會議室之內，立即引起一次劇烈的爭辯。

總統頗有左右做人難之感。

他已聽過了各方面的報告，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但爲了種種原因，事件的眞相又不能坦白公告於世人。

事件起因本來只爲了追捕一名逃犯。

但想不到那名逃犯身份如此特殊，而且還是一個帶菌者。

等到證實他潛伏於一艘日輪「光陸丸」號上的時候，那逃犯利安納身上的可怕細菌，已傳染到部份乘客那裏去了。

到了這地步，「CIA」首腦才不得不將實情密告總統。

可惜他們還來不及採取任何步驟之際，「光陸丸」號上又發生另一件無法預料得到的事；恐怖份子竟然在此時發難，將船長和有關人員制服，迅速控制了大局。

美國政府領導層本來就不想讓世人知道此事的眞相，這時正好利用恐怖份子作幌子，轉移一下世人的視綫。

但是現在，他們似乎無法分散世人的注意力，反而招來舉世人仕的交相指責。

「這是我們決定性的時刻。」局長說：「我們必須把握這機會，否則就會再處於被動。」

他又向各人解釋，這件事並非單只基於美國人的利益，而是全人類的利益！因那種細菌萬一無法抑止的話，將造成一片混亂！甚至可能這就是世界末日的來臨。

這位「CIA」首腦的說服力很强，他的「危言」，聽得在座的人無不愕然。

他正說得口沫橫飛之際，他的一名高級助手就在這時候有電話找他。

這是總統辦公室附設的緊急會議室，人們都知道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到這裏來。即使被召來參加會議的各部門首長，也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可以有電話搭進這裏來找他們。

「CIA」局長所處理的，是情報事務，所以突如其來有要事找他，一些也不奇怪。

那助手對他說：「局長，又有一名逃犯落網。」

「他是誰？」

「巴富治。」

「現在呢？」

「在市立醫院。」

「誰發現他的？」

「國際特警。」

「什麼？國際特警？」

「是的。我們也是剛接到了國際特警的通知，范梅力要我們立即將你找到。」

「范梅力還在紐約？」

「不錯，他本來要出海去了，但因爲發現巴富治，臨時又改變了主意。」

局長束眉沉思，呆了半晌。

他知道范梅力是國際特警副總監，更加知道他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最後他只在電話中吩咐他助手：「派人到醫院去，巴富治帶有危險的病菌，他根本不適宜留在市立醫院。你明白嗎？」

助手也知道那邊是總統的會議室，局長一定無法暢所欲言。

他說：「局長，我明白了，你可是要我親自派人到市立醫院去一次？」

「不錯啊！」局長又說：「這些小事，別再來麻煩我了。」

電話隨即掛斷。

局長若無其事地，回到會議桌旁，總統還問他公海之上是否又有了新的發現。

局長支吾地說：「根據最新情報，大量蘇聯漁船在該處海域出現。」

總統也有些情急起來：「我們到底應否採取滅絕的行動？」

有人說：「以其將船炸沉，不如將它燒毀，這樣反爲安全。」

又有人說：「這樣勢必引起世界輿論的指責。」

但「CIA」局長道：「爲國家利益計我們已無抉擇之餘地；隣近海面既然出現大量蘇聯漁船，我們必須爭取時間。」

一位總統顧問說：「大西洋上有些無人居住的荒島，我們如果能勸他們將船駛往該處，由我們海軍進行監視，這做法似乎不致引起世人的非議。」

「CIA」局長立刻就說：「他們不會聽從我們海軍的命令。因現在實際控制該輪的是我們的死對頭——恐怖份子。」

總統還無法作出決定之際，海軍方面的最新情報又來了。

根據海軍的最新情報，「光陸丸」這艘日輪已經停止前進。

這是令到會議室各人頗感意外的。尤其是「CIA」局長，他覺得事情來得太過突然。

他說：「這是我們的機會，我們無須用武力將他們迫停，現大可動手燒船。」

但是，總統却說：「船既停航，也就表示他們已不再反抗，也許船上的恐怖份子決定聽從我們的命令，所以我們不必操之過急。」

一些安全顧問也說：「是的，讓他們停止前進，也許世界衞生組織有辦法。」

「CIA」局長立刻提出：「這種事，不能讓世界衞生組織知道。」

席上立刻有人提出：「美國是個民主國家，這種事豈可遮遮掩掩？」

另外又有人道：「世界衞生組織可能一開始就注意這事。」

也有人支持「CIA」局長，要總統

立刻作出決定。但總統當知道「光陸丸」巳停航後，卻要等待海軍的進一步消息。

「CIA」局長有些不高興，但也沒有辦法。

會議沒有繼續下去。

參加會議的人，都先後離去。

除了總統和他的助理之外，所有人都離開了會議室。

×　×　×

紐約市立醫院之內。

這是一間守衞森嚴的羈留病房。

不久之前被送到這兒來的一位病人巴富治，據說是一名囚犯。

巴富治已被隔離起來，正接受國際特警的問話。

范梅力親自主持了這一次的問話，他顯然對這件事大感興趣。

他本來原定乘海軍飛機出海，但臨時卻改變了主意。

他想：要了解整個事件，不能單靠美國人的提供！

就在這時候，聯邦密探在國際特警的協助下，將一名逃犯巴富治擒獲。

巴富治也是一名被判處了極刑的囚犯，他是與利安納等人一齊逃出的。

現在巴富治被囚在一間消毒的病房之內，隔住一重玻璃，透過特別設計的傳音系統，與范梅力互相交談。

范梅力未與巴富治交談之前，首先從國際特警紐約負責人夏力的口中，知道巴富治並非「通緝名單」中列出的人。

因此范梅力忍不住問：「你有另外一些名字麼？除了巴富治這名字之外。」

巴富治隔着玻璃屏，在犯人病房內答道：「我沒有其他名字。」

「你犯過什麼嚴重罪名？」

「謀殺，強搶。」

「被判的刑期呢？」

「死刑。」

「你上訴麼？」

「沒有啊。」

「那麼，爲什麼死刑還未執行？」

「天曉得！」巴富治聳肩苦笑，「爲什麼你不去問問CIA？」

范梅力已經會意。他問：「你可是被人從行刑室被帶走的？」

「你眞聰明！」巴富治道：「我在名義上，已被處決了，但實際上我沒有死，你可知道其中有什麼奧妙嗎？」

范梅力對於這些事，反應自然快；他說：「可是有人向你提出了交換條件？」

「不錯。CIA的人對我說：我第一條性命已經死了，第二條生命則保留在他們的手上。」

「於是他們將你悄悄由行刑室帶了出來，送往CIA的秘密實驗室。是不？」

巴富治點點頭。

他又對范梅力道：「老實說，當初我也很慶幸自己有『第二條生命』，但現在我並不多謝他們。就像我現在這樣子，我覺得死了比生存還更加有意義。」

范梅力道：「與你一齊的，都是一些沒有希望的犯人，對嗎？」

「是的，我們都同一命運，受到CIA的控制。」巴富治又說：「他們與我一樣，要爲CIA做各種試驗。」

「包括細菌試驗在內？」

「是的。」

「可恥！」范梅力十分生氣地說。

這時候，有一名護士要進入犯人病房去，警員沒有阻止她。但是，夏力卻一聲將她喝住。

夏力過去問那女護士：「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要替病人量血壓，探熱。」那女護士道。

夏力瞪住她問：「誰叫你來的？」

「醫生。」女護士說完，又想入內。

但是夏力一手攔住她：「等一等！我要檢查一下你手上托住的針藥。」

女護士面色大變，勃然大怒道：「你是什麼人？警方人員也不阻止你，你也竟敢——」

夏力並沒有理會她，一手將托盆上的布揭開。

一支配有滅聲筒的手槍，赫然出現在托盆之上。

那女子反應迅速，一手將托盆上的手槍取過，一手順勢將托盆用力一撥，上面的一些儀器和針藥，立即倒向夏力那邊。

夏力急忙閃避。

他還沒有站直身子，那女子巳擧槍相向！嬌斥着說：「你太過份了，這種事根本就與你們無關。」

夏力迫住後退兩步，道：「誰派你來的？」

「猜猜吧？」女子笑了笑。

夏力發覺那警員無動於中。

范梅力在這邊也看得呆了。

夏力佯作質問那名警員：「爲什麼你隨便放人入來？」

警員聳肩苦笑，道：「他們是CIA派來的，我有什麼辦法？」

夏力恍然道：「我早巳想到，除了CIA之外還有誰呢。」

門外又來了一個男子。

這男子打扮成醫生。他和那「女護士」互相交換着眼色。

那名警員呆在一旁，完全不敢理會他們。

范梅力說：「夏力，算了吧，這是他們的地方，反正我們要問的都問過了。」

夏力也奇怪范梅力爲什麼要打退堂鼓。他說：「副總監，不必理會他們，我們依原來計劃做事吧！回頭我會去找谷巴他們算賬。」

那雙男女聽了谷巴的名字，果然怔了一怔！但卻無退縮之意。

犯人病房內內外外，本來就關防重重，但這時候，通道上的鐵閘却打開了。

那名奉命在此守衞的警員，只作壁上觀，既不阻止各人的糾紛，也沒有幫上任何一方面。

那手持滅聲手槍的女子，企圖衝入病房去，房門緊閉，無論她用多大氣力，也無法打開。

那扮成醫生的男子，忽然叫住范梅力他們：「請等一等。」

范梅力正擬帶同夏力離去，聞聲留步，回頭問道：「甚麼事？」

「這件事涉及國家機密，剛才如有開罪之處，請二位多多原諒！」那位假醫生，眞殺手抱歉地說。

范梅力和夏力二人只交換了一個眼色，沒有回答他。

然後，他們雙雙離開了那裏。

駭人試驗　骯髒勾當

「CIA」局長匆匆帶了一些人趕到醫院裏來！

他們直闖羈留病房。

與局長同來的，還有「CIA」高級首腦谷巴等人在內。

「CIA」管的是情報事務，身爲局長的，自然更加敏感。

他透過通道，直闖犯人病房時，通行無阻，心裏難免奇怪起來。

直至到他們到達病房外部，還見不到在此守衞的警員。

他們只可以隔住玻璃窗，看見病房中的情形。

病房中的一男一女，原是「CIA」派來的殺手，這時他們也看見了房外的情形，立即開門出來。

那度房門的門鎖，被滅聲手槍轟毀了，因此房門只是虛掩，並未鎖上。

一雙男女殺手立即向他們的頂頭上司報告剛才的情形！

他們說出范梅力等人的阻止經過，以及轟開房門之後入來射殺巴富治的情形。

然而他的上司不但沒讚揚他們，反而扳起面孔問：「有誰看見你們行兇麼？」

「沒有。」那男的說。

局長指指通道的入口：「那兒應該有一名警員守衞的，他呢？」

二名男女殺手怔了一怔！異口同聲地說：「他剛才還在着啊。」

這時候，外面傳來一陣哄動的人聲。醫院中的人，正陪伴着一名被解除了武裝的警員入來。

局長立即問他：「你就是派來這兒當值的警員？」

那警員面色尷尬地說：「是的，我中了他們的計。這裏是否出了事？」

局長靈機一觸，順水推舟地說：「是的，犯人被人殺死了，請你把剛才的情形，說了出來。」

那警員於是說出如何被人制服，推入儲物室綑綁起來，直至醫院中人發覺他之後，將他救出……等等經過，一一說出。

「CIA」局長回頭低聲問那雙男女殺手：「你肯定他們是國際特警的人？」

那男的說：「最少我認得夏力，另一個似乎是法國人。」

谷巴吃驚地說：「一定是范梅力親自出馬。」

局長呆了好一陣，也說不出半句話。

「CIA」人員把現場交給紐約警方處理，他們當然不會承認是殺人兇手。

但是，他們心裏都明白，將警員綑綁起來的，必然是國際特警人員。

范梅力他們早已料得到「CIA」不會放過巴富治，遲早派人來殺死他，所以范梅力帶人入來時，將原來的警員綑綁起來，由一名國際特警去冒充。

那麼，爲甚麼那名冒充警員的國際特警不阻止二名男女「CIA」殺手殺人？

那是因爲范梅力明知這件事阻止不了，同時看見巴富治不但巳說出了許多內幕，他個人亦充滿了悲觀情緒。

再看看他滿面病容，這帶病者，相信即使留在人間，也活不了多久，所以索性讓他死得痛痛快快！

然而，范梅力爲甚麼又要安排一個冒充警員的國際特警在這裏？

只有老謀深算的局長最了解，那是爲了安排一個「目擊證人」而設！

局長悄悄對谷巴道：「你與夏力是否有些交情？」

「我們在工作上合作過。」谷巴說。

「快去找他。」局長道：「那法國鬼，我眞恨不得殺了他。」

谷巴當然明白他上司的心事，「CIA」雖然自以爲一向精明，但這一次，他們的殺人證據——包括了人證在內，顯然巳落入國際特警的手上。

因此，他的上司希望「求和」，或者「反敗爲勝」！

×　×　×

谷巴直闖國際特警紐約辦事處。

出乎意外地，他獲得順利入內，還立即被帶到夏力的辦公室。

「謝謝你來看我。」夏力深意地輕輕一笑，示意他在辦公室的另一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谷巴一邊坐下來，一邊開門見山地說：「相信事到如今，我們也不必轉彎抹角了。你的上司范梅力副總監呢？」

「你找他？」

「不！是我上司找他，我是奉命前來向他道歉的。」

「你們幾時開罪過他？」

「夏力，我們是朋友，別捉弄我了。」谷巴說：「我知道你們到過市立醫院的犯人羈留病房去過，是不？」

「是的，我們向巴富治問了一點口供，你也有興趣聽聽麼？」

夏力說着，將桌上一座錄音機開動。

那是范梅力和巴富治的交談情形，其中大部份涉及「CIA」那駭人的試驗。

谷巴沒有聽完就將它按停。

夏力笑道：「有聲無色，未免太單調了，現在且讓我們再看看一部紀錄片。」

夏力沒有站起來，只轉身按動了一排按鈕，於是室內燈光熄滅了，前面的牆壁之上，出現了一幅小銀幕。

夏力背後的壁櫃之上，一個櫃子的門自動開啓，裏面透出了一道光——那是放映機鏡頭透射出來的光綫。

銀幕上出現巴富治被二名僞裝成醫生護士的男女槍手殺害的情形。

其中還包括了冒充女護士的「CIA」女殺手，如何與夏力爭持，以及轟開犯人病房房門的情形。

谷巴自然明白，這卷影片一定是那名「警員」偷偷拍攝的。

當然，那「警員」也只不過是由一名國際特警假冒的，眞的警員當時巳被綑綁在儲物室之內。

毫無疑問，國際特警這次一作出了這種安排，目的就是爲了製造一個「目擊證

人」和倫拍下這一套紀錄片。

「CIA」和國際特警總算得上是「行家」，所以國際特警如何安排，有何目的？以及他們所使用的間諜儀器等等，谷巴也不難想像得到。

谷巴苦笑道：「夏力老兄，事到如今我也無話可說。請問你們打算怎樣做？」

「這句話本來應該由我來問你。」夏力輕輕一笑：「不過你既然是我朋友，過去我們又合作過，我倒不妨告訴你，聲帶和影片，已迅速印成許多副本。」

「你的意思是——」

「分送有關人等。」夏力拉開了他辦公桌的抽屜：「這是一份名單，你可以先看看。」

谷巴接過了名單，他只看了一眼，面色頓然大變！

名單上有國會議員的大名，那是專翻「CIA」臭史的國會議員薛高。

名單上還有美國著名傳播機構的大名，包括紐約時報，時代周刋和一些電視台的名字。

夏力告訴谷巴：這些人以及這些機構，都可以得到一份副本。

谷巴知道他的上司天不怕地不怕，最怕那些專在國會發炮轟擊他們的議員，尤其是薛高，此人經常把「CIA」機構形容成一無是處的骯髒機關。

夏力最後將一個信封遞給谷巴，道：「這是我上司送給你上司的紀念品，希望你代我轉交給他的時候，順便說一句，非常抱歉！」

谷巴聽得出絃外之音，國際特警大概要認眞對付「CIA」，所以才會表示「非常抱歉」！

谷巴想說甚麼但夏力已站起來送客。

谷巴覺得這樣回去難以向局長交代，因此硬住頭皮說：「朋友，你也不想我死吧，老實說，這一次事件，我們有太多難言之隱。」

夏力面無笑容，非常嚴肅地說：「站在國際特警立場，我們不知甚麼難言之隱，只希望你們面對現實，不要再閃閃縮縮。現在我們無意追究責任，救人要緊。」

「我知道，你也告訴過我，你們有兩個弟兄在那艘日輪之上。」谷巴說：「關於這點，我可以轉告我波士，讓海軍設法先將你們的人救出。」

夏力笑了笑：「你以爲我們就是爲了自己兩個人的安全而担心麼？再說得坦白一些，我們除了要知道整個事件眞相之外，還要盡一切方法救人，包括恐怖份子和逃犯在內。」

谷巴怔了一怔：「請原諒我，我實在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我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我們要知道整個事件的眞相。」夏力道。「尤其是我的上司范梅力先生，他已因爲你們隱藏事實，所以非常生氣。」

「范梅力先生現在何處？」

「他不會見你的，除非你能說服你的上司吧。」夏力道。

谷巴想了想，終於無可奈何地走了。

× × ×

「CIA」局長正在一艘戰艦之上。與他在一起的，有海軍參謀部人員，他們正在秘密會商一件事。

沒有人知道「CIA」局長會在這裏，除了他的高級助手之外。

這看來似乎不大相襯，「CIA」管的是情報事務，爲甚麼他會在一艘軍艦之上？

這是一艘旗艦，甲板之上，已有一架直升機準備好。

直升機將會載一些人到一艘空母之上，那是美國海軍第六艦隊的空母。

現在，那間守衞森嚴的艙房之內，參謀部的專家們，正向「CIA」局長，講解一項非常特殊，又是「絕對保密」的作戰計劃。

艙房門外，有全副武裝的海軍陸戰隊隊員守衞着，艦上所有人員，完全被禁止接近這兒。

艙門緊閉着，由局長帶來的「CIA」特務人員，也在小心戒備。

從一切跡象可忖測到此事絕不尋常。

艙房內，專家正放映一段紀錄影片。

影片主角竟然是一隻海豚。

海豚正接受海軍專家的指導，將一具「磁力深水炸彈」，由水底帶到「敵艦」的底部去。

顧名思義，「磁力深水炸彈」，就是具有磁性吸力的深水炸彈。

海豚將它帶到「敵艦」底部，磁性吸盤立即發生作用，自動將艦底吸住。然後，海豚就匆匆離去。

海豚離去之後不久，那枚深水炸彈立即發生强烈爆炸，「敵艦」亦隨即粉身碎骨，炸得片甲不留。

專家指出：這只是「假想演習」時的情形，被炸的只是一艘待拆的舊船，但海豚和炸藥都是眞的。

「CIA」局長看了這段影片之後，感到非常滿意！

專家又說：目前他們已擁有這種馴服的海豚，可以隨時應用。

局長表示這種方法堪稱「妙絕」，總好過使用火箭和飛彈。

原來他們要討論的，又是那一艘「疫船」——日輪「光陸丸」。

總統本來已下決心，炸毁這艘充滿了神秘細菌的疫船，但是，由於「光陸丸」突然停止了前進，令到總統改變了主意。

但局長認爲事態危急，那並非單只爲了那是一艘「疫船」，還因爲船上有大批恐怖份子，以及「KGB」特務。

因此，局長決心要認眞對付，更加要及時採取行動。

不過，他雖然是一名特務首長，却不能公然違抗總統的指令，總統要等待進一步消息，他又怎可以公然採取行動？

難得他消息靈通，早已風聞海軍作戰部訓練出這種別開生面的「海豚作戰部隊」，所以便跑來找海軍參謀部商量。

還好海軍參謀部的人十分尊重這位「CIA」首腦！

加上局長親口說出了一些利害關係，海軍方面就只好答允與他合作。

這應該是最理想的方法，表面上既不違背總統的意思，又可以消滅他心目中的「疫船」，相信該日輪爆炸之後，還沒有人想到這是海豚的「功勞」呢。

局長經過解釋，也看過了影片，非常高興。

海軍參謀部人員正陪同局長，準備乘直升機離開之際，谷巴的無綫電話便在這時候接到這艘戰艦之上。

谷巴是從局長的高級助手那兒知道局長正在這艦上的。

谷巴在電話中向局長報告：他奉命與國際特警接觸的經過！

局長聽了谷巴的報告後，很不開心。

這艘旗艦正在大西洋上航行。

大西洋上風浪不大，天氣也相當好。

局長本來要乘海軍直升機飛往一艘空母之上，但聽了谷巴那個無綫電話之後，突然又改變了主意，他要飛返岸上。

他只對海軍人員說，岸上有緊急情報事務，須要他親自處理。

於是一架升火待發的直升機，立即將他送返岸上去。

那些海軍作戰專家，仍按原來計劃，準備好執行特殊任務的海豚，隨時候命出發！

大西洋之上，看似風平浪靜，其實仍然危機四伏。

× × ×

谷巴十分詳盡地，再面對面的，向他上司報告此次與國際特警連絡的經過。

在此之前，他已在無綫電話中說過了，但現在，他的上司除了可以聽得更詳細之外，還可以見到一些實物——菲林與聲帶。

這位具有無上權威的局長，今次所以匆匆趕來，完全也是爲了這些「證物」。

許多人都承認「CIA」十分難對付，但身爲「CIA」首腦的他，却認爲國際特警比起他們更加難對付。

局長已經六十過外，年紀不小了，頭髮亦已斑白。

他看了那些影片，聽過了那些聲帶之後，氣得差些兒昏倒。

他問谷巴：「范梅力現在何處？」

「我想他可能在紐約特警辦事處吧？」谷巴又說：「但夏力沒讓我見到他。」

局長問谷巴：「他們手上眞的有許多這種副本？」

「是的，局長。現在電子沖印儀器方便又先進，他們要印一百幾十套副本，只是刹那間的事而已。」谷巴說。

「你聽清楚了，他們的確提到薛高的名字？」局長又問。

「是的，夏力還特別强調，他是國會議員薛高。」谷巴道：「局長，我以爲你最好親自去見見范梅力，否則這件事很易弄僵。」

局長不是個輕易屈服的人，他以前從未試過如此遷就別人。

但這一次，他看了那些影片，聽了那些問口供的聲帶後，也不得不軟了下來。

他終於在谷巴的陪同下，匆匆趕到紐約特警辦事處。

辦事處原是秘密存在的，但「CIA」人員既份屬「行家」，自然早已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局長和谷巴之外，還有一名高級助手在內。三人同時被配戴上一枚特殊的金屬徽章，由一名特警，帶着他們通過各處由機械自動操作的鋼門！

對這位一向高高在上的局長來說，他已經認爲這是一種侮辱，因爲像他這麼特殊身份的「CIA」首腦，到達這種地方來，就算范梅力不親自出迎，夏力也應該在門前恭候才對。

然而現在，他反而要跑到夏力的辦公室去「求見」。

夏力招呼局長坐下來，但局長沒坐，他只焦急地問：「你的上司范梅力呢？」

夏力早已知道對方是個自大狂的人，所以對他這種態度正是見怪不怪。

夏力還故作驚奇地問：「你要找我們副總監麼？」

「是的，你應該知道是爲了甚麼。」

局長瞪了夏力一眼。

夏力道：「你來遲了，局長先生。」

「來遲了？」局長和谷巴都同樣吃了一大驚：「這是甚麼意思？」

「范梅力副總監，這時應該正在大西洋的上空。」夏力看看腕錶，你找他，不知是否爲了光陸丸的事呢？」

局長焦急地問：「他可是飛返巴黎去了？」

「不，飛到大西洋公海之上，飛機預定降落一艘法國空母之上。」夏力說：「那艘法國空母非常接近日輪光陸丸。」

局長又問：「那些副本呢？」

「甚麼副本？」

「影片和聲帶的副本？」

「這是我們內部機密，恕難奉告。」

局長既焦急，又生氣。

他想發作，但却被谷巴用眼色制止。

谷巴打圓場道：「凡事以和爲貴，如那些副本還未送出，請等我消息好嗎？」

夏力這才輕輕一笑道：「好吧，若你們想會我上司，可到法蘭西號空母去。」

局長和谷巴於是向夏力告辭。

夏力臨別時又對局長說：「關於那些副本，雖屬我們內部秘密，但我也不妨洩露一點兒。我上司曾吩咐過我們，在這裏等他的最後命令，只要他的最後命令一到，我們手上的副本，就會按照他擬好的名單送出。」

局長氣得說不出話來。

谷巴却對夏力道：「既未送出，請你耐心等待一下，這件事必可完滿解決。」

局長帶同谷巴等人走了。

夏力仍在那兒瞪住他們的背影笑。

「CIA」一向自視甚高，但國際特警對他們的所作所爲，早已心中有數，他們可以鬥倒蘇聯「KGB」特務，却不可以鬥贏國際特警。

「CIA」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簡稱，他們做的自然是情報工作。但國際特警組織裏面的人，對情報固然十分內行，對反情報尤覺出色，因此也難怪「CIA」每每在他們面前棋差一着了。

× × ×

大西洋的海面上，各國戰艦，漁船以及醫院船等，正雲集在公海之上。

軍機不斷由隣近海域空母甲板上起飛，不明白的人會以爲一場海戰即將發生。

其實，所有船隻的目標，都集中在那艘日輪「光陸丸」之上。

「恐怖份子刦持日輪」的消息，早已

傳遍了全世界。

現在甚至有不少人已知道，被刼持的日輪之上發生了十分可怕的疫症，就是沒有人想到幕後涉及如此綜錯複雜的鬥爭！

各國各大通訊社和電視台的記者們，紛紛趕到現場來。

目前在美國海軍的一艘空母之上，就雲集了不少記者，他們正密切注意着事態的發展。

「光陸丸」已停止了向前航。

在它前後左右，亦步亦趨的海軍艦隻，這時也只圍繞着它，隔着一定距離，離遠監視。

醫院船也只停在現場附近，未有進一步行動，但船上的醫療人員，都已作好了一切準備，只要一聲號令，他們就會登上日輪「光陸丸」去搶救有關病人和乘客。

但是眼前海面上一切都靜止下來了。既沒有船艇駛近「光陸丸」，又不見「光陸丸」有何行動。

甚至船舷上吊住的救生艇，也沒有放入水中。

甲板之上，隱約有人，但船橋之上，就連旗手也沒有。

刼船的恐怖份子到底正在打甚麼主意？沒有人知道。

唯一知道的就是：美國海軍正利用無綫電與船上取得連絡。

無綫電訊號一再發出，直至最後才獲得回答，反而海軍的訊號員和旗手，他們的一切努力也只等於白費。

日籍船長第一次與美國海軍人員通無綫電話，他承認船上的情況十分壞。恐怖份子一定就在他的身邊，所以海軍人員也明白他爲甚麼不可以暢所欲言。

美國海軍要求派醫療人員上船，但遭恐怖份子拒絕了。

恐怖份子突然提出了一項反要求，讓所有記者先上去。毫無疑問，他們要爭取輿論，以及宣傳方面的優勢。

但是，海軍方面較早時就已經得到了「CIA」方面的知會，他們自然心中有數。

於是海軍立即以「防止疫症傳染」爲理由，暫時不准記者上去。

恐怖份子的「堅持」與海軍軍官的「婉拒」，立即形成了一場拉布戰。

雙方正在僵持之間，一架法國軍機將國際特警首腦范梅力，載到一艘法國海軍的空母甲板之上。

國際特警組織總部設於法國首都巴黎，范梅力本身又是一名法國人，所以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一向維持得很好。

范梅力所以匆匆趕來，是因爲國際特警方面亦已接得消息，知道日輪停止了前進。范梅力最担心的，自然是正在船上的阿生和雷爾二人的下落。

因此，范梅力降落之後，立刻主動要求法國海軍方面，與日船取得連系。

范梅力並非不再相信美國人，只是經過了這一次之後，他實在知得太多，所以他寧願信賴法國海軍。

法國海軍也樂意爲范梅力效勞，因爲他們都知道他是國際特警組織的副首領。

於是，「光陸丸」號這艘日輪之上的無綫電通訊，頓然又變得忙碌起來。

× × ×

在「光陸丸」船上。許多人只知道這船確已停了下來，卻不知道外邊的情形，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衆所觸目的逃犯利安納，已經接受過主任醫生的初步檢驗。

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利安納的健康情況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壞。

他身上的確帶着一種神秘病菌，那種病菌也的確會迅速傳播給別人，只要身體稍差的，染上這種病菌之後，都會很快就招致死亡。事實上，船上已有不少乘客沾染了這種可怕的病菌。

有些人因此而病倒，有些甚至因此而死亡，奇怪的是，利安納看來還很健康。

利安納已將他的故事告訴了船上的恐怖份子。他的「故事」絕對是令到美國人覺得十分可恥的。

因此，恐怖份子同意他的建議。

其實，利安納的建議，也就是阿生的建議：因爲，阿生曾經在內綫電話中，冒充利安納，與恐怖份子作初步的談判。

阿生當時並無把握成功，但他却摸準了對方的心理。

沙拉瑪等阿拉伯人，當時也十分担心他們本身的健康，因爲事實上船上已有不少人因此而病倒和死去。

當時利安納突然現身說法，又貢獻出一個兩全其美辦法，他們自然深感興趣。

沙拉瑪他們覺得：刼船的目的並非爲了引起世人的注意，利安納只要肯助他們一臂之力，所收的效果一定更好。

利安納的辦法最少可以令他們不必再偈促在這艘「疫船」之上，提心吊胆。

所以，當船停下了之後，恐怖份子就要求，先讓記者們上船。

但是，可惜他們還不知道美國海軍已得到了「CIA」的秘密知會，不想「CIA」的醜行外揚，所以遭拒絕了。

船上的尼波夫十分生氣！

沙拉瑪等一班阿拉伯人，也覺得事情不妙，弄得心亂如麻。他們一氣之下，又要迫使日籍船長下令各船員開船。

阿生和雷爾眼看行將功虧一簣，以前的一切努力，又將白費。

當時阿生他們都披上了白袍，頭戴白帽，半截面幪上了白色的口罩，外表打扮得有如船上的醫療人員一樣。

暫時他們應該還是相當安全的。

但是阿生他們却替船上的其他人焦急不已！尤其是他們已知道利安納原來是「CIA」的試驗品，美國人下一個步驟將會怎樣做，的確難料。

船上的日本醫生派四名護理人員衞護着利安納。阿生和雷爾亦在這四人之中。

這位主任醫生雖然不肯與阿生合作，用針藥令到各恐怖份子昏倒過去，但也爲大局設想，悄悄依照阿生的意思去做。

他派阿生和雷爾接近利安納，目的是希望阿生隨時可以向利安納面授機宜。

因此，這位醫生不但小心爲利安納照料，也替阿生他們注射過各種防疫針藥。

阿生因在恐怖份子心目中「經已死亡」，所以一直未太過受他們的注意。尤其是有四個人那麼多，自然有些眼花繚亂！

阿生當曉得美國海軍拒絕讓記者先行

上船之後，也意會到美國人所担心的究竟是什麼。他立即示意利安納，向恐怖份子提出另外一個折衷辦法！

利安納依照阿生意思向沙拉瑪他們提出：要找個「非美國人」上船先行談判。

利安納同時也說穿了美國人所担心的事，無非是怕讓世人知道「CIA」這種駭人的試驗。

正當利安納提出了新建議之後不久，法國海軍的無綫電就發到船上來。

法國海軍自然不是美國人，於是沙拉瑪便決定利用他們。

經過一番連絡之後，恐怖份子同意先讓一架法國軍方直升機，在日輪的甲板上降落。

法國直升機，將載來一名法國海軍軍官，他將代表有關方面與恐怖份子展開初步談判。

美國人不知道這決定出自誰人的主意，只知道恐怖份子要扯破他們的面皮。

不過無論如何，在塲的人總算可以暫時舒了口氣。因爲最少他們已找出了與恐怖份子連絡的方法來。

× × ×

一架美國海軍直升機，正由一艘美國空母的甲板上起飛！

它的目的地只在不遠處的海面上——那是一艘法國空母的甲板。

兩艘不同國籍的空母，相距不足一浬，兩者亦同樣面對住衆所觸目的日輪「光陸丸」，但這架美機的活動却與此無關。

美軍直升機上，載着「CIA」局長班柏。

班柏幾乎是馬不停蹄地，由紐約趕來，他先坐海軍噴射軍機降落一艘美國空母之上，然後才改乘直升機。

他從未試過這麼焦急，也從未試過這麼生氣，即使「CIA」最强的對手——「KGB」，也沒辦法可令他這麼生氣！

然而這一次，范梅力就令到這老傢伙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不錯，班柏趕來就爲了會晤范梅力。

美國海軍方面已跟法國空母連絡過。

美國海軍直升機順利在法國空母的甲板之上降落。但是，范梅力並沒有出現在甲板上歡迎這位「CIA」首腦。

不過班柏也不敢怪責范梅力，只要范梅力肯見他就已經够了。

班柏終於見到國際特警首腦范梅力。

儘管班柏的內心充滿了憤怒，仍得裝上一副仁慈的笑臉。否則范梅力可能更加生氣！

范梅力本來正在留意着日輪「光陸丸」上的一切進展。較早時一位法國軍官已到那兒去，跟輪上的恐怖份子談判。

談判已經有了結果。

雙方同意，先在日輪的高層甲板之上，來一次露天記者招待會。

其他條件，恐怖份子堅持留在招待會上，向有關國家的代表提出。

明眼人只要一看就知，恐怖份子所以這樣做，除了在宣傳之外，還可以在記者們的壓力下，獲得讓步。

范梅力正密切注意事態發展，想不到班柏就在這時候急急求見。

他當然知道班柏想講一些什麼，但他卻想不到這老奸巨猾在玩弄着兩面手法。

班柏在離開美國空母之前，已經又一次與海軍專家談及「海豚計劃」。

范梅力在法國空母的瞭望塔上，招待着班柏這位「CIA」首長。他開門見山地問：「你有沒有把防疫針藥帶來？」

「什麼防疫針藥？」班柏反問道。

范梅力指指就在不遠處海面上的日輪「光陸丸」，帶着嘲諷的口吻道：「你們CIA的偉大傑作，你應該懂得欣賞。」

「噢！你是指那些KGB細菌麼？」

「KGB細菌？你們不是說，連細菌的性質也還未研究出來麼？怎麼竟然還替它安上了名字呢？」

「是這樣的，KGB是蘇聯特務的簡稱，相信你也知道。這些細菌是他們送過來的，所以我索性就叫它KGB細菌。」

班柏又說：「那些防疫針藥，我們本來剛剛製好，只是在試用階段，不過現在士急馬行田，我也只好將它帶來備用。」

「那好極了，通知你的人，將這批針藥先交給醫院船上的醫療人員吧！」

班柏爲了表示尊重范梅力，吩咐身邊一名助手去做。

然後他又問：「范梅力先生，關於那些影片和聲帶，我都看過了，我對我手下們的無禮擧動，感到抱歉。」

「那是過去的事，可以暫時擱置下來。」范梅力道：「至於日輪上的事，我想知道你有些什麼高見？」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只感到萬二分抱憾！」班柏道。

「聽說貴國總統要將它毀滅，可眞有這麼一回事？」

「它是一艘極度危險的帶菌疫船，總統先生只怕它播散病菌，現在它既已停了下來，相信炸船的決定，早已取消。」

「恐怖份子已接納條件之一，先派醫療人員上船，在甲板上消毒，照初步傳回來的消息，船上的情況，不至於我們想像中那麼壞。」

「希望如此吧！」班柏又說：「關於我們的事，如何了結？」

「我們之間，還有什麼事未了結？」

「那些影片和聲帶的副本。」

「我不是吩咐夏力，每樣送你一份，作爲紀念嗎？」

「別開玩笑了，我知道你手法高明，但老實說，此事萬萬不能鬧上國會，否則，這後果比水門事件更可怕。」

范梅力冷然一笑：「你早應該想到，這件事的後果的確可怕，我是指你們利用死囚作出這樣的事情，既殘忍又可怕。」

「過去的事已無法挽救，目前我只求你高抬貴手。」班柏很少這麼低聲下氣。

范梅力道：「正如你說的，過去的事算了吧！讓我們先處理眼前的事好嗎？」

范梅力說着，已擧起手中的望遠鏡，朝日輪那邊望去。范梅力的助手也很有禮貌地，將另一副望遠鏡，送到班柏手中。

× × ×

「光陸丸」的甲板之上，一項別開生面的招待會，正在召開。

甲板上已經徹底消過毒，但坐在那些椅子上的各國記者們，仍感到一陣可怖。

他們的心理上，除了那些可怕的細菌

之外，還有那些恐怖份子。

在這世界上，對某些人來說，恐怖份子甚至比起細菌還更可怕。

甲板上站了好一些武裝恐怖份子，他們都幪住了半截面。

其實被「招待」到這艘船來的記者們早獲得知會，不准携帶任何攝影器材。

他們固然不敢違抗恐怖份子的命令，甚至不敢多望這班人一眼。

然而，恐怖份子的槍咀並非指住記者們，只是指着甲板上另一羣人，——這羣人之中，包括了船長和他的日籍船員們，還有部份健康的乘客。

毫無疑問，他們變成了人質，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可能成爲犧牲品。

此外，船橋之上，也有好一些人，最令人觸目的，就是站在咪高峯前的人。

他是利安納——這個招待會的主角。

他身旁站了四名披上白袍的護理人員。船橋兩邊則站了二名手持輕手提機槍的敍利亞人，他們都是沙拉瑪的手下。

利安納的聲音可透過咪高峯在擴音器中播出，讓甲板上的記者羣都可以聽到。

假如不知道此事來龍去脈的人，一定以爲利安納是個什麼重要的偉人，或者剛由太空降入海上的太空人。事實上恐怖份子是故意讓他受到最大的注意，才會讓四個護理人員自始至終陪伴着他。

利安納透過咪高峯，講述他如何接受「CIA」的細菌試驗。這種駭人聽聞的事，立即引起在場各人的哄動。

最不開心的當然是美國人，但美國各大通訊社的記者們，還是迅速將消息傳達到他們派駐各地的分社去。

利安納發誓他講述的一切都是事實！他公開要求世人指責CIA的罪行！

利安納又要求有關方面讓沙拉瑪他們安全離去，以了解這件事。

瑪沙拉與法國軍官談判過了，只要恐怖份子讓醫療人員登船，他們可以獲得特殊的安排，由法國軍機將他們送往班加西——利比亞西北一個海港基地。

沙拉瑪與尼波夫之間本來也有過一番劇烈的爭論。但到頭來蘇聯人却不敢出面，尼波夫甚至還要扮成阿拉伯人，準備與沙拉瑪等人一齊離開這日輪。

記者們情緒相當激昂，紛紛提出了好一些內幕性的問題。

利安納不但回答，還答得十分詳盡。

他甚至說得很清楚：「我這麼樣大爆CIA內幕，將來一定不得好死，他們可能像對付KGB特務一樣，派人暗算我。但我本着良心，決不隱瞞！」

站在他身邊的，是四名身披白袍的人，但他們並非全部都是護理人員，只有兩個是眞的，另二個是國際特警的化身。

他們就是阿生和雷爾。

阿生對眼前一切不會感到興趣，只注意着四周海面上的動靜。在阿生的想像中，美國人不會甘心忍受這種尷尬的場面。

然而無法忍受又怎麼樣？

阿生早已向他的同事雷爾表示過了，美國人隨時會出其不意，將利安納射殺，不讓他繼續說下去！

因此，只要有些什麼風吹草動，阿生和雷爾二人，就會迅速採取反應行動，將利安納掩護着，離開船橋。

阿生不知道利安納心裏怎樣想，但他早已將自己的意思告知利安納，阿生的目的自然是要利安納與他們之間保持默契。

利安納也實在有點担心，對於「CIA」的手段，他當然最清楚。

他的聲音有些發抖，阿生却沒有理會他，阿生只瞪住海面上。

大西洋的海面上今天似乎份外平靜。陽光並不十分猛烈，海浪也不太大！

阿生突然看見一些物體在水面以下不深處掠過！

他站在船橋上不禁渾身一凜。

他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對於一切事物的反應，也比起常人來得更敏捷。

他見過魚雷，也看過魚雷發射的情形，但剛才見到的肯定不是魚雷！

那是一條條的海豚。

阿生也見過海豚，但從未見過這樣裝扮的海豚，那是附有特殊裝備。

阿生雖然未見過，但却想像得到——那是負有特殊任務的海豚，那些東西——海豚上的「裝備」，就是磁力深水炸彈。

阿生一想到這裏，渾身爲之打顫。

他立即不敢再想下去，同時向他的同事發出了警告！

阿生知道時間上可能已經來不及了，所以他在驚叫聲中，已將利安納攔腰一抱，另一隻手抓住船橋上一條繩索，凌空飛躍而出，迅速離開了船橋。利安納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沒有反抗，完全是由於他事前與阿生之間取得了默契。

但是，那些武裝恐怖份子却給阿生嚇得手忙脚亂起來。由於利安納的身份特殊，他們當時只以爲美國人可能要殺人滅口，所以視綫一度放在船橋以外。

但現在，阿生竟將利安納「挾」走。

站在船橋上的二名恐怖份子，反應無論如何還是慢了一些。

等到他們決定開槍時，兩條人影正在甲板的上空飛盪着，朝海上直扔了出去。

槍聲幾乎還未响起來，船底之下已經傳出了「轟」然巨响。

整艘船爲之震撼不已！巨响接二連三，「光陸丸」在火燄中搖盪，本來相當平靜的海面，現在已是巨浪滔天。

不但「光陸丸」上的人感到莫名其妙，就是圍繞在四周的船隻和戰艦，也不知道剎那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的同事雷爾，爲了掩護阿生和利安納，迅速在船橋上蹲了下來，自懷中摸出了一把醫療用的手術刀，飛擲最接近他們的一名恐怖份子槍手，因爲他正朝阿生他們開槍。

那槍手中刀倒了下去。

但雷爾却因此而來不及逃走。

船上的連串爆炸，引起一場大混亂！「光陸丸」迅速陷入火海之中。

船上的人，七顛八倒。

甲板上的記者們，反應較快的，立即躍入海中逃生，反應遲緩的，無法站穩，若非被撞倒就被碰暈。

船艙內一片喊聲，但根本就沒有人可以聽到。一切聲浪都被連串的爆炸聲掩沒過去了。

圍繞在「光陸丸」四周海面上的大小船隻，均無從伸出援手。各船艦上面的人，只是眼巴巴地，目睹一場慘劇的發生。

剎那間，滿海浮屍。

「光陸丸」陷於彌天烟霧之中。

各艦船上的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落海救人，或者打撈屍體。情況十分混亂，也沒有人眞正知道到底怎會爆炸。

唯一最清楚這件事的人，正在一艘法國空母的船橋上，而且正面對着國際特警首腦范梅力。他當然就是班柏。

范梅力獃在那兒呆住了好一陣。

他差些兒還以爲自己手上的望遠鏡出了毛病，但「光陸丸」上的火燄已無須望遠鏡的帮助，也可以讓他看得一清二楚。

他非常生氣地質問班柏：「這是怎麼一回事？」

班柏强作鎮定，但無法掩飾他內心的喜悅。他說：「可能是意外，恐怖份子的行動，我們常人實難忖測。」

「好一個恐怖份子！」范梅力瞪住班柏道：「希望你們美國人够聰明吧，否則，如果讓我查到一些蛛絲馬跡的話，相信你也快要完了。」

「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不會怪你。」班柏道：「但這種事情，試問誰可以制止？政治本來就是不擇手段的，想不到恐怖份子的手段更加殘酷！」

班柏當然不會承認這是他策劃和堅持的「海豚攻擊行動」。但當他面對海上那團火燄的時候，却又不由自主地，發出了滿意的微笑。他是應該感到滿意的，因爲他心中的陰影已經消除了。

班柏心目中的陰影自然就是利安納。

他以爲利安納已葬身在火海之中，既無口對證，還有什麼可慮呢？

他以非常仁慈的口吻，安慰了范梅力幾句，就想離開那兒船橋。但是，范梅力突然之間放下了他手中的望遠鏡，匆匆離開船橋，而且行動比班柏來得更快。

班柏不知道他發現了些什麼，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只有尾隨而下。

× × ×

一架海軍直升機，正將一個人吊了上來。那是一架法國海軍直升機，那橡皮套的圈子裏，正箍住一名中國青年，他就是國際特警阿生。

阿生非常清醒，所以當直升機將他吊上甲板時，他並沒有躺到担架床上面去。

范梅力以跑步速度奔過來，與阿生擁抱了一陣！

范梅力不知道阿生如何逃生的，但却肯定他當時正在「光陸丸」之上。

尾隨而來的班柏，看見阿生時既不恭喜，也不担心什麼。

因爲阿生並非他心目中的陰影。

阿生就算知得更多也沒有用的，只要他不是利安納就行了。

——班柏正在心裏這樣想，不知怎的，突然有人用手肘碰了他一下。

那是站在一旁的助手。

班柏循着他助手的眼色望過去，又是另一架法國海軍直升機，正將另一個人吊上這空母的甲板上面來。

班柏抖擻精神，揉了揉雙眼，他幾乎無法置信——出現在他眼前的，竟然會是利安納。

利安納——班柏心中的陰影！

班柏有如從噩夢中紮醒一樣，呆了好一陣！

范梅力態度由悲痛而變得輕鬆起來。

他爲阿生介紹：「這是美國CIA首腦，局長班柏先生。相信你一定非常仰慕他！」

阿生也會意地說：「是的，CIA的工作不但神聖，偉大，而且還可以稱得上無奇不有，我除了從利安納先生那兒知道你們的驚人試驗之外，還知道了你們訓練的海豚竟然也會担當起爆炸任務。」

班柏面色頓然大變。

他的助手正待探手取槍，但却被范梅力的手下一手按住。

班柏用眼色制止他助手動粗，因爲他明白到這種場合，絕非他們能佔上便宜的地方。范梅力故意對他的手下們說：「好好招呼利安納先生，他將會到美國國會去作證。」

數名國際特警立即將利安納帶走。

班柏無可奈何，也只好帶着他的助手走了。

他很明白，他的權力無法干預到地位超然的國際特警那裏去！

他現在只能以期待的心情，等看事態的發展，必要時還要應召到國會去！

因爲范梅力一定不會放過他，只要利安納將此事告知國會，班柏便前途堪危。

他不知道利安納爲什麼還可以生存這麼耐。也許是那些預防的針藥奏效了。

事實上，神秘細菌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可怕，只有那些體質較弱的人，才容易被傳染，假如有併發症的，更易引致死亡。

因此，像阿生他們這麼强壯的年青人，只要沒有受到直接傳染——例如皮膚的接觸，與食物的接觸等等。

不受到直接傳染，是不會有大碍的，因此阿生可以平安無事！但無論如何，這次事件已令到千多人死亡！

那些葬身於大海的人，甚至至今還未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即使一些僥倖未死，只墮入大海中的記者們，也只以爲「這是意外」，決難想到這是「海豚計劃」的後果。

海面上雖然一片混亂，但事情總會了結的，不過這件事還沒有了結！

由於國際特警組織的揭發，令到美國國會十分憤怒。

國會議員們正組成專案調查小組，對「CIA」展開深入調查。

這次事件的重心人物——利安納，正受到空前嚴密的保護。

沒有人可以預料到事情將來的發展，但班柏這班人肯定不會好過。

國際特警又完成了一次任務，這是罕見的任務。

像「CIA」如此嚴密的美國國家情報機構，假如不是國際特警，相信也沒有其他機構敢去捋虎鬚。

毫無疑問，國際特警的做法，往往令到某一些人非常不開心。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爲後果而担心，這正是他們辦事的最大特色。

假如處處有所顧慮的話，這國際機構根本也不應該存在了。

（完）

俠情中篇小說

隆中客・文
盧令・圖

金不換 （一）

身世諱莫測　神秘林中人

是草長鶯飛，雜花生樹的暮春時節。

夜幕已徐徐下垂，酒樓中的顧客也逐漸增加，約莫已上了五成座。

二樓上臨街的窗口，相向而坐的是一個顯得有點土氣的中年人和一個約莫十五六歲的少年人。

中年人約四旬上下，一身青布短裝，雖然有點土氣，但眉宇之間，却充分表示他是一個頗爲精明的漢子，只是，可能是鄉下人不懂得養生之道吧！他的臉色却有點過於蒼白。

那少年人皮膚白晳，眉目清秀，穿一件青緞面圓花的長袍，顯然是一個富家公子，不過，他的眉宇之間，却有着濃重的隱憂。

是的，他是有着太多的惶恐和悲憤。

不久之前所發生的令他椎心泣血的一幕，他怎麼也趕不走，抹不掉，一直在他的腦海裏縈廻——

那張雙目滿佈血絲，酒氣薰人的臉，老是呈現在他目前，戟指着他厲聲咆哮着：「你少管我的閑事，你根本不是我江家的人……你姓金，你父親是南七省水陸七十二寨的强盜頭子金不換，你母親是秦淮河畔百花院的妓女……我江家養你十多年，並教你武功，如果是前一輩子欠你的，也已經還清了，現在，我的家財都被我賭光，沒法再供養你這小雜種，也沒法忍受你的嘮叨……你給我滾，馬上就滾……」

「天啊……」他忽然悲呼出聲，雙手摀住那張清秀的俊臉，低聲飲泣起來。

「孩子，」坐在他對面的中年人放下已送到咀邊的酒杯，顯然很慈祥地伸手輕拍着他的肩膀，道：「你答應過我，男兒流血不流淚的。」

他這句話倒是很管用，少年人立即停止了飲泣，以衣袖抹去淚痕，並挺直了腰幹。

那中年人輕嘆一聲，道：「其實，莊主夫婦一向把你當作親生兒子一般的疼愛，所以，即使你大哥對你不好，你也該看在莊主夫婦的成份上原諒他。」

那少年人淒涼地一笑道：「賈大叔，您誤會了，我並沒恨我大哥，我所以傷心的原因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兩位老人家屍骨未寒，偌大家財，就給我大哥敗盡，我好意勸導，反而被他趕了出來，我一走，恐怕那幢房子也保存不了。」

那中年人道：「不要緊，千金散盡還會來，只要你爭氣，將來將你大哥敗盡的家財贖回來，報答莊主夫婦的養育之恩就行了。」

那少年人苦笑了一下，道：「第二，是有關我的身世，當兩位老人家在世的時候，爲甚麼一點消息也不透露給我？現在，我雖然知道了我的眞實身份，却沒法知道家父與先母反目的原因，而且，家父又是强盜頭子，我……我該怎麼辦呢？」

那中年人含笑反問道：「孩子，你相不相信賈大叔的話？」

那少年人一面點頭，一面道：「我當然相信。」

「那就行了，」中年人慰然一笑道：「記住我昨宵向妳所說的話，你的問題，一切包在我身上，現在，拋開一切煩惱，高高興興的吃飯……」

說到這裏，他忽然將聲調壓低到幾乎等於耳語的程度，說道：「好戲就要上塲了……」

少年人的目光向樓梯口飛快地瞄了一眼，却沒接腔。

樓梯口的座位上新添了三個彪形大漢的豪客。

那三個大漢，都是年約三旬上下的壯年人，一律玄色勁裝，兩個佩刀，一個佩劍。

可能他們都有着很得意的喜事，三個人的臉上都洋溢着一片興奮的神彩，一坐下來，就連聲嚷叫着要將最好的酒菜送上來。

那中年人又低聲補充一句：「那三個，都是君山總寨中的香主……」

君山總寨，也就是南七省水陸七十二寨的總寨，那麼，君山總寨中的香主，不正是那少年人的父親金不換的手下嗎！

因此，那少年人禁不住腦子裏「轟」地一聲，又向那三個香主瞄了一眼。

那中年人站了起來，以普通語聲說道：「孩子，你在這兒慢慢吃，我有點事情要離開一下，一會兒就回來，你可不要亂跑啊！」

那少年人含笑點首道：「大叔放心，我就坐在這兒等您。」

「好，這才乖……」

那中年人走了，而且，也帶走了他身邊的一個大型包袱。

少年人一本正經地開始吃起飯來，但他的目光仍然不時地瞟向那三個香主。

那三個香主正在旁若無人地高聲談笑，那佩劍的咧咀笑道：「這是奇功一件，兩位老兄猜猜看，咱們總瓢把子會怎麼獎賞我們？」

左邊那佩刀的笑道：「按說，咱們都應該昇堂主了。」

佩劍的搖搖頭道：「這不可能，堂主沒有出缺。」

右邊那佩刀的道：「增設副堂主是有希望的，也可能會外放。」

佩劍的「唔」了一聲道：「這都有可能，幹副差沒意思，不過我倒是希望外放，過一過分舵主的癮。」

酒菜送上來了，堂倌替他們殷勤地斟滿了酒。

佩劍的一舉酒杯道：「乾杯！今宵，咱們哥兒們不醉不休。」

左邊那佩刀的連忙道：「胡兄，喝點酒是可以，可千萬醉不得。」

佩劍的一楞道：「爲甚麼？」

左邊那佩刀的道：「你忘了，咱們總瓢把子，待會可能會來。」

佩劍的啞然失笑道：「對了，醉後在頭兒面前失儀，那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左邊那佩刀的道：「所以，喝點酒是可以，却必須適可而止……」

「唔！好！希望你們能永遠記住這句話……」

這驀地接腔的語聲，來自樓梯口，也就是說，說話的人是剛剛登上二樓。

那是一個身着黃衫的中年人，面相清癯，兩道長眉斜飛入鬢，三綹長髯，垂胸飄拂，雖然是中等身裁，却隱隱地具有一股懾人的無形威嚴。

佩劍的是面向梯口坐的，他聞聲一驚，霍地站了起來，另兩個也相繼站起轉身，一齊向那黃衫人躬身施禮，道：「參見總瓢把子。」

「總瓢把子」四字使得臨窗座位上的少年人心頭一震，目光深注着，心中却禁不住百感交集地電轉着：「這就是我的父親，南七省中水陸七十二寨的總寨主金不換，倒也算是一表人才，也挺神氣的……」

他、念轉未畢，金不換已拈鬚微笑道：「好！這一次，你們三個幹得很不錯，回去之後，本座一定破格提昇你們。」

那三個人又一齊躬聲諂笑：「多謝總瓢把子！」

「不用謝。」金不換右手仍然拈着他的垂胸長髯，左手一伸道：「拿來。」

「是！」那佩劍的漢子探懷取出一隻精巧的紫檀木匣，雙手遞了過去。

金不換接過那紫檀木匣，隨手向懷中一揣，道：「爲了慰勞你們的辛勞，本座放你們三天特別假，三天之後，回總寨領賞。」

「是……」那三個人又躬身行禮。

也就在他們行禮如儀中，金不換已揚長而去。

在南七省中，儘管很少有人見到過金不換，但金不換却算得上是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當金不換和他的三個手下交談的片刻之間，樓廳中所有的人，都被震懾得鴉雀無聲。

金不換一走，樓廳中起了一陣「嗡嗡」地竊竊私語聲，他的三個手下也一齊如釋重負地長吁了一聲，那佩劍的漢子並咧咀笑道：「兄弟，有了三天特別假，咱們可以開懷暢飲一番了。」

右邊佩刀的笑問道：「暢飲一番以後呢？」

佩劍的不加思索地說道：「擺駕烏龍院……」

臨窗座位上的少年人却端起了對面的一杯酒，一口飲了下去，在心頭苦笑着：「有着這樣的父親，我該引以爲榮？還是該引以爲辱？」

樓廳中的聲音，忽然像刀切似地，一下子靜止下來，所有的視綫也一齊向樓梯口投射過去。

因爲，金不換又折了回來，站在原先站過的位置。

他的三個手下也一齊站了起來，一臉的恭敬神色。

金不換精目在他們三人身上一掃，仍然是一手撫着垂胸長髯，一手前伸，道：「拿來！」

那佩劍的漢子訥訥地道：「總瓢把子，您……您要甚麼啊？」

金不換臉色一沉道：「混賬東西！敢在本座面前裝迷糊。」

那佩劍的哭喪着臉道：「總瓢把子，屬下只有一個腦袋，怎敢在您面前裝迷糊

，那……那玩藝剛才已給了您呀！」

金不換沉聲道：「胡坤，你是熱昏了頭，還是灌多了黃湯，本座才到這兒，你那玩藝又是幾時交給我的？」

胡坤苦笑道：「總瓢把子，您如果不相信，這酒樓上的酒客都可以替屬下證明的……」

「證明甚麼？」

「證明約莫是袋烟工夫之前，屬下已親手交給了您。」

「是嗎！我倒要問問他們看。」金不換精目環掃，沉聲說道：「諸位鄉親，方才，諸位是否看到兄弟我到這兒來過，也看到我這位香主給過我甚麼東西？」

樓廳中的酒客，一個個噤若寒蟬，連大氣都沒人敢吭一聲。

金不換笑了笑道：「諸位，兄弟我雖然是强盜頭子，却不任意殺人，所以諸位儘管直說，看到就是看到，沒看到就是沒看到。」

「我看到。」

接腔的是他那相見不相識的兒子——臨窗座位前的那個少年人，而且，那個本已離去的中年人，亦即少年人口中的賈大叔，不知何時已經回來，正坐在原位上舉杯徐飲哩！

金不換以很溫和的語氣問道：「小哥兒，你沒看錯？」

少年人肯定地道：「絕對沒看錯。」

金不換道：「還看到別的嗎？」

少年人道：「還看到那位大叔，交給你一個很精巧的紫檀木盒。」

「很好，謝謝你！」金不換目光再度環掃全廳，笑道：「諸位鄉親，我想，諸位都不會承認，自己的胆子，還不如這位小哥兒吧？」

眞是請將不如激將，他這一激，立即有了意料不到的反應，刹時之間，「我也看到」的語聲此落彼起。

金不換含笑拱手，道：「够了，謝謝諸位！」

接着，臉色一沉，目光在那三個手下的臉上一掃，哼了一聲道：「你們三個，眞是我的好手下，有人當面冒充我，竟然一點破綻都沒有瞧出來。」

胡坤搶先說道：「啓禀總瓢把子，那人的穿着，打扮，身裁，甚至說話的嗓音，都跟您一樣，實在瞧不出甚麼破綻，而且，屬下等根本沒想到，會有人胆敢冒充您，所以，也不敢盯着瞧。」

他說的也的確有道理，因此，一時之間，金不換沒接腔，只是連聲冷笑着。

他的三個手下，嚇得臉色如土，一齊躬身說道：「屬下該死！屬下該死……」

金不換截斷他們的話道：「嚴格說來，這也不能完全怪你們，不過，那匹夫也實在太可恨了，居然胆敢在我的勢力範圍之內，公然冒充我金不換，招搖撞騙。」

胡坤連忙諂笑道：「總瓢把子，那厮離去不久，諒他走沒多遠，屬下等這就分頭去追……」

「不用了，憑你們這三塊料，追上了也沒用，」金不換眉梢一揚道：「一切由本座安排，諒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去！」

金不換走了，那三位香主一臉苦笑，面面相覷。

樓廳中又恢復一片「嗡嗡」地竊竊私語聲。

「賈大叔，我們走吧！」臨窗座位上的那少年人顯得有點意興闌珊。

「別忙，下面又有好戲瞧哩！」那中年人向少年人呶了呶咀，示意他向窗下的大街上瞧瞧。

夜幕已深垂，大街上雖然一片昏暗，但由於兩旁商店中透出的燈光照映，視綫到也頗爲清晢。

金不換就站在街心中，正和一個一身商賈裝束的中年人悄聲交談。

不遠處，有四道人影，徐徐地向他們逼近。

由於距離較遠的原因，是以沒法看出那四道人影的面目，只能隱約地看出，那是兩男兩女。

當他們距金不換約莫十丈遠時，其中的一男二女停了下來，另一個男的却快步向金不換走近。

那是一個虬髯滿頰，身裁高大，顯得頗爲威猛的彪形大漢。

金不換不愧是藝高人胆大的一代梟雄，身爲强盜頭子，夜間處於鬧市之中，有人由背後向他快步欺近，他居然連頭都不曾回過來一下。

那彪形大漢在金不換丈遠處停了下來，乾笑了一聲道：「金老總！幸會……幸會！」

金不換這才徐徐的轉過身子來，皮笑肉不笑地道：「眞是幸會，名震三湘的朱總捕頭，居然跑到這窮鄉僻壤的白家集來了。」

緊接着，又陰陰地一笑道：「是沖着我金不換而來？」

朱總捕頭含笑點首道：「在下明人不說暗話，金老總猜對了。」

「就憑你朱振一個人……哦！對了，那邊還有三位好朋友。」金不換冷笑一聲道：「怎麼不一併請過來，給我引見引見一下。」

十丈外的一男二女徐徐地走了過來。

朱振臉色一整，道：「金老總，這次你的亂子，可鬧大了！」

金不換道：「是嗎？我的亂子，大大小小，每天都有，請說明一點。」

朱振沉聲道：「我說的，是昨天上午，在白家集的西北黃土坡所發生的那個案子……。」

那一男二女已在朱振背後停了下來，那是一位英挺脫拔，身長玉立的年輕文士，和一衣紅，一衣綠的兩位綺年玉貌的少婦。

金不換朝那一男二女深深地盯了一眼，才滿不在乎地披唇一哂道：「你的消息倒够靈通，這麼快就趕到現場來了？」

朱振注目問道：「金老總已承認了，這案子是你做的了？」

金不換傲然地道：「不錯！」

朱振苦笑道：「你知道那批紅貨的來歷嗎？」

「不知道。」金不換眉梢一揚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個性，我這個人做案，一向就是不過問紅貨的來歷的。」

朱振道：「我現在告訴你，那是西夏國王進貢朝廷的貢品。」

金不換道：「既然是官家貢品，爲何不派官員護送，並且保的又是暗鏢？」

朱振道：「不派官兵護送，是怕目標太大，走暗鏢也是爲了安全，想不到弄巧反拙，偏在我的轄區內出事，更不巧的是，你金老總下手又早了半天。」

金不換一楞，道：「早了半天，此話怎講？」

朱振道：「因爲，你要是晚半天下手，朝廷的迎護大員趕了來，就不會有這亂子了。」

金不換若有所悟地「哦」了一聲，道：「這三位就是朝廷派來的迎護大員？」

朱振點頭道：「正是……」

那年輕文士截口說道：「好了，現在，由我來自我介紹，區區江浩然……。」

金不換精目中異彩一閃道：「原來是千面殺手江大俠，眞是久仰，久仰。」

微頓話鋒，目光一掠那兩位美艷少婦道：「這二位，想必是兩位江夫人了？」

「不錯！」江浩然點點頭道：「穿紅衣的是范玲姝，穿綠衣的是楊柳兒。」

金不換道：「最近三年來，北六省同道，爲賢伉儷上了『三劍客』的尊號，賢伉儷聲威，不但鎭懾了北六省，連南七省的同道，也莫不久仰大名，只是，在下有點不解，以賢伉儷的身份地位，怎會替官家幹起保鏢的勾當來。」

對於他這先捧後損的話，江浩然一點也不介意，只是淡淡地一笑道：「金當家的知不知道，拙荊范玲姝是皇上親封的武威公主？」

金不換道：「知道，對於三年以前，發生在東京城的那些熱鬧事跡，也都耳熟能詳。」（有關江浩然夫婦的往事，詳拙著「至尊寶」中。）

江浩然道：「還有，閣下是否也知道，這次西夏國王向朝廷納貢，是在下和拙荊所全力促成？」

金不換道：「這個……在下倒是此刻才聽說。」

江浩然道：「對於在下夫婦替朝廷保鏢的事還要另加解釋嗎？」

「不必了……」

「那麼，請將紅貨交出來，免使在下爲難！」

金不換問道：「江大俠是以江湖人身份，還是以官府中人身份來辦此案？」

「一半是官府中人，一半是江湖人，因爲，在下本來就是一個江湖人，而且，拙荊楊柳兒，五月初五，即將出任北六省的武林盟主，在下夫以妻貴，也將任副盟主一職，所以，嚴格說來，咱們夫妻三人，應該是江湖人的比重超過官府中人！」

江浩然含笑反問道：「這答覆，閣下滿意嗎？」

金不換笑了笑道：「雖然不算完全滿意，總算是差强人意了。」

江浩然道：「閣下方才這一問，想必另有作用？」

金不換道：「不錯，如果閣下是以官府勢力來威脅我，那就恕我不予合作。」

「現在呢？」

「現在，我誠心合作，不過，那些紅貨有點小問題，請三位給予我一個月的時間……」

江浩然臉色一變道：「出了問題？」

金不換苦笑道：「這可眞是名副其實的『强盜碰着賊』，丟啦……」

接着，他將方才在酒樓上所發生的經過，簡略地複述了一遍。

一直靜聽着的楊柳兒插口說道：「金當家的，我相信你不會謊言搪塞，但茲事體大，我不能不特別愼重一點，咱們先小人，後君子，我要查證。」也不管金不換的反應如何，接着又沉聲的喝道：「朱總捕頭，請上酒樓去問問看。」

「是是……」朱振恭應着，然後便飛奔而去。

金不換向着楊柳兒一翹拇指，道：「豪邁不讓鬚眉，不愧是北六省中的武林盟主。」

楊柳兒淡淡地一笑道：「你也不賴，見面更勝聞名。」

「多謝江夫人誇獎，對了，」金大換笑問道：「在下是該稱妳江夫人呢，還是稱妳楊盟主。」

楊柳兒漫應道：「金當家的是老江湖了，自己該明白，某些場合該稱我江夫人，某些場合該稱楊盟主。」

金不換道：「那麼，在目前這場合，我最好還是稱妳江夫人！」

「我同意。」

「江夫人，在下有個不情之請，希望能向江夫人拜領幾招不傳絕藝。」

楊柳兒俏臉一沉道：「這就是你所謂誠心合作的具體表現？」

「不不！江夫人請莫誤會，」金不換正容說道：「在下之意，只不過是切磋武學，跟目前的案子完全不相干。」

楊柳兒這才神色略霽地道：「你是要攷驗攷驗我，是否浪得虛名之輩。」

「不敢，只能算是武林中人見獵心喜，也算是惺惺相惜。」金不換侃侃地道：「妳江夫人是北六省的武林盟主，我金不換雖然是一個强盜頭兒，在北七省中，却也是黑白兩道的領袖人物，咱們本來是一個天南，一個地北，如今好不容易碰在一起，互相印證一下，不也是一段武林佳話嗎？」

楊柳兒道：「如何印證？」

金不換道：「點到爲止，就以百招爲限。」

楊柳兒立刻黛眉一揚，道：「好！我同意。」

這時，朱振已偕同那三個香主走下酒樓，朱振並向楊柳兒道：「回江夫人，卑職已查證過，金老總所說，都是實情！」

「謝謝你！」楊柳兒又向金不換正容道：「金當家的，這個案子，就照你方才所說，一言爲定。」

金不換道：「是是……我相信要不了一個月，就可以找回來。」

「但願如此，」楊柳兒徐徐地亮出長劍，淡然一笑道：「請！」

憑窗俯瞰着的那位「賈大叔」連忙向一旁的少年人悄聲道：「孩子，好好利用你那過目不忘的本領了，儘量記住江夫人的劍法……。」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街頭上已湧起一片沖霄劍氣，分別領導南北武林的兩大高手，已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

金不換的劍法固然極盡奇詭辛辣之能事，楊柳兒的劍法却於玄妙中予人以無限漂渺，飄逸之感。

金不換走的是陽剛的路子，楊柳兒走的是輕柔的路子，如果作一個通俗的比喻，金不換的劍法像一個粗綫條的潑婦，楊柳兒的劍法却像是一個很有教養的大家閨秀。

儘管他們的劍法本質不同，但一時之間，却難以分出高下來。

那少年人一面凝神注視，一面悄聲問道：「大叔，江夫人的劍法叫甚麼？」

那「賈大叔」道：「名爲和合劍法，據說是由江夫人的五叔楊五郎，將他本身的劍法與天璇地璣劍法，予以去蕪存菁，混合組成。」

那少年人道：「您看，江夫人可以獲勝嗎？」

那「賈大叔」道：「這個……我可不敢妄行猜測。」

只聽江浩然大喝一聲：「一百招。」

漫天劍影倏斂，兩個當事人仍然是氣定神閑地卓立原地，似乎方才那一場無比激烈，也無比精彩的搏鬥，不是他們表演的。

金不換一面納劍入鞘，一面歉笑道：「承讓，承讓。」

由金不換說「承讓」，那自然是表示江夫人已技遜一籌。「賈大叔」叔侄倆方自微微一怔間，金不換已攤開左掌，掌心中赫然是江夫人楊柳兒羅衫下擺的一角衣襟。

楊柳兒也徐伸左掌，嫣然一笑道：「失禮，失禮。」

她的掌心中所展示的是金不換頭頂上的半截綰髮銀針。

這情形，雙方高下之分，已不言而喻，因爲，羅衫下擺是活動的，當雙方激烈搏鬥時，會隨風揚起，而且，就部位來說，也比較容易得手，但綰髮銀針是固定的，又是位於頭頂要害部份，要想將它削下一截已不容易，削下一截而不爲對方所察覺，自然是更加難上加難了。

「賈大叔」目注他對面的少年人，神秘地笑了一笑，雖然不說話，但他的心意却已於眉宇之間表露無遺：「小子，這位江夫人的劍法，够高明吧？……」

這同時，金不換臉色一紅，當下抱拳長揖道：「見面更勝聞名，在下敗得口服心服。」

楊柳兒抬手一掠鬢邊青絲，含笑說道：「金當家的，咱們應該算是平分秋色才是。」

金不換苦笑道：「江夫人別替在下貼金了，經過這一次印證，在下應該有自知之明，在劍法上，即使在下再苦練三年，也不是江夫人的百招之敵。」

他雖然自承失敗，却也說得相當含蓄，而不失爲一方霸主的身份，因爲，他特別强調「在劍法上」四字，這也就是說：「雖然我在劍法上敗了，但在別的武功方面，我未必不如妳，甚至可能會勝過妳也不定……。」

楊柳兒自然明白對方那言外之意，但她不願節外生枝，只好故意裝迷糊，順着對方的語氣道：「金當家的太謙虛了，倒教我汗顏得很。」

金不換笑了笑道：「諸位如果沒別的指教，在下要告辭了，一個月以後的今天，上燈時分，在下在岳陽樓上敬備非筵，恭候三位俠駕光臨……。」

楊柳兒連忙截口嬌笑道：「那眞不敢當……」

金不換也截口笑道：「應該的，應該的，于公于私我都應該聊盡地主之誼才是，公事方面，感謝三位高抬貴手，不以官家勢力壓迫我，私的方面，我更應該借這機會，向妳這位北六省的武林盟主拉拉交情。」

「這麼說來，我只好却之不恭先致謝意了，不過，」楊柳兒神色一整道：「我還有件不情之請，對於我那紅貨的事，希望閣下加緊進行，我們三個，就住在岳陽樓邊的湖濱別館，如能提前找到，請即行通知一聲。」

金不換也正容道：「好，敬遵芳命，告辭……」

× × ×

這是白家集唯一的一家嘉賓客棧。距那家於旁晚過後發生一連串事故的南北酒樓，也不過是十來丈的距離，遙遙相對。

夜深沉，四週一片寂靜。客棧中最裏邊也是緊隣着一條小巷的一間上房裏，却仍然亮着燈光。

室內，「賈大叔」好像剛由外面回來，望着斜倚床頭的少年人咧咀而笑，笑得好慈祥，也好神秘。

少年人一蹙眉峯道：「賈大叔，您好忙？」

「賈大叔」笑笑道：「還不是爲了你，孩子，快起來，咱們現在就走。」

「現在走？」那少年人道：「去見那位江夫人？」

「賈大叔」道：「不錯，深夜才好辦事呀，深夜也是屬於江湖人的，孩子，你不是一直想知道，究竟是甚麼原因，使你有這麼一個奇異的身世嗎？」

本來有點懶洋洋的少年人，忽然精神一振，一下子坐了起來，道：「您現在就告訴我？」

「賈大叔」點點頭道：「是的，到了江夫人那邊，就一切都明白了……」

他忽然頓住話鋒，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

沉寂了少頃，他才冷笑一聲道：「別那麼小家子氣，胡坤，大大方方的站到窗前來。」

話落，他打開窗門，自己也傲然地當窗而立。

十多丈外，一道幽靈似的人影，徐徐逼近窗前。

不錯，那是胡坤——金不換手下的香主之一，也就是在酒樓上出現過的那個佩劍的人。

胡坤在窗前丈許處停了下來，道：「能於十多丈以外，察覺我的身形，你够高明。」

「賈大叔」哼了一聲，咀唇微披，却沒接腔。

胡坤又接着說道：「對了，你……怎會認識我的？」

「賈大叔」咧咀笑道：「認識你不算稀奇，你們君山總寨的事，不論大小，我至少知道一半，你相信嗎？」

緊接着，又笑問道：「胡坤，此行是爲了那票紅貨而來？」

胡坤一楞道：「你怎會知道……。」

「賈大叔」截斷他的話道：「別儘問些廢話，我要先知道，是誰想到這票紅貨跟我老人家有關。」

「是我。」話聲响自外頭的小巷中：「當時，我也在場，我曾注意到你，當那冒充總寨主的人上樓前不久，你先行離去，那假總寨主離去後不久，你又悄然回來，所以我斷定你的嫌疑最大。」

「賈大叔」笑了笑道：「高明，眞的高明。」

小巷中的語聲道：「你也已經承認了是嗎？」

「賈大叔」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却是答非所問地道：「你雖然有點小聰明，却還不配問我這些。」

小巷中的語聲冷笑道：「好大的口氣，你知道我是誰？」

「賈大叔」道：「你是君山總寨的狗頭軍師，自號小諸葛的諸葛明。」

小巷中語聲「唔」了一聲道：「憑我這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軍師身份都不配問，要誰才配問？」

「賈大叔」道：「金不換本人。」

一道幽靈似的人影，越過圍牆，向窗前疾射而來，人未到，已沉聲喝道：「胡坤，退過一旁！」

胡坤應聲疾退，那幽靈似的人影已疾射窗前，一面指掌兼施地向「賈大叔」進擊，一面冷笑道：「能通過我的攷驗，才能見咱們總寨主。……」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兩人已隔着窗兒交手了八招，只聽「賈大叔」沉聲說道：「諸葛明，你是否該適可而止了？」

這是一句含混而模稜兩可的話，好像是說：「我已經手下留了情，你該識相一點了……」也好像是說：「你既已佔了優勢，可不要逼人太甚……」

但究竟是哪一種情況，那就只有他們兩個當事人心中明白了。

按說，以諸葛明的身份和地位，在雙方交手似乎是勝負未分之際，不可能接受這種含齒不明的話，但事實上他却是接受了。

眞是來得快，去得也快，只聽一聲冷哼，人已退到丈遠之外，也就是胡坤方才所站的位置。

也直到這時，才能看清楚這位小諸葛的尊容：三角眼，鷹鈎鼻，兩顴高聳，尖而微翹的下巴上，蓄着疏落的山羊鬍，更奇特的是全身骨瘦如柴，那襲頗爲講究的青衫，就像是套在一個骷髏架上，年紀可能是三十才出頭……說實在的，這位小諸葛，不但一點也沒他的遠祖諸葛亮那種羽扇綸巾，仙風道骨的氣概，而且，予人的第一個印象是面目可憎。

他，睜着一雙三角眼，在「賈大叔」的週身上下一陣滴溜溜直轉之後，才咧嘴笑道：「高明，高明……」

「賈大叔」截口冷笑道：「你也不再是十年前的吳下阿蒙，長進多了。」

諸葛明微微一怔，道：「你早就認識我了？」

「賈大叔」笑道：「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對於君山總寨的一切，我至少知道一半。」

諸葛明蹙眉苦笑道：「像你這麼高明的人物，決不是無名之輩，爲甚麼却…」

「賈大叔」截口笑道：「激將法對我不管用，不過，我已改變主意，決定先將我的姓名告訴你，我姓賈，人家都叫我賈斯文。」

「賈斯文？這不像眞實姓名。」

「姓氏不過是一個人的代號，根本無所謂眞假，你同意嗎？」

「好！就算你是騙斯文吧！現在，我問你，你爲甚麼要冒充咱們總寨主，由胡香主手中騙去那批紅貨？」

賈斯文含笑反問道：「諸葛大軍師，你仔細想想看，方才，我承認過嗎？」

諸葛明沉思了一下，道：「但你方才的語氣中，已經等於承認了。」

賈斯文道：「這是你自己想當然的想法，但事實上我沒承認過。」

諸葛明怒聲道：「你敢尋我開心！」

賈斯文神秘地笑道：「要尋你開心的不是我，另有其人。」

「誰？」

「那個人就在這白家集南面三里的松林中，你自己跑去瞧瞧就知道啦！」

「也就是那個騙去紅貨的人？」

「我只曉得那個人可能要你的命，你如果沒種，可以不去，至於他是否騙去那紅貨，我沒親眼看到，不便妄加忖測。」

諸葛明冷笑道：「我有沒有種，待會自有事實證明，現在，我要先弄清楚，究竟是誰去騙那批紅貨。」

賈斯文道：「你還是認爲我的嫌疑最大？」

諸葛明點點頭道：「不錯。」

賈斯文披唇一哂道：「諸葛大軍師，你好好回想一下那時的情形，當時，我離開酒樓的時間有多久，如果你是我，你能在那短暫的時間內，那麼從容的將那批紅貨騙走嗎？」

諸葛明沉吟沒接腔。

也許他認爲賈斯文的話有道理——也就是說，當時的賈斯文不可能在那麼短暫的時間內騙走那批紅貨，因而沉吟少頃之後，又冷笑一聲道：「至少，我認定你知道那個人。」

賈斯文神秘地笑道：「別瞎猜，即使我知道那個人，也不會告訴你，不過，我可以指示你一條明路，那位在松林中要尋你開心的人，可能會知道……」

「那是你的朋友？」

「可以這麼說，諸葛明，別打岔，我的話還沒說完……」

「有屁快放！」

「諸葛明，保持一點大軍師的風度，好嗎？現在，你聽着。」賈斯文笑了笑道：「在松林中，你可能找到一些綫索，但却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如果你自認沒把握，最好別去送死……」

不等他說完，諸葛明已雙眉一揚，冷笑道：「姓賈的，不必用激將法，同時，我也坦白告訴你，在那批紅貨沒找到之前

，你也不會有好日子過，告辭……」

×　×　×

諸葛明走了，賈斯文却仍然卓立窗前，凝望夜空，默然無語。

那少年人忍不住輕聲問道：「賈伯伯，是否該去拜望江夫人了？」

「不忙。」賈斯文徐徐轉過身來，道：「孩子，附耳過來……」

他貼着少年人的耳邊低聲交代了一番之後，才聲調微揚地道：「聽懂了嗎？」

那少年人連連點首說道：「我懂，我懂……」

賈斯文抬手拍拍他的肩膀，道：「那邊的好戲，不適合你去看，好好歇息，我走了……」

話落，人踪已杳。

×　×　×

白家集南面許里處，是一片墳場，穿過墳場，才是賈斯文向諸葛明所說的那片松林。

諸葛明身爲君山總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軍師（其實，他的正式職稱是總巡察，所謂軍師，不過是一些拍馬屁的手下，故意用來巴結他的尊稱而已），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自然不會被一個來歷不明的賈斯文幾句空言所能嚇住的，何況，那批紅貨，必須找到，目前，既然有這一條綫索可尋，自不會放棄，即使要冒風險，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可是，就當他到達那片墳場時，小徑旁居然有一幅招魂幡在迎風招展。

招魂幡是繫在一座荒墳旁的白楊樹上，上面還寫着龍飛鳳舞似的歡迎詞：「黃泉無客店，此地好安眠，諸葛明，你歇下來吧！」

諸葛明冷哼一聲，順手抓過那招魂幡，撕成片片後，又昂首挺胸，繼續他的行程。

沉沉夜色中，四週有不少飄忽不定，忽明忽暗的燐火，也有着飄忽不定的「啾啾」鬼哭聲，一聲聲似有若無，斷斷續續地在叫着：

「諸葛明……還我命來……」

「諸葛明……別走呀！這兒就是你的埋骨之所……」

「諸葛明……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裏……」

此情此景，如果是胆子小一點的人，準會驚得頭皮發炸，或者是發足狂奔。

但諸葛明不是胆小鬼，更不是普通人，而且，他也心中雪亮，目前這些，都是他的對頭在暗中搗鬼，並非眞有甚麼寃魂向他索命。

因此，他那張面目可憎的醜臉上所顯示的，不是驚慌，也不是畏懼，而是一片充滿不屑的神情，繼續昂首挺胸，大步前行。

約莫箭遠處，又一幅招魂幡出現在他面前：「何處黃土不埋人，此地風水最相宜，別走了，就在這兒躺下吧！」

這回，諸葛明僅僅哼了一聲，就快步掠過。

半里外，又一幅招魂幡當道飄揚着，上面寫的是：「勸君且盡一杯酒，此去松林好長眠。」

妙的是，招魂幡下居然眞有一杯酒，酒杯上還壓着一紙便箋：「保證沒毒。」

諸葛明停了下來，右手凌空一抓，酒杯到了他手中，杯中的酒居然一滴也沒震盪出來。

「哼！保證沒毒。」他端着酒杯，冷冷地一笑道：「即使是穿腸毒藥，又能奈我何！」說完，舉杯一飲而盡。

「好，勇氣可嘉，豪情可佩……」

語聲微顯沙啞，而且，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是來自前面的松林中。

原來這墳場與松林接壤，諸葛明已快要走到墳場的盡頭了。

舉目凝望，但見黑壓壓廣袤無垠，松濤聲如怒潮澎湃，連綿不絕。

他，扔掉手中酒杯，快步走近松林邊緣。松林邊緣的一株巨松樹幹上，被人削去一大片表皮，寫着海碗大的字跡：「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他，卓立巨松前，揚聲冷笑道：「攪這些見不得人的鬼玩藝，算得甚麼英雄好漢！」

松林中語聲道：「我這些玩藝，雖然難登大雅之堂，但對你來說，却是一片好意。」

「好意？」諸葛明冷笑道：「想必另更有動聽的解釋？」

松林中語聲道：「不錯，因爲你雖然是帮兇之一，不是我要找的元兇首惡。」

「你要找咱們總寨主？」

「是的，所以，如果你現在回去，我還是願意放你一馬。」

諸葛明冷哼一聲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我問你，你就是騙走那批紅貨的人？」

松林中語聲答得很爽快：「不錯！」

諸葛明道：「爲甚麼？」

松林中語聲笑道：「想不到你這位大軍師，居然會問出這種廢話來，你想想看，我如果不使出這一記絕招，又怎能教金不換自動前來送死。」

諸葛明問道：「你跟咱們總寨主有仇不成？」

松林中語聲道：「仇深似海，恨比天高。」

諸葛明道：「朋友，是否能先報個萬兒？」

松林中人似乎沉思了一下，才揚聲答道：「諸葛明，目前我還不想要你的命，因爲，我還要留着你的命，另派用場，所以，我暫時不打算告訴你……」

諸葛明截口冷笑道：「我諸葛明可不是給人嚇大的，其實，你不說，我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哦！」你何妨猜猜看。」松林中人道：「我再警告你一聲，最好是別猜中，否則，你就不能活着離開這兒了。」

「我不信邪。」諸葛明道：「你如果不是那個甚麼賈斯文，就是他的朋友。」

松林中人笑道：「這還是廢話，諸葛明，莫逞强，趁早回去，叫金不換來。」

諸葛明道：「不必了，目前，我是總寨主的代表。」

松林中人語氣一沉道：「諸葛明，別以爲我說過暫時不殺你就强自出頭，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只要你胆敢進入松林中來，我一定教你爬着出去……」

不等他說完，諸葛明已循聲向松林中疾射而去。

「逢林莫入」，本來是武林中人的教訓之一，目前的諸葛明可能是自恃藝高人胆大，也可能是受了對方那暫時不殺他的那句話的影响，竟然無視於「逢林莫入」的訓誡，毅然闖了進去。

說來可眞有點邪門，諸葛明本來是循着對方發話的方位飛射入林的，但他才射入林中，松林中人的狂笑却來自另一個方位道：「哈哈……大魚不來小魚來，也好，先要要狗熊吧……」

諸葛明是大行家，心知對方使的是「藉物反射」的傳音功夫，而且，他也自信，只要自己冷靜下來，對方再發話時，他就可以判明對方的正確方位。

因此，他不再莽撞，停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才冷笑一聲道：「匹夫，諸葛大爺就站在這兒，我倒要看看你如何一個要法。」

對方沒接腔，諸葛明又冷笑道：「匹夫，說話呀！」

很絕！對方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意，依照是相應不理。

諸葛明怒聲道：「匹夫，不開腔，以爲我就找不到你。」

還是沒人答話，只有那連綿不絕的松濤聲，劃破這寂靜的夜空。

諸葛明冷笑道：「好！你儘管裝孫子，看看諸葛大爺能不能將你揪出來！」

他，雖然口中逞强，但心中却非常明白，夜濃如墨，松林中更是伸手不見五指，但對方却有「敵明我暗」的優勢，又是以逸待勞。

所以，在這偌大的松林中，要想將對方「揪出來」，可實在不容易。

因此，他雖已跨下海口，人却仍然靜立原地，並未挪動一下。

雙方僵持了半晌之後，他警覺到背後方有了輕微的警兆——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他猛地一個車轉，寒芒閃處，發出一聲刺耳怪叫，原來是一隻貓頭鷹向他俯衝過來，被他一劍斬去一個翅膀，跌落地下，發出一連串的悲鳴。

諸葛明啼笑皆非之下，本能地長劍一揮——貓頭鷹已身首異地，不能再叫了。

「好劍法！」

也不知是眞的讚美，還是有意揶揄，對方又開口了。

諸葛明無暇多想，循聲飛撲過去。

這回，事實證明，他是拏準了方位，因爲，他已看到前頭有道黃影閃了一閃。

這一發現，自然使他信心大增，也勇氣大增地，加速奔馳，並厲聲喝道：「匹夫留下命來！」

「打！」

那黃衣人頭也不回地反手打出一把松針，以滿天花雨的手法，挾着破空銳嘯，向他兜頭罩落。

以松針作暗器能有如此威力，那黃衣人身手之高明，已不難想見。

但諸葛明也不是省油的燈，儘管對方表現得高深莫測，他却一點也不在乎地，一面以長劍護身擊落對方的松針，一面加速追趕，並揚聲冷笑道：「匹夫，即使你逃到天邊，我也要把你追回來？」

「別說夢話，」黃衣人仍然是頭也不回地，反手一揚，沉喝一聲：「打！」

諸葛明奔馳之勢並未稍減，只是本能地挽了一個劍花，準備磕飛對方的暗器。

可是，他沒想到，對方竟然是虛招，根本沒發出甚麼暗器。

也就在這當口，那黃衣人忽然飛快地回身，寒芒一閃，「噹」地一聲，諸葛明手中的長劍已被震得脫手飛去，胸部也挨了一掌，打得他速退五大步，才勉强拏樁站穩，却是「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憑諸葛明的身手，本來不是這麼輕易敗落的！

但黃衣人的身手，的確是高過他一大截，而且又長於製造機會，並適時加以利用。

於是，在出其不意的情況之下，這位君山總寨的大軍師，竟然輕易地栽了觔斗，而且，這個觔斗還栽得不輕呢！

那黃衣人一招重創對方之後，並淡淡地一笑道：「現在，你該懂得，甚麼叫做要狗熊了。」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此情此景，憑諸葛明的身份和地位，教他怎能咽得下這口氣，但形勢不饒人，他已負了不算輕的內傷，兵刄也被震出手，儘管他對於這一個觔斗栽得不服氣，却也無可奈何。

因此，他强忍心中羞怒，一面徐徐吸了一口清氣，抑平胸口中翻騰的氣血，一面擧目向對方瞧去。

這一瞧，可使得他瞪目結舌地，倒抽一口冷氣，却是作聲不得。

因爲，卓立他對面的是一個黃衫人，那清癯的面相，那斜飛入鬢的長眉，那烱烱含威的雙目，以及那隨風飄拂的長鬚……那不就是他的主子君山總寨的寨主金不換嗎？

就當諸葛明怔楞之際，黃衫人却含笑問道：「大軍師，被要的滋味如何？」

諸葛明總算回過神來了，他，抬手以衣袖抹去咀角的血跡之後，注目問道：「你就是騙去咱們那批紅貨的人。」

那黃衣人笑道：「這不是廢話麼？」

「可是。」諸葛明勉强地笑了笑道：「那個騙去咱們那批紅貨的人，口音也跟咱們總寨主一樣。」

那黃衣人道：「你手中又沒有值得我騙的東西，我爲甚麼還要用金不換的口音來騙你。」

「那你爲何還要冒充咱們總寨主？」

「我高興，也爲了要要你這頭大狗熊。」

諸葛明沒接話，却在心中冷笑着：「現在且由你神氣，只要你眞的不殺我，錯過今宵，以後有得你受的……」

那黃衣人似已看透了他的心思，披唇一哂道：「大軍師，我說過的話，絕對算數，今宵，我不殺你，但必須叫你爬着出去這個松林。」

諸葛明哼了一聲道：「夜風不小，別閃了舌頭。」

「我知道你心中有點不服氣，」那黃衣人揚手凌空一抓，以「大接引神功」將對方被震飛的長劍抓入手中，道：「這是

你的長劍，來，咱們再比劃過，接着。」

一道精虹，徐徐地飛向諸葛明身前。

目前這扔回長劍，于控制勁力上所表現的高深造詣，以及方才所表現的「大接引神功」，在在都使諸葛明自嘆不如，至於片刻之前，一招之下被整得灰頭土臉的事，就更不用提了。

但一劍在手，却也似乎提高了他的勇氣。

只見他精目一轉，沉喝一聲：「接招吧？」

這回，他是以身劍合一之勢，飛身搶攻，只聽「嗆」地一聲，一道精虹被震了回去，不？應該說是諸葛明借着雙劍相交的反震之力乘機開溜了。

對目前的諸葛明來說，這是唯一避免「爬出松林」的上策了。

由於他是謀定而後動，而黃衣人也似乎沒防到他這一手，事實上，那黃衣人也沒追趕，甚至也沒說過半個字來，只是臉含微笑，靜立原地。

這情形，自然使得諸葛明寬心大放而加速飛奔。

眼看距松林邊緣已不過是二十來丈了，當然，諸葛明身爲軍師，並有「小諸葛」的綽號，自有他的機智過人之處。

目前，儘管由於快要逃出松林而寬心大放，却也由於那黃衣人的「按兵不動」大反常情而暗中提高了警覺。

就在這當口，一聲沉喝傳自他的上空：「躺下？」

一股威力無儔的掌力，以泰山壓頂之勢兜頭下擊，使得他乖乖地躺下，也使得他心中苦笑着：「看來這回，只好爬出去了……」

滿身痛楚，滿眼金星亂舞中，眼前出現了兩個黃衣人——兩個一模一樣的金不換。

他又明白了一件事，對方有同伴，目前他就是栽在對方的同伴的手中。」

他也有了新的疑問，對方爲甚麼喜歡冒充金不換呢？而且，一個還嫌不够，竟然有兩個！

但他沒問，他明白，問也徒然。

「大軍師，現在，你可以慢慢爬着回去了。」

說話的是站在他左邊的黃衣人，聽口音，也就是最初見到的那一個。

右邊的黃衣人也開口了，而且，口音跟左邊的那一個完全一樣：「大軍師，事先，我們已再三再四的勸阻過你，是你不聽話，要自尋苦惱，可怨不得我們。」

左邊的黃衣人道：「大軍師，勞駕帶個口信給你的主子金不換，三個月之內，我一定取他的狗命。」

緊接着，却向他對面的同伴說道：「兄弟，咱們還是分頭辦事要緊，我要先走一步。……」

× × ×

諸葛明當然不願意爬出松林，但那黃衣人的手法很絕，儘管他的傷勢並不怎麼嚴重，却就是站不起來！

無可奈何之下，他試着爬行了幾步，爬得雖很艱辛，倒並無甚麼痛楚。

但他爬沒幾步，就停止了，因爲，他不但不願意爬行，也不甘心爬行！

他，躺在舖滿松針的地面上，沉思了少頃，忽然一挫鋼牙，道：「匹夫，有朝一日，我會將今宵所受的屈辱，連本帶利，一併收回……」

微風颯然，有人飄落他身邊，他不加思索地叱道：「匹夫，殺了我吧。」

「老弟，你是怎麼啦？連我都不認識了。」

說話的也是一個黃衣人，又是一個金不換——眞正的金不換，金不換的旁邊，還待立着香主胡坤。

由諸葛明口中了解方才經過之後，金不換精目中湧現一個殺機，道：「他們走了多久？」

諸葛明道：「還不到袋烟工夫！」

金不換道：「應該還追得上，胡香主，先將總巡察揹回去……」

話聲還未落，人已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 × ×

那少年人的窻前，捷如飛鳥似地瀉落兩個勁裝大漢！

左邊一個向右邊那一個打了一個手式，右邊一個點點頭，手中鋼刀徐徐伸向窻門——

就在這當口，窻門忽然自動打開，室內燭影微搖下，那少年人卓立窻前，正向他們咧咀傻笑。

兩個勁裝大漢殊感意外，不由自主地，一齊退了五尺。

那少年人有點稚氣地笑道：「你們兩個，怎麼現在才來？」

左邊那大漢冷笑一聲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會來的？」

那少年人道：「我不但知道你們會來，也知道你們是爲了那批紅貨而來！」

左邊那大漢道：「你這是不打自招，那批紅貨的確是在這兒。」

那少年人道：「我說沒有。」

「我要搜！」

「可以，只是，我的伙計不答應。」

少年說道。

「你的伙計，你的賈伯伯不是已經走了嗎？」

「我的伙計就是它……」

隨着話聲，「嗆」然震响，他已亮出一柄精光耀眼的青鋼長劍。

左邊那大漢怒聲道：「小子敢尋大爺開心……」

右邊那漢子道：「讓我來收拾他…」

他倒是說幹就幹，手中鋼牙一揚，一式「撥草尋蛇」，向少年人電疾進擊。

「嗆嗆」連响，兩個人隔着窻戶交手了十來招，居然難分高下。

那少年人一面長劍翻飛，將對方阻於窻外，一面笑道：「鼠輩，你們兩個乾脆一齊上來吧。」

那閑着的漢子冷笑道：「小狗，有種你就滾出來！」

那少年人笑道：「我爲甚麼要出來，有本事你就攻到裏面來呀？」

那正在交手的漢子沉聲喝道：「老方，別跟他廢話，快繞道到裏面去，咱們來一個內外夾攻。」

「好主意，你們兩個很有出息。」

接口的是一個無比嬌甜而富於磁性的

語聲，而且是話到人到，語聲未落，但覺香風微拂，那名正在跟少年人交手的漢子手中的鋼刀，已被震得脫手飛去，人也像泥塑木雕似的呆立當場。

這位「半路裏殺出來的程咬金」是一位風姿綽約的紅衣女郎，約略估計，年約雙十出頭，一張鵝蛋臉，一副俏模樣，大眼睛，長睫毛，是一個十足的美人胚子，她的服裝也有點特別，紅色勁裝，紅色披風，紅色綃髮絲帶，紅色小蠻靴，連肩頭露出的劍綫也是紅色，全身紅得火辣辣地，顯得熱力灼人。

她，俏臉上一片似笑非笑的神情，美目在那兩個漢子的臉上來回掃視着，却是默不作聲。

那兩個漢子如死灰，目光中充滿了驚恐神色，除了穴道被制的那一個沒法動彈之外，另一個全身顫抖着即待跪了下去。

紅衣女郎忽然嬌叱一聲：「滾！」

「滾」這個字雖然很不好聽，但那兩個漢子却意外地出現一片驚喜之色。

不過，由於兩人中有一個沒法動彈，因而那個能够動彈的也只是脚步挪動了一下又停了下來，直到紅衣女郎揚指凌空解了他的同伴的穴道之後，才如逢大赦似的，連場面話都沒說一聲就雙飛奔而去。

也直到這時，那少年人才向紅衣女郎抱拳一揖，說道：「多謝這位大姊及時援手。」

紅衣女郎嬌笑道：「不必多禮，其實，你已盡獲你賈大叔的眞傳，即使我不伸手，憑那兩個飯桶，也奈何不了你。」

少年人含笑說道：「大姊過獎啦，嚴格說來，對於賈大叔的那身神奇莫測的武功，我最多只能算是獲得三四成而已。」

「你很謙虛，咀皮子也很甜，不過，」紅衣女郎嫣然一笑道：「稱呼方面，却弄錯了，因爲，我和你賈大叔是平輩論交的！」

那少年人呆了一下，道：「那……我該怎樣稱呼妳呢？」

紅衣女郎道：「我叫呼延小鳳，你就叫我呼延阿姨吧！」

「好，恭敬不如從命，以後，我就叫妳呼延阿姨了。」

「你就是雲夢劍客江大俠的二公子江人俊了？」

那少年人神色一黯道：「是的，但是賈大叔告訴我，我本該姓金，所以，我叫金人俊。」

呼延小鳳一怔道：「好好的怎會改姓呢？」

金人俊道：「到現在爲止，連我自己也還沒弄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

「堂堂雲夢劍客的二公子居然姓金，這倒是一件奇聞。」呼延小鳳笑了笑道：「好，姓金就姓金吧，金人俊，你知不知道才方的危機？」

金人俊道：「知道，我賈大叔說過，有妳呼延阿姨在暗中照應，可以使我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他，雖然叫出了「呼延阿姨」，但那「阿姨」二字，却叫得很不自然。

「他倒會偷懶。」呼延小鳳嬌哼一聲之後，幽幽地一嘆道：「你知不知道，你那個賈大叔，有多可恨！」

接着，又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這些，跟他這娃兒說，有甚麼用……」

金人俊却在心中苦笑着：「不是呼名道姓，就是叫我娃兒，其實，妳也不大了我幾歲呀！」

呼延小鳳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中心事，美目深注着笑道：「你，心中有點不服氣，認爲我年紀太輕。」

金人俊很不自然地一笑道：「我……我是有點兒這麼想。」

呼延小鳳道：「你別看我外表還年輕，其實，我已經三十二歲了……。」

金人俊一雙星目睜得大大的，截口苦笑道：「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這些暫時不談，以後，你會明白的！」呼延小鳳含笑問道：「你賈大叔除了告訴你，有我在暗中照應你之外，還說些甚麼？」

沒有說別的！」

「可惡。」

沒有說別的就可惡，可惡些甚麼呢？她沒解釋，金人俊也不便問！

沉默了少頃之後，呼延小鳳又嬌笑道：「金人俊，不是我事後表功，方才，我的確是帮了你的大忙，那兩個飯桶，你固然足能應付，但隱身於暗中的另一個高手，你却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金人俊笑問道：「那……我該怎樣謝您呢？」

「暫時不用謝，叫我呼延阿姨時，叫得自然一點就行了。」呼延小鳳嫣然一笑道：「還有，以後如果我有甚麼事情須要你帮忙時，必須全力以赴。」

金人俊含笑點首道：「行，行！」

呼延小鳳沉思着問道：「你，對於你的賈大叔，除了知道他姓賈，叫斯文之外，還知道一些甚麼？」

金人俊反問道：「您說的是指有關他老人家的身世和來歷？」

呼延小鳳點點頭道：「不錯。」

金人俊苦笑了一下道：「不知道。」

呼延小鳳神秘地笑道：「我知道，而且，我敢誇句海口，當世之中，知道賈斯文眞實身份的，我是唯一的一個。」

金人俊目光一亮道：「呼延阿姨，可以告訴我嗎？」

呼延小鳳道：「遲早你會知道的，目前，你却沒有知道的必要，我想，站在你的立塲，只要他眞正的關心你，愛護你就行了，是嗎？」

金人俊苦澀地笑了笑，呼延小鳳又道：「他快回來，我也該走了，替我帶個口信給他，今後，希望他乖一點，否則，當心我抖出他的秘密來……」

她的話聲未落，圍牆外傳來一聲陰笑道：「在漂亮的妞兒面前，道爺我是最乖了……」

隨着話聲，一道人影像幽靈似地飄落呼延小鳳的身邊，緊接着，另一道人影也相繼飄落。

先來的是一個面相淸癯的中年道士，後隨的却是一個鬢髮斑白的短裝老者。

那中年道士一雙桃花眼，在呼延小鳳的週身上下「滴溜溜」直轉，一面邪笑道：「色藝雙絕的笑羅刹果然不錯，而且，見面更勝聞名……」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銀井（一）

馮嘉・文　盧令・圖

心腹藏禍患　枯井埋金銀

人總是要死的，但雖然人人知道這一點，却多數人都希望盡量延長自己的死期。即使是活得很痛苦，還是想活下去。有些人不會這樣想，有些人認爲活到了自己已經失去了享受的能力時，就不如死掉更好。但多數人都不是這樣想的。

此外，人除了怕死之外，也怕失去了自由。有些人認爲假如把他關在監房裏不讓他活動，這是比較死亡更可怖的命運。假如要他選擇，他就寧可死去了。

李大王就是面臨這種抉擇。

李大王今年已經六十歲，但他不認爲自己活得太久，這却是有理由的，因爲他是那麼强壯，他仍然可以享受一切，而且每天早上他還可以跑步兩哩路作爲晨運。

這是一個普通年輕小伙子也辦不到的一件事。事實上李大王所做的許多事情也都是年輕小伙子們所辦不到的。

李大王雖然姓李，實在不叫大王，「大王」祇是別人給他的一個稱號。這不是一個容易得到的稱號。這表示他是在某一個方面做得比別人好。

而大王比別人做得好的就是那些壞事。差不多一切的壞事。在所有正當市民的眼中，他都是一個早就該死去的人了，事實上他自己也覺得是這樣。他常常自誇地說：「假如警方捉到我的話，那才好玩呢！我的控罪起碼有一千條！但他們不會捉到我的！」

但他這誇口是太自信了。在早幾年，他誇口的是：「他們永不能證明什麼！」

但是後來警方能夠證明了，李大王就不能公開露臉，祇好躲起來，保持飄忽的行踪。這時他的誇口就改爲：「他們不會捉到我的！」

但看來他的逃避法律的能力是隨着他的年齡而漸漸衰退了。今天，警方已經追上了他。那是今天早上的事，他得到了綫報，知道警方會到他那座山頂上的別墅來圍捕他了。

當時李大王正大發脾氣，在那裏暴跳如雷。

「有人通風報訊！」他叫道，「是誰？是誰？」

他的兩個左右手林志及王宏基都不能回答他這個問題，而李大王亦不預算他們能夠回答他這個問題。可能通風報訊的人太多了。

王宏基說：「這個問題我們還是以後再研究吧，目前，我們還是離開這裏要緊。」王宏基是一個矮小的人，整個人的形格像一隻老鼠，眼睛也像老鼠，而性格也像老鼠。他有一副很狡猾的頭腦，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參謀，替李大王策劃一切。

李大王很不服氣，但是他的頭腦也並不壞的，他知道逃走是唯一可走的路了，他們是不能夠與警方火併的，火併的結果祇有死路一條。警察是殺不完的，而他們則終於會彈盡援絕。

李大王親自利用望遠鏡視察山下的情形。

普通人也許不會看出什麼不對，但李大王却是看得出來的。他有這許多年經驗。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有很多汽車停在主要的路口。不是警車，但警方有時是不一定要用警車的，他毫不懷疑這些就是警方派來的車子，而車中的乃是便衣探。

「他們也許是等天黑就上來了，」李大王說，「你通知了其他的人沒有？」

「還沒有，」王宏基說，「我不想他們慌張起來。」

「我們有十八個人，」林志說：「還有一大批槍械，我們可以跟他們周旋到底的！」

與王宏基相反，林志所管的則是暴力那一方面的事情。

林志是「武官」，他所擅長的也是打打殺殺的事情，所以他也總是用打打殺殺的手段去解決他們的問題的。而且他們的確有很充足的武器，剛剛有一批走私的槍械在前天運到，他們還未曾交貨。這批槍械正好給他們應用。有十八個人，加上這批槍械，他們的確可以把這座山頂的屋子守得很穩了。

但是李大王是兼有他們兩人之長的，他既不贊成專用詭計，亦不贊成專用暴力，他贊成在適當的情形之下使用適當的戰略，而現在，他知道這時偏重於任何一個方面，而是兩個方面都要看重的。

他說：「通知大家這件事情吧，叫大

家都準備抵抗！」

「抵抗？」王宏基說：「但是大王……我們是可以逃走的！我們還有我們的辦法！」

「我知道，」李大王說：「我是說準備抵抗。我們要逃走，也得等到天黑的時候，但是假如他們在天黑之前就發動進攻，那我們也就非要抵抗不可了。雖然我不相信他們會在天黑之前進攻的。」

王宏基沒有反對了，於是林志去通知所有的手下準備。李大王又轉對王宏基，

「另一方面，我們在表面上一切照常活動，我們用無綫電與那批軍火的買方聯絡，與他們約定交貨的時間，最好是約在午夜以後。我們不知道被什麼人出賣了，我們對外的無綫電聯絡也可能給警方截到的。我就想他們毫不懷疑，不知道我們已經知道了。假如他們以爲我們是在午夜之後才交貨，他們就會以爲我們會逗留到午夜，也許不會在白天進攻。而且，他們一定也希望我們把那批貨交了出去之後才動手，這樣我們就不會有那許多軍火與他們對抗了，明白嗎？」

王宏基點點頭，露着佩服的神情。

王宏基去了執行這件無綫電聯絡的任務，李大王則去吃東西。他有很好的胃口，一面都吃得很多，什麼胆固醇之類他都認爲是無稽之談，毫不担心的。而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他最愛做的事情就是吃東西。吃個不停的。他就像有一副鋼的腸胃，不論多少食物吃下去，他都消化得來。

他們就在這緊張的氣氛之中等候着，直到黃昏降臨了，然後夜幕低垂，一切都黑暗了下來。這時，這座山頂大屋的院子裏已經停着五部汽車，從車房裏開了出來，排成一列。十八個手下在汽車的旁邊等着。

李大王與王宏基及林志三個人站在一起，李大王站在兩個人的中間，向那些手下們訓話。李大王說：「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已經被困了，祇有一個辦法，就是突圍而出。我們都是亡命之徒，假如給捉起來，放進監獄裏，就很難活着出來了。但衝破了他們的包圍網，進入城中，我們就可以躲起來，而以後再找機會聚在一起，明白了沒有？」

李大王習慣了教訓別人，也特別喜歡用「明白了沒有」這個句子。那些手下們都沒有異議，這也即是說，他們已經「明白了」。

「好了，」李大王說：「你們乘四部車子作開路先鋒，我們五個跟着來，記着，跟他們拚到底，反正給他們捉到也是完蛋的了，現在就去吧！」

那些手下們紛紛携着武器上車。

四部車子載着他們出了院子的大閘門，沿着唯一的下山之路駛下去。下山就是祇有這麼一條路。

這就是爲什麼警方不敢貿貿然攻上來了。祇有這麼一條路可以上來，而除了這條路之外，三面都是光禿的山頭，沒有一點樹林可以作爲掩護，硬攻上來的話，會引起很重大的傷亡的。所以他們看來一定會等候黑夜降臨。在黑夜的掩護之下，成功的機會就大大地提高了。

但是同樣地，由於沒有任何掩護之物，這屋子裏的人也是絕不容易衝下山去的。他們也是非要等候夜幕降臨作爲掩護不可。

四部汽車沿着這條唯一的路以高速駛下山去，連車頭燈也沒有開亮，希望使對方不會注意到，這樣就可以比較容易突圍。尤其是天上連月亮也沒有，這對他們似乎就更有利了。

但還是沒有用。那些警察們早已在等待着了，有望遠鏡在不停地監視着。當這些車隊到了半路中途的時候，望遠鏡已經把他們觀察了出來了。

馬上，好幾盞探射燈就亮了起來，擴音機命令這些車子停下來接受檢查。這些車子當然沒有停下來了。李大王已經有命在先，要他們拚到底的。而且他們自己也是亡命之徒，認爲拚一拚總是比給警方活捉到的好，於是這四部車子散開了，離開路面，在山坡上飛馳着，馳向山脚下面開始有樹林的地方。他們的車子一到達樹林就停了下來，車中人携着武器跳下車衝進林中。

於是，一場激烈的戰鬥便開始了。

此時李大王在山上用望遠鏡看着，搖着頭，喃喃着對兩旁的王宏基及林志說：「沒有希望的，沒有希望的，他們就是逃不出去！」

然而他却是在微笑，就像他是毫不担心似的，就像他這些先頭部隊能否突圍而出，都與他沒有關係。他就像祇是在隔岸觀火。

他也有理由這樣的。因爲，就在這十八個手下吸引了警方的全部注意力的時候，一架直升飛機就自遠而近。

「大王，」王宏基說，「我們的飛機來了！」他伸手指着。

這就是李大王並不担心的理由。他並不是要乘坐那餘下的一部車子離開，這架直升飛機就是把他載走的工具，當警方忙着與他那些手下作戰的時候，直升飛機就會悄悄地把他載走了。

警方在黑暗中看不到這架直升飛機的來臨，而在槍聲之中亦不會聽到這直升飛機飛行的聲音。這就是李大王爲什麼不容易給捉到。

李大王是詭計多端而神通廣大的。他現在嘆一口氣，說：「沒有辦法的，爲了顧全大局，也祇好作一點犧牲了。沒有了我，他們反正也是要完蛋的！」

王宏基已經走了過去，在院子的中間亮起了兩隻電筒，就把電筒放在地上，指示直升機應該降落的地方。

李大王拿起了一隻塞滿了文件的公事包。

直升機很快就在院子中降落了，螺旋槳的轉動造成强大的風力，把他們的頭髮吹得不斷飄揚着。三個人冒着風走過去登上直升機，而直升機的機師便馬上使直升機起來了。當直升機升到了一段高度之後，地面就不再反射聲音，因而直升機的引擎聲也不再吵耳了。

李大王哈哈笑起來：「我早已說過了，他們永遠不會捉到我的。」

「你這是最後一次這樣說了！」王宏基在旁也冷冷地說。

「什麼？」李大王訝異地轉向他。

這邊，卻有一隻硬硬的槍咀抵在李大王腰間的了。

那是林志的槍。

「不要動，大王！」林志說。

他的左右手都成為叛徒了，而且那個駕駛直升機的機師在前面也毫無表示，就像完全沒有聽見似的，毫無疑問，這也表示這個機師是參加反叛了。

「這算是什麼？」李大王深呼吸着。

「你的統治時期已經結束了，」王宏基在旁邊得意地說，「當這飛機師降落的時候，就是降落在警局的廣場上。」

「你們瘋了！」李大王說：「你們把我捉去，你們自己又如何？你們以為可以將功贖罪？我會判終身監禁，你們也許會判得輕一點，但是也至少要判二十年，你們今年幾歲了？二十年之後再出來，你們能幹些什麼？那時你們已經是老翁了！」

「我們就是想到了這一點！」王宏基說，「所以我們一直沒有動，我們不想永遠逃走，但是不逃的話，其餘的歲月也要在監獄裏渡過，所以我們一直沒有動，但現在不同了，我們已經跟警方談判過，祇要把你交給他們，我們兩個就可免追究，他們實在太需要得到你了，你知道，你是犯罪份子的一個偶像，對他們的一種精神鼓勵，你一日在逃，他們就一日覺得這世界上並不一定是惡有惡報，所以警方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捉到你，甚至赦免我們！」

李大王緊咬着牙齒，沉默着，這就是面臨選擇的時候了。選擇自由，還是選擇死亡？而他是早已決定了的，他也曾假想過假如有這樣一天，他一定選擇死亡。因為以他這把年紀，失去自由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但假如他能鼓其如簧之舌而講得脫身的話……

他說：「你們不被追究又如何？他們不見得會給你們一筆獎金吧？你們也不可能再幹這一行了。你們出賣了我，同行的人不會再信任你們，而且警方也不見得就會信任你們，他們會一直監視着你們，你們祇能再找份正當的工作，但你們能做什麼正當工作？在什麼大廈找一份看更的職位，每月拿幾百塊錢薪水，這算是什麼生活？我們都不是能夠過這種生活的人！」

林志吃吃笑：「這個你倒不必担心，我們用不着工作的，你還有那一大批寶藏，這個我們自然不曾向警方招供出來！」

李大王注意到王宏基恨恨地瞪了林志一眼，顯然認為林志是講錯了話，而李大王亦知道林志的確是講錯了話的。

那些寶藏，他的確收起來了一大批珠寶鑽石，黃金美鈔，一筆鉅額的財富，在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他也想不到林志及王宏基會知道，現在，林志說出來了。王宏基一定在想，假如李大王到了警方之手，他一定把那些寶藏的所在也招出來，免得落進他們兩人之手了。因此現在，他們祇好把一個死的李大王交給警方了。

現在他連選擇的餘地也沒有了，林志講錯了一句話，就替他決定了祇有死路一條。

李大王猛的一側身，一拳擊向林志的臉上，林志向後倒去，手中的槍也响了，子彈在李大王的腰上擦過，射去了一條皮肉，然後就進入了機師的背上。

「呀——」機師慘叫着，身子拗後，伸出兩手去按着自己的背，然後身子一軟，就倒作一團。

直升機失去了控制，忽然之間直向上升。

林志已經跌在地板上，但是身子剛好夾在機門與座位之間，所以，反而坐得很穩。

他的槍也仍然可以拿得很穩，他的槍指着李大王，喝道：「好了，不要動！」

雖然，飛機正在這樣急劇地上升，他能否射得中李大王也是一個疑問。

王宏基正在另一邊恐怖地尖叫着：「他死了！他死了！」

他指的是那直升機的機師。

那直升機的機師已經死掉了，誰來駕駛這架直升機，這是王宏基第一件關心的事情，由於他是習慣了用腦的，而由於林志是習慣了動武，所以林志正在集中精神想的第一件事卻是如何把李大王控制住。

直升機狂升了一段高度之後，忽然傾側了，直向左方射去，就像一顆巨大的子彈似的。

林志馬上感到頭昏眼花，幸而外面是一片黑暗，不然的話，他會看到天旋地轉，那時就會更感到頭昏眼花了。

「快……快控制住這東西！」林志叫道。

「我不會弄這東西？」王宏基以近乎哭泣的語調尖叫着：「你會嗎？」

「我也不曾！」林志叫着，這時候才醒覺到問題是多麼嚴重，他也近乎竭斯底里地大叫起來：「你！你——李大王，你把它弄好！」他威脅地擺着槍，由於他仍然相信他的槍是萬能的。

「我？」李大王哈哈大笑起來，說道：「你們跟了我這許多年，你們難道不知道我是不會開直升機的嗎？我連汽車也不會開！」

林志跳起來，撲過去拉着那直升機的機師，搖着他，大叫大嚷着：「你，嗯，你醒過來！」

「他已經死了！」王宏基哭泣着說：「我們得自己想辦法！」

「還有什麼辦法好想！」李大王哈哈笑着，「現在，你們就祇能望神仙來打救了。」

林志還是拚命搖動着那直升機的機師，似乎堅決不肯相信這機師是已經死亡了，或者認為他這樣猛搖一陣，就可以把機師搖醒過來似的。

接着直升機又毫無預兆地忽然側向另一邊，直射過去，林志完全失去了重心，連忙抓緊那機師的手臂，但那機師是已經死去了，並不能讓他藉以穩住身形，因此林志就撞在側面的機門上。也不知如何，機門給他撞開了，林志尖叫着跌了出去。

門一打開，直升機的引擎聲就比剛才刺耳得多了，然而林志的叫聲却是响到連引擎的聲音也要掩蓋了似的，他是跌了出去，但是並沒有跌下去，他在千鈞一髮之間用雙手抓住了門限處的踏脚邊緣，於是整個人就掛在那外面了。風是吹得那麼急，他看來不能在那裏懸掛很久，很快就會給風吹走了的。

李大王哈哈笑着伸出手去執住他的一

隻手腕，要把他拉回機艙之內，但這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林志是個粗壯的大漢，雖然李大王也是那麼強壯的。

但是命運之神好像正在跟他開玩笑，這時飛機忽然又急劇地向另一邊傾側，林志翻了一個跟斗，就跌回了飛機之內了。

李大王連忙把飛機的門關上了。

他哈哈笑着：「林志，我不想你這樣快掉下去，我不想你死得太快，我想你享受一下恐怖的滋味。」

林志在那裏飲泣着，縮作一團，飛機仍然以難測的路綫在空中竄來竄去，三個人都要緊緊抓住椅背，才能使自己不致像一隻球一樣在飛機之內滾來滾去。兩個人在哭，李大王則是在哈哈大笑。

現在，連一向很有辦法的王宏基，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了，他也是陷入了半竭斯底里狀態。這種恐怖的確是難以形容的。尤其是在黑夜之中，他們看不到什麼，不知道飛機現在飛得有多高，或者現在飛得有多低，也不知道是否前頭很近的地方就是水，飛機可能隨時撞在山上而引起爆炸或死亡的。

「你們都不是男人！」李大王哈哈笑着：「看你們，危險一降臨，就像女人一樣哭起來了。」

他左掌一揮，摑在王宏基的臉上，王宏基幾乎像是升空的火箭一樣飛了開去，撞在機艙的牆壁上，無法再扳緊，祇能够在那裏滾來滾去了。李大王年紀雖然大，但他的強壯程度，的確是王宏基所望塵莫及的。

跟着李大王的右掌也一揮，擊中了林志的面頰。由於林志也是一個強壯的人，他總算沒有滾開去，而仍然能够緊緊扳住座位，但林志已經完全沒有還擊的興趣，剛才跌出了飛機外面，再跌回進來，就已經使他的鬥志完全消失掉了。

「女人！」李大王叫道：「咯，像女人一樣！人生自古誰無死，我們年紀都不小了，也應該死啦。哭什麼。」

他是說得容易的，因為他已經沒有選擇了，死亡是最適合他的道路。但是王宏基與林志的處境則是完全不同的，這兩個人都有滿肚子計劃，滿懷希望，他們可以有新的生命，而在他們的新生命之中，他們還可以享用李大王收起來的寶藏。但是現在，就因為林志講錯了一句話，他們的一切計劃便都完蛋了。

他們本來也並不打算把李大王交給警方的。他們祇是一時之間太得意忘形了。他們是打算在飛機快要降落之時給李大王一顆槍彈，如此，李大王就不可能把自己那些寶藏的秘密向警方了。就可惜他們辦事够爽快，並沒有把李大王一槍了結。偏偏要在李大王的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聰明，炫耀是最不實際的，於是他們自己也得要與李大王同歸於盡。他們現在當然非常後悔，但是後悔已經太遲了。

李大王哈哈笑着，爬過去推開機師屍體，坐進機師的位子裏，說：「讓我來試試弄弄這東西吧！」

他坐在那個位子裏，好像一個孩子似的弄弄這個，弄弄那個，飛機本來就已經在天空亂衝，現在更加像完全瘋狂似的打着轉，王宏基又恐慌地叫起來：「別碰，別碰！」

李大王祇是笑着不理她，現在，碰不碰也沒有什麼關係了，直升機不是容易控制的東西，沒有受過正式的訓練的人，根本就無法使它安全地在地面上降落的，現在他們中間即使有一個人學會了如何操縱那些機掣也沒有用的。

李大王十分明白這一點，所以他也根本不是在企圖使飛機安全降落，他祇是覺得沒事可做，弄弄吧了。王宏基向他爬過去了。

「讓我來！」王宏基以沙嗄的聲音說着：「讓我試試！」他似乎認為以他的聰明，他就可以做到一件他從來沒有成功過的事情了。

他爬近了機師位，但是已經太遲了，他沒有機會證實他究竟能不能做到這件事，在昏黑之中，他看見前面有一條清楚的分界，分界的這邊是絕對的漆黑，另一邊是昏暗。絕對漆黑的一部份就是山，而那昏暗的一部份就是天空，他們的直升機現在就是正在向那座山撞過去，王宏基又尖叫了起來。

他祇有機會叫了半聲。

直升機一陣劇震，極大的聲响……

那些正在圍殲的警方人員們都沒有機會看到這件事，因為直升機已經飛到很遠了，撞的地方是隔兩座山頭。

那些圍殲的警方人員仍然在與李大王那些手下在進行槍戰，在林中捉迷藏似的。那些手下果然非常拚命，但是沒有用，天羅地網早已佈下了，每一條逃路都有人守住，他們沒有逃出去的可能。他們正在一個一個地給消滅了。

而在警察總部，另一些重要的警方人員正在廣場的邊緣上等着，荷槍實彈的警察包圍着廣場，就是等待直升機降落，替他們把李大王帶來。他們的確是已經與王宏基及林志約好了的，但是等來等去都不見。

警察總監頻頻看腕錶，直升機應該已經到達了呀。那架直升機在甚麼時候起飛以及在甚麼地方起飛他們都知道的。而且他們也得到了在現場監視着的人員的報告，知道直升機已在山頂那座屋子中降落，之後又升起來了。既然是這樣，那就應該早已在這廣場中降落了的，為甚麼還不見踪影？

「他們不會是有甚麼詭計吧？」警察總監說：「假如他們是逃到別處去——」

「他們不能逃到別處去的。」他的副手說：「軍部已經替我們用雷達網監視着，假如直升機飛向邊境的話，戰鬥機就要起飛，把它轟下來的，讓我打個電話去問一下。」

他進去打電話，一分鐘之後氣急敗壞地出來說：「有點不對，請進來看看！」

他們進入了屋裏，進入了一間房間，那房間裏有一張巨大的桌子，桌面上是地地圖，而且有凹有凸，連境內每一座山的形狀和高度都有。

那個副手拿起一根指揮棒指着其中一座山：「這裏就是他們的老巢。直升機就是從這裏起飛的，起飛之後似乎相當正常，一直向我們這邊飛來，但是大約到了這裏的上空之後，就有點不對了。」指揮棒

移到一個地點的上空，「雷達站的人說飛機的路綫到此就亂了，好像瘋狂了似的橫衝直撞，亂兜圈子，又上又落，後來到了這裏，雷達探測就失去了他們！」

指揮棒在一點上停下來。

「他們降落在那裏？」

「假如飛機是降落了，雷達就探測不到了，但是爲甚麼降落在這裏，這裏甚麼都沒有的，公路沒有，連小路都沒有，降落在這裏，他們也逃不掉的。」

「也許他們先降落在那裏躲一躲！」

總監說：「以後再度起飛逃走，我們得保持監視，二十四小時監視，讓我自己跟雷達站通話。」他拿起桌子角落上放着的電話。

但這時又有一個人員匆匆走進來報告：「我們剛剛接到一個電話報告，藍山區發生神秘的爆炸，山下的農場中的人看見的。」

「藍山區？」總監問。

指揮棒移過去：「這就是藍山區。」

直升機失踪的地方。

「看來他們不是降落。」那副手說：「他們祇是在這裏撞了山，爆炸了。」

總監咒罵了一聲，顯而易見，假如直升機是在那裏撞山爆炸，那機上的人生還的機會是很微了。

「我們馬上派直升機隊去看。」總監說：「我也親自去。」他匆匆走出去了。

警方也是有專用的直升機的，亦有其他各種特殊的配備，有些配備如非在特殊情形之下不會拿出來應用，而現在則正是特殊情形，因此那些配備都給取出來應用了。

直升機是一種，照明彈是另一種。

也不等天亮了，三部直升機由警察總監率領着，向那個有人報稱飛機失事的地點飛去。

另一方面，在另一邊的山脚下，戰鬥仍然在進行中，不過可以說是已經由絢爛而漸漸歸於平靜了，李大王那十幾個手下已經給消滅得七七八八，不是死傷就是給活捉。

直升飛機隊飛到了那出事地點附近的上空，特殊的照明彈給放射出來，暫時把天空照耀得光同白晝！

很快，直升機上的人，就看到了果然是出了事了。他們看見另一架直升機的殘骸散在山坡上，李大王他們乘坐的那架直升機，很奇怪，機身雖然已經支離破碎，機身的鐵板却有一塊還是完整的，上面漆着這直升機的編號，因此一看就知道這正是李大王那架直升機。

雖然出事了並不久，已經沒有火焰，甚至連烟也沒有了，直升機並不是一件很巨大的東西，根本沒有甚麼可燒的。

警察總監仍然不肯相信，誰知道這會不會是金蟬脫殼的詭計，他還是要查個明白，而且他不要等天亮，假如是詭計的話，到天亮時才發覺，也許已經太遲了。

他們在山坡上降低一點，把人員一個一個用繩子吊下去，由於那裏的山勢太急斜，根本沒有地方可容一架直升機降落。

之後，直升機就在附近那座農場上降落，把那地方作爲臨時總部，等候進一步的發現，從山下望上去，那上面的情形蔚爲奇觀。照明彈一個又一個地放上去，以便繼續得到光綫，進行工作，就像許多太陽，此起彼落，落兩個上三個。落三個上兩個。

很快，那些人員就有所發現了，屍體。四具屍體，屍體不太殘缺，也沒有燒焦到甚麼程度，但他們是都死掉了。

警察總監馬上又命令把屍體遞回去，仍然用直升機去遞，把屍體包紮成包裹吊上去。

到次日中午，事情就明朗化了，李大王果然是已經死掉了，屍體還可以清楚地辨認出來。李大王及他的二個左右手王宏基及林志，他們都是撞機而死了。

警察總監嘆息着：「好了。這件事情，總算是完結了。」

是的，完結了，李大王這一個傳奇人物結果不得善終，他終於逃到了一個沒有人可以找到他的地方，然而這並不是他想去的地方。

警察總監感到遺憾的祇是不能活着捉到他。假如捉到活着的李大王，那才是光榮的事情呢。到處逃過法網的人終於在他這裏落網，雖然在他這裏死掉，亦算是一種光榮了，但是總及不上在他這裏被活捉那麼光榮。

總之，在警方而言，李大王這件事情算是結束了！

但是，在另一些人而言，這事則並未結束！

他們傳說，李大王在很多地方有他的銀行戶口，尤其是在瑞士銀行裏還有一個最大數字的號碼戶口，以及有很大一批金條存放在瑞士銀行的金庫內，這些存欵及金條是李大王多年以來不擇手段而積起的財富，現在却是全部歸了銀行，由於再也不會有人去提取，尤其是那些在瑞士銀行的，存在別的銀行有利息，可以愈積愈多，但存在瑞士銀行則不同，你要付利息給銀行的。

因此，利上加利，李大王那些財產終於會變成全是屬於瑞士銀行所有了，雖然人們相信這全是很多百年之後的事情，由於他的錢是那麼多。但雖然是這樣，許多人仍然願意把大筆財產存進瑞士銀行，主要就是因爲可以開一個號碼戶口，銀行方面可以替你保守秘密，不讓任何人知道那些錢究竟是屬於誰的，許多來歷不明的血腥錢就是存進那裏面去了。

但是，即使對銀行，李大王也不完全信任，他這樣的人，一定有一筆現成的巨額現欵及黃金鑽石之類，藏在某一個地方，隨時可以拿到的。晚上，銀行不會開門，假如他在銀行關了門的時候急於要應用呢？

但是他在乘直升機的時候並沒有帶走這些財物。他携着的公事包已經燒成了灰，但是那裏面的灰燼經化驗之後並不是鈔票的灰，而且亦沒有留下燒不掉的黃金及寶石。

警方在他死前住過的最後一間屋子裏細細搜索過了，亦沒有找出任何財物，雖然警方找的也不是財物，而是任何文件，用以證明李大王與某些人有聯絡，以便把這些與李大王有聯絡的人抓起來。但是也沒有找到任何文件，顯然有用的文件李大

王都已帶在身邊那隻公事包裏，墮機的時候燒掉了。

一個月之後，那座山頂的屋子已經空無一人，就這樣空置在那裏，這屋子是李大王用另一個名字買下來的，而他無兒無女，沒有人繼承，亦沒有人能做主持之賣掉，也許經過若干年之後，當差餉地稅之類欠太多的時候，政府就會把這間屋子拍賣，清繳這些欠欵，餘下來的錢就無限期地替他保存起來。

總之，許多人都爲李大王感到可惜。是爲了他的錢而感到可惜。辛辛苦苦，巧取豪奪地弄到了這許多財產，而沒有機會享用，那是太可惜了。

也有人企圖替他享用他的財產，那些不在銀行裏的。

一個月之後，當警方人員已經撤離了那間山頂的屋子之後，深夜，有一部車開上去，一個穿着黑衣的人下車，站上了車頂，爬過了屋外的圍牆，走入花園之內。

在圍牆掩護之下，這個人就不怕開亮電筒了，由於從山下望上來也看不透圍牆，因此亦不會看見他的電筒的。

這個人拿着電筒走進了屋中，上下巡視了一遍。屋中仍然擺設着傢俬，而窗門全部都關上了，他對這些傢俬完全不感興趣，因爲他顯然知道，每一件傢俬的每一隻抽屜都會像警方找過了，甚至抽屜後面有沒有暗格，他亦會查得一淸二楚的。

他祇是對那些牆壁感興趣，他取出了一根小鐵棍，在有些牆壁上的每一部份輕敲着。並不是每一片牆壁都敲，由於有些牆壁是很薄的，牆壁之內不可能有任何中空的秘窟之類的，祇有那些看來厚得多的牆壁。

他是用測聲的方法去試驗，敲着敲着，發出來的聲音都是差不多的，直至後來，在李大王生前的睡房裏，就在牆頭後面，敲出來的聲音忽然有所不同了，敲出來的是空洞的聲音，證明這牆壁的後面是空的。

他大爲興奮地周圍摸索着，找尋着一個暗掣之類，要把這空洞的地方的門打開來，但花了半個鐘頭時間都找不到，他便不再找了，他從身上取出了一柄小斧頭，就向牆壁上猛劈，那牆壁是全部嵌了桃木板的。

他的斧頭劈到了那個中空的地方，果然劈破了木板，半把斧頭都陷了進去。斧頭並沒有碰着堅硬的水泥。他大爲興奮地繼續劈，簡直是狂亂地劈着，很快，他便把一塊大約一呎見方的木板劈去了，而那裏面也是有着一個大約一呎立方的洞。裏面閃着金屬的光澤。

電筒向裏面照照，斧頭丟到遠遠，兩隻手伸進去，捧出了一隻小小的鐵箱子。也不太小，僅比那個洞窄一點而已。捧起來似乎不太重，看來不會是裝滿金條了，假如裝滿了金條，可沒有那麼容易捧得出來了。不過假如是裝滿了美鈔，或者甚至祇是一半裝了紅寶石鑽石的話，也已經很不錯了。

他匆匆地把箱子在地上放下，發覺那箱蓋是並未用鎖鎖起來的，當然，這是更加方便了。於是他就要動手把蓋子掀起來了。

就在這時候，有人在後面柔聲地說：「好了，就這樣行了，舉起手來！」

這個劈牆的人大吃一驚，不過，雖然在吃驚之中，他還是非常機警的，他馬上把手中的電筒向旁邊一丟丟了出去，由於祇有這電筒的光綫可以指定他的所在。

不過沒有什麼用處。緊接着，另一隻電筒又亮了，把他照住，而且柔和的「撲」一聲，是滅音器的槍响，一顆子彈穿進了他的肩，使他打了一個轉，仆在地上。

「現在別動了！」那把聲音仍然是那麼柔和地警告着。這個劈牆的人亦躺在那裏不敢動了，而且他十分之恐懼。假如來者是一個警探的話，那他倒是無所恐懼的，但他知道並不是一個警探，因爲一個警探決不會隨便開槍。

假如不是警探，那情形就很糟了。

對方那隻電筒的光漸漸向他接近過來，他的眼睛給那光眩着，看不清楚來人的樣子，祇是看到一個隱約的黑影而已，而且這人顯然亦不打算讓他看到樣子，由於這人一直都是用電筒的光綫直照着他的眼睛。

這人到達了他的面前之後，就動手搜他的身。或者應該說是動脚搜他的身。因爲這人的方法很特別，用的正是脚。那人脫掉了鞋子，就用脚尖在他的身上探索着，探到了他的左腋之下插着一把手槍。

任何人都會彎下身來，把這槍取去的，但是這個傢伙却是另有一套想法，他看見地上的人左肩已經中了彈，左臂當然是不能應用了，但是他的右臂仍然可以動，而插在左肩下的槍是可以用右手取出來的，於是他就再放了一槍。

「呀！」地上那人大聲叫了起來，全身都抽搐着，因爲這第二槍的子彈是穿過了他的右掌。現在，他的身上雖然有槍在着，他却不能取出來應用了，由於他已經沒有手。

「好了，」那個放槍的人吃吃笑着，「現在，讓我們看看，藏寶箱裏究竟有些什麼寶藏吧！」跟着是一陣哈哈大笑。

這個人還是用他的脚尖，輕輕地把那隻鐵箱的蓋子挑了起來，電筒光移到箱中去。他忽然大聲咒罵起來了，而那個肩上和手上都受了傷的人，這時並不知哪來的力氣，半坐起身，向這鐵箱子的裏面窺進去。本來，他也會咒罵起來的，但是現在，他却是頗有幸災樂禍之感了，由於他看到箱中放着的並不是什麼值錢之物，不過是一把大口徑的自動曲尺手槍以及一排子彈而已。箱子的不輕不重的重量就是來自這把手槍及這些子彈而已。

拿槍的人憤怒地把箱子一脚踢翻，槍和子彈跌了出來。

箱內別無他物。

他似乎仍然不肯相信就祇有這些東西，又再憤怒地用脚把那箱子翻動着，看清楚一點。的確是什麼都沒有。這隻箱子祇是用薄薄的金屬製成的，不可能有什麼夾層。

這人忙又跳上前去，用電筒向那牆洞內照着，又惶急地伸手到裏面去摸索。而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地上的那個人就極力企圖看清楚對方的樣子。但雖然電筒不是照在眼睛上，他也沒有辦法看得清楚，因

爲對方這人的頭上是罩着一段尼龍絲襪，這襪子把他的面相輪廓都扭曲，使之變形了。

而且地上這個人亦沒有辦法把身上的槍取出來或者把那從箱中跌出，就在他身邊的槍拿起來。他的對手實在太兇狠，太不擇手段了。

那人在牆洞裏摸索了一番，都沒有什麼發現，便又轉回來，電筒的光照在地上的人的臉上。電筒一直向他降下來，直至離開他的眼睛祇有幾吋。不過，那隻槍咀則完全沒有距離，而是緊緊地抵在他的額上。

「我給你十秒鐘時間！」還是柔和的聲音從槍咀的後面傳來。

「這……這不關我事！」地上那人慌張地哀求道，「你也知道的，我並沒有拿那些東西！我也想不到祇有一把槍！」

「還有什麼地方有這樣的暗格？」槍咀後面的人問。

「我不知道，但我看沒有了，我已經敲過了全屋的牆壁，就祇是在這裏有所發現，」地上那人說，「我猜李大王在臨走之前把裏面的東西拿走了！」

「不錯他帶走了，但這裏的東西祇是文件，甚至連鈔票也沒有一張，」槍咀後面的聲音說，「那傢伙擅機之後留下來的灰裏並沒有鈔票的灰。錢或者值錢的東西一定是收藏在另一個地方！」

「沒有，我是說，我不知道另外有一個地方！眞的不知道。」

「你又是怎知道有這個暗格的？」那槍咀後面的聲音問。

「我認識那替這屋子裝修過的人，」地上的人說：「他對我提過在這屋中裝過一個這樣的暗格的，我就是這樣知道。」

「這個裝修的人是誰？在哪裏？」

「他已經死了一年！」

「媽的，別跟我開玩笑，人死了一年，怎麼還能够告訴你這許多？」

「你不明白，他在很久之前已經告經了我，並不是因爲出了這件事才告訴我的，假如他現在還活着，你以爲他會告訴我。他老早就自己來找了！他是許久之前偶然向我提到的，他說住這種屋子的當然是有錢人，所以總愛弄這種古怪。當時我也沒有詳細問他這個暗格是裝在屋子的哪一個部份。」

「爲什麼不問？」

「假如我要進一間屋子打劫的話，爲什麼一定要選這間有暗格的屋子？別的屋子難道就沒有值錢的東西嗎？而且我這個人要就不做，做就做一件大的，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我認爲這是一件够大的，所以我才到這裏來的。」

那人的槍離開了，哈哈大笑起來：「這一次果然够大了，但大的是錯誤，你犯了一生最大的錯誤，你這個錯誤使你自己連性命也要丟掉了！」那人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不……不要！」地上那人恐怖地哀求着，「不要殺我！求求你不要殺我！」

「你能舉出一個我不應該殺你的理由嗎？」那拿槍的人問道。

「你——你不需要殺我，」地上那人說，「第一，我們都沒有收獲，你又沒有找到什麼，你讓我活下去，我也不會追着你來搶。第二，我看不見你的臉，不認得你是誰，我也沒有辦法向你尋仇——」一連串地，快速地把理由舉出之後，這人便已經疲勞到幾乎失去了知覺，在那裏喘着氣。

對方哈哈笑起來：「對！對！你舉出了兩個很充份的理由，很好，算你辯贏了，我放你一馬！」

然後他就走開了。地上這個人如獲大赦地長長吁出一口氣，連忙回過頭去看，希望看到一點什麼，可以把對手認出來的。他說不會尋仇，那是近乎開玩笑了，會到這來的人當然不是善男信女，一定記仇，也是有仇必報的。他看見那人有一個特徵，就是走起路來脚步有點微跛，似乎是以前受過傷的。

唔，這是一種比較容易辨認的特徵，他不會忘記的。

那人走了，脚步聲聽不見了，跟着，在不久之後，他聽到一部汽車開動的聲音。很可能是把他開來的車子開走，但無論如何，留下了性命，這總是值得慶幸的一件事情。

車子開走，當然表示對方的人已經走了，他就可以自由活動了。他也立即企圖站起來。沒有雙手支扶，這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好像蛇一樣在地上扭動着，忍着痛苦，滑到了床邊，然後用頭抵着床邊借力，很困難地才站了起身。地板上已經滿是他的血，而流了這許多血，他是已經很虛弱了。他不知道他有沒有可能逃到安全的地方去，但無論如何，他都必須趕快。他走出了房間的門口，沿着漆黑的走廊跟蹌而行，用沒有受傷的一邊肩膊挨着牆壁。他知道走完了這度走廊就會到達樓梯，跟着他就可以走下樓梯而到達廳中了。他的車子即使仍然留在圍牆之外，他反正也是不能開車的，他祇是想到下面去用廳中的電話，打給一個朋友，叫他的朋友來弄他出去。祇有這樣可以脫身了。

走廊走了一半，忽然「轟」的一震，就像一架火車頭向他迎面一撞，他跌回後面，跌在地上，失去了知覺好幾秒鐘，因爲那一跌震及他身上的傷口，那種痛苦是非同小可的。

他咬緊牙，忍着那波浪一般不斷向他侵襲的痛苦，一面奇怪是什麼會這樣向他迎面一撞。在近乎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前頭是一片黑暗和虛無，看不透的。他祇好再蜿蜒着把身子滑向前，讓雙脚向前面探索，很快就探到了。門！走廊中段是有一度厚木門的，而這度門已經關上了。

這時，眞正的恐怖就來臨了。他難以自制地狂叫大嚷起來。可惜屋子的窗門都已關上了，他的叫聲透不出去，就是透得出窗外，亦傳不到山下去的。

那人似答應不殺他，那是一個大玩笑。那傢伙把門關上了，他怎麼出去？他的兩隻手都失去了作用，扭動門球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誰知道那傢伙在出去之後有沒有在外面把鎖匙一扭？

他終於停止了叫喊，極力使自己鎭靜着，再辛苦地爬起身來，試試用手去扭那門球，沒有用。兩隻手都不聽話，一隻手的手掌給子彈射穿了，固然無法用力去握

住門球，而另一隻手掌雖然完好，但那邊的肩上中了一彈，也是等於殘廢一樣。他祇好用手去揩擦門球，使門球轉動，轉盡時就伸脚去推。

他知道門球是巳經扭開了，但是門就是推不開。這個情形祇可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門已經鎖上了的。那傢伙眞會開玩笑。現在他是死定了。樓上沒有電話，電話是在樓下的，而他與電話之間隔着這一度厚厚的木門。他給困在這裏了，而他正在流血不止，身上兩個地方都有一顆子彈。他不會活得太久。他會死在這裏的。

他坐在那裏哭泣起來了。

他猜得沒有錯，他要死在這裏了，血一點一點地，不斷地流出去，也等於是他的生命正在一點一點地逃出他的體外。

× × ×

那個女人是一個中年女人，不很美麗，但也不算醜，樣貌是平凡的，但是有一副健美的身裁。男人雖然不大會給她的面貌吸引，但是却會給她的身裁吸引的。

她住在一間用石塊建成的屋子，屋外還有一座小花園，用白色的木籬笆圍住的，屋旁有一棵大樹，大樹的樹蔭庇護着這間屋子，一個很優美的住處。這裏是郊區，不是那種富人住宅區的郊區，但是環境是很優美的。附近的屋子都是差不多的形式，這裏與市區距離相當遠，交通不方便，所以地皮也不值錢了，也因此經濟環境不大好的人也可以在這裏住得很舒適和寬敞，祇要不介意來回要一個鐘頭的巴士旅程才能到達市區。

這個女人提着一隻網籃回到屋子來，網籃裏的就是從當地的小市場買回來的餸菜，時間是早上十點半。

她到了籬笆的入口，忽然像觸電似的停住了，遠遠，她看見籬笆外面停着一部汽車，巳經覺得情形不大對勁了，現在她看見了自己的園中的情形，就更感到大爲恐怖。

有一個男人正在露台上與一個大約七歲的小女孩在談話，這個男人穿着一身西服，顯然是從城裏來的，而且那顯然也是他的車子。

女孩子手中正拿着一包糖菓，當然就是這個男人送的禮物。女孩子正在笑，跟這個男人在談着甚麼，一個人送她一包糖菓，這就使她很高興了，小孩子到底就是小孩子。

這個中年女人則祇是站在籬笆外面呆着。她不會爲了那一包糖菓而高興，因爲她並不是一個孩子。

那女孩子看見她了，伸手一指：「呀，媽媽回來了。」

那個男人也站起來，抬頭看看，微笑。雖然他在微笑，極力表示友善，但他的微笑也祇是能給人以一陣毛骨悚然之感，因爲他的樣子實在不大好看。本來巳經不是英俊了，而一隻眼睛還是壞了的，裏面沒有眼珠，一半紅色一半白色。耳下有一條疤痕，好像很久以前有些東西貼着那裏經過，而把那裏的一塊長條皮肉割去了，現在就留下一條長形的凹下去的疤，也許經過的東西就是一顆子彈？

身裁的高大亦沒有使他的醜陋顯得好看一點。

那個男人說：「呀！古太太，早晨，眞不好意思打擾你，我來的時候你剛不在家！」

古太太推開籬笆的門走進去，那個男人也迎上來，脚步是微跛的，似乎一條腿在很久以前也受過傷。這似乎是一個很不幸的人，身上有這麼多地方損壞了，不過反過來說，也可能是一個很幸運的人，把他弄傷的人原意很可能是把他弄死，但是他死不去，那多數是他的對手死去了，他那一隻仍然完好的眼睛上下打量着這位古太太。

「媽媽！」那女孩子說：「這位伯伯請我吃糖！」

這位古太太冷漠而充滿懷疑地看着這個男人：「有甚麼貴幹？」

「是這樣的。」那男人還是露着那個完全發揮不出使人安心的作用的微笑：「我是來推銷人壽保險的。」

「你在開玩笑嗎？」古太太說：「我們窮人家，才玩不起這種玩意。」

「你不明白。」那人格格地笑着：「我這人壽保險是免費贈送的，不要錢。」

「我也不感興趣。」古太太說。

「你不大清楚情形，讓我爲你解釋一下吧，我們到屋裏去再說。」那人說着，就老實不客氣，推開屋子的門走了進去。

古太太祇好跟着進去。她說她是窮人家倒是沒有錯的，她家裏佈置簡陋，沒有值錢的東西，就是有小偷來也找不到甚麼可偷的東西，所以她出外買菜，亦根本不必把門關上了。

她放下菜籃站在那裏，仍然充滿了懷疑地看着這個不速之客。

這個不速之客說：「我其實是王宏基的朋友而已。」

這個古太太大大地震了一震，假如她不是巳經把網籃放下了，那這網籃很可能會脫手掉在地上的，她吶吶着：「王宏基？甚麼王宏基？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不認識這個人，但剛才我跟你的女兒談過了，她說的王伯伯是誰？」

「我——我不知道你說甚麼？」古太太還是堅決地否認着。

「剛才我說的推銷人壽保險，倒不是開玩笑的。」那人不慌不忙，慢條斯理地說：「譬如說，有一天，有人用車把她撞着，或者給她一顆子彈，或者——你知道，這樣小的一個孩子是沒有甚麼抵抗力的，可以用許多方法把她置諸死地。」

古太太混身發抖，這個男人混身放射着一種邪惡感，使人難以忍受。她叫道：「你勒索我，我要報警把你抓起來。」

女孩子出現在門口，看着她的母親，奇怪她爲甚麼生這麼大的氣，這個伯伯請她吃糖，應該是一個好人了。

古太太揮揮手：「阿韻，你先到張嬸嬸家裏去玩，我跟這位伯伯有點事情商量，我一會兒來接你！」

這個女孩子很服從地去了！

古太太深吸了一口氣：「你來勒索我沒有用的，我沒有錢，有錢也不住在這裏了。」

那人搖頭嘆息着：「王宏基這個人眞沒種，他本來貴爲李大王的謀臣，手頭應該相當充裕的，他却不給你多少錢。」

「我……我不知道你說甚麼。」古太太道，但她是愈來愈慌張了，連眼淚也滴出來。

「一位可憐的寡婦。」那人說：「他利用你，用你來發洩，偶然來找你一次，但給你的錢却那麼有限，假如我是他，我就會在城裏找一間好好的屋子安頓好你們母女了，他現在已經死了，死得活該，應有此報。」

「你——你在胡說八道！」古太太喊道。

「這件事情，你守秘密的確守得很好。」那人說：「很少人知道王宏基偶然會來找你一次，你的隣居們當然會知道偶然有個男人來找你一次，不過他們又不知道這個男人是王宏基這樣重要的人物，我却全部查出來了，我是很擅於調查的，沒有甚麼瞞得過我。」

古太太忽然掩着臉哭了起來。

「有甚麼好哭？」那人說：「我又不是來害你的。」

「我的確沒有錢！」古太太說。

「我要的不是錢。」那人說：「我當然知道你不會有多少錢給我，假如你有錢，你早已那到一個舒服得多的地方了。我剛剛不是這樣講過了嗎？」

「那麼——那麼——」古太太哽咽着：「你究竟想怎樣？你究竟要甚麼？」

「我祇是想要一點關於王宏基的情報。」那人說：「他跟你睡覺，也許他會無意之中告訴你一些別人不曾講的話。」

「你——你究竟是甚麼人？」

「我當然是警察啦！」那人說：「不然的話，爲甚麼我想得到關於王宏基的情報！」

「你不是警探。」古太太叫道：「警探不會這樣說話的。」

那人臉上的笑容不見了：「研究這個問題，對你一點好處都沒有，這不是長壽之道。」

「你……你想知道甚麼？我告訴你好了。」

古太太說：「反正人已經死了，我也不怕隱瞞甚麼了，不過，我祇怕沒有甚麼可以告訴你的。」

「唔，你想開了，這是個好現象。」那人說：「其實，你告訴我，對你也不會有甚麼損失，你甚至可能得一點好處！」

「我不要你的好處。」古太太說：「你要問甚麼，問好了，問了之後快走！」

「那麼我們就由金銀井談起吧。」那人說。

「甚麼金銀井？」古太太愕愕地說。

剛剛回到那人臉上的笑容又消逝了，他說：「古太太，你又不够坦白了。」

「我眞不知道你在說甚麼？」古太太說：「你最好對我講清楚一點。」

「我剛才在跟你的女兒談天。」那人說：「她告訴我有一個地方有一個金銀井，裏面滿是金銀珠寶和鈔票，就是用一輩子也用不完的。」

「金銀井？在甚麼地方？」

「這就是我的問題。」那人說：「金銀井，在甚麼地方？」

「我怎麼知道？」古太太說：「這是小孩子的胡說八道，你也相信？也許她是在幼稚園裏聽先生講了一個故事——」

「他不是在幼稚園裏聽到的。」那人說：「是那位王伯伯對她說的。」

「他對她講故事也不出奇呀。」

「他有沒有對你講過這個故事？」那人問道。

「沒有。」古太太說。

「他對孩子說他會把金銀井裏的寶藏都拿出來。」那人說：「那時他就甚麼東西都可以買了。這個故事眞有趣。」

「她沒有對我說過這件事。」古太太堅持！

「最近，他有沒有對你提過他將會發大財之類呢？」那人問。

「沒有。」古太太又搖點頭說。

「甚麼都是搖頭。」那人說：「這樣你是帮不到我甚麼忙的，你使我懷疑你究竟是否有誠心帮我了。」

「不過，不過最近有一次他半夜裏在夢中講話，他好像夢，見自己去買汽車，他說甚麼：『這部車子多少錢？二十萬？我要十部好了！』跟着他就哈哈大笑起來了。」

「唔，這倒有點用處了。」那人說：「也即是說，王宏基果然預算自己會發大財了。可惜他却死掉了，沒有機會發這財了。」

古太太的神情忽然有了奇怪的轉變。她的神情忽然變成了是頗感興趣的神情，她凝視着那人：「難道你的意思是，那個李大王另外藏起了一大筆財寶，而……而……」

「呀！」那人哈哈大笑：「你也聰明起來了。世界就是這樣的，錢能使笨的人，聰明起來，在錢的面前，似乎是不會有傻人的！」

「我……我不是這樣想，」古太太連忙地更正，「我……我連想也不敢想。我沒有胆量也沒有本事發這種財，我祇求自己能够安安定定地生活下去，就是苦一點也不要緊。」

「那隨便你，」那人說，「總之你明白我的意思，那就好辦了。李大王的事情是怎樣，你大概不會不知道的，報紙上也刋載得很詳細了，王宏基和林志這兩個左右手向警方出賣他，本來預算是用直升機把他載到警察總部的，但直升機在中途墮毁了，很可能李大王在直升機上時抵抗，實在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還不大清楚，總之是三個人都死了。但值得研究的是，王宏基爲什麼要出賣他呢？」

「我不知道。」古太太說。

「王宏基沒有跟你提過這一類的事情嗎？」那人問。

「你不明白，」古太太說，「我根本從來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直到出了事之後，我從報紙上看到他的照片，才知道他就是——」

「這眞令我失望，」那人搖頭嘆着氣，說道：「你不會是對我說謊的吧，古太太？」

「我沒有說謊！」古太太堅持道。

那人用手抓抓後腦，似乎那裏很痕癢，但似乎單是用手去抓也不够，又從上裝裏面取出手槍，用槍咀在搔着：「你知道，假如你對我說謊，那最先遭殃的就是你

的女兒！」

古太太大爲震驚，連忙攔住門口：「你不要碰我的女兒！」

「那你對我講眞話好了！」那人說。

「我所講的句句都是眞話！」古太太說。

那人嘆口氣：「那很好，叫你的女兒回來吧！」

「不！」古太太更加恐怖地大叫。

那人把槍收回了，俯前身體：「我相信你，但我也相信王宏基。很可能王宏基對你的女兒講的是眞話。一個人沾沾自喜的時候，總想向人炫耀一番，但又怕洩漏秘密，那最好是對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講了。爲什麼王宏基會沾沾自喜？他向警方出賣李大王，一定有條件，但警方決不會是給他錢，充其量不追究他的罪行而已，即使給他一筆花紅，亦不會多到可以一出手就買二十部價值二十萬元的汽車，對不對？因此，他一定知道李大王在什麼地方藏起了一大筆財富，而他打算在回復了自由身之後就去把這些財富起出來。金銀井這個故事，我猜就是這樣來的！現在我想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跟你的女兒談談這個金銀井的故事。你是媽媽，跟女兒說話當然比我容易，讓我聽聽你們母女講講故事如何？」

古太太還是遲疑着。

「不如這樣吧，」那人說，「我開車載你們到城裏去，請你們吃午飯！有汽車坐，有好東西吃的時候，一個孩子一定更樂於說話了。」

「這……」古太太是不知所措。

「來！」那人說，「我們現在就去接她！」他站起來，一跛一跛走向古太太。

古太太實在是無法拒絕的，她祇好把屋子的門關好了，跟那人一起到鄰居那裏去接了她的女兒，然後乘着那人的車子進城去了。

一路上，古太太都是心驚胆跳的。她不知道這個人究竟會帶她們到什麼地方去，她不知道這個人是否另有所圖，因爲她對這個人可以說是一無所知的。而關於這個人，她祇可能肯定一點，那就是：這個人是絕對不值得信任的。

不過這一次，這個人倒沒有食言而肥，他眞的是帶她們去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然後帶她們去看電影，然後帶她們去逛遊樂塲。這使得古太太也幾乎輕鬆起來了，因爲她已經很久沒有做過這種事情，她告訴這個李先生（還是女孩子問他姓什麼時他才透露姓氏，他叫她稱他爲李伯伯就行了，雖然古太太一點也不相信這人眞的姓李），王宏基就從來沒有這樣對她。他來時總是住一兩天，留在屋裏，多數時間是睡覺，讓她服侍他。

「他是利用你，」李先生說，「他利用你這裏作一個逃避現實的地方，休息一下，輕鬆一下，但又不肯付出較多的代價。你也知道的，他既然是李大王手下的第一位謀臣，他當然不會太窮。他祇是不願意給你太多的錢。有些男人的心理就是這樣的，他們會覺得，假如給一個女人太多錢，這個女人會把錢儲起來，當她有了相當儲蓄的時候，就不必太依順他，而服侍也沒有那麼周到了。」

「我看也正是這樣了！」古太太帶着恨意。

但他們祇是略爲討論這個問題而已，他們所研究的，最主要還是那個金銀井的故事。他們輪流地誘導孩子講及這個故事，把她所聽到的一點一點都引出來，直至李先生相信，孩子是把她所知的都說出來了。

似乎情形是這樣的：這個金銀井的故事，王宏基一共對孩子講過三次，那是他最近三次來的時候。王宏基對這個天眞活潑的女孩子倒是相當好感的，常常在白天跟她玩和談笑，所以雖然她主要是爲了利用她的母親而來，這個孩子對他亦不算是一件碍手碍脚的東西。

王宏基的故事每一次都是相同的。他說某一個地方有一口井，有一個大盜把他刧來的許多金銀珠寶和鈔票都放在這口井的井底，以便將來享用——

鈔票放在井裏不是弄濕了嗎，怎麼用呢？

不，不，這是一口枯井，所謂枯井，也就是井中的水都已經乾了的，沒有水，井裏祇有一層空間，而且，這是一個現代的大賊，他可以用膠袋把鈔票包好，再用防水的箱子裝起來，這樣就連潮濕也侵不進去了。

這口井在那裏？

一個很秘密的地方，你以爲這個大盜會隨便告訴人嗎？假如有別人知道，就可能去把這些寶藏偸掉了。就是連他最心腹的左右手，他也不提這件事的。

就是這樣了。王宏基並沒有把金銀井的所在對這個女孩子說出來。

晚上，李先生開着車子送古太太兩母女回家。女孩子在上車時就已經睡着了。

「她……她也帮不了你什麼忙，是不是？」古太太說。

李先生聳聳肩：「也算帮了很大的忙了。她告訴了我，藏着東西的地方的確是一口井。一口枯井。」

「但是這井是在什麼地方？」古太太說，「世界上到處都有井，而且枯井亦不少。」

「這一點讓我去查好了。」李先生說。他的車子在她的屋子外停了下來，「現在你也到家了啦？」

這時，古太太又感到了一陣恐懼。既然回到家，當然就是分手的時間了。但是，如何分手？以什麼方式分手呢？這却是古太太所担心的問題，既然她現在已經知道了有「金銀井」這件事，那這個可怕的人，他會讓她活下去嗎？也許她會殺她滅口？她和她的女兒？

這個李先生就在這時伸手進上裝內，使她嚇得魄飛魂散，雖然想叫喊，一時却也叫不出來了。

但李先生從上裝內取出來的倒不是手槍，而是一個錢包而已。他從錢包裏取出幾張鈔票，遞給古太太。古太太也不敢去接，她祇是說：「這……這是爲什麼？」

「拿去用，」李先生微笑，「你知道，我並不是像王宏基那樣刻薄的，你帮了我的忙，我也會還給你一點好處！」

「我……我不想要……」古太太說。

——未完——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塔里木風雲（一）



跋涉大戈壁　誤送刁蠻客

悶熱的午後，雖然陽光晒不到屋子裏，但是空氣仍是帶着一股灼人的熱，好像是無數的嘴，在吸着人身上的水份，吸得皮膚乾乾的，連汗都流不出來了，更可恨的是在屋子裏的硬炕板上，還有着無數有形的嘴，吸着人身上的血，牛老三被臭蟲咬得實在受不了了，忽地坐了起來，可是在他身旁的那個年輕人却低聲地呼喝着：「躺下！」

喝聲並不怎麼有力，但是牛老三却嚇了一跳，想躺下去，受不了臭蟲的騷擾，不躺下去，却又不敢違抗，窘迫地覽着嗓子：「頭兒！我……要出去方便一下！」

「少作怪，在這兒連汗都烤乾了，你還會有尿，我知道你打着什麼主意，又想溜去找酒喝！」

想到那紅紅的，涼涼的，甜甜的却又帶着十足衝醇的葡萄酒，牛老三乾渴的喉嚨就像是火在燒，而那許多臭蟲，却似乎在他的心裏爬動着，癢得叫他要發瘋！

不自而然地擠出一絲乾笑，用枯癟的舌頭舐舐焦裂的嘴唇：「頭兒！這個鬼地方什麼都不好，就是那玩意兒還眞够味兒，聽掌櫃的說是純眞葡萄釀的，不摻半點花兒了。」

「不錯！這兒的水比酒貴，兩袋子酒還換不到一袋子清水，做生意的人不會白貼老本！」

「頭兒！我……實在渴得慌，就喝那麼一小袋行不行？」

「不行！渴了可以喝水，水壺在桌子上！」

「頭兒！您是知道的，我牛老三打從十三歲出來闖蕩就沒喝過水，那玩意兒摻牙！」

「還是不行，這不是在咱們梁子裏，這是且末城：出門在外，入鄉隨俗，你就得忍着！」

牛老三嘟着嘴：「他奶奶的，這麼個鬼地方還能叫城，連咱們那兒一個小鎭都比它熱鬧，幾間破房子，一條窮巷，白天熱得像火爐，晚間又冷得像冰庫，連鬼都不肯呆！」

年輕人笑了一笑，咧開嘴唇：「牛老三，出來之前我就告訴過你了，是你自己要來的，不過現在才走了一半，你要是受不了，回去還來得及！」

牛老三急了：「頭兒，自從五年前我跟朱七入了雪山的梁子窰，就跟定了您滿天雲白爺了，哥兒們都把我們叫成哼哈二將，您上那兒都少不了我們倆！」

「這一次不同，不是堂口上的事兒，是我的私務。」

「那有什麼分別，咱們跟的是您白老大，不是衝着雪山那個堂口，憑那兒的三狼一條虎，跪着給我當櫈子坐，我牛老三還嫌他們骨頭硬楞屁股呢！」

年輕人聲音中有着輕微的憤怒：「牛

老三，這話不是你應該說的，他們再不才，却是我的結義兄長！」

牛老三是個壞性子，儘管他對這年輕人有着無比的敬畏，然而却只拜一尊佛，不燒二柱香的，立刻一瞪眼睛：「頭兒！不要說是在這兒，在堂口裏我一樣敢說，雪山大寨裏十多位弟兄，心目中只有你這一條龍才是眞正的頭兒，憑另外那四塊料，連十個人都拉不住！忠義堂上您排行是老五，但弟兄們誰不是倒着往上數的！」

「牛老三，你要死了，滿口胡說些什麼？」

聲音中有了眞正的憤怒，牛老三打了個冷噤，儘管屋子裏還是熱得能烤熟白麵薄餅，他居然感到了冷意。

可見這個看起來俊得有點兒像大姑娘的年輕漢子，只要稍微帶點怒意，却能使鐵人都嚇得軟了下來。

事實上也如此，這個年輕人是西康境內，聞名的黑道煞星，他不是江湖出身，半道上突然冒出來，一人一桿槍，摸上了鮮水河畔的雪山大窰，那時的雪山大窰還只是個沒人瞧得上眼的小黑幫子，兩三間破屋子，聚了二、三十個亡命之徒，由一個叫黑龍的殺人逃犯帶着，拖了幾桿土槍，打刦一些零星客商窮混日子，萬不該黑龍有一次搶了一對過路的姑嫂，而且還犯了黑道之忌，姦了那兩個女的，爲了這件事，他手下的四個頭目大爲不滿，大家都是在內地犯了事，才躲到這個地方來的，幹了這種事兒，一定會招起公憤，甚至還會引起官兵的清剿，於是這三狼一虎商議着火拚了黑龍，放了那一對姑嫂。

姑嫂下了山，這個年輕人却在第二天單人單槍地找了上來，一桿槍放倒了七八個悍匪，制服了全幫弟兄，他是來尋仇的，那個大姑娘是他的妹子，少婦是他的寡嫂，三狼一虎再三解釋，年輕人兀自不信，扒出了黑龍的屍體，年輕人還是要他們償命交人，人已經送下了山，那兒交得出？幸好送她們姑嫂的老嘍囉趕了回來，把年輕人帶到山下的客棧裏，見到了他的嫂嫂與妹子，也證實了四個頭目確是火拚了黑龍，放了她們！

年輕人這才向四個頭目磕頭道歉陪罪，把嫂子跟妹子送走後，他又回到雪山，入了雪山的伙！

雪山有了這年輕人的加入，聲勢頓時壯了起來，他不僅身手了得，神槍無敵，而且還精於算計，懂得謀略，一年多兩年不到，他們不但幹了幾票大買賣，掃了鄰近幾個富豪大戶的寨子，更併合了西康境內的幾處大幫。把勢力達到川西雲南，成了一股相當大的黑道勢力。

雪山去掉了一條黑龍，加入了一條小白龍，五六桿土槍的散幫擴展成十來個弟兄，幾百桿長槍的大堂口，在雪山上建起了寨子，樹起了旗號，重排忠義堂，小白龍不忘本，自居老五的地位，把三狼一條虎抬在上面，滿天雲是他自己起的外號，江湖上稱他爲小白龍，只有跟他最親近的人知道他叫白朗。

所謂最親近的人並不多，牛老三算一個，還有就是先走一步，拿着小白龍的拜帖打前站的判官朱七。

這兩個人一高一矮，一個壯，一個短小精悍，也是黑道出身，却都是掛單的獨行客，不知怎麼被小白龍收服了，就成了他的左右手與貼身跟隨，白朗走到那兒，他們跟到那兒，忠心程度使人無法想像，有一次小白龍在打箭爐逛窰子，看中了一個紅姑娘，留宿香巢，他們兩人就一前一後，整整地在外面守候了一夜！

白朗的本名棄而不用也是有道理的，因爲這兩個字唸起來跟雪山的老大白狼熊坤的外號完全一個音，容易弄錯，所以他乾脆收了起來，報了個滿天雲的號，人家以爲是他的名字，他也不加否認，五當家的，滿五爺，小白龍這些稱呼一叫出來，人家都知道是誰，就沒有人知道他叫白朗，正如他的那一對長隨寶貝一樣，牛老三叫門神，那是由長相而得號的，有人稱他三爺，有人稱他牛爺，少數的幾個人稱他的大名進寶，只有白朗知道他叫牛老三。

判官朱七的名字叫招財，那是白朗爲他起的，因爲他跟白朗比牛老三晚了幾個月，將就牛老三的大名，湊成招財進寶一句好口采而掩下了他的本名朱七。

這次他們遠離雪山大寨，說是辦一件私務，其實却是給人當保鏢與嚮導，事實是三個堂客，兩個二十來歲的大姑娘，一個三十出頭的少婦，兩位姑娘是親姊妹，姓秦，大的叫秦莎莎，小的叫非非，少婦是他們的僕婦。

姊妹倆長得像朶花，美而嬌弱，少婦却既艷且媚，身上香噴噴的，皮膚水浸浸的，細皮嫩肉，根本不像是做粗活的僕婦，可是她還眞能幹，把兩位小姐侍候得周周到到的，她們的目的是進沙漠，據說是去找尋她們老父的骸骨，可是又不能說出確切的地點，只指定了一條路綫，說他們的父親是個跑單幫的珠寶商人，懂得回語，專門跟一些回族的王公們打交道做生意的！

十年前一去不回，去年才有人帶了口訊給她們，說她們的父親死了，要她們去把骸骨搬回來；由於她們父親身上帶着價值幾萬文錢的珠寶，死後埋在一起，所以不敢說明埋骨的地點，但是她父親在出門前就考慮到這個可能，預作了籌劃，他一定會在自己的墳地上做個特殊的記號，這記號只有她們姊妹看得懂。

這番話簡直漏洞百出，但是江湖門檻精明絕頂的白朗居然完全相信，答應了擔任她們的保鏢與嚮導，還把兩個助手拖了出來，講明的條件是兩千元大洋，護送她們進沙漠繞一圈兒再回來，找到了先人的骸骨，另加兩倍，找不到就只有這麼多了，因爲她們只有這麼多錢，外加的錢必須要等尋出珠寶後才能支付。

這兩千元是先付的，除了作酬勞之外，還要包括沿途的花費，全在裏面。

這可以說是賠錢的生意，一行六個人的行程開銷，由康定過來，已經花得差不多了，因爲她們嬌生慣養，吃不得苦，行程歇宿，要住最好的客棧，最好的房間，吃東西也不肯委屈一點，進沙漠之後，開銷雖然省了，可是得爲她們準備馬匹，還

得另外準備馱馬，載她們的行李箱籠。

牛老三合計過，除非是能找到她們父親的骸骨，得到那兩倍的獎金，勉强對付個够本兒，力氣是白貼了。

但生意是白朗包攬來的，而且表現得興緻勃勃，他跟朱七也都沒話說了，起先他們以爲白朗是認識她們的，可是一路行來，發現彼此很陌生。

牛老三只想到頭兒是看上她們中間那一個小妞兒了，所以才出力巴結，那倒也值得，可是走了幾天看了又不像，白朗對兩個大姑娘只是客客氣氣，跟那個僕婦玉花兒却是有說有笑，一路打情罵俏。

玉花兒長得不錯，但是兩個人都知道頭兒只是逢場作戲，拿着解悶兒，絕不是爲了這塊料而賣勁兒，但是在兩個姑娘家面前跟個傭婦如此做，萬難得到人家女孩兒垂靑了，想來白朗的目的不是爲此。

牛老三問過朱七，那是個沒口兒葫蘆，冒出來的話能氣死人：「爲什麽？我怎麽知道，你不會去問頭兒？」

「我問了，他說是爲了成全人家一片孝心，還有，閒着沒事兒，借機會上沙漠裏去玩玩。」

「那不就結了，咱們頭兒雖然落了草，却也經常做好事行俠仗義，再說上沙漠去玩一趟也不賴，陪着這三個花不溜丢的妞兒，還有比這更輕快的事兒嗎？」

「但是，我知道頭兒一定是另外有目的。」

「頭兒自己告訴你的？」

「沒有，只是我猜想而已。」

「老牛，你最好少自作聰明，頭兒做事一向如此，該告訴人的絕不瞞咱們，不能說的，他自有打算，你要是多嘴多舌誤了他的事，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他怎麽說你怎麽聽，這次頭兒不但對人用了本名，咱們哥兒倆也用本名，就是爲了怕人知道，你小心着點。」

朱七的話不多，但是說出來的話也不浪費，輕描淡寫，却點明了要處，牛老三一想這是少有的事，果然就不再開口談論這件事了；跟白朗在一起，他必須習慣很多事，朱七提醒他的一件就是最重要的，白朗是個很好說話的人，沒什麽架子，顧全人的面子，有問必答，但如他隨便給了你一個答覆就是暗示你不必問下去了。」

不去追究根底，牛老三受得了，不要他喝酒，實在要他的命，因此他仍然涎着臉懇請着：「頭兒，我只喝一小口袋行不行，您是知道我的量，一小口袋醉不倒我的。」

「不行！」白朗的語氣是斷然的，可是緊接着這兩個字後面，門外響起了一串像銀鈴似的聲音：「巧極了！牛大哥，我就是來請你們到地窖裏去喝酒的！」

隨着話音一落，那扇虛掩的門被推開了，跳進來了一個穿着一身翠綠的女孩子，綠綢短衫，綠綢裙子蓋到了脚面上，半掩住一雙綠緞面的小巧鞋子包在玲瓏的脚上。

她帶進了一屋的綠，却爲她自己添了一片紅，紅生於臉頰，那是被兩個大男子的裝束引起的，牛老三黑得像半截鐵塔，白朗却白得像一尊瓷像，只是兩個人都只穿了一條布褲子，光着上身，因爲屋子裏實在太熱！

儘管臉紅，但已經進來了，她也就不在乎了，而且還把眼睛看着白朗，似乎對他那一身雪白而又精壯的肌肉，感到十分欣賞，而且那也的確值得欣賞，因爲白朗的身上光亮亮的，像是塗上一層釉色，而又那麽綫條分明，表現出男性的美與力，充滿了雄性的魅力！

所以那女郎竟然看得呆了，直等白朗含笑披衣坐起：「二小姐，妳怎麽沒休息，跑到上面來了？」

她是秦菲菲，被白朗一問，才醒覺過來，臉上再度湧起了紅暈：「底下太熱了，熱得我們都睡不着，可是又記起了白爺您的吩咐，白天一定要睡，養足精神，晚上才好趕路，所以姊姊想喝點酒，看能不能帮忙快點睡。」

白朗笑了一下：「多喝點水就睡着了，心靜自然涼，喝酒自然也能帮忙睡得熟，可是這兒的葡萄酒太醇，喝了會使人四肢發軟，一覺睡下去到明天天亮才能醒，那又不能趕路了，三位還是將就點吧！」

「白爺，您騙人，昨天我們也喝過了，甜津津的，又提神，又潤喉，也沒把人醉成您說的樣子。」

「那時是晚上，天氣冷，妳們又坐了一天的車子，喝一點還可以活血驅寒，再說有足够的時間休息睡覺。」

「您是嚮導，這個我可爭不過您，白爺，這是你們睡的房間啊，怎麽熱得像個烤爐似的，我在底下地窖子裏已經够熱的了，沒想到上面還熱上幾倍呢！」

這不假，她就來了這一會兒工夫，身上的緊身綢衫已經被汗水淋濕透了，不但緊在身上，而且還把她的肌膚隱約地顯了出來，敢情這位小姐除了這一件綢衫之外，裏面打的也是空心龍，而綢衣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一沾水就成了半透明的了。

看這位二小姐平時身形瘦巴巴的，只是人活潑一點，這回子去了束胸，居然也結實得很，圓鼓鼓的，像一對小山丘似的挺着，牛老三不敢看，却又偷偷地瞄，白朗却毫不在意，正面對着，如同沒看見，淡淡一笑：「是啊，所以這兒的人，家家都有地窖子，每到夏天的時候，日裏受不了酷熱，躲在地窖子裏，晚上天涼了才出來活動，這會兒妳出去看看，連個人影兒都沒有。」

秦菲菲似乎也沒注意到自己是曲綫畢露了，不勝悶熱地解開了領子上的扣子：「眞熱，白爺，你們就在這兒睡的？」

「可不是，且末城就是這一家客棧，又祗有一所地窖，讓給妳們睡了，我們只好在上面委屈一點。」

「那怎麽受得了，乾脆你們也到下面去吧！」

「不了！謝謝，我們還受得了，而且，二小姐，今天晚上我們就要開始進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了，維吾爾人把它叫大戈壁，這以後的日子可不好過，如果走得快，要半個月才能到阿集托，才有這麽個樣子的屋子地窖，半個月裏面，你們也得像

我們一樣，在大太陽下烤了，趁着還有五六個鐘點的時間，好好去養養精神吧。」

「不行，我們已經睡够了，實在悶得很難受，姊姊想喝酒，叫我來邀二位下去一起喝。」

「我說過了，不能喝。」

「白爺，我們當初定約時就說定了的，我們要什麽，只要是店裏有的，都可以隨着我們的意思！」

「不錯，我也沒小氣過呀！」

「那我們要喝點酒，您可沒理由拒絕呀。」

白朗嘆了口氣：「好吧，妳們要找罪受我也沒辦法，不過我先聲明，到時候妳們要是走不了，我絕不多躭擱，把妳們綁在馬背上，也要出發的！」

「你儘管綁好了，反正我們也不會騎馬，綁上還穩當些，白爺，你自己不喝，我請牛大哥喝兩杯行嗎？」

牛老三眼中立刻射出了希望的光，白朗笑了一笑：「底下就是一間地窖，他要是去了，妳怎麽換衣服。」

「換衣服，我要換衣服幹嗎？」

「不換衣服，連我都不敢跟妳在一起，那太誘惑人了。」

他朝她身上指指，秦菲菲這才看見自己的妙狀，尖叫一聲，雙手抱着胸，急急回頭溜了，白朗却哈哈大笑起來。

秦菲菲沒有再上來邀人下去喝酒，牛老三也沒有再提要喝酒，因爲他知道，白朗說不准，就是不准了。

一半是使性子，一半是生悶氣，牛三只好拿起白朗所指的那個水壺，準備狠狠地灌他幾口。

他當然不是向白朗生氣，打從跟了這個年輕人之後，頭兒就是他心目中的神，沒有人敢，也沒有人會向神明生氣的，他只是對自己生氣，對肚子裏的酒蟲生氣，提着那沉甸甸的水壺，他已經開始低聲嘟囔着：「沒出息的東西，不該犯癮的時候，你們偏偏要作怪，老子把這壺淡得出鳥的冰水全灌下去，活活地撑死你們！」

可是當他打開蓋子，把壺口對向嘴唇時，一股觸鼻的酒香冒了出來，壺裏竟是上好的燒刀子，熱辣辣的，香噴噴的，逗得他喉頭的那個硬結都跳了起來，猛灌了幾口，全身上下，頓時只感到一股無比的舒服！

直着脖子，吐着大氣，他又灌了幾口，在他的估計中，約莫倒下了半斤，這是一把可以裝兩斤的水壺，提着沉沉的，裏面應該還有四分之三的酒才對，可是壺中只滴下了幾滴殘瀝，沒有了，就這麽多。

他拿着那口錫皮的水壺一陣搖幌，裏面倒是幌啷啷的直響，像是裝了許多小石子兒，可就是沒酒了。

可是牛老三已經够了，他感激地望着白朗，眼睛有點潤濕，頭兒畢竟是最了解他的人，而且也對他够寬大了，酒是他的命，只要有幾口酒，他整個人就有了精神，但是酒也能要他的命，放任他喝下去，他能把自己灌個爛醉如泥，扔在河裏都泡不醒，至少也得躺上兩三天，現在可沒有那個空閒容許他醉倒下來。

白朗沒有理他，開始用他那低沉而富有男性魅力的嗓音，輕唱起大漠上的民歌：「男兒豈能不飲酒，男兒豈能不掛刀，男兒豈能無駿馬，男兒豈能身畔無美女……腰中跨着寶刀，囊中載滿美酒，跨下乘着白馬，馳向沙場時，却不會回頭看一下，昨夜在枕畔伴着他的驕美如花……。」

歌聲很雄壯，很豪放，却有着那麽一絲薄倖的惆悵。寶刀，駿馬，美酒，嬌娃，這四者堆砌而成一個草原上的男兒寫照，但是在英雄的歲月裏，他必須撇下那美麗的伴侶，獨自去迎向那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厮殺生涯。

這是一首很古老的戰歌，白朗却是用漢語唱的，使得牛老三也聽得懂，也唱得這漢子胸中熱血沸騰。

「借問那馬上的少年郎，爲什麽不敢回頭望一望？」

有一個低細而柔美的女音，和着他的曲調，也在門口輕輕地唱起，嬌媚婉轉，盪氣廻腸。

牛老三跳了起來，正準備出去看看，但是白朗擺了擺手，示意他不必緊張，然後臉上帶着神秘的笑意，又繼續用那底沉的男音唱着：

「寄語美麗的姑娘，莫怪我鐵石心腸，我如回頭望一望，就不再有勇氣離開妳的身旁，因爲我要去的地方，不是妳能去的地方！」

「馬上的兒郎，你不了解草原上的姑娘，她的笑靨美如初升的朝陽，她的纖手却像你一般的堅强，她嫣紅的嘴唇，在吮吸過敵人的鮮血後，將更艷麗芬芳，如果你回頭望一望，就可以看見，她正披上戰袍，磨亮了腰刀，牽着戰馬，跟你一起共赴戰場！」

白朗的眉頭皺了一皺，隨接唱了下去：「姑娘，妳一定是找錯了帳房，或者是覓錯了情郎，不然就是我瞎了眼睛，找錯了侶伴，我愛的姑娘是一個溫柔美麗的女郎，她那仁慈的心腸，不忍見到一頭小鳥的受傷，玫瑰的枯萎都會使她傷感低頭，怎麽會兇惡得如同草原上的母狼！」

唱完後，他朝着牛老三，眨眨眼睛笑了一下，門外傳來了一聲低微的咀咒：「該死的白朗，你別想把我撇下來，跟着兩個騷狐狸精在外面逍遙！」

白朗的眉頭一皺，帶着點斥責：「小麗！快回去，否則我就把妳綑上，叫人送妳回去！」

「不！我不回去，我要跟着你……」

「小麗！我再說一句，這是最後一句，如果我再看見妳，我們之間一切都完了，就當我們沒認識過！」

聲音並不駿厲，但是非常的堅決，似乎已無轉圜餘地。門口略頓一頓後，傳來了一陣低低的飲泣……。

「白朗！你不能這樣子對我！」

「是的！小麗，照我的規矩，我應該早就把妳趕出去了，在我手下的人，從沒有一個敢違抗我命令的，妳這已經是第十九次不聽約束，擅自行動了，我爲自己立了個限制，我容忍妳二十次，因此只要我再見到妳，就是限制滿了，妳知道那後果

的！」

又經過一陣難堪的沉默，門外傳來了一聲輕輕的嘆息，似乎有點哽咽的聲音：「好，白朗！我回去，可是你要早點回來，不能撇下我一個人……。」

「應該回來的時候，我自然就會回來的！」

「不許你跟不三不四的野女人勾三搭四！」

「那我第一個就不該理妳，看看妳現在野成什麼樣子，妳現在的談吐，那裏像一個淑女的樣子！」

牛老三忍不住移向門邊，低聲道：「小麗，做個乖女孩兒，快回去吧，咱們是在辦正事兒，惹火了頭兒，他會翻臉不認人的，還有，我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勸妳一句，以後學得乖一點，別叫寨子裏那些野婆子把妳帶壞了，那麼兇巴巴的樣子，連我牛老三都嚇得不敢領教，還能讓頭兒喜歡妳嗎？挺俊挺可愛的一個小女孩兒，幹嘛要學得像頭母老虎呢，頭兒要是吃這一套，早叫妳姊姊給套上了，還會輪到妳這小丫頭嗎？」

一面說，一面把眼睛湊上門縫兒，想瞧一下外面，那知他的頭才湊過去，忽然像挨了蜜蜂刺一下似的，猛地後退，因爲就在他要張望的門縫中，塞進了一截雪亮的鋼刀，門縫上有一粒米那麼寬，比刀身還窄一點，但是這把刀還是硬塞了進來，可見在外面塞進這把刀的人手勁兒很大，而且落手也很準，因爲這把刀的刀尖對準了牛老三的額角，上面還扎了一個小小的破口！

還是他退得快，否則，兩寸來長的刀身全部扎進了前額，牛老三就成爲死老三了。望着那亮幌幌的刀刃，牛老三吁了口氣，却又忍不住埋怨道：「小麗，妳眞胡鬧，這種玩笑也是隨便開得的，要是再低上一寸，我這一隻眼睛就完了！」

門外傳出一聲冷笑，倒是白朗一笑道：「老三，你說這個話可就眞的不長眼了，假如小麗存心要你一隻照子，還會差上這一寸嗎？」

門外嗤的一聲笑了起來，充滿了少女的歡欣與嬌憨：「聽見沒有，臭老三，還是大哥明白，臭老三，姑奶奶不是要你一隻照子，而是給你添上一隻，叫你看看清楚，別再滿口小丫頭的亂叫，姑奶奶那點兒小了，比比個兒也矮不了你多少！」

牛老三摸着腦袋瓜笑笑：「行！行！小姑奶奶算我說錯話了，妳是大姑奶奶，不是小丫頭！」

「知道就好，下次我再聽你叫一聲小丫頭，那可別怪我不客氣，你連大小都分不出來，這對照子留着也沒用！」

「唉！小麗，我可眞服了妳，頭兒也是滿口叫妳丫頭！」

「他可以叫你不行，他是大哥，你不是！」

白朗在榻上伸了個懶腰：「小麗，鬧夠了，妳也可以回去了，別儘在這兒攪了我的事兒！」

「是的！大哥，我這就走，不過你放心好了，那兩個狐狸精在地窖子裏喝上了，至少要三四個鐘頭才會醒呢！」

「怎麼會呢，她們根本就不像是女酒鬼！」

「當然不是，她們連一滴酒都沒下肚，可是不喝酒的人，就一定要喝水，在這店裏的水也一樣能把人醉倒的！」

白朗又忍不住笑了，笑容中有點無可奈何的樣子：「又是妳這丫頭鬧的鬼，妳到底要幹什麼：」

「爲你方便呀，你要是眞喜歡她們，這會兒可以到她們的屋子裏去，兩個軟綿綿的大美人，活色生香，隨意擺佈，准保不會挨耳括子！」

白朗差一點揚起眉毛要罵人，但想想又忍住了。牛老三却不肯放過這個機會，笑笑着道：「小麗，那妳可白操這份心了，頭兒如果有意思，還用得着妳幫忙，她們一路上直拋媚眼兒，就差沒有自己送進屋裏來！」

「我知道，我又不是瞎子，一路上的情形我都知道！」

白朗眉頭一掀：「小麗，妳綴着我們多久了！」

「從一開始我就綴在後面了！」

白朗的眉頭再度揚起，似乎要罵人了，屋外的女郎好像看得見屋裏的情形，連忙道：「大哥，不是我故意要違背你的吩咐，實在是我太不放心！」

「笑話，難道妳還怕我們會被幾個娘們兒給吃了，有我老牛保駕，頭兒包準穩似泰山！」

牛老三拍拍胸膛，覺得受了侮辱似的，可是門外的女郎這次却沒有跟他拌嘴，却以誠懇的聲音道：「大哥！我知道你英雄了得，可是這兩個女的不簡單，尤其是另外那個叫莎莎的，表面上斯斯文文的，其實却一肚子的鬼！」

白朗笑了一笑：「我知道，小麗，妳放心好了，一個熱如火，一個冷如冰，但是如果她們是想用美人計，還扳不倒妳這個大哥的，我又不是省油的燈！」

「還有，我是踩着另一伙子人下來的，一共是七個，由一個矮墩墩的老胖小子帶着，裝成皮革商人，從蘭州開起，就一直綴着你們了。」

白朗這次倒是微微一震：「會有這回子事兒！」

「我盯着他們四五天了，看準了才向你報告的，這伙人跟踪的技巧很高明，始終不跟你們照面，有時還故意落後一個宿頭，本來我還不想說的，可是過了這個宿頭，明兒開始就要進入沙漠，我無法再盯住了，再跟下去，他們不發覺，你却會抓住我了，所以我才知會你一聲！」

「很好！妳懂事多了，再也不像以前那麼毛燥了，有沒有把那伙人的底子摸清楚呢？」

「摸不出，都是陌生臉孔，他們說是皮革客，身邊帶的貨也是眞玩意兒，看不出假來！」

「那或許眞是皮革客人呢？」

「大哥！皮革客人只有從沙漠上買了貨往內地賣，那有在蘭州辦了貨往大漠裏運的，老實說，這次我是聽了你的話，不準備跟了來的，何況你行前也沒有留下去向，我是盯着這批人，才發現你們的！」

牛老三張大了嘴，但是白朗揮揮手不讓他發言：「我知道了，以後我自己小心就是了！不過也許是妳多心……。」

「不是我多心，假如他們眞是皮革客人，我應該見過才是，我不認識，就證明他們有問題，行有行規，這條道上的皮革買賣都是幾代的祖傳行業，不准外人踏一脚進來的！」

「好！記你一功，我會當心就是！」

「大哥！我要走了，後面那一伙兒跟你保下的這幾個娘們兒底子都叫人摸不清楚，也許是一條綫上的，也許是對頭，但一定是有着關連，因爲他們始終不照面，尤其是後面那一伙兒，始終不超前去，故意慢上一脚，現在他們就歇在十里後的小龍集上，也在作進沙漠的準備！」

「乖女娃兒，小麗，妳要是一直這麼懂事，大哥就會多疼妳一點兒了，好好兒回去，替我照顧着一點寨子！」

「好的！大哥！我走了，往後的路上你要自個兒小心了，牛老三，你去照應着大哥，別離開他一步！」

「小姑奶奶！那還要吩咐嗎？有我老牛在……。」

「牛老三，你那兩把刷子我還會不清楚，大哥如果是靠你保護，腦袋早叫人摘去了，你唯一的用處是能討人厭，有你跟大哥在一起，那狐狸精不敢明目張胆地來勾引大哥，你也就做好這件事就夠了！」

牛老三忍不住叫屈道：「笑話！小麗，妳眞是門縫裏瞧人，把我看扁了，我老牛跟頭兒是比不了，但是在……。」

門外沒讓他吹下去：「我不會從門縫裏瞧人。可是會從門縫裏扎人，你留神點，如果大哥有什麼失誤，我的刀子不剔了你這一身死牛肉就是你的妹子！」

「別！別！我牛老三沒這麼好的命，有妳這位好妹子！」

哼的一聲輕笑，已經遠去了，白朗雙手托着腦袋，又在榻上躺下來，牛老三却摸着頭發怔，半天才問道：「頭兒，小麗的話你聽見了！」

「嗯！這丫頭總算還辦了點事，居然踩出了後面踩了一帮子，不過也沒有什麼希奇的，在我的預想中，原也該會有人才對，否則就不夠熱鬧了！」

「頭兒，你說姓秦的兩個妞兒果眞是去尋她們親人骸骨的！」

「不單是找骸骨，也還有一票珍寶在一起，人家不是已經明明白白的告訴了你嗎？」

「您相不相信她們的話？」

「人家這麼說，咱們就這麼聽，何必一定要相信呢！」

「話不是這麼說，假如叫人給栽了，那可太不上算了。」

「有什麼不上算，咱們吃了、喝了，也玩兒了一趟沙漠，沒什麼好損失的，如果你是個大姑娘，還怕叫人給佔了便宜，你是個莽漢子，只有佔便宜的份兒，還有什麼担心的！」

牛老三不開口了，他知道頭兒的脾氣，如果正正經經的說話，就表示他需要人家的意見，假如他開始說俏皮話，那就是不要再談下去的表示了。

屋子裏依然悶熱，但是白朗居然閉上了眼睛，認眞地休息了，牛老三也清楚，頭兒很少閉上眼，如果爲了必要，他可以三天三夜不閉眼，但如果他閉上了眼，那就是眞的在休息養神，不再容人打擾了。

所以牛老三蹩了一肚子的話，也只好不開口了，再度地倒在發熱的炕板上，牛老三也想睡一下，但是實在睡不着，他的眼前幻出了一個秀麗的影子——小麗，那個剛才扎了他一刀的女郎！

美的像一朶花，野得像一匹馬，狡猾得又像一頭狐狸，她是寨子裏的寶，每個人都喜歡她，但也是寨子裏的一塊魔，每個人多多少少都吃過她不大不小的虧，叫人恨得牙癢癢的，却又拿她無可奈何，因爲對着她如花的笑臉，就是鐵打的人也生不起氣來。

小麗不是黑道上出身，她的老子是個有名的武師，因爲跟人打架鬧了事，流浪逃亡，把女兒送到寨子裏來，托白朗照顧她，算起來她是白朗的師妹，因爲白朗在他老子門下學過武，就是那麼點淵源，小麗進了大寨！

來時才十五六歲，梳着大辮子，一副逗人喜歡的樣子，一幌五年了，可是淘氣得成了精，除了白朗，她沒有第二個怕的人，就是對白朗，她還有七分畏懼、三分溫柔，對別的人，可就是十分的頭疼了。

美是美，可像朶帶刺的玫瑰，扎手得厲害，因爲她不但人美，手下功夫也紮實，去年在蘭州，有個不長眼的糧行少東看見了她，想吃她的豆腐，結果一頓鞭子，連那個少東帶上七八個帮閑的漢子，全部被抽得頭破血流！

那羣人在蘭州很有點勢力，那位少東挨了打還不死心，一直打聽到她是多刺玫瑰井小麗，白狼大寨白大寨主的師妹，這才算死了心認了，因爲誰也惹不起白狼大寨。

「多刺玫瑰」這是公送小麗的雅號，倒是沒人記得她的本名井小麗了，牛老三摸着額上被扎破的那個小傷處，想起了小麗的種種，不由得笑了，對小麗，他沒有邪念，僅有着一份像長兄對幼小的弱妹那份寵溺的感情，但是他却很奇怪，多刺玫瑰對白朗的愛戀很大胆，爲什麼這次這麼乖，跟下了七八百里路，只在門口說了幾句話，連面都不見就走了。

不僅是井小麗的一切，牛老三不懂，連帶着他又想起了那一對姊妹花，他們目前的女雇主。

姊兒倆一般的美，一般的嬌，只是姊姊秦菲菲熱得像火，妹妹秦莎莎嬌得像絲，冷得像冰，不管她多冷，但是牛老三瞧得出她對着白朗時，眼中總有點特別的東西，那也不能說是女娃對英俊男人的思慕，牛老三跟着白朗幾年，對這一類的眼光看得多少，因爲很少有見了白朗不受吸引的女孩子，甚至於連出了閣的少婦，規規矩矩人家的小媳婦兒也好，頭上栓着白繩兒，明告訴人家是守着節的孀婦也好，看

見白朗，不是莫名其妙地紅了臉，低下了頭，然後又偷偷地瞧他兩眼，或者就是出了神似的，死盯着白朗看個不停，這兩種看法上有大胆與胆小之分，骨子裏的含意却是差不多的。

就只有秦莎莎的眼光略有不同，她除了那種少女的慕情之外，另外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意味，牛老三說不出來，一定要想個比喻來，就像是一頭母貓瞧着一頭肥肥胖胖的老鼠，既把他當作一頓可口的美餐，却又不急於享用。

肥肥胖胖的老鼠在貓兒的眼中當然是道鮮美可口的好菜，所以貓兒的眼中充滿了貪婪和慾望，但是老鼠肥肥胖胖，行動就不會太敏捷，所以貓兒很從容，只要牠高興，隨時都能伸出爪子攫了來，大可不必着急，所以貓兒的眼中居然還能帶着殘酷的笑意，帶着欣賞！

牛老三不懂得貓兒，却懂得女人，但是他不懂得秦莎莎，一個女孩子能把他們的頭兒白老大看成一塊到嘴的肥肉，看成一頭羊圈兒裏的羔羊，這個女人不是他媽的發了瘋，就是他媽的怪得邪門！

好在白朗的反應却很冷淡，既沒有把自己當作是老鼠，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是羔羊或是肥肉，所以牛老三很放心，只不過想到秦莎莎時，他多少總感到不舒服！

就這麼迷迷糊糊的捱到了黃昏，太陽下山了，晒得發燙的砂土還在噴着熱，如果用水洒上去，準還能冒着熱氣。只是這兒水太珍貴了，除了老天爺不懂得愛惜，用傾盆大雨把水潑下來，沒有人會捨得用水來洒地的，所以由着大地發燙噴火去，不過風裏已經有了涼意，這股冷風會把熱氣很快地吹散，把發熱的砂土吹得冰涼，使熱昏的人感到沁骨的冷意，大漠上就是因爲這種暴熱暴寒的氣候，使得那些亘古的巨石突漲暴離，加速了它們的風化，也因此才使得那些風化碎裂的石層變成那一片浩瀚的沙海，使得這一片草原成爲不毛之地，成爲死亡的絕域！

只不過沙漠在千萬年來，好像不變它的面貌，它的冷熱動靜與呼吸脈搏，生活在沙漠上的人却以智慧在死亡的經驗中找到了征服自然，征服沙漠的方法，所以沙漠對一般的旅人雖然還是充滿了危險，對一個有經驗的行客，却已不再那麼恐怖了，避開它的銳鋒，攻取它的弱點，就這樣，人們征服了沙漠，把死亡的旅程易爲康莊。

牛老三爲空氣中的涼意感到睡意正濃時，白朗已經醒來了，搖醒了打呼的牛老三。

「懶蟲，該睡的時候不去睡，該醒的時你倒陰過去了，不過這是最後的一次了，今兒我們就要開始進入大戈壁，你可得把身上的懶筋抽一抽，再也沒有這麼舒服了。」

牛老三一下子跳了起來，睡意都被驅走了，這漢子還有一個長處，就是他很少做夢，也可以說從不做夢，所以他只要閉上眼睛，就是在眞正的睡眠中，那怕只要一會兒工夫，就能把疲勞完全地恢復，而且眞到必要時，他騎在馬上，甚至於一面挪腿不斷地走路，一面也能睡着了。

他沒有白朗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本事，但是他能利用每一分鐘不用大腦的時間休息養神，補充體力的損耗，所以他看起來，也像是永不會疲勞的鐵人。

跳起來之後，他伸手就去抓堆在屋角的兩個大馬包，行動很俐落，完全是一副準備啓程的樣子，白朗却笑一笑：「老牛，別忙着拿東西，先把衣服穿好！」

牛老三發現自己還是光着脊樑，只穿一條短褲兒，而頭兒却已經是衣履整齊的了，不禁有點不好意思：「頭兒，我非得穿上那個撈什子！」

「是的，要整肅儀容，不但要穿戴整齊，而且連衣領的鈕扣都得扣好，別忘了，我們現在是堂堂正正的鏢客，不是打家刦舍的綠林好漢，何況我們護送的是兩個年輕的堂客，從不可以失儀！」

牛老三在肚子裏暗暗的嘀咕：「他奶奶的，你明明是西康道兒上鼎鼎有名的大瓢把子，居然講起規矩來了，難道就是『盜亦有道』嗎？」

他突然覺得自己挺有學問了，居然能說出「盜亦有道」這麼有學問的話，只可惜這番幽默祇能放在肚子裏，供他一個人自我陶醉，却不敢在口中說出來！

等他穿好衣服，扛着行李到門口的時候，裏面的小褂褲已經被汗水浸濕了，被外面的冷空氣一吹，才感到舒服一點，却看見白朗已經牽着幾匹馬走了過來。

「老牛，下去，到地窖子裏去看看，那幾位客人準備好了沒有，催催她們要上路了。」

牛老三立刻又苦着臉：「頭兒，我剛穿好衣服……」

「當然要穿好衣服才能下去，總不能那麼赤身露體的樣兒去見人家堂客。」

「不，不是的，頭兒，您知道的，我老牛打了赤膊扔在冰堆裏凍一夜都不在乎，就是悶不得，這會兒外頭剛涼快，下到那個鬼洞子裏，又要鱉一身汗。」

「那就鱉一身汗吧，反正你這身衣服常年放在箱子底下沒機會亮相，糟了又可惜，就利用這幾天多穿穿洗洗！」

白朗又在說笑話，那就是不准打回票的意思，可是這次牛老三鼓起了勇氣，說道：「頭兒，我怕見娘們兒，尤其是那一屋子都是娘們兒，陰氣太重，我怕沾上晦氣！」

他不願意再去沾那一對姊妹才是眞的，因爲小麗先前說過在她們的酒裏下了迷藥，這會兒恐怕還是鬢亂釵橫地倒在榻上，或許還敞着胸，掀了裙子的滿室春花。剛才秦菲菲上來時，那股子勁兒已經夠瞧，有白朗在一起，他正得住自己，要他一個人，他實在沒那份兒定力。

白朗的臉沉了下來：「老牛，出門在外跑的人，沒那些忌諱，再說先前人家邀你下去喝酒，你倒是沒怕沾上晦氣，這會兒又講究起來了，去！現在祇有我們兩個人，一定要沾晦氣，也是該你去沾，誰叫你不是頭兒呢？當頭兒的好處就是見利分大份兒，有倒霉事兒賴在最後，那天等咱們換了莊，輪到你做主的時候，你再挑我幹好的吧！」

話風不對，眼色也不對，白朗雖然是老大，却不像別處的老大，危險事兒走在頭裏，分紅的時候，他取最小的，處處都爲弟兄們着想，所以他這位仁義老大才能鎮得住寨子裏那些兇神惡煞，來自三山五嶽的好漢。

現在這件差使當然不是什麼危險的差使，但是白朗說出了這句話，就非他去不可了；牛老三嘟着嘴，滿心的不情願，像是受了極大的委屈，白朗却又笑了：「老牛，別做出這副嘴臉，像這件事兒，如果換了朱七，說不定有多樂呢？說不定還有機會在那細皮白肉上掏摸上一把借機會打情罵俏一番呢，你却如喪考妣……」

牛老三急了：「頭兒，你知道我牛老三不是這種人！」

不錯，他的老搭檔判官朱七什麼都好，就是喜歡在娘兒身上找小便宜，對這樁差使一定樂得眉開眼笑，但牛老三却不是這塊料兒，白朗笑一笑：「我知道，所以我才打發他去走前站，支得遠遠的，我知道你是鐵錚錚的漢子，才叫你下去，催得緊一點兒，半個鐘頭後一齊上路。」

牛老三這才樂了，頭兒的冷言冷語他聽來固然刺心，而又不敢生氣，但頭兒好言好語却更爲難得，得了一兩句足夠樂上半天兒的！

於是牛老三挺着胸，凸着肚子，直把自己裝點成個道岸君子似的摸索着下了地窖子，心靜自然涼，似乎那股悶熱的空氣也不那麼逼人了。

地窖子是就着地板挖下去的，爲了隔除日光炙地的炎熱，地道挖得很深，用一架長長的木梯直通下去，牛老三在下梯子的時候，已經咳嗽了幾聲打了招呼，下面果然涼得多，而且還點着油燈照明，一室分爲兩間，都用厚布棉門簾兒隔着，牛老三又咳嗽了一聲，打開嗓門兒叫道：「秦姑娘、秦大小姐、二小姐，拾奪拾奪準備上路了！」

屋子裏沒回答，好像沒人似的，牛老三覺得有點奇怪，直着嗓子又叫了一聲，裏面才應出一個低細的聲音道：「是牛師傅嗎？進來吧，我們等着呢！」

聲音甜甜的、膩膩的，但却是那一個冷得像冰冷似的秦二小姐秦莎莎的嗓音，牛老三連忙道：「二小姐，我們頭兒，咳！咳！就是白老大叫我下來告訴各位一聲，時候兒到了，請各位準備一下，好走路了！」

「是嗎？我算着時候兒也差不多了，可是我們的行李解開了，細不舒齊，請你進來帮個手兒！」

還是秦莎莎的聲音，仍然甜得膩人，牛老三聽在耳朶裏却有點兒發慌，這麼美好的聲音，彷彿能把人化了似的，要不是相處了幾天，已經聽出了嗓音，他說什麼不相信是那冷得像冰似的秦莎莎發出的。

既然要他帮忙綑行李，想必裏面已經弄整齊了，所以牛老三毫不猶豫地掀門簾兒就闖了進去。

屋裏的情況却嚇了他一跳，靠炕邊的桌子上一片狼藉，有喝剩的酒，吃剩的風鷄、肉脯、乾果仁兒，還有幾方撕成細絲的醃魚，出了塞，這些東西都是山珍海味，都要論整塊大洋計價的，他奶奶的，這幾個娘們兒倒眞是能花的，什麼值錢叫什麼，看來她們是存心要吃回雙倍的本兒回來，要是眞打算護送她們這一趟上賺幾個，那恐怕連褲子都賠了進去還不夠，她們是存心訛上了。

但是這頓豪華的酒菜並沒有嚇着牛老三，他們跟着白朗保這一趟客人就不是爲錢，爲了什麼，牛老三不清楚，但是知道這一趟的幾個馬子透着邪門兒，每個人都帶着點邪氣，透着股說不出來的邪味兒。

憑她們先前所開的價錢，但凡是稍微懂得行情的，就不該這麼個花法，雖然事前講好是包到底的，而且也沒有規定她們每天每餐最多可以開銷多少，但是出外行路的人，自己該有個譜兒，像這種揮霍法，那是廝臉不叫廝臉，成了坑人了，就是這一點兒顯着對方不簡單，她們對白朗顯然也動了疑，故意用這些手段來探白朗的意圖。

這些都不足以使牛老三吃驚到跳起來的程度，因爲他心裏頭已有了個底兒，而他現在差點沒跳起來，顯然是爲了別的事情。

是什麼能使這老「薑」都沉不住氣了呢？

在炕上，仰天八叉歪着秦菲菲，娘兒們睡成這個樣兒，已經夠不雅的了，何況是她剝得赤條條的像頭白羊，更何況她沒有睡，睜着一雙大眼睛，以笑非笑地看着他。

饒是牛老三大江大海的經過風浪，也被這種陣仗弄得慌了手脚，牛老三只覺得眼睛一花，也不敢多看，就想往後退，可是他身子才動就又停住了，不是背後有什麼堵着，也不是他被眼前的活色生香所迷惑，牛三爺不是聖人，也不是個好色之徒，在這個骨節眼兒上，他反而能沉得住氣，因爲他想到了一件更爲邪門兒的事！

剛才是秦莎莎的聲音叫進來的，這會兒炕上却只有秦菲菲一個人，說話的秦莎莎在那兒呢？

牛老三知道自己必須要沉住氣，堂堂的牛三爺總不能叫兩個娘們兒給要了，所以他定了定神，乾脆又進了兩步，對炕上赤條條的秦莎莎點點頭，只當她是衣着整齊的，一點也不顯着奇怪，定了定神才說：「大小姐，二小姐要我進來綑行李的，行李在那兒？」

說着他遊目四顧，由屋角找到屋頂，似乎是在找行李，但心裏却是找另一個人，瞧她們在要什麼花樣？

邪門兒了，明明聽見聲音在屋中，却找不到人影兒，那妞兒難道會土遁不成，要不就在炕底下，這是張大木炕，床肚子裏挺大的，倒是不難藏兩個人，可是看看秦菲菲躺在炕上的那副德性兒，他又不願意出過腿去，何況那妞兒躲在底肚兒裏，不知在幹什麼，把她掀出來又能如何？

想到這兒，牛老三又想打退堂鼓了，可是炕上的秦菲菲又笑了：「牛爺，怎麼又要走了，你不是來帮忙綑行李嗎？」

「是，是的，我聽二小姐這麼說才進來的？」

「這麼說若不是我妹妹叫你帮忙，你就不進來了！」

「不錯，堂客們呆的屋子，若是沒得到允准，怎可隨意亂闖，我牛老三雖是粗人，這點規矩是懂的。」

他瞧見對方臉上那種不懷好意的笑，心裏有點兒嘀咕，但聲音與態度，儘管放得自然，顯得很不在乎。

「是白爺要你下來，通知我們上路，他自己幹嗎不來？」

「白老大要到櫃上去結帳，因為那伙記開上來的帳單貴得驚人，差點把我們當成寃大頭了，我們又不是頭一回出門的雛兒，那兒會叫人這樣坑法兒，所以白老大理論去了，不過我看了二位姑娘叫的菜點，倒是寃枉了店裏了。」

他終於忍不住，把心裏的埋怨抖了出來，秦菲菲卻噗的一聲笑了：「是啊！我眞沒想到在這種荒野地店裏，居然還有着這麼精細的菜點呢，我只叫他們揀像樣兒的送了來，沒想到會是這些，價錢一定不低吧！」

牛老三哼了一聲：「說東西倒也平常，風鷄醃魚，在內地是家常鹹菜，不過這是且末城，是新疆，是靠沙漠的邊兒，鹽跟水都是活命的寶貝，這玩意兒就珍貴了，好在姑娘們還客氣，沒叫他們做魚翅、海參、燕窩送了來。」

秦菲菲咯的一聲又笑了：「燕窩沒有，魚翅跟海參得現發，還沒送來，牛爺要是不急，不妨等一下，恐怕就快好了。」

牛老三抽了口冷氣，差點兒沒罵出口來，最後忍住氣道：「沒工夫了，頭兒說半個鐘頭之內準上路。」

「那怎麼行？我巳經吩咐店裏趕着拾奪了，還好這是且末城最大的一家客棧，住的差一點，吃的還齊全，因為經常有些闊大爺在這兒打尖歇脚的！」

「大小姐，行程安排得由咱們定的，這是說好了的，所以錢儘管由妳糟塌，該走的時候就得走，晌午的時候巳經告訴過妳們啓程的時刻了，這不是故意拿翹，東西叫了，趕不上享用是妳的事，誰讓妳要揀費時的玩意兒呢？」

「東西我可以不吃，可是店家肯嗎，那玩意兒發開了就留不住，一年到頭也找不到別的買主。」

「價錢照算，讓他們自己享用吧，權當作疼了孫子。」

牛老三本不是老實人，這會兒火來了，忍不住開口罵人了，但秦菲菲却笑了：「便宜了店裏的孫子，却寃了花錢的孫子，你不會說我做老奶奶的偏心吧！」

牛老三一瞪起牛眼要發作，但秦菲菲發作得比他還快：「你告訴姓白的，老奶奶不寃枉花他的，這會兒我不是巳經披掛好了，準備上陣嗎？叫他下來吧，老奶奶不賤賣白送，但是也不會坑人訛人，欠了他的，就會償還他的。」

她用手一拍肚子，大馬金刀，一副潑婦相，雖然夠媚夠艷，也夠迷人。但牛老三却直了眼，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他自然明白秦菲菲是什麼意思，因此只有冷笑一聲道：「大姑奶奶，妳把我們白老大看扁了！」

「笑話，我會看扁了他，他捨不得花那些錢，想變個法兒撈回來，不是太小家子氣了嗎？明說一聲，老奶奶也不是不開竅的，所以老奶奶故意再坑他一筆，叫他明白，老奶奶的身價是多少，要想沾邊兒的話，就得花那個數兒，就算他用了蒙汗藥，迷得老奶奶不能動，也省不下那個錢兒的。」

牛老三總算是明白了，對方擺出這個陣仗，原來是小麗擱在她們酒裏的迷藥出了問題，叫他們給發現了，這却是誤會了白朗，想到偏道兒上去了！

他吁了口氣，當然不能說出藥是小麗下的，可是也不能不替白朗辯個明白，這個黑鍋揹上可太丟人，因此他一挺胸膛：「秦二小姐，妳說的什麼蒙汗藥我不知道，可是妳心裏想的却不是那回子事兒，咱們白老大不是那種人。」

「他不是那種人是哪種人？他是聖人？是柳下惠？」

「那我不敢說，可是我敢担保他不會用蒙汗藥來强佔一個女人，我跟他多少年了，見過的事兒也多，只知道他有那點本事，他要是看中一個女人，絕不會用卑劣的手段去佔有她，他看不中的女人，脫光了上門去也會給他一脚踢出來，大小姐，妳擺錯道兒了。」

「什麼？難道說我是故意誣賴他，酒還在桌子上沒喝完，你去嚐嚐，裏面是不是有蒙汗藥？」

「我是個酒鬼，聞見了酒就沒命，別說裏頭有蒙汗藥，那怕放的是砒霜，我也聞不出來，我只能聞到酒氣，知道那是多少年的貨，開了封有多久，摻了多少花兒（水），不過我可以說一句，酒裏眞有了蒙汗藥，那也絕不是我們白老大放的！」

「不是他擱的，那就是你擱的！」

「姑奶奶，有那種好酒，我早餵了自己了，還捨得擱上點藥來餵妳，我老牛眞要想叫妳扒下去，一定會把藥塞在妳嘴裏，捏着妳的下巴，逼妳張開嘴，用根棍子灌下去，要是我心情好，或許還會灌上兩口水。酒，那是做夢，我老牛自個兒喝都不夠，所以妳要喝了酒裏有毛病，可別想到我老牛，牛三爺絕不會憐香惜玉用酒來灌妳。」

牛老三雖然粗，嘴皮子並不輸人，損起人來，連葷夾素，酸蔴帶辣，五味俱全，秦菲菲若是個臉皮薄的，光是那番話也會活活給氣得翻眼兒，但是牛老三也有分寸的，對方若不是這副形相，他也不會在口頭上如此刁損！

秦菲菲沒生氣，也沒有難過，只是翻着白眼兒，瞧了他兩眼，笑了起來：「喝！牛三爺！牛師父，眞沒想到你口頭還眞有兩下子，不過你放心，我壓根兒也沒想到是你，一來是瞧準了你沒那個胆兒，二來是料準你沒有那個種，酒鬼只要有黃湯灌，連香臭都分不出來了！」

「姑奶奶，這倒是說對了，我老牛要動心兒，第一件事一定是找酒喝，酒喝足了倒頭就睡，天仙也好，母狗也好，我的眼裏看來都是一個樣兒，就以妳此刻一身細皮白肉，我瞧着最多也只是捉摸着那一塊肉下酒最爽口。」

遇到了一個潑口，牛老三倒是起了勁兒，彷彿找到了一個駡架的好對手，駡完了一頓，立刻又在盤算下一次開口，挖出些什麼精美的詞兒來再殺過去。

但是他沒有機會再發揮他的天才了，因為對方顯然沒有他這份兒氣度跟涵養，臉色變了，漂亮的大眼睛裏閃出了殺機：「牛老三，你好，消遣得痛快，你姑奶奶今兒個倒是遇上了一張利口，居然駡得我沒話回答；只是你弄錯了對象，找錯了主兒，我們姊兒倆可不是什麼窰子裏的粉頭兒，人讓你們糟塌了，還得受口頭上的輕辱，你得給我擺下個道兒來，要不然你就別想出這個門兒。」

牛老三多少也是闖過大江大湖，見過風浪的老手，豈會看不出她眼中的殺機，但是他不在乎，因為他看得準，這個娘兒們身上雖是穿着衣服，但是凹凸分明，不可能再藏着什麼兇器，就算是有着一兩柄薄薄的飛葉子（窄而薄的飛刀，多半作暗器使用）牛老三自信也對付得了，因此他毫不在乎，哈哈地一笑：「二小姐，我老牛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把妳們看成那種下流娘們兒，因為妳們是顧主，我們是伙計，妳們要是窰姐兒，我老牛可不成了大茶壺了，老牛要是那麼沒出息，死後怎麼有臉去見地下的祖宗。」

他心裏還是在提防着的，但是口頭上却不肯輸人，一面挖苦着，一面挪動身子，倒退着向門口走去。

他知道有一件事對自己很不利，就是這地窖子裏的情狀，眞要嚷嚷起來，叫人進來看見了，躺在炕上那個一絲不掛的秦莎莎就能使他有口莫辯！所以他急急地要退出去。

但是秦菲菲却更火了，臉色一沉：「牛老三，你別走，我說過的，你沒擺下句話來，就別想走出這屋門兒。」

牛老三聳聳肩：「二小姐，有什麼話，出去了再說，在這個屋子裏不方便，我沒吃羊肉，不想惹一身騷。」

他的身子還是在往後退，站在屋子角上的秦菲菲沒有動，但是牛老三却被一支硬綳綳的東西頂了回來，雖然隔着衣服，他也能體會到，那是一枝槍，而且他的耳邊又響起了另一個聲音，軟綿綿的，聽着能叫人發膩，是她們那個僕婦，那個叫周嫂的少婦，那個大奶子、肥屁股，曾經頗令牛老三暗暗心動的女人，牛老三的酒癮過了，那酒不過量，精神最旺的時候，偶然也會望着她的身影發過一些綺想，甚至於還想過，自己若是要成家，至少也要找個這種樣兒的……但那只是剛見面的時候，過了幾天，他發覺這一夥娘兒的邪氣十足，越來越不對勁兒時，再看見那個搖幌着的肉團兒，巳經不那麼銷魂兒了。

尤其是現在，他簡直感到一陣冰凉，雖然對方的聲音還是那麼迷人：「喲！牛爺！這是幹嗎呀，咱們姑娘只是要你留下交代個明白，又不會吃了你，何必那麼不通情呢？進去！有話好說，我是個娘們兒，可不習慣端着那幾枝重傢伙，而且又是一枝土造的單打一，衝得很，要是一不小心，傷了你牛爺那兒，那可怎麼好！」

牛老三怕的不是她的話，而是她的那支傢伙，抵在自己背上的那把要命玩意兒，從抵着的槍口上，也能捉摸着，那是一支土造的單打一，前膛塞上鐵砂子，後膛灌上火藥，那也是土製的，很容易燃着的火藥，不是什麼好槍，如果隔着一兩丈，牛老三絕不在乎，就算對方當着他的面，瞄準他的頭開火，牛老三自信也能翻個跟頭，打個虎跳躲開去，可是直接抵在背上，他就不敢動了，那一蓬鐵砂子噴出來，可在他背上開個拳頭大的洞。

何況土造的槍是鐵匠在火爐裏用錘子打造的，可不像外國人造的那麼精細，要它開火時，它可能卡住了，怎麼都不響，不要它開火，那怕放在那兒，一聲咳嗽也能把它給引得火烟齊發，一聲霹靂，連槍聲一起炸掉也是常事，稍微對火槍有點認識的人，都不會使用這種槍，而且對使用這種槍的人，也是避而遠之，因為即使對方是自己的朋友，也可能會遭受到池魚之殃的！

對方居然用土木造的單打一，該是個不會用槍的人，但是抵在背後的那枝槍却又十分穩定，一點都沒有顫動的現象，那分明是個老手，一個老手用這種槍，不等於是拿着自己的性命在開玩笑嗎；牛老三實在捉摸不透，正因為捉摸不透，他才感到緊張，一緊張，他的聲音可就不那麼平靜了：「周嫂子，妳好像玩過兒槍吧！」

還是甜膩膩的聲音：「牛爺，在西南鄉下長大的人，多多少少總得會兩下子的，因為生活太苦，盜賊又多，爲了兩升小米都能惹人眼紅，招來殺身之禍，要想活下去，就得靠自己，所以牛爺問起，我也不否認了！」

「那……周嫂子妳可知道單打一不是什麼好傢伙。」

「我當然知道，可是沒有辦法，這個店裏就是這麼一桿兒寶貝，我向店家說了半蘿筐的好話，還用二十塊大洋，他們才肯讓給我！」

「什麼？一支土造的單打一要賣二十塊大洋，那不是坑人嗎？兩毛錢一把，還可以由着你挑。」

「我知道，店家是在訛人，但是沒辦法，誰叫我急着用呢。只好讓他們發財了，好在這筆賬還是由你們的白頭兒出的，我們行前就說好了，凡是生活必須的，依例由你們負責供應，這一趟你們是包了去的。」

牛老三一口氣差點沒閉了過去，他奶奶的，花了寃大頭的洋錢，買了枝破槍，居然用來對付自己，別提有多窩囊了，因此他只好乾嚥了一口唾沫：「周嫂子，咱們包的是管喝，可沒包括要買傢伙，我們既然接了下來，自然負保護之責，用不着妳們費心！」

「是啊，可是白頭兒總不肯用槍來打他自己吧，所以我們只好買枝槍來湊合着防身了。」

（未完）

技擊鬥智傳奇小說

朱羽·文
盧令·圖

八絕

（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八面蜘蛛郎一雄强迫孫琴交出五彩珍珠，孫琴一邊說珍珠已被別人借去，一邊對郎一雄色授魂與，企圖以美色迷惑他。但郎一雄語氣誠摯，態度懇切，使孫琴不忍對他下毒手，未幾，巫婆婆率衆人來向孫琴要人，一言不合便打起來，孫琴放出藏在戒指的毒針才把他們嚇退。曹玲易釵而弁來至客棧找傅清和，以打聽金開泰及徐小蕙的下落，那知碰不見傅清和，却遇到了郎一雄，約她翌晨至關帝廟，便可尋得金開泰和徐小蕙的下落，曹玲知道那會經戲弄童梨的人會對她不利，便勸她與傅清和及早離開此是非之地，並帶他們去一藏身之地，以暫避鋒頭……

女中眞丈夫　巧計刦八絕

「你不怕惹麻煩?」童梨一再追問。

「我不怕。」

「那人好兇好兇哩!」傅清和也帮上了腔。「看你文質彬彬的樣子，他一根指頭就能把你推倒。」

「那倒不見得。」

童梨似乎看出一些苗頭來了，連忙問道:「你會武功嗎?」

「練過兩天。」

「難怪你不在乎，不過，江湖道上會武功的人太多，可以分戊八等八級，你算是幾等幾級?」

「這我就不知道了，不過我這個人一向不在乎，也從不畏懼强權霸道。有公理的人總是會勝利的，是不是?」

童梨突然出手向曹玲的肩胛骨抓去。她的出手相當快，而且事先毫無跡象，照說，她應該一抓得手。

但是，曹玲却一閃躲了過去。

童梨再度伸手，叭地一响却敎曹玲給扣住了。

傅清和嚇得目瞪口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童姑娘，你是想試試我的功夫?」

「用勁!」童梨沉着臉說道。「用勁呀!」

「童姑娘!我再用勁，妳的手腕就碎啦!」說着，曹玲鬆開了手。

「清和!」童梨歡天喜地的說:「咱們上她家住去，她眞有兩下子，再兇的人也不敢找上門來的。」

「這不太麻煩你嗎?」傅清和還有顧忌。

「沒什麼，」曹玲擺出一副好客的姿態。「你倆先收拾收拾，待會兒我會叫輛大車來接你們。」

曹玲走了。

她爲什麼要把童梨和傅清和接到她住的地方去?

根據猜測，一定有人在監視傅清和的行跡，對方一定會跟蹤而至，她爲什麼沒有想到這一點?

曹玲不笨，她應該早就想到了。

但她爲什麼要惹這種不必要的麻煩?

當然，她一定有什麼用意，除了她，誰也不明白其中到底是什麼原因。現在唯一能肯定的是:曹玲並非金開泰眼中嬌柔無力的曹玲，她似乎是個相當有份量的大人物。

× × ×

這晚，雪花又開始飄落。冬夜本就是死寂的;飄雪的冬夜就顯得格外死寂了。遠遠望去，只見一片白，這個世界彷彿已毫無生氣。

最先發明建屋禦寒的人的確爲人類謀取了相當大的福利，在屋內，又是另一番景象。

這也是一座深宅大院;這間廂房也相當大。可是這間廂房却沒有窗子，只在高可接椽的頂端開了兩個氣孔;這兩個氣孔只有三，五寸見方，僅能透氣而已。厚重的木門緊緊地關着，因此，這間廂房就顯得格外暖和;何況屋內還生了一盆熊熊的炭火。這間廂房沒有床，却有一張很講究的紅木桌子，四邊放着四張紅木靠背椅，桌上放着酒菜，還有一只紫銅火鍋，桌邊圍坐着三個人。

他們是龍不王，金開泰，徐小蕙。

龍不王手中的筷子夾着一片生切羊肉高擧在火鍋的邊緣，却沒有放進滾翻的湯汁裏;徐小蕙手裏撕着一塊帶骨的火腿，她的動作很優雅，將火腿肉撕成一絲，一絲的，却沒有放進嘴裏;金開泰手中的酒杯一個勁兒地旋動着。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他們三個人都是心不在焉。

終於，那片生切羊肉下了鍋，可是，龍不王並沒有再夾出來進口，反而將手中的筷子也放下了。

「金老弟!」龍不王開了口，聲音很低，遠不如火鍋內的嘶嘶聲來得高。「咱們不能坐以待斃呀!」

金開泰冷冷地說:「我看這是毫無辦法。」

徐小蕙是語帶譏誚:「龍老!有你在，咱倆還用得着犯愁嗎?若是你不在，咱倆犯愁也是沒轍兒。」

「徐姑娘!妳那張嘴可眞够刻薄，說句老實話，辦法並非絕對沒有，只是成功的機會並不大。」

「什麼辦法?」金開泰忍不住問。

「瞧!這壺酒快要完了，」龍不王端起了桌上的酒壺幌動了一下。「咱們可以高聲討酒……」

「然後呢?」徐小蕙接着問下去。

「徐姑娘!然後還需要我來細說分明嗎?」

「不妥。」金開泰立刻反對。「龍老!這種想法未免太天眞。咱們對這兒的地形不熟，對這兒的實力也估不透，即使出了這間屋，也出不了這座大院，那是自找丟人。」

「金老弟!你把八面蜘蛛估得那麼高嗎?」

「事實如此。不然，咱們怎麼聚在這兒?」

「金老弟!」龍不王掀掀鼻子，展露一絲冷笑。「我若說出來你也許會說我吹牛，我若不想來，八面蜘蛛也奈何不了我。我是心甘情願上這兒來的。」

「爲什麼?」徐小蕙沒好聲地問。

「陪陪二位呀!」

「這話太漂亮了!」徐小蕙轉頭面對金開泰:「你信嗎?」

金開泰不作表示，他爲人還算厚道。

「徐姑娘!」龍不王也回以不悅的口氣:「如果咱們之間還充滿了敵意，那也只有以難同當了。」

「即使非敵而友，你又能怎麼樣?」

「徐姑娘!我可以使咱們安全離開這兒。」

「龍老!」金開泰唯恐徐小蕙再說出什麼難聽的話，連忙接腔:「若是你眞有辦法，咱們就沾光啦!」

「金老弟!你能够依照我說的話去作嗎?」

「這……這要看在那些範圍以內。」

「妳呢?徐姑娘，願意與我同進同退嗎?」

「可以考慮，」徐小蕙仍然不假以辭色。「不過，我絕不盲目依從，你一定要先說出全部行動計劃。」

「那很對不住，我行事從來沒有全部計劃的。」

金開泰向徐小蕙打了一個眼色，示意她不要再和龍不王頂撞。據他的觀察，龍不王的確有些令人想不到的怪招。

「怎麼樣?」龍不王冷冷地問:「願意依計行事嗎?」

「好!你既然有領袖慾，我就聽你的吧!」

「躺下!」龍不王指指地下。

「躺下?」徐小蕙有點兒莫名其妙。

「徐姑娘!時間有限，如果我每下一道命令妳都要重覆問一次，那似乎太麻煩了……請妳躺下。」

在金開泰眼色示意之下，徐小蕙眞的躺下了。

「徐姑娘!妳沒生過孩子，總該鬧過肚子，肚子痛的滋味想必妳知道，裝吧!最好是遍地打滾。」

「我不幹。」徐小蕙霍地跳了起來。

金開泰自告奮勇地說:「由我來裝怎麼樣?」

「不行，你還另有別用，非她來裝不可。」

「小蕙!妳……」

「金開泰!我是個硬打硬闖，明來明往的人，絕不要這種小把戲。我寧可死，也不幹這種丟人的事。」

龍不王冷冷地說:「咱們就只有等死了。」

「小蕙!」金開泰附在她耳根上說:「兵不厭詐，咱們就看看龍不王能要出什麼花樣來。」

徐小蕙咬牙跺脚，又再躺下了。

她開始抽搐翻滾，呻吟，裝得很像。

龍不王將房門當成了鼓，拚命般擂了起來。

門終於打開，出現了一個彪形大漢。

龍不王氣咻咻地吼道:「趕緊叫八面蜘蛛來，我要問問他，他算個什麼東西。要殺，要剮隨他的便，幹嗎在酒菜裏下毒

，瞧，把人家小姑娘痛得這副模樣兒。」

那大漢全力否認：「沒這回事，沒這回事。」

「你還說沒有這回事，瞧！她肚子痛得……」

「也許她受了涼，要不就是……」

「胡說，進來的時候還好好的，喝了兩杯酒，吃了兩口菜就變成這副樣子，快去將八面蜘蛛叫來……」

「咱們主人不在。」

「不在！你胡說什麼？去叫他來。」

「他眞不在呀！要過一會兒才會回來的。」

「等他回來，人已經死了，你負責？嗯？」

「龍老！您別生氣，咱們主人一再交代，絕不能簡慢你們三位貴客，所以咱們才去叫來了酒菜，那裏會在酒菜裏下毒呀！我去稟報頭兒，去請一位大夫……」

「頭兒！什麼頭兒？」龍不王在逐漸了解情況。

「管理咱們這些嘍囉的頭兒呀！」

「幾個鳥人，還要設一個頭兒？」

「不多，十來個而已，總得有個人帶頭呀！」

龍不王的動作非常快，他本來距離房門口很遠，一個縱身人已到了那大漢的面前，手一抬，大漢就躺下了。

金開泰的動作幾乎和龍不王不分先後，人也到了門口，頭往外一探，又縮了回來。

「怎麼樣？」龍不王輕輕地問。

「沒人。」

龍不王快速地解脫那大漢的衣裳，穿在身上，走出這間廂房，還帶上了房門。

徐小蕙從地上爬了起來，迷惑地問道：「老傢伙又在玩什麼花樣？」

「誰知道？」

「你太老實，也許他已走了，把咱們留下。」

「不會的……」

房門突然打開，另一個已經昏迷不省的大漢又被龍不王扔了進來。

不多一會兒又是一個，如此這般，經過了一段不算長的時間，這間廂房內已經橫七豎八地躺了七個人。

龍不王這一招眞絕，採取各個擊破的方式，將這裏的守護者澈底消滅，然後就可大搖大擺走出囚籠。

緊接着，第八個昏迷者又被扔了進來了。

龍不王拍拍手，似乎這一拍，一切的晦氣都拍掉了。

「這個是頭兒，現在，這種深宅大院就剩咱們三個了。」龍不王很輕鬆地說，却並沒有急於離去的樣子。

「那……咱們快走呀！」徐小蕙說。

「走！」龍不王冷冷地問：「上那兒去？」

「龍老！」金開泰接上了腔：「這我就不明白了，你把這夥人弄昏放倒，就是爲了要離開這兒呀！」

「錯了，金老弟！我把這幾個人放倒，只是爲了解除咱們被囚禁的情況，並不是想要離開這兒。」

「龍老！」金開泰用上了奉承的手段，「奉承」幾乎是對付任何性格的人都有用的萬靈妙方。「你心羅萬機，咱們可猜不透，你何不明示，免得咱倆糊塗。」

「咱們被郎一雄『捉』了一次，已經夠丟人啦！如果再『逃』一次，那豈不是再丟一次人？不成。」

「那……？」金開泰與徐小蕙不約而同地開了口。

「咱們在這兒等，等郎一雄來。」

「龍老！你忘了那張『網』啦？」徐小蕙尖刻地問。

「小姑娘！方才我是怎麼對付這帮人的？」

「各個擊破。」

「對了！郎一雄『捉』咱們的法子就是各個擊破，如果咱們佔住三個方位，不管他那張網撒向什麼人，都有兩個人可以放手攻擊他，他敢輕舉妄動嗎？」

金開泰和徐小蕙相互望了一眼，顯然，他們深深佩服龍不王的卓見，這是他們沒有想到的。

「如果你們眞的要逃，我是不會反對的。」

這就是龍不王的狡黠處，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了那個「逃」字，誰無榮譽心？誰又願意當鼠輩。

「龍老！」徐小蕙冷笑着說：「你用不着來這招激將法，咱們不是鼠輩，絕不會逃之夭夭，何況咱倆一走，你一個人就無法逃過那張網，咱倆奉陪啦！」

「哦！這麼說，我龍不王倒是交了兩個朋友。」

「暫時的。」徐小蕙毫不容情地說。

「天下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或敵或友，全視利害而定……好！咱們到外面去吧！」

這座宅子的院落很寬敞，沒有亭閣，也沒有花草，嚴格地說來，不能算院子，只能算是一塊空地。

這塊空地對龍不王所構想的戰術倒挺適合。

他們等了很久，終於有人敲了門了。

龍不王去抽開了門閂。

來人是郎一雄，當他見到開門的人是龍不王，不禁楞住了。蜘蛛張網只是想捕幾隻昆虫充作食物。如果牠發現網住了一隻禿鷹，也一定會大吃一驚的。

郎一雄接着又看到了金開泰和徐小蕙，他很冷靜，心頭暗驚是難免的，不過他沒有表露出來。

「怎麼？三位太悶了，要出來透透氣嗎？」

郎一雄想力持鎭靜，但他的表現並不見得十全十美，至少這句想表示輕鬆的辭兒說得極不對勁，大雪天，當然屋內比外頭舒服，誰也不願到院子裏來喝西北風。

「郎一雄！」龍不王冷冷地說：「咱們該聊聊啦！」

「聊什麼？」郎一雄好整以暇地反問道。

「你把咱們『捉』來，爲了什麼？」

「龍老！你用這個『捉』字似乎不大貼切，大魚大肉，好酒好菜，待如上賓，應該說是請三位來……」

「就算請吧！」龍不王咄咄迫人：「爲什麼？」

「江湖多紛爭，只是想請三位置身事外，享幾天清福，別無他意。」郎一雄的態度始終很溫和。

「怎麼？是咱們碍了你八面蜘蛛的事啦？」

「龍老，聽說你是個很有氣度的人，怎麼說話如此尖酸刻薄呀？外間風大，進屋裏慢慢談，行麼？」

「郎一雄，套你一句話，屋裏太悶，咱們就在外面透透氣……方才的問題你還沒有正面答覆。」

「龍老是否曾經聽說過我郎某人的死訊。」

「老實說，對你這號人物我並不十分關心。」

金開泰忍不住插口說：「我聽說你十年前就死了。」

「我的確在十年前死過一次，不知是我命大，還是祖上有德，我竟然沒死成，不過，這十年來我過的却是地獄般的日子，跟死去沒有什麼兩樣。」

「好了，郎一雄，別說廢話，我方才問，你捉咱們三個來到底是爲了什麼，我等着你的正面答覆哩？」

「如果眞要細說，只怕三言兩語說不完。」

「你瞧瞧我，」龍不王老氣橫秋地指着自己的鼻子。「絕不是短命相，只怕再活個三、五十年也沒有問題！你儘管細說從頭，我絕不會沒有聽完就趕着去見閻王的。」

「龍老，你聽說過『八絕』這個辭兒嗎？」

「你是指那些專作壞事絕子絕孫絕八代的人嗎？」

「不是這個意思，『八絕』是八種價值連城的絕世珍寶，任何人只要得到其中一種，就可以富甲一方。」

「難怪我沒聽說過，因爲我不是個好利的人。」

金開泰和徐小蕙已經暗暗有了默契，決心不插嘴，靜靜地聽龍不王和郎一雄言來語去。

「十年前，我就是因爲『八絕』差點送命。」

「郎一雄，非得從十年前說起來才行嗎？」

「樹從根長，水從源流，非得從頭說不可。」

「好，我慢慢聽，就算站一夜，我也不會凍成冰棍，」

「十年前，我在江湖小有名氣，性情未定，難免跋扈飛揚……有一天，突然有個人來找我，他說我武功不錯，名也有了，不過，還欠缺一樣東西，那就是錢。」

龍不王也沉靜下來，不再插口了。

「他說，我不可能幹偷盜的買賣，又不肯務農作工，一年到頭過的都是流浪漢的生涯，有時三餐不繼，有時衣不蔽體，有時街邊露宿，這倒是實情，江湖漢子稱雄道霸，豪情萬丈，却是身無長物。稍有血性的人又不肯使技作奸犯科，我當時雖有名氣，且經常欠缺衣食。」

郎一雄的敍述顯然說中了龍不王的心頭，他也緩緩點頭，表示贊同之意。

「那個人說到了金錢的妙用：如果我有錢，就可以營造宅第，廣結江湖豪俠，那時大宴小酌不斷，門前賓客川流不息，那時我就聲名大噪，更加不可一世。我問了一句：錢從那兒來，天上不落，天下不生，水裏也撈不着呀？」

「想必那位仁兄指點了一條發財的捷徑。」

「他說，有一筆巨大的財富等着你去取。」

「你動心了？」

「龍老，如果是你，你會動心嗎？」

「誰不動心誰就是它娘的大混球。」

「這是實話，不過我表示了取之有道的態度。」

「眞難爲你，臨財不苟，不容易啊！」龍不王是半捧半阿諛，挖苦的味道很明顯地表露出來。

郎一雄似乎毫不在意，仍然很認眞地敍述他的遭遇：「那個人說，不要我偷，也不要我搶，只要我到某地去接受一件東西，然後將那件東西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就行了。」

「這就叫做走單鏢，那是件什麼東西呢？」

「當時我只知道是個小盒子，小到可以放在衣袋裏，不過，酬勞却大得驚人，是黃金百兩。」

「這眞是份好差使，龍某人就沒遇上這種的事。」

「酬金先付一半，龍老沒想到吧？」

「我眞不明白那個人爲什麼會選上了你。」

「大概他了解我臨財不苟，不會中途吞沒那只木盒子。後來我才知道那個木盒子裏的東西要值幾萬兩黃金。」

「如此貴重？是什麼罕世珍寶呀？」

「十顆五彩珍珠。」郎一雄很有力地說。

徐小蕙與金開泰的神色不禁都爲之一動。

龍不王接腔已經接順了嘴，這時他竟然默不作聲了。

「這件事我當初是很有信心的，這是不爲外人知道的秘密，不會有人打歪主意。我將行程也設計得很好，幾乎沒有任何人能了解我的行踪，可是，我估計却是錯了。」

「哦？」龍不王畢竟不是啞吧。「出了漏子？」

「是的。我在半路上，丟了那個木盒子。」

「是被人刦走的麼？」

「是怎麼丟的我可不知道，就這麼不見了。」

「那可怪，木盒子不會長翅膀呀？」

「龍老！如果你遇上了這種事，你如何處理？」

「躲起來，從此隱姓埋名，而別無他法。」

「我想得出這個主意，却作不到。」

「那你是如何處理這件事情的呢？」

「我找到原先委托我的人，說出了實情。」

「他會相信你是眞的丟了？就這麼算了嗎？」

「他當時什麼話也沒說，只是揮揮手

教我去。我要退回預收的五十両黃金，他還說了句俏皮話兒，牛都被賊偷了，還心疼那根栓牛的繩子幹什麼呀？我覺得那個人太慷慨，而我在暗中發誓，一定要找回那個小木盒……」

「只怕那個人不會那麼好說話吧？」

「龍老倒是說對了，當天晚上就有一個人來找我。雖然我不認識他，但是一見面就看出他是黑道上很有份量的殺手。他奉命來逼我交出那十顆五彩珍珠，如果我交不出，他就要殺我。我幾乎連拚命的機會都沒有。」

「可是，你如今却還是那麼好好的活着。」

「說起來你也許不信，那個殺手竟然動了惻隱之心，他相信我沒有吞沒那十粒五彩珍珠，而且他還說了這是一個非常陰險的圈套，我不幸被他們選爲犧牲者。」

「據我所知，殺手只聽化錢人的命令，如果他不殺你，如何回去覆命？又如何維護他的信譽？」

「他願意以他的榮譽作賭注，所以他要求我銷聲匿跡，就好像他已殺死了我，所以江湖上才傳出了我的死訊！」

「這十年來，你都在作些什麼呢？」

「不問可知，當然是在查尋那十粒五彩珍珠的下落。」

「郎一雄，從各方面看來，你都是一個很精明的人，可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說沒有人知道你的行踪，這句話就說錯了，至少還有一個人可以掌握你的行踪。」

「誰？」郎一雄顯出一副虛心請教的神態。

「就是那個將小木盒交給你的人。」

「不錯，我首先就想到他。在殺手劍下逃生之後，我立刻就喬裝改扮，換了另一副面貌去明察暗訪，想不到我却落了空，龍老，你永遠也猜不到是怎麼回事？」

「我的確是猜不到，你也就別打啞謎吧？」

「他已經死了。」郎一雄的語氣極爲頹喪。

「哦？這麼巧？是老死了？是病死了？還是……？」

「他是被一把鋒利的匕首穿透了他的心。」

「於是，你更相信是一個陰謀。」

「是的。可是我從此却也斷了綫索，直到……」

「直到現在那十顆五彩珍珠重又露面，於是你也死而復活，追到這裏……」龍不王突地沉下臉說：「你只應當找一個人，那個人就是巫婆婆，不是我們。」

「我確是在找一個人，但並不是巫婆婆。」

「是誰？」

「曹玲。」郎一雄很用力地說。

「你也相信那種傳說：是曹玲刦了那箱珠寶？」

「不錯。」

「你憑什麼會相信這種傳說？」

「因爲那個將小木盒交給我，事後又被利刀穿心的人是曹玲的父親。」

金開泰與徐小蕙神情大震，就好像天上突然出現了兩個太陽。」

龍不王也楞住了。

「龍老，我該說的都已經說完了。」

「郎一雄，就算你應該找曹玲，與咱們三個……」

「那位徐姑娘是曹玲的手帕交，那位金老弟則和曹玲感情深厚，有他們作人質，我不怕曹玲不就範。」

「郎一雄，不管你怎麼說都與我龍不王沒關係呀？」

「龍老，你和他們在一起，所以遭了池魚之殃。」

「現在我告訴你，我跟曹玲八桿子打不着……」

「龍老，旣來則安，我保證天亮就放人。」

「郎一雄，若是我不願留下呢？」

「龍老如果執意不肯，我就只有得罪了。」

「你們聽見了嗎？」龍不王神氣活現地說：「他要用强，咱們倒要看看八面蜘蛛厲害到什麼程度。」

「龍老，我的厲害你不是已經試過了嗎？」

「郎一雄，你的厲害就是那張網，如今咱們三個各據一方，你那張網只能夠撒向一個，另外二人就可全力向你攻擊，如果你眞要試試，當初就應該死在那殺手的劍下。」

「龍老，聽你之言，你好像很有把握似的。」

「郎一雄，我要是沒把握，我能活這麼大歲數嗎？」

郎一雄轉頭向金開泰和徐小蕙說道：

「二位，方才我已經和曹玲見過面，她答應天明前到關帝廟和我見面詳談，到時我也會釋放三位。和平解決的方式旣已協商好，二位又何必用武力，情況一旦複雜，曹姑娘就不好處置了。」

徐小蕙問道：「你是在那兒見過曹玲呢？」

「金門客棧。」

「胡說！」徐小蕙冷笑道：「她根本不會去金門客棧，你也永遠見不到她，你少唬人！」

「徐姑娘，事實上她的確是去了，而且還換上了男裝，我去的時候她正在和童風的女兒談天說地。」

「哦？」金開泰和徐小蕙有點兒相信了。

「二位，要不要我把她穿的衣服說給你們聽聽？」

「郎一雄！」徐小蕙問：「你爲什麼不對她撒出那面蜘蛛網？」

「我不願對她用武功，和平的方式可以解決。」

金開泰和徐小蕙走到一邊去低聲商議，他們商議內容當然是郎一雄所說的話兒是否可信。

最後，他倆似乎有了答案。

於是，金開泰又走到了龍不王的面前去。

「龍老！」金開泰以懇求的語氣說：「請賞一個面子，暫時不要對郎一雄用武力，等到天明再說。」

「怎麼？難道咱們又要進到籠子裏去嗎？」

「不，咱們不離開這兒，但也不進籠子。」

「八面蜘蛛他眞會肯嗎？你先去問問他。」

金開泰立即將他們的意思告訴郎一雄：他們可以等到天明，可是，請郎一雄也不要離開他們的眼前。

「不行。」想不到，郎一雄竟然拒絕了。

「爲什麼？」金開泰覺得郎一雄太不近情理！

「因爲我在天明之前還有別的事情要辦。」

「這麼說，你還是要把咱們都囚禁起來。」

「如果三位不怕天寒地凍，不妨就待在這兒。」

龍不王插口問道：「你就相信咱們一定會待在這兒？」

郎一雄沒有回答，却輕輕地拍了一下手掌。

院子門再度打開，馬上進來了八個漢子。

這八個漢子都是淸一色的黑衣，每個人手裏都拿着一樣東西，他們三個人都認得出那就是最教人頭疼的「網」。

現在他們才算明白了郎一雄爲什麼綽號叫「八面蜘蛛」。他的確具有八面威風，使人不敢輕視。

在驚詫之際，金開泰也感到有些迷惑，以郎一雄的威風與實力，他何以不敢對曹玲使用暴力。

其中有個不爲外人知的秘密，郎一雄外表冷峻，內心却憐香惜玉，大凡他具有好感的女人絕不輕易施展暴力。大概他對孫琴，曹玲都有相當的好感吧？

郎一雄又走出了這座深宅大院。

龍不王，徐小蕙，金開泰則僵在那裏了。

那八個執網的漢子也已各自站好了方位。

徐小蕙有些揶揄地說：「龍老，出個主意呀？」

「出個屁主意，咱們就在這兒挨凍好了。」

「龍老！」徐小蕙眞是得理不讓人。「你眞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有酒有菜，還有火盆，你偏偏教咱們跑出來挨凍，咱們還是進屋裏去吧，要拗脾氣自已受罪。」

「要進去你們進去，千方百計脫出了樊籠，如今自個兒再鑽進去，不是自找難堪嗎？」

金開泰連忙打手勢制止了徐小蕙的尖牙利舌。

雖然那八個漢子將他們團團圍住，但他們的包圍圈却放得非常大，金開泰他們還有相當大的活動範圍。

龍不王坐在一棵老榆樹下面，似在生悶氣。

金開泰則和徐小蕙走到了一邊，窃窃私語起來。

「小蕙，妳認識曹玲有多久啦？」

「兩年多三年不到，你問這幹嗎？」

「關於她爹的事，妳以前曾經聽說過嗎？」

「開泰，你怎麼老喜歡在背後打聽曹玲的秘密？」

「小蕙，你爲什麼不說這是我關心她呢？」

「開泰！」徐小蕙的語氣突然變得柔和起來：「聽說你和曹玲已經談到嫁娶了，是嗎？」

「是的！」

「這是終身大事，而你對她了解了多少？」

「我只知她本性善良，這就够了。」

「其它方面都一無所知嗎？嗯？」

「其實，我也不是一個喜歡探聽別人隱私的人。」

「開泰，你們的感情這樣好，你對她所知尚不多，她也不將每件事情告訴你，她怎會告訴我？」

「那麼，妳這次爲什麼來到此地？妳對情況一無所知就冒冒失失地來了嗎？小蕙，妳並不是一個魯莽的人。」

「我跟曹玲的私交不錯，她需要我幫她的忙，就這樣單純，朋友有些事不便說明，我們又何必問？」

「小蕙，交到妳這樣的朋友眞是曹玲的幸運……關於那些流言，說曹玲刦了那箱紅貨，妳信嗎？」

「那根本就是事實！」

「事實？」就像有人用尖針在金開泰的屁股上扎了一下，他差一點跳了起來。

「是鐵打的事實，她已經親口向我承認。」

「就她這麼一個人？那豈不是虎口奪食？」

「曹玲用的是智取，她是一個喜歡用頭腦的人。」

「不管怎麼說，我都不敢相信曹玲能够從巫婆婆手裏刦走那箱紅貨。」

「開泰……不是刦，是智取，你不能將曹玲看成强盜。」

「就她一個人？」

「怎麼啦？只有强盜才會成羣結黨的呀！」

「目的呢？」

「絕不是爲了一個『利』字，要不然她爲什麼不遠走高飛，還候在這兒幹什麼呢？」

「到底怎麼回事，她也沒對你說？」

「開泰，瞧你不是個婆婆媽媽的人，怎麼問個沒完呀，我要是知道什麼，還不早就告訴你了嗎？」

金開泰緘默了，但心中的疑雲更深。

× × ×

且說曹玲來了一招「引狼入室」的妙計之後，就一直在等待動靜。但是結果却令她非常失望，竟然沒人找上門來。而她和八面蜘蛛郎一雄約會的時間却正在逐漸迫近。

夜靜，最宜人捫心自問，由於曹玲是有所等待，心情靜不下來，雖有所思，却是雜亂無章，漫無頭緒。

心情雖不靜，週遭却是寧靜的，任何輕微的响動都非常清晰，尤其是脚步聲，而且還不止一個人的脚步聲。

來了嗎？曹玲暗暗在想，但她仍然坐在那裏沒有動。

室內無燈，戶外因雪光的反映，很明亮，門是半敞着的，曹玲可以很清楚地看

到外面的一切動靜。

脚底踩在雪地上，那一種聲音非常特殊。

現在，曹玲已經可以判斷出是幾個人了！

是三個人，而且是三個體型都很輕小的人。

體型輕小的男人不多，那麼，來者一定是女人。

頭一個露面了，後面兩個也跟着露面了！

前面那個是孫琴，後面顯然是她的女侍！

孫琴當然發現門是半敞着的，大雪天，敞着門一定有原因，因此她在距離門口約五步的地方停了下來。

她只是靜靜地站在那兒，似乎在等待屋內的人發問。

「有何貴幹？」曹玲不得不問了。

「報喪。」孫琴的回答令人意外。

「報喪？」曹玲不由自主地重複這兩個字！

「童姑娘在嗎？」

「那個童姑娘？」曹玲是明知故問。

「童梨童姑娘，也就是那個童風的女兒。」

「妳怎麼知道童梨在我這兒？」

「那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在江湖中，每個人都在注意別人的事，我並不是唯一的例外。」

「報誰的喪？」

「童風已經死了，童姑娘應該前去收屍。」

「哦！他死在那裏？」

「金門客棧。」

「知道了。我代童姑娘向妳致謝。」

「童姑娘能够去金門客棧收屍嗎？」

「妳爲甚麼要關心這個問題？」

「最少，我不希望這一趟白跑。」

「放心，她會去的，不過，妳應該說得更詳細一點。」

「死因？」

「是的。」

「被殺。」

「兇手？」

「巫婆婆。」

「行了。」

「曹姑娘。」孫琴緩緩地說：「既然把妳給找着了，我就想順便打探一個人，金開泰現在何處？」

「告訴妳也無濟於事。」

「此話怎講？」

「他在難中，妳有力量去救他嗎？」

「至少我會盡力而爲。」

「他在郎一雄那兒，是被擄去的。」

「哦？郎一雄眞有這種了不起的本事嗎？」

「除了金開泰之外，還有龍不王及另外一個女子。」

「令人意外，郎一雄擄他們的目的何在？」

「用以要挾另一個人。」

「誰？」

「我。」

「我早就發現曹姑娘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果然不出我所料，那麼，金開泰我就不必代費心思去進行營救了，妳是不會坐視不救的……好了，我走啦。」

孫琴一夥人轉瞬在雪地中消失了！

孫琴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眞是爲了報喪……？

想到「報喪」這兩個字，曹玲立刻發現自己遇到了難題，應該立刻將這件事告訴童梨嗎？

如果童風眞的被殺，她隱瞞着不告訴童梨，那是不道德的。她決定以婉轉的方式使童梨自己去發現眞象。

童梨是童心未泯，睡得正香，被曹玲叫醒了。

「甚麼事呀？」

曹玲示意她噤聲，到了堂屋，她才說話。

「剛才有一個人送來了有關妳爹的消息……」

「甚麼消息？」

「來人也沒說清楚，妳爹好像在金門客棧，妳最好去瞧瞧。」

「這會兒深更半夜的，客棧都關門了呀。」

「去一趟，也許妳爹有甚麼事需要妳的。」

「算了吧，他一定把我看成小孩子，教我所作的事也不過是跑跑腿，打打雜，他那用得於我呀？」

「童梨！」曹玲語氣凝重地說：「妳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再不要說這種小孩子話，快去一趟吧。」

童梨默默地想了一陣，還是出門去。

她眞莫名其妙曹玲爲甚麼深更半夜一定要她去金門客棧，爹不是在三家村嗎？怎會跑到金門客棧來？

客棧門口的燈籠熄了，不過，還留下了角門！

店堂的人，連値夜的都沒瞧見。

她去問誰？她決定到傅清和那間屋子去看看，要是沒有見着甚麼，她就立刻離開這兒，多一刻也不留！

她試着推門，輕輕一推就開了，他們離去的時候就是將門帶上的，並未上鎖，別人也不曾進來過。

她這樣想就錯了，房內不但有人，還不止一個人。

當幾隻有力的手架住她時，她已無法掙脫了。

有人點火燃上了燈，她看清了一切。房內有男有女，其中一個人她是認得的。

是孫琴！

「小丫頭片子。」孫琴刻薄地說：「妳趕來送死啊！」

「怎麼回事？」童梨只感到糊塗，並不害怕。

「我只問妳幾個問題，答得實在，就沒事。」

「孫大姊，別唬我，我知道的才能回答。」

「妳剛才從曹玲那兒來，是不是？」

「不錯。」

「她那裏有多少人？」

「就她一個。」

「再沒有別人了？」

「還有一個傅清和。」

「妳在她那兒待多久了？」

「大半夜了。」

「沒別人去找過她？」

「我沒留意，倦得很，我睡着了。」

「丫頭片子，妳絕對肯定只有她一個人在？」

「除了傅清和，就是她，再也沒有別人。」

「妳，如果妳說的是假話，妳就死定了。」

「不信，妳去看好了。」

「妳要暫時待在這兒，乖乖地待在這兒。」

孫琴指派一男一女兩個人留下來看守童梨，她帶着其餘的人正要離開，突然有一個人在門口擋住了她的去路。

是郎一雄！

「妳要上那兒去？」郎一雄冷面含霜，煞氣逼人！

「怎麼啦？我上那兒去還得跟你說說嗎？」

「孫琴，別去找曹玲，不但妳不能找她，任何人都不能找她……最少妳今晚別去打擾她。」

「你多早晚成爲了曹玲的護花使者來啦？」

「孫琴，別跟我說笑，我可是說正格的。」

孫琴的手在背後作了一個手勢，她的人都紛紛離去，當然將童梨帶走了。現在，房內只剩下她一個人。

她嫵媚地笑了說：「不進來坐一會兒嗎？」

「我沒有空，現在我是在等待妳的答覆。」

「什麼答覆？」孫琴正在故意的裝迷糊。

「答應我，至少你今晚別去打擾曹玲了。」

「郎一雄，過去你曾經愛過什麼女人嗎？」

郎一雄滿臉錯愕，雖然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句話。

「那麼，有女人愛過你嗎？」孫琴盜在這個問題上打轉：「有沒有女人對你說過你很有吸引力？」

「孫琴，別跟我扯這些閒話……」

「這不是什麼閒話，我也是在說正格的。」

「你只要回答我一聲，妳是否聽我的勸阻？」

「郎一雄，你爲什麼不試着用用別的方法，女人是很容易被征服的，一聲耳邊私語，或者……」

她的左手先搭上了郎一雄的肩頭，那是一個試探，在這一瞬間郎一雄顯然被困在迷惑氣氛中，並沒有想擺脫那隻手的動向，於是，孫琴的右手也上了他的肩頭。

右手上戴着那枚要命的戒指，而郎一雄却絲毫未覺。

孫琴已經見過那枚戒指的威力，她還要再度用它。

她吐氣如蘭，媚眼如絲，會動的紅唇緩緩湊上。

郎一雄的意志力鬆散了，他畢竟是一個男人。

就在他低下頭來想一親芳澤的時候，後頸上像是被螞蟻，蚊子之類的昆虫叮了一下，毒液立刻進入他的體內。

郎一雄很快地倒下，微一抽搐就不動了。

孫琴看着手指上閃閃發光的戒指，冷冷地說：「郎一雄，你號稱八面蜘蛛，也是五毒之一，老奶奶還担心任何毒物也沾不了你，依我看，你跟別人並沒有什麼兩樣呀！」

郎一雄沒有辯駁，死人當然是不會辯駁。

孫琴捻熄了屋內的油燈，然後走了出去。

夜沉人靜不是一句絕對正確的形容詞，譬如說今夜吧，儘管雪花又在飄落，氣候奇寒，仍有許多人沒有睡。

當然，曹玲也是其中之一。

她不睡的原因並非爲誰担心，或者爲什麼事情憂慮，她只是在靜靜地等待，等待黎明。

黎明時，她將有一個很重要的約會。

現在，雪地上沙沙的脚步聲又响了。是童梨去而復回嗎？曹玲很快地迎向門口。

仍是孫琴，她的身後仍然是跟着兩個人。

「妳又來幹什麼？」曹玲冷冷地問。

「來查問一件事。」孫琴的語氣很不禮貌。

「查問，妳這兩個字沒有用錯嗎？」

「沒錯，是查問，作了虧心事的人才怕被人查問。」

曹玲沒有吭聲，她不喜歡這種口舌之爭。

「童梨會向我投訴，說是妳殺了傅清和。」

曹玲笑了：「你可眞會找碴兒，童梨那丫頭也沒發高燒，應該不會胡說八道，我幹嗎要殺傅清和？」

「滅口。」孫琴用力地說，像是擲出了兩把飛刀。

「滅口？殺人滅口？難道他知道我什麼秘密嗎？」

「妳說對了，就是關於那箱紅貨的秘密。」

「妳不要找藉口，如果妳想見見傅清和，沒關係，他就睡在後面屋裏，妳儘管去叫醒他。」

「當眞？」

「眞？假？妳去看看就知道了。」

「好！」孫琴轉身向她的手下交代：「你們在這兒等着，不准進屋，免得打擾了曹姑娘。」

孫琴獨自進屋，曹玲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孫琴從曹玲身邊擦過去，突地身子一旋，右臂蕩了過來，很顯然，她又第三次想用那枚毒戒。

曹玲依然未動，她似乎還未發現危機已經逼近了。

孫琴的殺人毒計眼看就要成功了，不過，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她爲什麼要殺曹玲，如果她的目的是要帮人找回那九粒五彩珍珠，她就應該留下曹玲活口才對。

（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鷹·文
盧令·圖

粉骷髏（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幽冥先生被蕭七救出火場後，向蕭七說出自己的身世。原來他昔日排名樂平四公子之末，與蕭七的父親是舊交。因身中唐門劇毒，是以容顏變得衰老醜陋，那天大火焚燒「奈落迦」時，他神智昏迷，猶同置身地獄，模糊中看到平日他塑造的判官鬼卒瓷像都動起來，火焰中閻羅雙王更對他瞪大了眼，更嚇得他魂飛魄散，他更否認殺害過任何人，他塑造瓷像亦只爲了鍛練自己的技巧而已，他認爲那個心狠手辣的女閻羅是一派酸風妒雨，所以忍心殺害與蕭七相好的女子。他認爲要知道那具破爛屍首的眞面目只有一個，就是借屍還魂……

勾魂鬼捕快　奪魄粉骷髏

勾魂使者

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

一支杏枝從杜家莊東面圍牆上伸出來，枝頭的杏花大半已被風吹落，雨打落，零散在牆外的地上。

風仍急，殘餘的幾朵香花顫抖在風中，斜陽下看來是那麼的悽涼。

又一朵被吹落。

一陣車馬聲即時隨風吹來了。

× × ×

得得馬蹄聲，轔轔車輪聲之中，一輛馬車不徐不疾的由東駛來。

馬蹄踏碎了落花，車輪輾碎了落花，停在杜家莊門前。

車把式沒有作聲，也沒有下車，甚至沒有將頭抬起來，在他的頭上，戴着老大的一頂竹笠。

車廂的門戶旋即打開，一個人躍了下來。

是一個中年捕快，一臉的鬍子，濃眉大眼，面色紅得出奇，快步奔上石階，立即拿起門上的獸環，用力敲在大門上。

門立即在內打開，一個老僕人探出頭來，看見站在門外的竟然是一個捕快，不由一怔，道：「這位……」

那個捕快道：「我是官府的捕快。」

語聲低沉，透着一種說不出的威嚴。

老僕人忙問道：「未知官爺到來有何貴幹？」

捕快道：「敢問你家小姐可在家？」

老僕人又是一怔，半晌問道：「官爺，你是……」

捕快補充道：「我是問那位杜仙仙小姐。」

老僕人奇怪的望着那個捕快，道：「在的，不知……」

捕快截口道：「這裏有一封信，是蕭公子叫我送來的。」探手從懷中將一封信取出。

老僕人詫異問道：「那位蕭公子？」

捕快道：「蕭七。」

老僕「哦」一聲，道：「蕭公子已回來了？我家主母正要找他呢！」

他連隨偏身，道：「請進來。」

捕快搖頭，將信遞上，道：「勞煩將這封信交給你家二小姐，請她立即拆閱，隨我到城外走一趟。」

老僕道：「到底什麼事。」

捕快道：「蕭公子都已寫在信上，她一看就明白的了。」

老僕接過那封信，疑惑的望着那個捕快。

捕快接道：「以我所知，是關於杜大小姐的失踪。」

老僕驚喜道：「什麼？大小姐有下落了？」

捕快催促道：「老人家，請。」

老僕半身欲轉未轉，道：「二小姐就在大堂內，官爺請進去喝杯茶歇一歇，怎樣？」

捕快搖頭，道：「不，我等在這裏好了。」

老僕這才轉身舉步。

× × ×

素白的信箋之上，龍飛鳳舞寫着兩行字。

——飛飛的生死經已水落石出。

——見字請立即隨來人出城一行。

信末的署名正是蕭七，這也事實是蕭七的筆蹟。

杜仙仙分辨得出，拆開信一看，雙眉不由鎖起來。

她已換過一身濕衣，濕水的頭髮亦擦乾梳好，進內堂見過母親，然後才出來大堂。

蕭七的說話她記得很穩。

那些婢僕未見她從大門進來，却見她從後堂走出，都覺得很奇怪。

也只是奇怪而已，並沒有多問，仙仙也沒有多說，就是對母親，亦只說尚未有任何的消息。

在事情尚未確實之前，她絕不想讓她的母親担憂受驚。

大堂中婢僕不時進出，人多了，胆自然也壯了起來。

出來的時候，她隨手拿了兩卷詩集，幾冊書。

可是她又那裏還有心情看書？不過捧着册書在手，無論如何，總沒有那麼碍眼，總勝過坐在那裏發呆。

她繃緊的神經也逐漸鬆弛下來，但現在看到了那封信，立即又再繃緊。

——姊姊到底怎樣了？

她倏的站起身子，問那個老僕：「祥伯，你說送信來的是一個捕快？」

那個老僕叫做杜祥，自小賣入杜家，看着仙仙長大，却是第一次看見仙仙這樣子緊張，一怔忙點頭應道：「是。」

仙仙又問道：「現在他人呢？」

杜祥道：「等候在門外。」

仙仙道：「怎麼不請他進來。」

杜祥道：「那位官爺說等在那兒就成了。」

仙仙舉起了脚步。

杜祥急問道：「小姐那裏去？」

仙仙脚步一凝，道：「隨那個捕快去見蕭大哥。」

杜祥道：「是不是已經有大小姐的下落了？」

仙仙點頭，腳步再起。

杜祥追前兩步，又問道：「大小姐現在到底怎樣了？」

仙仙搖頭道：「仍然未清楚。」腳步不停。

杜祥追前道：「這件事，老奴以爲最好跟主母說一聲。」

仙仙「霍」地收住腳步，目注杜祥，正色道：「在事情未清楚之前，還是不要驚動我娘，你知道的，我娘的身體一向不大好。」

杜祥變色道：「聽小姐口氣，大小姐莫非……」

仙仙截口道：「目前一切都只是推測而已！」

她連隨將手中那封信交給杜祥，吩咐道：「我娘若是聽到了消息，或者找我找得急，你就將這封信給她看，她知道我跟蕭大哥在一起，就會放心了。」

杜祥雙手接下，說道：「蕭公子武功很高强，小姐與他在一起，老奴也放心得很。」

仙仙笑笑，再次舉起腳步。

杜祥恭送出去。

那個捕快果然等候在門外，一見到杜仙仙，欠身道：「這位想必就是杜二小姐了。」

仙仙道：「嗯。」接問道：「這位大哥是……」

那個捕快道：「我叫做金雷，一向追隨趙頭兒出入。」

仙仙道：「先刻在衙門，我可沒見到你。」

金雷道：「這是因爲當時我奉命外出查案未歸。」

仙仙道：「你們辛苦了。」

「職責所在。」金雷道：「因事態嚴重，大夥兒這一次差不多完全出動了。」

仙仙轉問道：「蕭公子現在又在那兒呢？」

金雷道：「在城西三里等候小姐。」

仙仙道：「是否有什麼發現？」

金雷道：「好像就是了，我不大清楚，不過頭兒有說話交帶下來，蕭公子希望小姐盡快前往會合。」

仙仙道：「我這就起程。」

金雷擺手道：「馬車在那邊，請！」

——蕭大哥找得我這樣急，事情一定不尋常，姊姊她莫非……

仙仙心情忐忑，實在不敢想像。

金雷再一聲：「請！」

仙仙忙移動腳步，向那輛馬車走去。

金雷亦步亦趨，下了石階，搶前一步，將車廂門拉開。

仙仙手一按，身一縱，竄入了車廂。

車廂內很乾淨，放着兩個墊子，仙仙在左邊一個坐下，回頭却見金雷並沒有跟上來，正在將廂門關上，道：「怎麼你不上車子？」

金雷停下動作，道：「這樣怎成，我到前面車座，跟車把式一起好了。」

仙仙明白他的心意，也不勉强，道：「辛苦了。」

「那裏說話？」金雷繼續將廂門關上，隨即轉身奔到車前，縱身躍上車座，坐在那個車把式的身旁。

那個車把式不用吩咐，手一揚，馬鞭叭一響，拖着車廂那兩匹健馬各自低嘶一聲，洒開了四蹄。

轔轔車聲立時又響了起來。

那個車把式繼續揮動鞭子，他始終都沒有取下那頂竹笠，也始終沒有抬頭。

這是不是有些奇怪？

杜仙仙並沒有留意那個車把式，杜祥也沒有。

他站在門前，目送那輛馬車遠去，也不知怎的，心頭突然生出了一種不祥的感覺。

——大小姐沒有事就好了。

他心中默禱，完全沒有想到這種不祥的感覺，也可能是因爲杜仙仙而生出來。

杜仙仙與蕭七在一起，應該是很安全的。

無論誰都會這樣想，是不？

× × ×

馬車駛前十來丈，金雷倏的從車座旁邊拿起一件簑衣，一頂竹笠。

他迅速戴上竹笠，將簑衣一披一攏，緊包住了身子。

杜祥那邊看不見他的舉動，仙仙在車廂之內，當然也看不見。

多了這一頂竹笠，一件簑衣，金雷就一些也不像一個捕快，那頂鷄毛帽子與及一身官服都已被竹笠簑衣所遮蓋。

看來，他是不想別人看出他捕快的身份。

他若眞是一個捕快，又何懼別人知道他的身份？

若非捕快，是什麼人？

還有那個始終將面龐藏在竹笠下的車把式，又是什麼人？

× × ×

車馬終於出城。

西城。

並沒有什麼人留意這輛馬車，因爲從外表看來，這實在只是一輛普通的馬車。

雨雖已經停下，街道上仍然遍佈泥濘，也有不少的路人頭上仍然戴着竹笠，身上仍然披着簑衣，或者拿在手裏。

仙仙靜坐在車廂之內，偶然推開窗戶外望，亦沒有引來他人注目。

仙仙也無意引來他人注目。

本來她就是一個很內向的女孩子，不像「火鳳凰」董湘雲。

× × ×

出城三里，馬車駛離大路，駛入了左邊的一條小徑。

杜仙仙一直都沒有在意，忽然在意，推開窗戶一望，發覺馬車赫然行駛在荒僻的小徑之上，左右都是荒草樹木，不見人家。

她心中不知怎的忽然生出了一股寒意，忍不住探頭問道：「金大哥，還要走多遠？」

「已到了！」一個陰森的聲音回答。不是金雷的聲音。

仙仙聽在耳裏，不覺一呆。

——這聲音好像在那裏聽過。

——在那裏？

仙仙一時間又省不起來。

馬車即時戛然停下。

仙仙脫口問道：「這裏到底是什麼地

方？」

那個聲音回答道：「地獄的進口！」

仙仙不由又一呆。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從前面車座躍下來，正是那個車把式。

在他的頭上仍然戴着那頂竹笠。

才一落地，一股白烟就從他腳下冒起來。

開始的時候非常淡，但迅速變濃，眨眼間已將那個車把式裹在當中。

車把式這才舉起腳步，擁着白烟走過來。

杜仙仙瞪大了眼睛，一瞬也不一瞬的瞪着那個車把式，一個念頭剎那電光一樣劃過他的心頭。

——這個車把式莫非就是那個地獄使者？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仙仙的纖纖素手緊緊握住腰間長劍的劍柄。

那個車把式也就在車窗前停下腳步，半截身子已被白烟所掩沒。

仙仙握劍更緊，厲聲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車把式道：「地獄使者！」

話口未完，頭上那頂竹笠呼地飛開，露出了裹在黑布中的一個骷髏頭！

——正是那個地獄使者！

——怪不得聲音好像在那裏聽過！

仙仙一聲呻吟，道：「是你用詭計騙我來這裏。」

骷髏點頭，道：「正是。」

仙仙道：「那封信……」

骷髏道：「是假的。」

仙仙有點不相信的道：「那分明是蕭大哥的筆蹟。」

骷髏怪笑道：「有什麼我不能够模擬的？」

仙仙道：「那個叫做金雷的捕快……」

骷髏道：「已經被我勾去了魂魄，已無異是一個傀儡，所有的言行都是我的主意。」

仙仙道：「你……」

骷髏截口道：「人太多的地方我不能够進去，供奉門神的門戶，我也不能够進去。」

一頓接着道：「時辰却已至，只有如此！」

仙仙面色大變。

骷髏的語聲更奇怪，呼喚道：「來啊隨我來啊……」

仙仙的心神應聲一陣恍惚，眼瞳中終於露出恐懼之色。

强烈的恐懼。

她猛咬了一下嘴唇，左掌疾揮，「嘩啦」一聲，馬車的窗戶立被她一掌拍碎，她右掌同時拔劍出鞘，人劍便待穿窗射出去！

也就在這剎那，她突然發覺那個骷髏已經移前來，距離窗戶不過三尺！

她半起的身形立時凝結，劍却在那剎那刺了出去！

刺向那個骷髏頭！

「篤」一聲，劍正中那個骷髏頭，那個骷髏頭立時「噗」地粉碎！

裹着骷髏頭的黑布迅速萎縮，消失在白烟中，詭異慘厲已極的怪叫聲連隨從白烟中透出來，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既像在呻吟，又像在叱責。

「杜仙仙，你好大的胆子，嗚———」

一樣的說話，一樣的聲調。

這豈非與杜仙仙在那幢荒宅之中的遭遇一樣！

杜仙仙面色慘白，握劍的手已起了顫抖，嘶聲道：「給我滾出來！」

那個地獄使者應聲從白烟中冒出來，却是在七尺之外，萎縮的黑布竟已回復原狀，當中又裹着一個粉白的骷髏頭。

一模一樣的骷髏頭，陰森森的冷笑道：「我的頭碎了又會復合，你却是一進地獄就永不超生！」

杜仙仙由心寒了出來，雙手握劍，正準備捨命一搏，白烟中已出現了骷髏的一隻手。

杜仙仙到現在才看到那骷髏的手。

沒有血，沒有肉，只是慘白色的骨骼，「格格」的在作響。

那個骷髏正在招手，道：「來，來，來……來……」

杜仙仙立時感覺一陣昏眩，魂魄彷彿已開始飛散。

她同時發覺整個車廂不知何時已經白烟瀰漫，自己已開始迷離在白烟中。

旋即她嗅到了一種銷魂蝕骨的異香。

她的視綫已逐漸模糊。

那種魄散魂飛的感覺，更濃重了。

她實在很想縱身奪窗射出，再劍刺那個骷髏，可是，已力不從心。

「叮」一聲，劍從她的右手脫落，連劍她都已無力握穩。

她一個身子亦搖搖幌幌的倒了下去，一雙眼睛仍然能够睜大，眼睛中已露出了絕望之色。

那剎那之間，她想起了蕭七，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姊姊，想起了很多事情，歡樂的，悲傷的，紛至沓來。

她想叫，可是叫不出。

眼淚終於從她的眼睛流出來。

她的眼蓋無力的緩緩闔上，終於失去了知覺。

完全失去。

× × ×

日落黃昏。

蕭七出現在杜家莊大門之前，他已經換過了一身衣衫，眉宇間的憂慮之色却仍在。

門一拍就開。

探頭出來的是老僕人杜祥，看情形，他一直就等候在門後，等候杜仙仙回來。

一見是蕭七來了，杜祥驚喜道：「蕭公子———」

蕭七目光一落，道：「祥伯，這麼久不見，你老好吧？」

杜祥不答，只顧往蕭七身後瞧。

蕭七大感奇怪，回頭一望，身後那裏有人，長街寂寂，也並無什麼特別的地方，不由問道：「你老在看什麼？」

杜祥怔怔的望着蕭七，表情很特別。

蕭七不覺心頭一寒。

——莫非是鬼？

他竟然生出了這個念頭，這也難怪，今天他的遭遇實在太詭異了。

杜祥半晌才問道：「小姐呢？」

蕭七一怔，道：「飛飛？」

杜祥搖搖頭道：「老奴是問——二小姐。」

蕭七又是一怔，道：「仙仙不是在家裏嗎？」

這次却是到杜祥一怔，道：「公子不是着人來請二小姐到城西走一趟？」

蕭七道：「沒有這種事。」

杜祥說道：「老奴這裏還留着公子的信。」

蕭七忙道：「拿來給我看看。」

杜祥從袖中將那封信取出。

蕭七一把搶過，將信箋抽出，抖開，目光一落，變色道：「這封信並不是我寫的。」

杜祥吃驚的道：「二小姐說是公子的筆蹟。」

蕭七道：「筆跡不錯是非常相似，但我事實並沒有寫過這樣的一封信。」

他補充接道：「我也沒有出西城。」

杜祥這才眞的吃驚，道：「那麼說，這封信……」

蕭七道：「是別人冒我筆跡，騙仙仙出去！」

話說到一半，他面色大變，失聲呼道：「不好，」身子陡轉，但立即停下，回頭問道：「送信來的是什麼人？」

杜祥道：「是一個捕快。」

蕭七沉聲道：「這就難怪仙仙會上當了。」

杜祥道：「那個捕快自稱叫金雷，一向追隨趙頭兒出入，同來還有一輛雙馬大馬車。」

蕭七道：「他怎生樣子？」

杜祥道：「濃眉大眼，一臉鬍鬚。」

蕭七道：「仙仙就上了那輛馬車。」

杜祥思索着道：「上車之前，那個金雷曾說公子就在城西三里等候。」

蕭七道：「還說過什麼？」

杜祥道：「沒有了。」

蕭七又問道：「那輛馬車是怎樣的一輛馬車，有沒有任何特別之處？」

杜祥道：「不覺得。」

蕭七又問道：「走了有多久？」

杜祥沉吟道：「差不多有兩個時辰的了。」

蕭七的面色已變得很難看，脚步突起，奔下石階。

杜祥追向前，連聲嚷道：「公子，公子！」

蕭七道：「我去找仙仙回來。」身形鷹隼般掠起。

一掠三丈！

× × ×

車轍由東而來，的確往西而去。

雖則已兩個時辰，因爲遍地泥濘，仍然可以分辨得出來。

蕭七跟着車轍追到了大街，便已不能够繼續下去。

大街上車轍縱橫，目光所及，就已有兩輛馬車正在奔馳。

樂平畢竟是一個繁盛的地方。

蕭七也沒有西追下去，轉奔向衙門那邊。

馬車已經離開了差不多兩個時辰，就是再躭擱一時片刻，也無足輕重的了。

有兩個時辰，一輛雙馬的大馬車已可以馳出很遠，追既難以追得上，而且話是說西行，難道竟眞的西行？

蕭七實在懷疑。

他也知道，無論是否西行，仙仙也不會發覺的。

因爲他清楚仙仙有生以來從未離開過樂平，莫說城外，就是城中，熟識的地方只怕也不多。

到她發覺不對路的時候，相信已經遲了。

——那個金雷到底是什麼人？這樣做到底有什麼目的？

——他到底要將仙仙騙到那裏去？

——仙仙又會有什麼遭遇？

——若是仙仙有什麼不測……

蕭七再也想不了下去。

心亂如麻。

× × ×

「我手下並沒有一個叫做金雷的捕快。」這是趙松的答覆。

這個答覆早已在蕭七意料之中。

捕房內燈火已亮起，趙松方在用膳，現在，却已被杜仙仙遭人誘拐這個消息驚呆。

今天發生的事情已經够他驚訝的了。

燈火昏黃，蕭七的面龐却顯得有些蒼白，一雙眼睛紅絲隱現。

他已經整整一天沒有好好的休息過。

趙松明白蕭七的心情，轉問道：「那個金雷是怎麼樣子的一個人？」

蕭七道：「根據杜家那個門房的敍述，這個人一面鬍子，濃眉大眼。」

趙松又問道：「那輛馬車又可有什麼特徵？」

蕭七道：「沒有，是一輛普通的雙馬大馬車。」

趙松沉吟道：「那個金雷並不是個眞的捕快，姓名相信也是胡亂捏造出來，甚至連鬍子只怕都是假的，騙得杜仙仙上車，當然就會卸下那一身僞裝，馬車又並無任何特徵，而且又已經去了兩個時辰，所以現在要找這輛車，這個人實在困難。」

蕭七道：「我明白。」

趙松道：「話雖說是出西城三里，我相信這絕非實話。」

蕭七點頭道：「這除非在開玩笑，否則絕對沒有理由老實說話。」

趙松道：「毫無疑問，這絕非是開玩笑。」

蕭七道：「嗯。」

趙松一再沉吟道：「不過，那輛馬車倒有可能仍然在城中，即使離城外也不會怎樣遠。」

蕭七道：「何以你會這樣想？」

趙松道：「這件事到現在可以完全肯定是因你而發，若是女閻羅所爲，杜仙仙無疑死期已至，那個金雷乃是來自地獄的勾魂使者，那輛馬車則是地獄的鬼車，你我就是找，在人間也是白廢氣力。」

蕭七道：「你相信眞的有這種事？」

趙松搖頭道：「若非鬼神所爲，我們便得考慮一下幽冥先生那個老怪物的推測，那麼只要你仍然在城中，還未死，對方也應該不會離你他去，現在即使不在你附近窺伺，亦會在城中留下，看你如何的焦急，憂慮。」

蕭七沉默了下去。

趙松旋即轉身吩咐左右道：「丁漢李成，你們立即召集所有的兄弟全城搜索打聽，看可有人見過，那樣的一個捕快駕馬車走過。」

左右兩個副捕頭應聲方待退下，趙松又叫住，道：「且慢，那個金雷可能已脫下捕快裝束。」

副捕頭丁漢道：「屬下省得。」

趙松再吩咐：「城中客棧尤其要小心，有可疑之人，要查問清楚。」

兩個副捕頭齊聲應是。

趙松又問道：「那位杜仙仙小姐，你們兩人都認識的了。」

副捕頭李成會意道：「若是有貌似的外來客人，不分是男女，我們都會着意查問。」

趙松道：「若是城中無下落，到城外打聽，東南西北各三里。」

李成道：「若是再沒有綫索？」

趙松道：「暫回衙門，明天再繼續尋找。」

李成道：「頭兒留在這兒，還是去那裏。」

趙松道：「無論我去什麼地方都會在這兒留下說話，一有消息，立即送回。」

李成道：「是！」與丁漢雙雙退下。

趙松目送去遠，喃喃道：「我相信他們都不會有什麼收獲。」

蕭七道：「他們看來都相當精明。」

趙松微喟道：「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他們的能力，一般的盜賊，他們是可以應付得來。」

一頓接道：「現在他們要應付的，却若非極度聰明，就是不能捉摸，無跡可尋的，來自地獄的勾魂使者。」

蕭七道：「他們若是找不到任何綫索，你我只怕也一樣。」

他苦澀的一笑，接着說道：「但無論如何，我都要找下去，一直到將仙仙找出來？」

說着他舉起了脚步。

趙松急問道：「蕭兄現在那裏去？」

蕭七道：「董家莊。」

趙松道：「找董千戶？」

蕭七搖頭道：「董湘雲。」

趙松道：「你相信幽冥先生推測？」

蕭七歎息道：「我平生最接近的女孩子除了杜家姊妹，就只有她了。」

他再聲歎息，道：「幽冥先生推測未必事實，但目前，除了她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那一個值得懷疑。」

趙松道：「看來你的確應該去找她好好的談談。」

蕭七「嗯」一聲，再次舉起脚步。

趙松追前道：「我與你走一趟。」一揮手，兩個捕快亦跟了上來。

蕭七彷如未覺，自顧走路。

死神帖

黃昏已逝，夜色漸濃。

董家莊前門簷下那兩盞燈籠已燃亮，兩扇朱漆大門却緊閉。

蒼白的燈光照耀下，那個骷髏頭顯得更加白。

慘白！死白！

只是一個骷髏頭，放在石階之上，之中，面向大門，浴着燈光散發出一抹淒冷，陰森的光澤，驟看下，就像籠在一層霧氣之內。

骷髏的眼窩深陷，燈光下只見兩團黑影，鼻竇也只是一個黑穴，兩排牙齒微開，似笑非笑，既恐怖，又詭異。

——是誰將那個骷髏頭放在董家莊的門前。

蕭七第一個奔上董家莊門前的石階，也是第一個看見那個骷髏頭，不由自主的怔住。

趙松與兩個捕快緊跟在蕭七後面，看見有異，連忙加快脚步。

蕭七目光一掃，除了那個骷髏頭之外，並不見其他任何東西，這才緩緩蹲下身子，仔細打量那個骷髏頭。

趙松奔至蕭七身旁，目光一落，脫口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蕭七道：「一個骷髏頭。」

趙松當然不會看不出，接說道：「好像並不是眞的。」

蕭七「嗯」的應一聲，雙手將那個骷髏頭捧起來。

趙松實在有些佩服了，道：「蕭兄好大的胆子。」

蕭七淡笑道：「即使是眞的骷髏頭也沒有什麼可怕，何況只是粉捏的。」

趙松一怔道：「粉骷髏？」

蕭七放開捧着骷髏頭的一隻手，燈光下趙松看得很清楚，那隻手已經被粉染白了。

「果然是粉捏的。」趙松摸摸鬍子，道：「杜姑娘在那幢荒宅一劍刺碎的只怕也就是這種骷髏頭了。」

蕭七道：「說不定。」屈指彈向那個骷髏頭的牙齒。

「噗」一下輕响，骷髏頭的三顆牙齒立時碎裂，白色的粉末蕭蕭落下。

趙松看在眼內，道：「這種骷髏頭造得雖然是眞個一樣，並不堅固，難怪杜姑娘一劍刺去，立即碎成了粉屑。」

蕭七沒有作聲。

趙松接問道：「到底是誰將這個骷髏頭放在這裏？」

蕭七道：「想不出，也許就是那個地獄勾魂使者。」

趙松道：「這樣做有什麼作用。」

蕭七站起身子，道：「你看。」將手中那個骷髏頭對着趙松。

「看什麼？」趙松一面的詫異之色。

蕭七道：「骷髏額上刺的字。」

趙松這才發現。

骷髏額上有兩行字，左四右三，每個字都是拇指指甲般大小，由一個細小的針孔連成。

——十七子時。

——董湘雲。

趙松又是一怔，道：「什麼意思。」

蕭七沉聲道：「這若是來自那個地獄使者，那個地獄使者倘若又眞的來自地獄，你說是什麼意思？」

趙松道：「十七子時就是董湘雲死期，他到時將會前來勾取董湘雲的魂魄。」

蕭七道：「不錯。」

趙松動容道：「這當然又是女閻羅的主意。」

蕭七不作聲。

趙松接着說道：「蕭兄風流瀟洒，人中之龍，喜歡蕭兄的女孩子只怕不止杜家姊妹與這位火鳳凰董大小姐，難道那位女閻羅一個也不肯放過，定要殺個乾淨才肯罷休。」

蕭七歎了一口氣。

趙松目光一寒，道：「倘眞如此，不可謂不是一場浩刧了。」

蕭七道：「這簡直就是瘋子所爲，殺我一個人就是了，何必殺害無辜？」

趙松道：「大概是蕭兄得天獨厚，她雖然是幽冥死神，也不能够隨心所欲，却又瞧不過人間的女孩子喜歡上蕭兄。」

蕭七沉吟不語。

「對蕭兄她雖然無可奈何，對其他人她總有能力的。」趙松笑接道：「看來那位女閻羅並非打翻醋醒，簡直就掉進醋醒裏。」

笑話聲中，燈光搖曳，那個骷髏頭在燈光下的投影亦移動起來，眼窩彷彿在滾轉，鼻竇彷彿在抽搐，牙齒彷彿在磨動，看來更獰猙，就像在怪責趙松說話不遜。

趙松的目光仍然停留在那個骷髏頭之上，看着不由得心頭一寒，再也笑不出來了。

蕭七好像看得出趙松的感受，微喟道：「我們似乎給這一連串的怪事，弄得連自己意志也把持不定了。」

趙松偏開目光，苦笑道：「不錯，這其實大有可能是人爲。」

蕭七道：「否則這個骷髏頭盡可以在湘雲的面前突然出現。」

趙松道：「也許因爲知道我們來這裏，假手我們送進去。」

蕭七搖頭道：「聽你這句話，你仍然有些相信這是女閻羅的所爲。」

趙松反問道：「難道你眞能够完全否定。」

蕭七搖頭，道：「無論是人爲抑或是神鬼的所爲也好，這個粉骷髏都是一份帖子。」

趙松詫異的道：「帖子。」

蕭七道：「死神帖。」

「死神？」趙松更加詫異。

蕭七道：「帖主人是人也好鬼神也好，只要他有意思殺某人，有把握殺某人，就是那個人的死神了。」

趙松一面頷首一面道：「這個骷髏頭放在這裏相信沒有多久。」

蕭七道：「不然早已被發現。」

趙松忽然道：「也許是董湘雲在故弄玄虛。」

蕭七聳然動容。

趙松接道：「她將骷髏頭擺放在家門之前，刺上自己的名字，豈非也變成受害者，也正好洗脫他自己的嫌疑？」

蕭七目光落在骷髏額頭那些字上，沒有作聲。

趙松接道：「說不定她已經知道我們在懷疑她的了。」

蕭七道：「這果眞是湘雲的所爲，到現在爲止，可一直都沒有露出任何的破綻，她自己相信也很清楚。」

趙松道：「你不明白了，一個人作賊心虛，就是沒有被懷疑，也會以爲自己已經被懷疑，想辦法證明自己的淸白。」

一頓接道：「她若是也成爲受害者，我們若非先已懷疑，正所謂担心他受害也惟恐不及，又如何會考慮到其他問題？」

蕭七點點頭道：「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現在都要全力保護她。」

趙松道：「當然了。」

語聲未落，門閂起落聲忽响，一扇大門在內打開了。

蕭七回頭一瞥，就看見一個老蒼頭。

那是董家的老僕人董忠，探首一望，見是蕭七，大笑道：「老奴還以爲什麼人在門外說，原來蕭公子，快請進來。」

蕭七道：「正要拍門進去。」

董忠目光一轉，道：「那位不是趙頭兒，怎麼也來了？都請進來坐坐。」

主人好客，僕人也是一樣。

蕭七連隨問道：「忠伯，怎麼這樣早就關上門戶？」

董忠道：「是主人吩咐，說是小姐離家半年，要好好聚聚，不想別人來騷擾，關上門，別人看見，也就知道我家主人不想見客的了。」

一頓忙又說道：「蕭公子當然是例外的。」

趙松道：「我們是一起來的。」

董忠道：「這個老奴如何看不出來，請，請！」

趙松道：「你家主人現在在那兒？」

董忠道：「在內堂與小姐用膳，已經兩個時辰也有了。」

趙松道：「一頓飯吃這麼久？」

董忠道：「半年不見，老爺自然與小姐好好的談談，問問她這半年來的遭遇，不過以老奴看，老爺現在雖然還是興緻勃勃，小姐却已早就不耐煩了。」

蕭七道：「要湘雲坐兩個時辰實在不容易。」

董忠道：「可是她又不敢不聽話。」

蕭七道，「什麼時候她變得這樣聽話了？」

董忠道：「今天開始，因爲老爺對她說過一句話。」

蕭七道：「什麼話？」

董忠神秘的一笑，壓低嗓子道：「老爺告訴她如果再不聽話，她與公子的婚事，他也就不再管了。」

趙松一怔，失笑。

蕭七亦笑，却是苦笑，轉問道：「湘雲回來之後有沒有外出？」

董忠搖頭道：「沒有，大概給老爺那句話唬住了，換過衣服，就老老實實的候在老爺左右。」

蕭七望一眼趙松，道：「我們的推測似乎要重新考慮了。」

趙松道：「但無論如何，我們也得進內一見他。」

蕭七目光一落，道：「這個當然。」

董忠這時候才留意到蕭七捧在手裏那個骷髏，一呆道：「公子手裏的是什麼東西？」

蕭七道：「你看是什麼東西？」

董忠道：「骷髏。」

「粉骷髏！」蕭七應聲舉起了脚步。脚步沉重，有如他現在的心情。

綫索

堂中燈光明亮，桌上杯盤狼藉。

董千戶看來已有五分醉意，仍然談笑風生，不住追問董湘雲這半年來的遭遇。

董湘雲却眞的已經不耐煩，說話有氣無力的，一再被催促才回答那一句半句，眼睛盡往別處溜。

她眼睛溜着溜着，忽然瞥見蕭七幾人向這邊走來，喜出望外，長身立起。

董千戶立即叫道：「坐下坐下，我還有話要問你。」

董湘雲目光一轉，道：「爹，你看誰來了。」

董千戶呷了一口酒，說道：「誰來了？看你大驚小怪的，總不成是蕭七那個小子。」

說着亦側首望去，一望之下，放聲大笑道：「怎麼眞的是？」

笑語聲未落，蕭七已大踏步走進來。

董湘雲不由自主迎上前去。

董千戶笑語聲不絕：「一見蕭七就連爹也不管了，女生外向，難怪，難怪！」

突然一頓，「咦」的一聲。

他是看見跟在蕭七後面的趙松與兩個捕快，好像他這種老江湖，當然明白必定又有事發生，而且必定與自己多少有些關係。

董湘雲亦看見趙松他們，却沒有理會那許多，走到蕭七面前，道：「怎麼現在才來，我快要給爹悶死了。」

聽她這樣說，倒像是蕭七曾經答應過她，非來一趟不可的。

蕭七並不在乎，對於董湘雲的性格他實在淸楚得很，淡笑道：「現在豈非正是時候。」

董湘雲目光一落，道：「你捧着這個骷髏幹什麼？」

蕭七道：「送給你！」雙手將那骷髏頭遞上。

董湘雲驚呼急退。

蕭七一怔道：「你不是說過天不怕，地不怕的？」

董湘雲瞪眼道：「我才不要這種東西呢。」

蕭七道：「我送的，也不要？」

董湘雲道：「不要！」

她眼瞪得更大，接道：「你就是懂得欺負我，什麼不送，送我這種東西。」

董千戶那邊看着，大笑道：「想不到這個丫頭也有東西害怕，看來我也得那裏弄一個骷髏頭回來，以備不時之需。」

董湘雲霍地回頭，道：「爹你這是存心帮着他，欺負我的了。」

董千戶大笑不絕，道：「他是他，我是我，你怎麼混在一起說？」

董湘雲嬌靨一紅，退過一旁坐下，偏開臉，索性不去瞧他們。

董千戶也不管她，笑問蕭七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蕭七道：「這個骷髏頭的確送給湘雲，只不過與我並無關係。」

董千戶詫異問道：「那是誰送的？」

蕭七道：「也許是地獄使者。」

董湘雲回頭道：「胡說！」

董千戶却問道：「是那一個地獄的使者？」

董湘雲冷笑道：「地獄也有這個那個的麼？」

董千戶揮手道：「你丫頭先別打岔好不好？」

董湘雲「哼」一聲閉了嘴吧。

董千戶再問蕭七，道：「是不是幽冥先生那個？」

蕭七搖頭，道：「不是。」

董千戶手指向地，道：「難道是地下這個？」

蕭七道：「也許就是了。」

董千戶一怔道：「你不能肯定？」

蕭七微喟道：「這種事情有誰能够肯定？」

董千戶試探問道：「是不是與那件案子有什麼關係？」

蕭七頷首。

董千戶又問道：「怎麼連湘雲也牽涉在內？」

蕭七道：「這要說，得從老前輩離開那個捺落迦後開始……」

董千戶擺手道：「坐下與我細說。」連隨又對趙松二人道：「趙頭兒，你們也請坐，要不要來一杯？」

趙松隨手道：「公事在身，心領了。」在一旁坐下。

隨來那兩個捕快立即上前，侍候在趙松左右。

兩個捕快這左右一站，趙松更顯得官威十足。

董千戶目光一轉，格格大笑道：「你小子果然是做官的材料，就隨便一坐，已經官威八面了。」

趙松一愣，方待說什麼，董千戶已連聲催促蕭七，道：「快說！快說！」

× × ×

蕭七說得很快，但並沒有細說。

雖然簡單，却很清楚。

這已不是第一次覆述事情經過，已能够完全掌握重心。

董千戶只聽得目定口呆，董湘雲也沒有例外。

他們有生以來，還要第一次聽到這麼奇怪詭異的事情。

蕭七說話聲越低沉，堂中的氣氛隨着他的說話逐漸變得詭異起來。

連燈光也彷彿已變得朦朧。

董湘雲不由自主的一再回顧身後，就好像害怕那個地獄使者突然在身後出現，奪魄勾魂。

幽冥先生的推測，蕭七並沒有遺漏。

蕭湘雲居然沒有打斷蕭七的說話，但蕭七一住口，第一個說話的却也就是她，道：「你這次到來，莫非就懷疑，是我誘拐杜仙仙？」

蕭七尚未答話，董千戶已接道：「湘雲回來之後，並沒有再外出。」

蕭七道：「現在我知道。」

董湘雲瞪着蕭七，道：「我承認很妒忌杜仙仙，誰叫她也喜歡你，你又很喜歡他。」

蕭七道：「這與你有何關係？」

董湘雲道：「關係可大了，我是喜歡

你的，她也來喜歡你，就是跟我作對！」

蕭七不由苦笑。

董湘雲接道：「跟爹我也是這樣說，誰跟我作對，我就砍他的腦袋。」

她這番話說得既响亮，又迅速，董千戶待要喝止，如何來得及。

趙松一旁聽得眞切，冷笑道：「看來我們的懷疑並不是無的放矢。」

董湘雲沒有理會趙松，瞪着蕭七道：「不過我就是要砍誰的腦袋，也會在你面前，裝神弄鬼什麼，婆婆媽媽的，我才不來那一套。」

董千戶擊掌道：「對，要就爽爽快快，這才像我的好女兒。」

趙松脫口道：「你這是縱子行兇？」

董千戶大笑道：「說不定我還會幫上一把！」

趙松怔住。

蕭七歎了一口氣，目注董湘雲，道：「你眞的忍心殺死仙仙？」

董湘雲一愕半晌才道：「不忍心。」

她歎息接道：「她實在是一個很漂亮很可愛的女孩子。」

蕭七道：「嗯。」

董湘雲又道：「好像她那樣的女孩子，眞的要我傷害她，只怕我下不了手。」

她呆呆的沉思了半晌，頹然往椅背一靠，歎息道：「想起來，她比我好得多了，也只有她才配得起你。」

董千戶一旁聽得直眨眼睛，他可也想不到董湘雲竟然會說出這種話。

蕭七道：「那有什麼配不配的，大家都是人。」

董湘雲道：「你就是喜歡她，也許就因爲她那樣的溫柔。」

她搖頭接道：「這個我可學不來。」

蕭七道：「你只是脾氣暴躁一些，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不好。」

董湘雲道：「天生這樣，我看是改不了。」

蕭七道：「不一定。」

董湘雲搖搖頭道：「我知道你很討厭我。」

蕭七道：「沒有這種事。」

董湘雲道：「最低限度我前後給你添了不少的麻煩。」

蕭七道：「算不了什麼。」

董湘雲一正面色，道：「不過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仙仙被誘拐，與我一些關係也沒有，飛飛的失踪也是。」

蕭七頷首道：「我相信。」

董湘雲委屈的垂下頭，那刹那之間，眼睛似乎已濕了。

蕭七目光一轉，岔開話題，道：「回說這個骷髏。」

骷髏已放在桌上。

董千戶接口道：「這個骷髏並不是眞的。」

蕭七點頭道：「是用粉揑的。」

董千戶道：「你在那裏弄來？」

蕭七道：「這個骷髏頭就放在老前輩這個莊院的大門外。」

董千戶詫異的道：「怎麼是在我家門口拾來的？」

蕭七道：「嗯。」

董千戶說道：「可不知是那個開的玩笑。」

蕭七道：「以晚輩推測，這絕不是玩笑。」

董千戶道：「不成眞的是那個所謂地獄使者送來的。」

蕭七道：「相信就是了。」

董千戶道：「用意何在？」

蕭七道：「請看骷髏額上刺的字。」

董千戶將骷髏頭捧在手中，一面看一面道：「十七子時，董湘雲，這是什麼意思？」

蕭七道：「只怕就是十七那夜子時，就來取湘雲的性命！」

董千戶面色一變，道：「你是說，這個骷髏頭乃是……」

蕭七道：「死神帖！」

董千戶胸膛起伏，道：「好大的胆子，竟敢犯到老夫的頭上。」

一頓沉吟道：「湘雲這個丫頭又那裏開罪她了，難道也就因爲喜歡上你這個小子？」

蕭七苦笑。

董千戶突然大笑起來，道：「他媽的，這個女閻羅好大的醋味。」

董湘雲忽然道：「只怕眞的有這種事情。」

董千戶「哦」一聲，說道：「何以見得？」

董湘雲却問蕭七：「蕭大哥，你回來那天黃昏經過那條柳堤是否遇上漁家父女二人？」

蕭七沉吟道：「嗯。」

董湘雲又問道：「你是否曾對他們一笑？」

蕭七道：「好像有，怎樣了？」

董湘雲道：「就因你的一笑，那個漁孃以爲你喜歡她，竟然對你默許終生。」

蕭七一怔，道：「什麼？」

董湘雲接道：「也就在你走後沒多久，柳堤上出現了一團烟霧，烟霧中出現了一個骷髏，自稱是地獄使者，奉命來人間，又說女閻羅已決定下嫁你，人間女子有對你妄生愛念，一律勾其魂，奪其魄！」

蕭七驚訝道：「那個漁孃怎樣了？」

董湘雲道：「立被勾魂奪魄，倒斃小舟之上，據說混身並無傷痕。」

一頓接道：「我經過那條漁村的時候，在飯店裏聽到了這件事，因爲與你有關，所以着意打聽一番，還找那個老漁翁問一個清楚明白。」

蕭七呆然地問道：「眞的有這種事情麼？」

董湘雲斬釘截鐵的道：「是事實，不騙你。」

趙松插口問道：「那條漁村叫做什麼名字。」

董湘雲道：「叫金家村，據說村人大都姓金，那個老漁翁也就叫金保。」

趙松又問道：「那個漁孃呢？」

董湘雲道：「她叫金娃。」

趙松立即回頭問那兩個捕快：「金家村你們是知道的了。」

兩個捕快齊聲應是。

趙松連隨吩咐道：「你們兩立刻催馬身貪夜前去金家村，將金保與驗屍的仵作帶來。」

一個捕快問道：「頭兒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趙松揮手道：「只是這些，速去！」

兩個捕快應聲退下。

董湘雲奇怪道：「這有什麼作用？」

趙松解釋道：「金娃的暴斃毫無疑問與杜家姊妹的失踪，以及藏在瓷像中那具女屍有關，請他們到來一問，對事情多少也許有些帮助。」

他歎了口氣，道：「我應該親自走一趟，只是，這裏要做的實在太多了。」

蕭七道：「話雖說是十七，但由現在開始，那個所謂地獄使者，隨時都可能出現。」

趙松連聲道：「不錯不錯，蕭兄可要多費些心力。」

蕭七道：「還用說。」

董千戶即時問道：「今天是十五還是十六？」

蕭七道：「是十六。」

董千戶道：「這是說明夜子時那個地獄使者就會到來勾奪湘雲的魂魄了。」

蕭七道：「只不知是否依約到來。」

董千戶大笑道：「我倒要看那個不知死活的東西敢胆來再害我的女兒！」

他笑得雖然响亮，但誰都聽得出他笑得並不自然。

若眞的是地獄勾魂使者，又豈是人力所能够抗拒？

笑語聲一落，董千戶就將那個骷髏頭痛摔在地上。

「噗」一聲，那個骷髏頭當塲爆裂。

粉碎！

（未完）

招式奇談

蠻荒的絕招

希華

中國的功夫威震全球，有些獨特的武功是很難使人入信的，不過，苦練多年，可能有特殊的成就，其實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有些蠻荒異域的人，雖然不懂功夫，却有特殊的武功，非普通人所夢想得到，我試把這一類奇形怪狀的武功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在中國的武俠小說當中，經常有談及「千里傳聲」這一招，師傅和徒弟對講，相隔一里，仍可以聽得出來，這種事情可能是虛構出來，但在非洲深山的一個蠻族部落裏面，却是全部武士懂得這一套的，眞的可以在相隔一英里那麼遠的地方傳出每一句話來。

這一個蠻族喚做「卡爾多族」，他們所講的說話跟一般人不同，僅有幾十個字單音，表示飢餓，打鬥，危險，或者平安無事之類，故此容易聽得出來。至於他們交談的時候，語聲極細，但却可以隨風飄送，相隔一里，聽得出來，由於他們有這種異乎尋常的本領，故此有外族侵入，相隔幾個山頭，仍可互相傳遞消息，預先覺察得到，預先用鼓聲傳達他們的說話一樣。

南美洲土人很喜獵鱷，他們並非以鱷魚做食糧的，但因那一條亞馬遜河流域兩邊都有鱷魚生長，故此，他們天生就要跟鱷魚作戰，日子拖長了，知道鱷魚的性格，那些土人只是在身上所携帶的革囊之內放下十多條圓形的木棍，就可以游泳到鱷魚附近橫過亞馬遜河。

通常而論，鱷魚不一定向他們侵犯的，如果眞的有鱷魚游泳到身邊來，那個土人就用木棍把牠驅逐，甚至把牠殺死。通常而論，所用的方法是如此襲擊的，鱷魚游泳到十分貼近時，如果牠的嘴巴閉闔，用木棍向牠頭部近眼之處使勁敲打，這樣出擊，不會把鱷魚打死的，但却必然使牠憤怒，張口便咬，到時那個土人就可以把手持的短棍向牠口中伸進去，剛剛頂住上顎和下顎，鱷魚的嘴巴張大，無法把短棍擺脫，那就不能够咬人了，只好在水中打滾，至於鱷魚如何能够擺脫那條棍呢？那是另外一回事，至於土人，却可以安然游泳，有時他們用十多條木棍去對付那些鱷魚的，假如鱷魚就快游泳到來，先行張開了嘴巴，那就更妙。

鱷魚在水中游泳之際，如果離水較高，土人可以乾脆用木棍打在牠兩眼之間，那是鱷魚腦袋之處，一經打破，巨大的鱷魚亦會死亡，憑着這一招，當地的土人就有胆在鱷魚河中游泳。

有鱷之處，必有巨蟒，有些大蟒重達百磅過外，雖然大蟒無毒，但却另有一種古怪的絕招，不管牠向人類抑或向其他動物襲擊，總是把自己身體纏繞在對方的身上，最後繞到咽喉，直使對方氣絕身亡，因爲大蟒只有這一招，當地土人便有另外的方法對付牠。

大蟒纏繞住的時候，可以置之不理，快要接近咽喉之際，突然伸手捉住蟒蛇的頸，由於土人懂得使用一種叫做毒刺的植物放在手中，跟大蟒作戰時，張手捉頸之際，就把毒刺插入蟒蛇頸內，很快那條大蟒就中毒，全身發軟，自然鬆開，不久便即身亡。如果沒有毒刺，任由大蟒纏繞，土人也會喪生的，因爲他不能够支持得那麼久，故此，這一種戰術要互相訓練多時，然後有把握取勝。

他們認爲跟大蟒作戰比較困難，與鱷魚作戰則輕而易舉。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邊城風雲（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三門藉口檢閱部隊，目的是要看段思義的兵備是否能進窺中原，又覬覦城防兵馬司的職位，向段思廉提議用挑戰的方式來決定人選。結果胡三門手下的烏格及阿德皆失敗而歸，而由司馬蘭泉充任此官職，司馬蘭泉剛上任，便發覺城防營內不能團結一致，兵士分爲兩派，那反叛一派的首領正是他的副將都太隆。而且他發覺大理城暗潮洶湧，似有人在暗中操縱着，因而令不明來歷之人離城，希望能解決大動亂，他搽獲一請帖，原來那神秘組合向他尋釁找碴，及後王子又遣人邀他至蘭園一敍，及至藝園，不見人影，只聞遠處傳來簫聲……

闖入非常地　所遇非常事

幾經轉折，司馬蘭泉終於找到吹簫者，但一眼瞧去，竟使他神色一呆。

因爲她是一個美得令人眩目的少女，他只是投出一瞥，目光就無法收它回來。

司馬蘭泉不是一個無行的浪子，而且曾經滄海，接近過不少女人。

譬如狄萍，卜墨珠，宛文文，駱肖玲，雖是春花秋月各有所長，但她們都是人間殊色，具有動人的豐姿。

只是她們那動人的豐姿，如若與吹簫者相比就要黯然失色了。

良久，司馬蘭泉緩緩吁出一口長氣，身形一轉，逕向來路走去。

他終於收回了目光，終於戰勝了那無比的誘惑。

但……

「站住。」

簫聲倏然而止，飄過一聲叱喝。

這聲叱喝依然是動人的，比黃鶯的鳴叫還要嬌嫩，就像天籟之音一般。

司馬蘭泉沒有轉過身來，腳下却已應聲止步。

「姑娘有什麼指教？」

「你是誰？」

「在下司馬蘭泉。」

「司馬蘭泉！沒聽說過。」

「在下並非名人，姑娘自然沒聽說過了。」

「可是你却敢到蘭園亂闖，胆量倒是不錯。」

「姑娘弄錯了，在下是奉命而來。」

「哦，誰召你了？」

「王子。」

「王子？你沒有弄錯吧？」

「沒有」

「你可知道蘭園是誰建造的？」

「這與王子召喚在下有關？」

「自然有關，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在下不知道蘭園是誰建造的。」

「那麼我就告訴你吧，是先王。」

「哦！」

「先王在建園之時，曾發生了一項意外，因而對進入蘭園之人，訂有十分嚴格的規定。」

「哦！」

「你想不想知道？」

「請姑娘指點。」

「進入蘭園之人，除了王室家族，必須官居二品以上，否則即爲藐視先王，論律當斬！」

「啊！姑娘，妳說的可是眞的？」

「你認爲我在騙你？」

「不，在下只是不明白王子爲什麼要這樣做。」

「你是說王子召喚之事。」

「是的。」

「先王遺命，王子十分明白，他縱然當眞有事找你，也不會叫你前來蘭園。」

「這麼說姑娘是不相信在下了。」

「你認爲我應該相信？」

「這不要緊，待在不見到王子，他會替在下證明的。」

「好主意，只可惜王子不在蘭園。」

「姑娘是誰？怎知王子不在蘭園？」

「這個你就不必管了，我問你，你來蘭園是爲了好奇還是別有居心？」

「姑娘太小看在下了，告辭。」

「怎麼？你想走？」

他的確想走，蘭園既爲是非之地，他與這位姑娘又話不投機，再說，如若王子當眞不在蘭園，這可能是一項陰謀，及時退走，自是最佳的選擇。

但，當他邁動腳步之際，一排箭雨忽然呼嘯而來，他心頭猛的一震，知道已經落進了別人的圈套。

他沒有攜帶任何兵刃，除了閃避則無他法！

所幸他身手不凡，雖是險到極點，但這陣箭雨並沒有將他怎樣。

不過這是個開始，往後的發展，只怕步步驚險，說不定蘭園就是他葬身之地。

他沒有猜錯，無數王宮武士由樹蔭林隙中閃出，刀槍閃爍，映日生輝，爲美好的蘭園帶來一片殺機。

其實司馬蘭泉並不在乎這些，憑他一身功力，這般武士未必能留他下來。

只是如此一來，西南一帶就沒有他容身之地了。大丈夫四海爲家，他未嘗不可到別處另謀發展，但馬帮怎麼辦，那些土生土長，世代相傳的帮中兄弟，他們會願意流竄他鄉麼？

撇開馬帮不說，眼前的這項危機他不見得就能逃得過去，因爲那般王宮武士人數太多，配有連珠弩箭的約有半數，要是萬弩齊發，他也必然難逃刦數。

如果他當眞飲恨蘭園，他是心有不甘的，於是他隨手拔起身旁的一顆小樹，暗提功力，凝神以待。

此時王宮武士開始由四方進逼，他們每進一步，蘭園的殺機就會增長幾分。

這將是司馬蘭泉平生未經的罕見血戰，處境的不利，也是前所未有！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司馬蘭泉的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嬌叱：「你們要幹什麼？給我退回去！」

一陣沁人心脾的香風飄過，一條身着宮裝的人影已經與他併肩而立。

他愕然回頭，發現這條人影正是適才跟他交談的那位動人的姑娘。

嫣然一笑，她投過來一瞥甜甜的笑意，然後面色一肅道：「我說過，擅闖蘭園，論律當斬，公然拒捕，更要誅連九族，你爲什麼這樣傻？」

司馬蘭泉冷冷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王子這樣做太過小家子器了。」

宮裝姑娘一怔道：「你說這是王子佈下的陷阱？」

司馬蘭泉道：「傳達令諭的是王子貼身侍衞童仰山，他將在下送達北地才託詞退去……」

宮裝姑娘道：「這就難怪你要疑心王子了，誠如你所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想其中必有什麼誤會。」

司馬蘭泉道：「難道是童仰山要陷害在下，但在下與他素昧平生毫無過節。」

宮裝姑娘道：「是誰陷害你都不要緊，問題是咱們如何渡過這個難關？」

司馬蘭泉一呆道：「妳說咱們？」

宮裝姑娘道：「自然是咱們了，我喝退了王宮武士，難道不會惹來牽連？」

司馬蘭泉舉目四掠，那般來勢洶洶的王宮武士，果然已經退回林中，只是他們並未離開，隨時隨地都可捲土重來。

他收回目光，長長一吁道：「姑娘，多謝了，妳究竟是誰？」

宮裝姑娘道：「這很重要？」

司馬蘭泉道：「在下無故牽連姑娘，內心實在萬分歉咎，如若連姑娘的姓名都不知道，豈不是一項罪過！」

宮裝姑娘道：「我叫段如錦。」

司馬蘭泉愕然道：「妳是公主？」

段如錦道：「有點意外吧？」

嬌軀一擰，緩緩走向適才吹簫之處，道：「來吧，咱們要好好研究個對策。」

此時司馬蘭泉的內心，已然起了一綫希望，既然牽連到公主，也許會有辦法闖過這一難關。

於是他跟隨着段如錦，走進一座三面臨水的水榭。

「坐吧，司馬公子。」

「小臣不敢。」

「唉，咱們已生死相連，風雨同舟，你還客套什麼？」

「這……」

「坐吧，難道你不想求得一條逃生之路？」

求生，是天地間最强烈的誘惑，人類幾乎無時無刻不在作求生的奮鬥。

司馬蘭泉父仇未報，師仇未復，對求生的願望自然比別人更爲强烈，於是，他在段如錦的對面坐了下來。

適才他簫聲引來之時，曾經向段如錦投下第一眼，那只是匆匆一瞥，却幾乎收不回他的目光。

現在面對佳人，他不由再度將目光拋了過去。

段公主麗質天生，艷絕塵寰，她的面色雖是一片冷肅，仍流露出令人意亂情迷的絕代風姿。

這就像蒼蠅奔血，飛蛾撲火一樣，在人類來說，也就是所謂願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世間美麗的女人很多，但當眞能够令人甘心在石榴裙下俯首貼耳，甚至不惜一

死的究竟不多。

但段公主却是其中的一個，她似乎具有絕對支配男人的魔力，而且能够支配他們的生死。

司馬蘭泉不是常人，但他却是一個血氣方剛，不折不扣的男性，而且他在天香妃子駱肖玲的身上領略過風流陣仗，嚐試過男女之間最迷人的奧秘，現在面對人間尤物，絕代妖姬，那有不動心之理。

因而他痴痴的瞧着她，臉上血氣上昇，雙目充滿着火一般的慾焰。

段如錦的面色不是冷肅的，此時也像春風解凍似的，現出一片迷人的笑意。

笑，是美人最犀利的武器，常人可以爲之喪身，人君也會爲之傾國。

何況段如錦在輕輕的笑意之中，還眉挑目語，媚態撩人，司馬蘭泉如非身在陷阱，說不定會縱身撲了過去。

只聽段如錦忽然哼了一聲道：「司馬公子……」

「公主有什麼指示？」

「今後——」

「今後怎樣？公主？」

「今後你願不願聽我的？」

「願！啊，不，那要看什麼事了。」

段如錦一怔道：「甚麼，你說不？」

她不相信司馬蘭泉會說出一個不字，但餘音在耳，那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 × ×

司馬蘭泉粗獷豪邁，氣吞河嶽，他的氣質是罕見的。

美色能够迷人，所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但像司馬蘭泉這等豪邁之人，美色不一定就能成功。

其次，正當他心神迷亂之際，一股凌厲的殺機忽然將他由迷離中拉了回來。

敢情目光斜射，將樹林中的刀光劍影，由水面反射到司馬蘭泉的眼簾，他心頭一懔，自然慾念全消了。

於是他面色一整道：「論公，小臣應該聽從公主的吩咐，但也要不違背國王的意旨，和小臣權力所及。」

段如錦顏色數變，最後終於嫣然一笑道：「這麼說你還是一位忠臣了，你做的是甚麼官？」

司馬蘭泉道：「城防兵馬司。」

段如錦道：「哦，權力不小啊，只可惜職位不高，仍難逃藐視先王，依律論斬之罪。」

司馬蘭泉淡淡道：「小臣既巳觸犯國法，那也只好認命了。」

段如錦冷哼一聲道：「你既是甘心認命，適才爲什麼要反抗拒捕？」

司馬蘭泉道：「這個……」

段如錦一嘆道：「由於你反抗拒捕，我才喝退王宮武士，你自己罪有應得，却不該將我牽連進去！」

這是什麼話，誰請妳喝退王宮武士來的？

所謂牽連，是妳自己多管閒事嘛。

司馬蘭泉心中在如此想，嘴裏却不便說它出來。

段如錦見義勇爲，畢竟是一番善意，而且她喝退了王宮武士，也的確爲他解除了一次危機。

他搓着雙手，訕訕的道：「這是小臣的罪過，如今公主只有將小臣交給王宮武士，我想他們不會爲難公主的。」

段如錦幽幽道：「你不明白本朝的法律，才說得如此輕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何況我還不是王子。」

司馬蘭泉不安的道：「公主曾說咱們可以找到一條逃生之路？」

段如錦道：「是的，我說過，咱們可以找到逃生之路，而且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司馬蘭泉道：「這條逃生之路，必然十分艱難的了，公主說說看。」

段如錦道：「其實並不見得怎樣艱難，只要我……」

司馬蘭泉精神一振道：「原來公主胸有成竹，請說。」

段如錦忽然螓首一垂道：「我曾經告訴過你，進入蘭園之人，必須二品以上的王公巨卿，另外就只有王室的家族了。」

司馬蘭泉道：「這一點小臣聽到公主說過。」

段如錦道：「你並非王公巨卿，要想免禍，就只有變作王室家族了。」

司馬蘭泉道：「小臣並不姓段，如何能够變作王室？」

段如錦嬌顏微酡道：「我知道你不姓段，可是我姓段呀。」

司馬蘭泉一怔道：「公主是國王的女兒，妳自然姓段，這與小臣何關？」

段如錦螓首一抬，投給他一瞥白眼道：「夫婦一體，我姓段跟你姓段又有什麼差別！」

司馬蘭泉個性粗獷，但他並不是傻子，段如錦這麼露骨的暗示，他怎能還不明白。

錯愕半晌，他才吁出一口長氣道：「公主金枝玉葉，小臣怎敢……」

段如錦道：「別小看自己，將相本無神，我祇不過叨先人餘蔭罷了。」

司馬蘭泉道：「可是小臣巳有未婚妻子。」

段如錦一怔道：「哦，她是誰？」

司馬蘭泉道：「卜墨珠，是小臣的師妹。」

段如錦略作沉吟道：「咱們爲了免禍，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如若卜家不能退婚，只好讓卜姑娘委屈一點。」

司馬蘭泉道：「公主，咱們當眞別無選擇麼？」

段如錦一嘆道：「你認爲我嫁不出去，還是貪圖你甚麼？」

司馬蘭泉道：「公主言重了，小臣只是自慚形穢，覺得公主太過委屈。」

段如錦道：「這也並不盡然，江湖豪俠總比紈袴子弟强得多。」

司馬蘭泉道：「既然如此，小臣只得聽憑公主了。」

段如錦嫣然一笑道：「走，咱們見娘去。」

大理王妃，是一個四旬左右的半老徐娘，對段如錦的選擇，她認爲十分滿意，這一關，司馬蘭泉很順利的就通過了。

最後一關是國王，只經過一次召見，他就鐵定當了大理國的駙馬。

接着就舉行大婚，使一個奔走江湖的流浪漢子，一下跌進富貴之中去了。

富貴是人人都希望的，但當眞能够獲得富貴的畢竟不多。

司馬蘭泉的際遇，可以說極端幸運而離奇，天下芸芸衆生之中，有幾個能獲得這等奇遇？

只是司馬蘭泉並非熱衷功名利祿之人，王室豪華的生活，倒使他感覺十分不慣，他心裏喜愛的，只有一個段如錦。

段公主天生麗質，艷冠羣芳，任何女人與她相比，將會爲之黯然失色。

不過美艷只是女人的基本條件，更重要的還是高貴的氣質。

段如錦不只是艷絕塵寰，足以顚倒衆生，而氣質之高貴也無可比擬！

但是在閨房燕婉之際，她却媚若蕩婦，對男人的要求，無不屈意逢迎，千依百順。

試想，任是何等鐵錚錚的漢子，遇到此種女人還能不英雄氣短麼？

英雄氣短，自然會兒女情長，這樣也就冲淡司馬蘭泉感覺不慣之處了。

婚後一晃五天，司馬蘭泉還沒有離開過王宮一步，不過他沒有忘記所負的城防之責，當大王爺及莊重等前來道賀之時，他就將城防的責任委託莊重全權代理。

當日酉初時分，婢女白帶前來稟報道：「稟駙馬爺，有一個姓華的求見。」

司馬蘭泉一怔道：「姓華的，難道是華大哥，快請。」

白帶應聲退出，片刻之後，引進來一名形容憔悴，滿身風塵的大漢，司馬蘭泉沒有猜錯，來人正是馬帮的華豪。

「華大哥，你怎麼啦？」

瞧到華豪的形象，司馬蘭泉吃了一驚，內心之中也生出一股不祥的預感。

「兄弟！咱們馬帮……」

華豪是一條硬漢，此時却忍不住咽哽起來。

司馬蘭泉急道：「馬帮出了甚麼事，華大哥快說。」

華豪一嘆道：「馬帮毀了，狄大叔父女，卜姑娘，以及帮裏數十名弟兄……」

司馬蘭泉面色一變道：「誰幹的？華大哥，是誰？」

華豪道：「不知道，他們蒙着面孔，人數有近百名之多，當時又是深夜，實在瞧不出他們是誰。」

司馬蘭泉道：「就不能由兵刃及武功方面猜麼？我想總可以瞧出一點蛛絲馬跡的。」

華豪道：「其中兩名用劍，一名用刀的武功最高，好像是點蒼派的。」

司馬蘭泉道：「好，咱們走。」

華豪道：「咱們去點蒼？」

司馬蘭泉道：「不錯。」

點蒼派的總壇距大理原本不遠，此時雖巳接近薄暮，趕到點蒼還不至有甚麼問題。

但婢女青絹却由屛後轉了出來，道：「稟駙馬爺，公主有請。」

司馬蘭泉道：「華大哥請坐，小弟去去就來。」

華豪道：「兄弟請便。」

司馬蘭泉走進後堂，段如錦迎着道：「駙馬，聽說馬帮出了事？」

司馬蘭泉切齒道：「是的，我要去點蒼報仇。」

段如錦道：「你能確定是點蒼派幹的嗎？」

司馬蘭泉道：「他們雖是蒙着面孔，但武功招式瞞不過華大哥。」

段如錦道：「你同華大哥兩人太過孤單了，我帶四名婢女跟你們一道去。」

司馬蘭泉道：「這是馬帮之事，怎好讓妳去冒險？」

段如錦道：「駙馬，你將我當做外人了，別忘了咱們是夫妻啊。」

司馬蘭泉說道：「好吧，咱們立刻就走。」

段如錦道：「你先別忙，青絹，快去備馬。」

青絹應聲奔出，片刻之後，他們男女七人聯騎向點蒼奔去。

× × ×

點蒼派對大理國公主的蒞臨十分意外，不過他們不敢失禮，仍由掌門屈中輔親率門下在莊前迎迓。

「老朽見過公主，請到大廳奉茶。」

「不必了，今天本宮是來向掌門請教的。」

「不敢當，公主有話但請吩咐。」

「聽說你們毀了馬帮？」

「這個……」

「說實話，有沒有這回事？」

「有，不過……」

「那就不必浪費唇舌了，殺……」

隨着這聲「殺！」字，只見黃白青紅四色齊風，一片驚天動地的慘嚎之聲同時響起。

敢情段如錦的四名婢女黃衣、白帶、青絹、紅綾，她們的衣衫也是分作黃白青紅四色，與她們的名字完全一樣。

這四位姑娘嬌軀一彈，急如閃電，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撲向點蒼派的人羣。

她們全都用刀，刀作金色，形如彎月一般。

別小看了這四名年紀青青的姑娘，她們身法之快，刀法之毒惡，連司馬蘭泉也大吃一驚。

前此的司馬蘭泉在聖主山搏鬥的就是青絹紅綾，那時她們並未使出眞正的武功，否則勝負之數就難以逆料了。

華豪向鬥場瞥了一眼，回顧司馬蘭泉道：「兄弟，還等甚麼，動手。」

是的，殺親之恨，切骨之仇，還有甚麼好等的？於是，一聲龍吟長嘯的同時，司馬蘭泉隨着華豪縱身撲出。

此時點蒼掌門屈中輔被段如錦纏上，司馬蘭泉則與該派第一護法楊仲春交上了手。

青絹白帶雙戰點蒼第二護法燕巢，黃衣紅綾及華豪則以虎入羊羣之勢，追殺該派門下弟子。

交戰雙方以段如錦的功力最高，她獨門屈中輔，似乎遊刃有餘。

司馬蘭泉也佔了上風，楊仲春雖是名噪江湖，在雲笈七籤攻勢下，巳被迫得手忙脚亂。

最糟的是燕巢，他原想阻止四婢濫殺點蒼門下，却估不到四婢的武功高得出乎他的意表。

四婢的金色彎刀招式詭異，玄奥莫測

，而且招招指向對方的關節要害，只要中上一刀，不死也會殘廢。

在不足十招之中，燕巢已經中了兩刀，一條左臂，一條右腿同時報廢，他如何還能倖免？

果然，當他閃避青絹的彎刀之時，白帶的彎刀却掃向他的腰脅。

這一招像是天外來鴻，縱然沒有受傷也不易躲避，此時他右腿行動不便，自然更不易躲避了。

彎刀掃過腰際，帶起一溜血雨，他只叫出半聲，另一柄彎刀已將他的六陽魁首劈成兩半。

祇不過這半聲慘嚎，却是那麼扣人心弦，點蒼門下幾乎全部心神一懍。

屈中輔盡力擋開段如錦的長劍，趁機倒退三尺，大喝一聲道：「公主，妳不能這樣，我……」

他似乎有甚麼隱情，但段如錦却不容許他分辯下去，嬌軀如風，劍吐似電，他只說出了一個我字，劍尖已插進了他的咽喉。

這位嬌滴滴的公主也眞箇狠毒，長劍原吐一帶，屈中輔的喉際已開了一個大洞，鮮血迸射，屍體隨即仆倒下去。

點蒼派完了，掌門一死，軍心渙散，他們如何還能支持？

結果司馬蘭泉只殺了一個楊仲春，點蒼派就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戰果是輝煌的，但斑斑血跡，遺屍遍地，却使人有點不忍卒睹。

人類是有靈性的高等動物，但在同類相殘之際，却是如此殘酷，司馬蘭泉瞧着那些屍體，不由呆呆的發起怔來。

「駙馬，你怎麼啦？仇已經報了，你還在發甚麼呆？」

司馬蘭泉轉身向段如錦一瞥，他那茫然的心頭，忽然猛的一動。

因爲段如錦明艷照人，美麗若仙，那嬝嬝婷婷的嬌軀，似乎風大一點都會被吹倒似的。

然而，她適才劍屠屈中輔，却不折不扣像一個噬人的羅刹。

再說，她的武功如此之高，但西南武林，甚至大理城中，竟無人知道她會武功，這豈不是一件怪事。

其實怪事還不只這些，只是司馬蘭泉無法再聯想下去而已！

因爲他必須回答段如錦的問話，對這位身份高貴的妻子，他不能在禮貌上有所疏失。

「哦，沒有甚麼，我只是有點感慨罷了。」

「這就是人生，弱肉强食，適者生存，所以咱們必須永遠做一個强者。」

「妳說的是。」

「好啦，時間已晚，咱們回去吧。」

回到王宮，司馬蘭泉仍不能使心情平靜下來。

他忘不掉卜墨珠，忘不掉狄氏父女，以及馬帮那些患難與共的弟兄。

段如錦依偎着他，輕盈的一笑道：「駙馬，還在想你的朋友？」

司馬蘭泉一嘆道：「親朋好友，遽爾永別，妳叫我如何不想？」

段如錦道：「如果你是常人，你應該想，如若你是非常之人，那你就不應該想了。」

司馬蘭泉一怔道：「好像有點道理，能不能再加一點注解？」

段如錦道：「這很簡單，做一個非常之人必須提得起，放得下，化悲憤爲力量，以非常成就來告慰親友的在天之靈。」

司馬蘭泉道：「妳說的的確是理，只是我對功名利祿看得十分淡薄。」

段如錦道：「這個你又錯了，須知道在强者爲尊的社會裏，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

司馬蘭泉道：「我不同意妳的想法，只要咱們與人無爭，與事無忤，人類是可以和平相處的。」

段如錦道：「這可能麼？駙馬，難道你忘記馬帮數十口血的教訓了，你要知道物競天演的道理，人類從呱呱墜地之時起，就無時無刻不在爲生存而競爭，你不能如此消沉，不能讓你死去的親友失望。」

司馬蘭泉原是粗獷豪邁的，由於他一再受到無情的打擊，不得不收斂着，經過段如錦這麼一陣鼓勵，他狂性勃發了，因而哈哈一陣大笑道：「說得好，今後咱們就爲做一個强者去努力吧。」

段如錦嫣然一笑道：「對，我會帮助你的。」

司馬蘭泉道：「我現在就要做一個强者，妳不會反對吧。」

她的確沒有反對，而且還十分合作。

艮久……

「駙馬，我有一點意見……」

「哦，妳說。」

「大理太小，不够施展驥足。」

「不錯。」

「所以咱們要進軍中原，在黃河洗馬，在長江濯足。」

「好氣魄，如何進軍，說明白點。」

「以大理的力量爲基本，吸收中原游離份子，在各省建立基地，待義旗一舉天下响應，那時萬里河山就是咱們的了。」

「妳是要造反？」

「別說得那麼難聽，試想那些開國之君有幾人不是造反得來？」

「你說的對，可是人各有志。」

「怎麼，駙馬，你不是願意做一個强者的麼？」

「是的，我願意仗劍江湖，爲人間鳴不平，替弱者伸正義，但不想君臨天下，變家爲國。」

「變家爲國有甚麼不好？」

「好，可是時機不對。」

「怎麼說？」

「每一個朝代的終了，必有各種不利的因素導致天下動亂，人心思變，才給予有爲者可乘之機，現在中原朝廷政治修明，人心安定，倡亂者必然難以得逞，南天國的覆敗不就是最好的說明？」

「這個……好吧，我聽你的。」

「這才是我的好妻子，哦，公主，有些事我想問問你，如果不對，妳可不要見怪。」

「那裏話，咱們是夫妻，在閨房中無話不可以說。」

「我覺得大理城危機隱伏，好像都與王子有關。」

「你說對了一半。」

「哦？」

「其實還不到一半，我告訴你吧，那只是我召來的一些江湖豪客，哥哥是奉我的命令行事的。」

「甚麼？是妳？那快意園主……」

「原先是我。」

「現在呢？」

「妻子應該聽丈夫的，現在自然是你了。」

「啊！公主，妳是開玩笑吧？」

「咳，駙馬，女人最珍貴的是她清白的身體，我的身體都給了你，難道你還信不過我？」

「好，我相信你，但這快意園……」

「快意園分佈極廣，可以算得粗具規模。」

「不能說得詳細一些？」

「能，不過這不是三言兩語能够說完的，咱們來日方長，往後我會告訴你。」

「這樣也行，不過現在我還有幾點疑問。」

「甚麼疑問？」

「妳今年多大了？」

「十九歲。怎麼？我不是告訴過你，難道你就忘了不成？」

「我沒有忘記，只有點奇怪罷了。」

「奇怪？甚麼奇怪？」

「十九歲的少女，足跡從未踏進過中原，妳說快意園分佈極廣，難道這只是紙上談兵？」

「這個……」

「怎麼，剛才還說夫妻之間無話不說，現在就要瞞我了。」

「不是我要瞞你，是因爲此事太過重大。」

「重大得要瞞着丈夫？」

「這……好吧，我告訴你，在中原，我還有兩位師父。」

「哦，原來如此，那麼快意園在中原的佈置，都是令師一手包辦的了，他們是誰？」

「請原諒，駙馬，家師交待過，兩位老人家的名號，雖父母也不得告知，你如若一定要知道，待我請示過他們兩位老人家以後再告訴你。」

「那就不必了，不過我想妳這位園主，有很多事必須聽命於令師。」

「這沒有甚麼，因爲我年歲太輕，經驗不足，必須由他們兩位老人家來策劃，但你要相信，兩位老人家全是爲我。」

「好吧，咱們不談這些，我有一項建議希望妳能接受。」

「好，你說。」

「大理蕞爾小邦，決難與中原抗衡，穠智高兵敗來投，無異爲大理帶來莫大的危機，如若狄元帥大軍臨境，段氏一門就難以自全了。」

「你是說趕走穠智高。」

「不，殺了穠智高，將他的首級送呈狄元帥。」

「好，我聽你的。」

「妳能做主？」

「父王是喜歡聽我的，可以說言聽計從。」

「那就好，但事不宜遲。」

「我知道，以後呢？」

「大理能够安全，沒有了後顧之憂，咱們就到中原去闖闖。」

「中原河山美麗，是我响往之地，待我安排一下咱們就走。」

她是快意園主，快意園是武林之中一個極端神秘的組織。

在中原武林，快意園分佈極廣，幾乎是無所不在。

在大理，快意園控制了王宮，國王段思廉變成了傀儡。

像這麼龐大而複雜的組織，它的首腦，必然是一個計智超人，經驗閱歷極端豐富之人了，然而她却是一個足跡從未踏進過中原的少女。

這實在不易使人相信，却又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因爲司馬蘭泉做了這位少女的丈夫，是她親口說出來的。

縱然如此，司馬蘭泉仍有着疑慮，次日一大早，他便帶着華豪前往拜訪大王爺段思義。

「見過大王爺。」

「啊，蘭泉，你是本朝的駙馬，快不要如此多禮，請坐。」

「謝大王爺。」

大王爺段思義向他瞧了一陣道：「蘭泉！有事麼？」

司馬蘭泉道：「蘭泉的確有幾點疑難之事，想向大王爺請教。」

段思義道：「哦，請說。」

司馬蘭泉神色凝重的道：「事關重大，在此處說有點不便。」

段思義說道：「那麼咱們就到密室去談。」

他們去到密室，並派人將倪成找來，倪成心思細密，見解過人，在大理，是一個十分難得的人材。

司馬蘭泉咳了一聲，首先詢問大王爺段思義道：「大王爺對公主看法如何？」

段思義一怔道：「怎麼，你們夫妻之間出了問題？」

司馬蘭泉道：「不，在目前咱們仍然十分恩愛。」

段思義道：「那你……」

倪成微微一笑道：「司馬兄弟話出有因，大王爺不妨先回答他的問題。」

段思義點點頭道：「公主麗質天生，是一個塵寰罕見的美人，美人是禍水，本王曾經担心她會爲大理帶來不幸……」

司馬蘭泉道：「大王爺的顧慮沒有錯，不過這一點已經有了化解。」

段思義道：「你是說她當眞爲大理帶來了不幸？」

司馬蘭泉道：「此事待一會我再稟報，大王爺對公主還有什麼看法？」

段思義道：「公主眼界極高，因而很少與外界接觸，除了喜愛射獵之外，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頗得人緣，她不僅深獲父母寵愛，連個性放蕩的王子也對她禮讓三分。」

司馬蘭泉道：「就只這些麼？」

段思義道：「就只這些了，倪成，你看呢？」

倪成道：「卑職也有同意，不過卑職覺得公主深藏不露，咱們看到的只是一點皮毛，司馬兄弟提出此一問題必有用意，

咱們該聽聽你的了。」

司馬蘭泉道：「武林之中有一個極端神秘的快意園，他們幾乎遍佈江湖，無所不在，這一點倪兄是知道的了。」

倪成道：「知道。」

司馬蘭泉道：「如果公主就是快意園主，倪兄是否相信？」

倪成一呆道：「有這等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司馬蘭泉道：「倪兄爲什麼不信？」

倪成道：「公主從未離開過大理，年歲又如此之輕……這……」

司馬蘭泉道：「如若公主有兩位師父在中原，是不是又當別論？」

倪成道：「不錯，只是公主這個園主只怕是有名無實。」

司馬蘭泉道：「的確有些事公主是奉命而行動。」

段思義道：「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公主的兩位師父爲什麼要將園主的名位讓給一個女孩子？」

倪成道：「難道他們志在天下？」

司馬蘭泉道：「倪兄說對了，他們的確志在天下，不過小弟巳經說服公主，要她除掉穠智高，並將其首級送呈中原的狄元帥。」

段思義精神一振道：「公主答允？」

司馬蘭泉道：「答允了。」

倪成道：「兄弟！此事極端重要，關係着大理君民的存亡，依在下推斷，公主的兩位師父是心機極深，野心極大之人，穠智高及大理國可能是他們的兩顆棋子，說明白一點也就是公主能夠當上空頭園主的原因，兄弟，你快去見公主，要她立即實行諾言，我馬上去找莊大哥他們，咱們聚集一切力量，準備隨時給你們支援。」

司馬蘭泉雙拳一抱道：「好，小弟告退。」

他與華豪匆匆趕回王宮，只見崗哨森嚴，氣氛顯得十分緊張，他正擬趕往他與公主的住處，迎面碰到一名侍衛道：「駙馬爺！大王正在找你，快請。」

司馬蘭泉道：「公主呢？」

侍衛道：「也在金龍殿。」

司馬蘭泉領着華豪直奔金龍殿，只見國王，王妃，王子，公主，以及幾名親信的大臣均在。

司馬蘭泉向國王王妃行禮之後，國王段思廉說道：「駙馬！寡人要派你一項任務。」

司馬蘭泉道：「請大王吩咐。」

段思廉道：「寡人派你將穠智高的首級送呈中原朝庭的狄元帥，並轉達寡人願與中原和平相處之意。」

司馬蘭泉道：「小臣遵旨。」

王妃道：「公主與你同行，你可得好生照顧。」

司馬蘭泉道：「是。」

這回他心頭懸着的一塊石頭終於放了下來，因而目光一抬，向着王妃的身側瞧去。

那是一張動人的粉頰，含情默默，嫣然有緻，還送過來一瞥綿綿的秋波。

他急忙向國王告退，再趨向王妃的身側，公主立即迎了上來，道：「駙馬！咱們去準備一下。」

司馬蘭泉道：「好的。」

回到他們的居處，司馬蘭泉忍不住詢問道：「公主！那穠智高……」

段如錦道：「在胡三門那兒。」

司馬蘭泉一怔道：「在胡三門那兒？爲甚麼不乾脆殺掉？」

段如錦微微一笑道：「誰說不是？在胡三門那兒的只是穠智高的一個首級。」

司馬蘭泉長長一吁：「原來如此。」

段如錦輕輕一咳道：「駙馬……」

司馬蘭泉道：「什麼事？」

段如錦道：「胡三門做錯了一件事，希望你不要難過。」

司馬蘭泉道：「哦。」

段如錦道：「我只叫他除掉穠智高，他却多殺了幾個。」

司馬蘭泉心頭一震，道：「是南天妃子？」

段如錦道：「還有她的兩名婢子。」

司馬蘭泉想到婉轉投懷，溫馴如水的駱肖玲，心頭不由昇起一陣悲哀，連段如錦說還有兩名婢子也沒有聽得明白。

他此時恨極了胡三門，決定找機會手刃此人以解心頭之恨，不過他不能在段如錦的面前顯露出來，因而淡淡一笑道：「我的確有點難過，因爲駱肖玲紅顏薄命，值得令人同情。」

段如錦道：「這麼說你們的情感倒是頗爲深厚了？」

司馬蘭泉道：「情感是有，但說不上深厚二字，因爲當年我曾經救過她，此時異地重逢，她未曾忘記救命之恩罷了，其實她身爲南天王妃，咱們之間相去頗遠，不忘記只是說說而已。」

段如錦撇撇嘴道：「好一個異地重逢，看來胡三門是當眞做錯了。」

司馬蘭泉道：「事情巳經過去了，還提它作甚，咱們準備何時啓程？」

段如錦道：「你看明天可好？」

司馬蘭泉道：「當然好，不過咱們殺了穠智高，南天國的善後應妥爲處理。」

段如錦道：「放心吧，駙馬，除了穠智高，南天國幾乎全是咱們快意園的部屬，明日去中原，這般人就是咱們的護衛，如若將他們留在大理，我也放心不下。」

司馬蘭泉道：「這樣很好，那胡三門與阿德呢？」

段如錦道：「阿德是那般武士的頭兒，胡三門是領隊，他們自然跟隨咱們同往中原了。」

司馬蘭泉道：「有一點不知道公主考慮過了沒有？」

段如錦道：「那一點？」

司馬蘭泉道：「胡三門是南天國的丞相，中原朝庭豈能放過他！」

段如錦道：「這個我巳經考慮到了，咱們呈送中原朝庭的表文，巳爲胡三門加以洗脫。」

司馬蘭泉道：「公主顧慮週詳，那我就放心了，哦，咱們明日就走，我應該到城防兵馬司交待一下。」

段如錦道：「好，你去吧。」

司馬蘭泉到城防兵馬司將城防之責交給莊重，然後到大王爺府向段思義辭行。

段思義無限感慨的道：「蘭泉！大理得以安全我應該感激你，但你是本國的駙

馬，咱們就不必客套了。」

司馬蘭泉道：「這是我應盡的責任，大王爺無須客氣。」

段思義道：「蘭泉！我想來想去，覺得倪成說的不錯。」

司馬蘭泉一怔道：「大王爺說……」

段思義道：「公主的兩位師父十分可怕，你們應該當心一點！」

司馬蘭泉一吁道：「是的，我明白，唉，但願能如公主所說，她的兩位師父全是眞心爲她，否則她擅自與我成婚，以及除掉穠智高，只怕就犯了他們的大忌。」

段思義道：「防人之心不可無，你要提醒公主一點，今後如是需要支援，你就派人給咱們送一個信。」

司馬蘭泉道：「多謝大王爺，蘭泉就此告辭。」

翌日晨初，大理城外呈現一幅感人的離別場面，送行的是大王爺段思義，以及名滿西南的五大高手。

那麼行人自然是司馬蘭泉夫婦了。

段思義由從人手中取過一杯美酒道：「公主駙馬，本王代表國王暨王妃祝你們一路平安，早去早回。」

司馬蘭泉及公主同時乾了一杯道：「多謝大王爺。」

莊重帶着步緹雷冲向司馬蘭泉道：「兄弟！愚兄不多說了，他們兩人要跟着你，希望你不要拒絕。」

步緹雷冲精明穩重，武功不弱，有這兩個隨從，自是再好不過，司馬蘭泉也就不作客套的收留下來。

經過一番惜別，他們立即上道，沿官道東向直趨昆明。

華豪帶着十名武士領先開道，胡三門携着穠智高的首級與二十名武士隨後跟進，中間是司馬蘭泉夫婦，最後是阿德領着的十七名武士。

這回十七名武士原是南天國的侍衛，現在却是司馬蘭泉夫婦的親信部屬了。

公主段如錦乘着軟轎，由黃白青紅四婢護轎而行，司馬蘭泉騎着小烏錐跟在轎後，步緹雷冲則緊跟着他們的新主人。

他們第一站歇在祥雲縣城，當晚就發生一件意外的困擾。

他們只不過剛剛住進客棧，店小二就送來一封書柬道：「這是一位客官留下的，他要小的送給公主。」

黃衣接過書柬，詢問店小二道：「他人呢？」

店小二道：「走了。」

黃衣道：「他是誰你也不知道了？」

店小二道：「姑娘明鑒，小的問過，他不肯說。」

黃衣揮手遣走店小二，將書柬呈給段如錦，她拆開一瞧，不由面色一變。

司馬蘭泉問道：「公主！發生了什麼事？」

段如錦將信箋遞給他道：「你瞧。」

司馬蘭泉接過信箋，只見上面寫着「速將穠首送來潛龍莊，師字。」

司馬蘭泉愕然道：「令師是……」

段如錦急忙搖手阻止道：「等一等，駙馬，此地有些不便，咱們回房再說。」

接着回顧黃衣道：「在客房前後戒備，任何人不得接近十步以內。」

然後挽着司馬蘭泉，回到他們預定的房間。

司馬蘭泉首先咳了一聲道：「對不起，公主，我忘記令師的名號不得公開了，只是，潛龍莊名滿江湖，龍鳳雙俠口碑載道，他們這是爲了甚麼？」

段如錦道：「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咳，咱們先不要管那些事了，這件事怎麼辦？」

司馬蘭泉略作沉吟道：「我不知道令師用意何在，爲了大理，咱們可不能聽他的。」

段如錦道：「可是師令如山，我從來沒有違背過。」

司馬蘭泉道：「那要看什麼事了，事事都如人意的畢竟不多，再說咱們早巳通知狄元帥要獻納穠智高的首級，如若自食諾言，妳想大理將會遭到怎樣的後果？」

段如錦沉重的點點頭道：「看來咱們只得違背他老人家一次了，事後你可得跟我到潛龍莊去請罪。」

司馬蘭泉道：「那當然，不過……」

段如錦道：「不過怎樣？」

司馬蘭泉道：「不過我有懷疑……」

段如錦道：「你今天是怎麼啦？老是這麼吞吞吐吐的，咱們是夫妻啊，難道你還有什麼顧慮？」

司馬蘭泉道：「不錯，咱們是夫妻，百年偕老，至親至近，可是此事關係太大，我不能不在說出之前多加考慮。」

段如錦一嘆道：「駙馬！我排除門第關念，捨棄無數王孫公子，將我的終身交給了你，你就應該知道我不是一個見識淺薄的女人，對我，你不該顧慮的。」

司馬蘭泉執着段如錦的玉手道：「妳說的對，我並沒有將妳當作平常之人，好，我問妳，咱們的婚事在事前妳可曾稟告過令師？」

段如錦道：「沒有。」

司馬蘭泉道：「快意園分佈頗廣，在中原具有極爲可觀的實力，這般人妳都認識？他們都聽妳的指揮？」

段如錦道：「不。」

司馬蘭泉道：「那麼，如果我說妳這個園主只是徒擁虛名，妳認爲可對？」

段如錦道：「不，家師說過，他們一切都是爲我。」

司馬蘭泉道：「如若當眞一切爲妳，他們就應該替妳設想，大理彈丸之地，决難與中原抗衡，除掉穠智高結好中原，是十分正確且是極端重要的做法，令師爲什麼要旁生枝節？」

段如錦一怔道：「這個我可就不知道了。」

司馬蘭泉道：「再說，令師如是當眞一切爲妳，認爲妳是快意園的主宰，縱使妳年輕識淺，經驗不够，他們也應該讓妳知道快意園都是些什麼人物，比較重要的應該給妳介紹，否則妳這算什麼園主？」

段如錦道：「你不要胡亂的編排家師，咱們師徒之間，有如乳水交融，家師不會辜負我的。」

司馬蘭泉說道：「公主：我不是挑撥你們師徒之間的感情，只是希望妳心理有個準備，隨時注意一點，以免到時候不堪收拾。」

（未完）

武林軼事

蘇黑虎醉打王金海

麥海雲・文

廣東十虎排名第四的一個武林高手，姓蘇，叫做蘇黑虎，眞正把少林拳由北方帶到南方來的一個人就是他，此人渾身肌肉結實，拳大如斗，膚色略帶棕黑，兼且從胸部到前臂都有毛，看來確是一名彪形大漢，有如老虎那麼威猛，他既然是黑虎門，兼且拳掌有勁，五指如鐵，當然是以虎爪享譽的，此外，他還有一招撲翼手，施展起來，有如雄鷄撲翼，非常勇猛，等閒之輩，無法抵擋，當時蘇黑虎南來之後，在廣州三聖社設館授徒，附近有一個教頭姓呂，單是一個榮字，不知死活，前往踢盤，怎料剛剛出手，就給蘇黑虎一個雙推掌撥過來手，順勢用虎爪向他臉門抓去，他雖然閃側一點，不至於把眼睛抓爆，但却一抓就傷，連頭帶頸一齊抓到鮮血淋漓，有如給老虎抓傷一樣，他連忙抱頭鼠竄，逃出蘇館，不過，事後他非常痛恨，休息兩天，便到鳳凰崗純陽觀向師叔馮三清求助。

殊不料馮三清嘆息了一聲，說：「師侄，我並非偏袒別人，只是講一句公道話而已，優勝劣敗，理所當然，武當派以前稱雄於武林，只是苦練武功的賜惠，後來白眉道人與馮道德比武，贏了馮道德，武當派子弟就不肯苦練，而且目空一切，時至今日，武當派的拳脚實在逐漸衰退，少林派却是經常苦練的，總有一天，武當派的子弟會給少林派壓倒，即使我出頭，未必能够打贏蘇黑虎，你還是自我檢討一番，自我苦練武功吧！」

呂榮以爲找着馮三清師叔，一定會替他出頭，把蘇黑虎痛打一頓，報仇雪恨，殊不料馮三清向他申斥一番，他立刻發生反感，隨口說了一聲：「三師叔，眞是對不起，回頭再見！」

教頭呂榮說完走出純陽觀，跟着與另一教頭王金海到漱珠橋脚成珠茶樓喝酒。

當時廣州成珠茶樓以鷄仔餅享譽，所有企堂全是王金海的門徒，他們看見王師傅與呂師傅入座，熱誠招待，跟着王金海叫企堂拿酒肉與鷄仔餅等食物放在枱上，跟呂榮對飲，酒入愁腸，呂榮有很大感觸，哼了一聲，說：「王師兄，馮三清三師叔眞是渾賬，簡直沒有資格做我們的前輩，我被蘇黑虎一個虎爪打傷，那是打着鼈個武當同門的，並非僅我一人受傷，與面子有關，他不但不肯替我出頭雪恨，還罵我花拳綉腿，非再學不可，你品評一番吧！三師叔是否太過豈有此理呢？」

王金海說：「師弟，你不必再提馮三清了，根本上他經常到海幢寺與少林和尚談得很密，如何會得帮助你呢？呂師弟，我也是武當派的門徒，在河南一帶，享有盛名，如果我傾全力出擊，或者能够把蘇黑虎擊退。」

呂榮說：「王師兄，我知道你的三十六勢長拳以及穿心腿，八卦刀等都是非常出色的，並非我輕視師兄，我打不過蘇黑虎，恐怕你出頭亦未必能够戰勝他，極其量打個平手吧了。」

聽他所言，分明是暗中說出王金海鬥不過蘇黑虎，不過這句話不好意思當面說出來而已，王金海聽了，哈哈大笑，說：「呂師弟，我跟你兩人同門練習武功，彼此相差不遠，你鬥不過蘇黑虎，我亦未必戰勝他，可是我略施小計，就可把蘇黑虎擊敗，這一點你未必知情。」

呂榮聽了，喜出望外，連忙問計。

王金海低聲說：「必地人多聲雜，如果給企堂知道，偶然說出，傳到蘇黑虎那邊的人知曉，那就弄巧反拙，還是晚上請到我的武館再三商量吧。」

呂榮欣然點頭，當晚他就到王館與王金海細談，認爲此事盡善盡美，然後才分手。

當時廣州武風甚盛，西關角最大的行業就是機紡，叫做錦綸堂，會館設在西關的西來初地，左邊是華林寺，會館門後有一座石戲台，每逢神誕，必延聘省佛龍猛班回來演戲助慶，因此，那一個石戲台縱橫數十丈，可以筵開百席，非常壯觀，此外附近還有花廳客房花園，以及講武堂等數十座建築物，可以說是廣州最大的會館，一向供奉博望侯張騫爲先師，他們認定張騫在漢代出使西域，將西方的紡織技術帶回中國，故此漢帝稱他爲博望侯，每逢師傅誕，必在錦綸堂內盛大慶祝，除了當年的值理以及館內理事等人，還聘親友以及武林中的知名人物前往參加歡宴，另在石戲台表演武功助慶，一向如此，王金海與呂榮就定計在歡宴之夜，設法擊倒蘇黑虎，耀武揚威。

當時在廣州打出名堂的武林中人已經有三個，即是俠家王隱林，洪家黃麒英，以及鄒家的鄒泰，至於黑虎門，也是外來拳師之一，排名第四，機紡行師傅誕來降之前四日，分別發帖，蘇黑虎接獲了錦綸

堂的請柬，眉心一皺，因爲請柬之上由錦綸堂全體當年值理具名，那些人都是廣州西關角綢緞莊的殷商，以及機紡工廠的老闆，盛意拳拳，很難推辭，不過，錦綸堂的武術教練呂榮，半月前曾經到蘇館踢盤，給他一個虎爪抓傷，如果他赴宴偶然在席上相遇，便覺難爲情，因此，蘇黑虎難以定奪。

當日黃昏，鄒泰忽然到三聖社蘇館拜訪蘇黑虎，蘇黑虎請他同去彩虹橋下吃狗肉飲酒，兩個人飲了幾杯，蘇黑虎偶然發問：「鄒師兄，你是否接到錦綸堂的請柬呢？」

鄒泰點頭說：「每年他們都請我參加，今年亦無例外，照我看，師弟向我發問，料想你已接到請帖了，是也不是呢？」

蘇黑虎說：「我也被邀請，不過，我還沒有決定去或不去。」

鄒泰笑了笑，說：「蘇師弟，恐怕你担心跟呂榮相遇，是嗎？」

蘇黑虎點頭說：「我覺得難爲情，正是如此。」

鄒泰哈哈大笑，說：「蘇師弟，你太過呆板了，錦綸堂並非所有的教頭都是武當派，再者，呂榮只是教頭，並非由他出名邀請武林中人赴宴，就算相遇了，點了點頭，便即算數，何必計較在心呢？」

蘇黑虎說：「古語有云，宴無可宴，會無可會，我覺得少林派與武當派仍有芥蒂，不可不防。」

鄒泰說：「宗派門戶之見，只是上一代的思想，最近錦綸堂當年值理，相當年輕，已經沒有門戶之見，只問武功高，並不計較武當或少林之類的派別，凡是南派中武林傑出人物，他們都邀請參加，聯絡感情，發揮國術，我吃過兩年歡宴的酒，都是氣氛熱鬧，賓主盡歡，師弟就算跟呂榮相遇，彼此握手言和，這樣安排好不好呢？」

蘇黑虎無法可想，只好點頭，仍請鄒泰隨時協助，以備萬一，商量妥當，便即決定赴宴。

赴宴之日，非常熱鬧，當年值理十多人在門外迎迓嘉賓，蘇黑虎到來，呂榮親身出迎，抱拳爲禮，親自延請蘇黑虎到客廳落坐。

王隱林黃麒英以及鄒泰已經先到，幾個英雄好漢談笑甚歡，蘇黑虎睹狀暗想，就算呂榮有伏兵，仍是鬥不過他們幾頭猛虎的，比較放心，繼而看見呂榮笑口相迎，談笑生風，大概已經忘記了踢盤之事，心裏暗想，可能鄒泰說得好，時代過去了，已經沒有門戶之見。

入黑之後，嘉賓到齊，錦綸堂內，人頭湧湧，鑼鼓聲喧，有許多高手表演武功助慶，華燈初上，衆值理請嘉賓入席，所有武林中人都是待以上賓之禮的，與蘇黑虎同席的除了王隱林黃麒英和鄒泰之外，還有武當派高手河南漱珠橋教頭王金海，亦在蘇黑虎右邊落坐，斜對面則是當年值理陳玉書，另一個人就是呂榮，幾個人剛好同席，有說有笑，看來已經沒有殺機在內。

陳玉書的酒量甚豪，竟以湯碗盛酒轟飲，跟着衆人猜枚痛飲，尤其是對蘇黑虎，更加盛意拳拳的獻酒，跟着猜枚。

蘇黑虎一碗碗酒的飲，加上猜枚輸了再飲，自行計算，吃喝一番之後，已經連飲六碗酒了，有點酒意，微覺頭暈眼花，耳邊嗡嗡作响，幾乎想伏在枱上休息。

就在這時，有人起立，高聲喊叫：「各位嘉賓，敝行今日適逢師傅誕，嘉賓降臨，增光不少，非常感激，敝行一向注重武術，今年盛會，如果能够增加一個新的節目，當然加倍熱鬧。」

說話的聲音很熟，各人抬頭一望，此人正是當年值理陳玉書，當下就有人站起發問：「陳值理，請問打算增加甚麼節目呢？」

陳玉書說：「敝行武林高手一向都是歡宴之後表演武功的，今年亦無例外，我想增加新的節目就是想邀請新來的黑虎門高手蘇黑虎表演一些招式，因爲蘇師傅威震大江南北，可惜我們南方的人還未看見過黑虎門招式，不知道是否打來有如猛虎，因此敬請蘇師傅出來表演拳脚，使我們大開眼界，各位意下如何呢？」

不消說，嘉賓聽了，掌聲雷動，那時蘇黑虎自覺有些醉意，而且微微有點暈眩，自覺難以當衆表演，不過，掌聲如雷，實在不能退縮，索性慨然起立，移步走向石戲台，向各人抱拳爲禮說：「各人旣然要本人登台表演，非常感激，不過，本人的武功有限，倘有疏漏，請各位原諒。」

蘇黑虎說完，隨即表演黑虎門的撲翼手。

撲翼手是黑虎門中的絕招，一共有三十六招，全部低莊馬，雙拳如飛，忽上忽落，看來眞像雄鷄撲翼，本來這一套拳脚打出來非常够威，但因蘇黑虎喝酒太多，脚步浮浮，兩手忽前忽後，好像打不出甚麼花樣來，只是揮拳踢脚而已。

在座的王隱林黃麒英大感詫異，只是鄒泰一人明白，十居其九是蘇黑虎已經喝醉，正想上台扶他離開石戲台，就在此時，忽見一個彪形大漢飛身一躍，即時跳上六尺高的石戲台，站在蘇黑虎左邊，縱聲狂笑，說：「蘇黑虎，你的黑虎拳脚步浮浮，錯漏百出，獻醜不如藏拙，不必繼續表演了。」

此言甚重，形如挑戰，各人聽了，心上一悚，定眼看時，那個彪形大漢正是漱珠橋下的一名武當派教頭王金海。

蘇黑虎給他一喝，如夢方醒，登時頭腦也清醒過來，恍然大悟，心裏暗想，呂榮盛意拳拳的邀請喝酒，又借故猜枚，不斷喝酒，喝醉了然後登台表演，當然是脚步浮浮的，還叫王金海登台出言羞辱，目的就是挑戰，如果眞的帶醉應戰，恐怕會打輸，要是不敢應戰，就此拱手走下石戲台，那就等於永遠走出廣州，無法再在南派立足了，此舉實在可恨。

他正在默默的思索，王金海忽然舉起右拳，說：「蘇黑虎，我說你脚步浮浮，漏處極多，你一定不服，如果你想應戰，再好也沒有了，我用三十六勢長拳跟你的黑虎拳對抗，看看那一方面獲勝，同時借此娛賓，你有沒有勇氣應戰呢？」

王金海說完了就在台上擺起了單龍伏虎的惡招，準備跟蘇黑虎拚個你死我活。

他耀武揚威，蘇黑虎愈想愈氣憤，一怒之下，不覺滿頭是汗，酒氣跟着汗珠一

齊發散，他更加清醒了，索性站着，擺出比武的姿勢，對王金海說：「王師傅，請你準備，我發招了！」

王金海喝了一聲：「好！」

他的一雙眼定神注視蘇黑虎的來勢，但見蘇黑虎進馬衝前，第一招就是黑虎偷心，左手一幌，右拳向王金海的心窩以直拳打出。

本來黑虎偷心只是硬拳硬馬，但以蘇黑虎來說，却另有特色，與別不同，由於他的橋手極硬，對方不容易單手擋格，如果對方以雙手擋住一拳，蘇黑虎另外一拳就由下邊衝上，跟着再度進馬，有許多拳師跟他過招，一打就輸，原因是蘇黑虎的拳頭打出時，不但拳上有勁，而且伸出去的一雙手非常堅挺，不易把它擋開，故此他跟王金海比武，仍是用這一招進攻。

王金海並非弱者，他知道蘇黑拳既然屬於黑虎門，黑虎偷心這一招當然是打得十分出色的，故此他沒有用手擋格，只是把左手略為護住自己的中門，免得受拳，跟着右手以敵拳的姿勢從下邊打到上邊去，有如拋出一種物件，那一拳直衝蘇黑虎左邊的太陽穴，蘇黑虎立刻收招，以黑虎跳澗姿勢，向斜裏跳出，那是第一個回合，雙方不分勝負。

王金海以為蘇黑虎當衆表演蘇黑拳的時候，脚步浮動，發拳無力，必然是已經飲醉，覺得蘇黑虎身手遲鈍，一定鬥不過自己，然後放胆挑戰，不料蘇黑虎忽然之間判若兩人，發拳有勁，馬步極穩，心裏暗想，難道蘇黑虎並非眞醉，剛才表演只是詐醉，誘惑武當派的人發招進攻嗎？此念一起，他就信心動搖，不過，王金海已經勢成騎虎，欲罷不能，只好怒喝一聲，第二個回合，飛步衝上，以雙龍出海的一招向蘇黑虎中上門發招撲攻，跟着施展三十六勢長拳，拳密如雨，左衝右撞，快如閃電，希望把蘇黑虎擊敗，爭回武當派的盛譽。

本來雙龍出海是左右兩掌一齊放橫推出的，至於用拳一齊撞出，那是另外一種打法，三十六勢長拳的雙龍出海，分別以左右兩拳向對方中上門一齊進攻，因此不易招架，蘇黑虎見他來勢極兇，只好暫時採取守勢，步步後退，沒有一招反抗，後來給對方的長拳大馬封住自己的拳路，更不容易反攻，只好向斜角逐步退後。

蘇黑虎一退再退，那個石戲台雖然相當濶大，可是，退到邊緣，那就無法再退了，蘇黑虎沒有後眼，王金海以為此次必然一拳把蘇黑虎打落台下，立刻繼續進馬，加緊撲攻，連環打出三個直拳來，不料蘇黑虎上身突然俯伏在地，那是敗中求勝的一招，叫做「黑虎下山」，王金海不明這一招如何施展，以為對方只是畏懼自己中路的三拳，迫於俯伏下來，立刻收拳，跟着以半跪的姿勢，右手握緊重搥出擊，一個天師蓋印，右拳由高處打落，想把蘇黑虎的後腦打爆。

料不到他如此出擊，已在蘇黑虎的意料之中，但見蘇黑虎忽然發力，由俯伏姿勢向前一標，跟着左右兩手，一齊發招，左手向上一撥，把天師蓋印的右拳撥開，右手跟着以雷霆萬鈞姿勢，由下向上劈去，呼嘯一聲，打中王金海的下頷，登時滿口鮮血，向後倒退六步，搖搖欲倒。

這一招打得乾脆玲瓏，乃是黑虎門的撲翼手，左右兩手分別由下邊仰擊，恍如雄鷄撲翼，因為南拳沒有這一招，故此不易招架，當時王金海已經打輸，蘇黑虎速忙上前扶住他，並且抱拳為禮，說：「王師傅，偶然傷及貴體，非常不安，敬請原諒。」

王金海的門徒立刻跳上石戲台，扶着師傅走開，王金海只是點頭，無法開口，因為口裏已經給對方一拳打落幾隻牙，沒有吐出來，他由台上狼狽走下，呂榮急步上前，扶他回到睡房休息，抹去血漬，用藥敷治，他的嘴唇腫大，有如洋葱頭，弄巧反拙，但却無可奈何。

蘇黑虎經此一戰，在全城的武林高手之前施展撲翼手擊敗王金海，各人對他另眼相看，因為這一招非常新奇，出手極快，那些高手都不自覺的讚他一句。

蘇黑虎速續擊敗兩名武當派高手，呂榮受挫於前，王金海受挫於後，因此沒有武當派的人斗胆向他挑戰了，跟着武林中人把他列入廣東十虎中的第四名好漢。

蘇黑虎在廣州設館授徒，以黑虎門功夫傳授給門人學習，但却十分可惜，蘇黑虎的撲翼手要雙臂如鐵，馬步極穩，然後能够打得出色，門人當中，眞正能够學習得到的非常之少，後來經過兩三代，並無傳人，至於撲翼手，仍有這一招留下，列入許多種南派拳脚當中，仍然不負蘇黑虎傳授武功之心。

說到撲翼手，實在相當古怪，照理不管右手或左手由上邊劈下來，容易發力，如果由下邊倒劈上去，不但難以發力，再者，就算擊中對方也是沒有勁的，蘇黑虎這一招撲翼手曾經苦練八年，故此打得十分出色，一拳就把王金海的下頷打傷，嘴唇也打腫，滿口鮮血，可見這一招必須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來訓練，然後能够打出勁來。

照白鶴派上一代的掌門人吳肇鍾稱述，蘇黑虎練習捕翼手是靠一種特殊練武工具苦練的，那種東西好像擦鞋童的鞋箱，作長方形，上有一個曲柄，作為挽手之用，每個木製的鞋箱工具，僅重一斤，左右兩手挽住這個細小的木箱，向上下分別砍避仰擊，全是要把一雙手伸直的，不能够把手踭拗曲，因為兩個木箱僅得一斤，容易揮舞，練習多時，就把海沙逐日加入木箱，最好每天僅加一湯匙那麼少的沙，大概半年之後，兩個箱的沙已經貯滿十六斤了，如果雙手伸直，仍然能够抓起十六斤重的木箱，忽上忽下，橫砍直劈仰擊，都能够打得很輕松，那就可以實地作戰，隨時把一拳由下，面仰擊對方下頷使敵人受傷。此法練習雄鷄撲翼的，至於拳頭，仍要練習用拳打沙打石的，甚至揷鐵沙，務求拳頭够硬，而且伸直一隻手的時候，拳頭，手腕和手臂拉成直綫，並不覺得吃力，簡直是拳頭看做另外一種武器，然後能够出手傷人。

想把撲翼手練習到非常純熟，上下相撲，拳快如飛，並不容易，不過，眞正打得好，那是另外一門功夫了，它能够破直拳或者由遠打來的長拳，非常有勁，撲翼手練習之法有如上述，順筆一提。（完）

武俠長篇故事

未央劍

伴霞樓主・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顏如玉得到一個老道爺的指點，正向井下走去，此處原是一中空的山腹，在洞中她見到受傷的飛天狐，飛天狐詐作受傷嚴重而使顏如玉放鬆警惕，飛天狐使計致上面隱藏的鐵棚突地落下，把如玉困在裏面，隨後如玉在此處又遇另一老道爺，此道爺被飛天狐困了六年，如玉要救他出去，老道爺感動之極，立即授她「太乙心法」使她功力突培，如玉又上井口找食物給老道爺，又遇飛天狐，交手後，飛天狐却下井了，如玉趕至，找到道爺和張珏，忽見山水洶湧而至，越漲越高，幸老道爺熟悉山洞道路，才安然走到一高處……

侯門深似海　難縛俠女心

甚麼也看不見，只聽得到自己和對面的人的喘息聲，還是顏如玉忍不住開了口，說：「老道爺，我們，能够出得去麼？這下面另有出路麼？」

老道士不答，半晌，才說道：「且把你那個人救醒過來，我這個師弟也該醒來了。」

怎麼他這師弟行起功，像死去了一般？但她已來不及奇怪了，只聽老道士說：「女娃娃，他只是中了蒙汗藥，我聽那兩個孽徒說過，你把衣服上的水扭來滴入他口中。來，我把他的咀托開。」

衣衫全濕透了，絞出來的水就不僅一點點，老道士說：「好了，我再替他活活脈。」

一會，地上的人就發出了一聲嘆息，那麼，他醒啦。

顏如玉臉上熱熱的，雖然濕透了的身上冰涼，但想到背着他跑了這一陣子，而這人……這人，又對她那麼痴情，她怎能不臉上發熱。

老道爺說：「好了，他醒來了，女娃娃，你要他把衣服上的水扭乾，要不然沒被淹死，也會凍死。」

當眞適才一陣沒命地奔跑，水雖冷，但身上可熱，這一停下來，那寒涼之氣登時襲上心頭，老道士一說，啊喲，那牙齒竟捉對兒廝打起來，而她是有功夫的人，尚且如此，張珏這個公子哥兒，又如何受得了？

但眼下因是身上驟涼，倒加快他甦醒過來了，只聽張珏……是他！是他的聲音，說：「咦！這是那裏啊？來人啊，掌燈來。」

顏如玉又好氣，又好笑，這公子哥兒呼奴使婢慣了，還以為在華堂玉屋之中哩，說：「燈却沒有，還不快起來，顧你的命吧。」

張珏說：「你你……你是……啊呀！顏姑娘，是你！」

顏如玉啐了一口，黑暗中，幾乎被他撲上身來，她退步一揮手，登時跌了張珏

一個仰面八乂。想想看，他竟然是和他朝思暮想的人兒在一起，別說出聲說話了，便是喘口氣兒，他也辨得出是她來，那麼，跌得再重，他豈會知道痛，倒地立即又爬了起來。說：「顏姑娘，眞是你麼？是你，我曉得，是你，你不出聲我也曉得，我記得了，我被他們携了來，關在這地下洞裏。我啊，顏姑娘，你瞧，我一些兒也不怕，我知道，你會來救我，你一定會來。顏姑娘，你可是把賊子們殺盡了？」

說着說着，他的話聲已夾雜着咯咯的響聲，是他的牙齒抖顫相磨發出的聲音。

顏姑娘把眉兒皺了皺，說眞的，她從來就沒討厭過這張珏，只不過不喜歡吧了，見他喜得這般模樣，對她又這麼充滿了信心，她心裏豈能不感動的，但她是個驕傲的姑娘，是個在像張珏這般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面前特別驕傲的姑娘，可就不會給他好顏色了。說：「賊子們倒沒有殺盡，你要不趕快把衣衫脫下來，把水絞乾，你就會沒命了。」

被她這麼一說，那咯咯之聲立即連珠般響了，他的話聲顫抖得也更厲害了，說：「這是……這是怎麼回事啊？怎會濕透了？顏姑娘，我們是在……是在……在那……裏？」

顏如玉道：「你若要命，還是不要說話！」

她也寒冷得受不了，也不管張珏了，摸到遠遠的一角，覺得那洞好生凹凸不平，她摸索到一塊大石後面，才忙把衣衫脫下，忙忙把水絞乾了，但再穿上身，倒更覺冰一般涼，眞像穿上了寒冰。

只聽那面老道士說：「師弟，好了，你的功夫回復了五六成。」

張珏在喚：「顏姑娘，顏姑娘，你在那裏啊！你你……你們到底是誰？」

顯然他聽到老道士的話聲，也對他說了。

老道士呸了一口，說道：「你嚷甚麼，這麼大個人，倒像離不了娘的娃娃，閉咀！」

張珏顯然嚇得眞閉了咀，一個公子哥兒，何曾受過這麼苦楚，只怕他有生以來，也沒被人這麼喝叱過，顏如玉心下倒有些不忍，忙走了回去叫道：「老道爺。」

她不是要叫老道爺，是因黑得對面也不見人，只能以耳代目，那是在告訴張珏，說她已去了！

張珏聽到她走近的脚步聲，輕聲叫道：「顏姑娘，這是那裏啊，這人是誰？怎麼會這樣兇的？」

顏如玉一甩手，把他摸索過來的手甩開，倒也沒說甚麼，因爲兩個老道已在交談了，一個說：「當年你曾進來探查過，不是說另有通路，可通到外面麼？可還找得到？這洞地勢十分高，是不是在那通道之上？」

是那個師兄的聲音，顏如玉生怕張珏出聲打擾，說不得，只有凑近他身邊，說道：「別出聲！」

但聽那個師弟老道在說：「也探出有一條出路，但已事隔多年，那還記得。」

老道士連忙說道：「糟糕，這一來怎辨？」

張珏竟不聽話，低聲在呼喚：「顏姑娘，顏……」

他必是還以爲她在身邊，不僅呼喚，必是還在摸索她。顏如玉又恨又急，人家在探索出困之路，可是打擾不得的，沒法子，只得上前一步，她一伸手，可不是碰到他在摸索的手。

張珏輕聲的，顯然也是愉快的叫了聲：「啊喲！」但輕得只顏如玉才能聽得到。因爲她把他的手抓在手中，捏了一下，雖是那麼輕輕一捏，但她手上的勁道有多大，他怎會不痛。

他不敢大聲叫，可不是怕兩個老道聽到了，而是怕顏如玉鬆開手，便是更痛些，他也不願她放開手。再說：他的靈魂兒已飛上了九霄，他還會感到痛麼？

多少個日日夜夜苦相思，現在，她握着他的手了，她啊！這個他朝思暮想，天仙一般的顏姑娘。

當眞是不知死活，竟把這黑暗而寒冷的山洞，當作是牡丹花下。

顏如玉可瞧不見，更不知道這位多情的公子陶醉在她的掌握之中，她不放開他的手，是怕他出聲。

那老道爺說：「你冷靜想想看，只怕還能記得起來，可惜適才奔得匆忙，只顧往高處跑，沒辨得方位。」

忽然，顏如玉打了個冷顫，心中一動，說：「老道爺，你們感覺到沒有？好像你們那面有一股涼風？」

只聽那老道士興奮地叫道：「可把我提醒了，姑娘，你眞聰明，當年我探索這地洞，就是迎着這股涼風，才找到那出口的，當時是不以爲意，下來探索，不過是一時好奇罷了，那會想到會成爲今天的一條生路，故也沒有記下來。走，你們隨我來。」

不料那老道爺說：「且慢！我倒有些担心，這地洞原是地下水道，這樣的地下水道，山東地境，尤其是泰山以外，到處都是，要不然，那濟南府一帶，就不會有那麼多噴泉了。後來這地洞堵塞，水漸漸流乾了，那也不奇，但他們可也得有沒水的存身之處才行，而且也要有通達到外面的出路才行，你想想看，出路口是不是只有一個？若然地洞相連，出口又只有一個，會不會和他們碰上了？」

顏如玉忍不住說道：「哼！那不好麼？要不碰上，咱們出去也要找到他們來算帳。」

老道爺說：「女娃娃，當眞你……唉，你懂甚麼，我那個大徒弟，除了沒傳我的心法外，論內外功夫，當今已少有人能敵，他們不但都有兵刄，更有暗器，若被他們聽到了我們的脚步聲，埋伏襲擊，只怕我們難逃毒手。」

他師弟說道：「這倒是可慮的，前面越近出口，地道也越狹窄，眞要遇到暗襲，可不易躲得開，何況我們還有一個不會武功的。」

顏如玉聽得明明白白，心想：怎麼人老了，就偲地畏首畏尾？當下把聲音提高了，道：「老道爺，既然有了出路，那就該快走，再遲些，咱們不餓死，也得凍死，那倒好，可替你們那兩個徒弟省事了，連埋伏與暗算也用不着。」她耳邊咯咯之聲不絕，張珏的牙齒捉對兒斷打越來越厲

害，休道他是從小錦衣玉食，嬌養的公子哥兒了，其實顏如玉也冷得發抖。

聽不到兩個老道回答，又道：「你們可好好想想，若然再餓個一天半日，哼，那時別說脫險了，只怕連路也走不動。」

顏如玉只聽到兩聲嘆息，登時有些惱了，又道：「想通了麼？是餓死在這裏，還是闖出去？闖出去，前面倒不一定有埋伏，不闖，可就是死定了。喂！張公子，走，你跟我來，咱們不願替他們陪葬，好歹也要闖一闖。」

她摸着公子的胳膊，使勁拖了起來，不由心裏呸了一聲：「眞沒出息。」富貴人家嬌生嬌養的公子哥兒，她原就瞧不上眼的！

在那停歇下來的一陣工夫，她已默察過清楚，不但有風透進來，而且先前覺察到的清風，現下變成了刺骨的涼風，那出口必不在遠了，何況這裏水淹不到，自然也是在地底的高處，必也更近地面了。」

「走！」她一手握劍，一手拖住張珏，才邁得一步，只聽一個老道說：「顏姑娘說得是，還是由我開路吧，非是我們胆小怕死，而是要留下這殘命來，希望將來收拾那兩個該死的孽徒，顏姑娘，來，跟我來。」

地道中輕微的聲音，入耳也極響亮，兩個老道互相扶持着，往前走了，其實地道何來甚麼道，不過是地下水淘空了的岩縫，初時還有着脚之處，是以雖然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總算走出了十餘丈，只覺地勢越來越高，便是顏如玉也幾番踏了空，她用脚試探，才知地下有着裂縫，或寬或窄，這還是她手脚並用，甚至肩與肘也用上了，才有驚無險，正想：「這張珏竟能跟得上來，倒眞難爲了他。」

那張珏的牙齒不再捉對兒斷打了，入耳只是氣喘聲，顏如玉在前，每當一脚踏空，或有石塊橫阻，總要出聲示警，遇到難行之處，必把脚步放慢，拖他一把，其實自從起步以來，那地勢一向上，便寸步難行，只聽前面兩個老道的脚步聲，相隔越來越遠了，那浮沙與石塊，漸漸滾落得更多，顯然有時兩個老道簡直就在他們的頭頂，他二人早已渾身都是沙土，連眼也睜不開來，好在也不用睜眼，黑暗之中，只能摸索着往上爬，却是那滾落的石塊，不時發出轟隆隆的聲響，令人驚心動魄。顏如玉總算都避開了，但她身後的張珏分明已中了無數的石塊。

「眞難爲他。」顏如玉對這位嬌生嬌養的公子哥兒，漸漸生出更多好感，也更憐惜起他來，皆因那張珏被石塊擊中，悶哼的時候多，有時也驚呼哎唷，但只叫得了半聲，立即又忍住了。

她如何不明白，這位對她一片痴情的公子爺，生怕她會瞧不起他，不敢叫出聲來。

能忍住不呼叫，而且還沒落後，可眞難爲他了，而她聽得出來，有幾塊是擊在他頭上的。石塊擊在他頭上，與擊中身上發出來的聲啊，自是有異的，但她能辨得出那滾落的聲響，躲過那滾落的石塊，他如何能够，沒法兒，她不再放開手，一路拖着他，那張珏也緊緊抓住她，這一來可糟了，她拖着張珏，張珏也就拖着了她，她身上也立即中了好幾塊石頭，雖然那石塊並不大，可也痛得很。

那地勢越高，地下水冲刷不到，那岩縫顯是風化而成，浮沙石塊自然也多了，別說滿頭滿身都是泥沙，連張咀一喘氣，也會滿咀泥沙，汗，加上水濕未乾，那泥沙也沾滿身。

怎麼仍然見不到亮光？要是近出口了，便該有亮光的？

前面兩個老道慢下來了，更慢了，她拖着的張珏，也更重，更吃力，她閉着的眼睛，在冒着金星。

啊！她又一脚踏了空，她急縮身，叫道：「小心！」就在這瞬，轟然一聲，必是一塊凌空的石塊，擊中她頭頂，她身子登時一軟。

滾落的不僅是石塊，還有她軟綿綿的身子，她失去了知覺。

× × ×

這是甚麼所在？咦！

睜開眼來的顏如玉，忙把眼閉上，光亮，令她旋暈。

這是甚麼所在？其實除了亮光，她無所見，也無所覺，一片茫然，但總算有所見，也有所覺了，她醒過來了，亮光令她安慰，令她喜悅，一片茫茫然中，有景象浮現了。

她漸漸記起來了，她是在追尋亮光之際，突然失去了知覺的。

回復的知覺到身子在搖擺，也有所聞了，她聽到了水聲，咦！難道還在那山腹中，那地底！不，這不會是地底，地底那裏會傳來亮光的呢？

她感到頭痛欲裂，連想也不能，伸手撫摸，那料只是那麼輕輕一動彈，登時連渾身也劇痛起來了，其實她連臂也抬不起來。

她記起來了，是了，她是在那地腹之中，被滾落的石塊擊中，那必是一塊大石，她只能記得那被擊中的一刹那間，她跌入那石縫之中，那多年風化的縫壁上，嶙峋的石塊鋒銳得像劍刄一樣，她必是全身受了重傷。

總算她手指所觸，極其柔軟，加上這亮光。那麼，她是被救了，她所躺的，是床，柔軟的床。

水聲嘩啦嘩啦地響，是作規律的響，像槳……不錯，是槳划水的聲響。那麼，她是在船上了，船在行走？

她想記憶得更多些，但頭痛如裂，連眼也睜不開，只不過才這麼去記憶，去判別一些，才這麼一點點，她就感到一陣陣旋暈了。

她張了張咀，眞發出聲來了，但她也不知道，是嘆息，還是呻吟。

忽然，她聽到身側有人發出一聲低低的驚呼，是充滿了喜悅的驚呼，說：「她！她醒啦！啊！」

只這麼低低地一聲驚呼，够了，顏如玉已知是小白玉！

小白玉！小白玉！她想喊，但張不大咀，也發不出聲。

是另一個女子的聲音，也低低地，說道：「也該醒了！謝天謝地，可醒了。玉兒，別大聲，別驚了她。」

小白玉的聲音眞美，像天樂一樣，啊

，她也沒事。顏如玉放下心來，她是那麼担心小白玉，小白玉柔美的聲音入耳，在她聽來，自也像仙樂一樣了。眞怪，她感到一陣清涼。若是她能摸得着她，把她的手兒握在掌心之中，那多好。

小白玉怎麼哭了？不，又像在笑，說：「我沒驚着，我說得這麼小聲。師姊，你看，她眼皮子直動，咀唇也在動，顏姊姊，顏姊姊，你要說話麼？」

顏如玉寧願她的聲音大些，她們那會曉得，聽到小白玉在耳邊說話兒，她就連痛苦也忘了，也更清醒了。

是穆虹的聲音，在她耳邊輕輕說：「顏姑娘，你醒了，好了，但別動彈，千萬別動，你受了……你身上有傷，不過，不要緊的，一定會好起來，不過是被石塊割傷，你知道，要是不動彈，不牽動傷口，就會好得快，好起來連一點疤痕也沒有，你放心。」

顏如玉聽得明明白白，心下嘆了口氣，她知道穆虹是在安慰她，若眞如穆虹所說，只是皮外之傷，怎會頭痛欲裂呢？怎會連口也不能張，眼也不能開呢？

小白玉說道：「師姊，她，她……眞不要……」

可不是連小白玉也不信，必是穆虹阻止她說下去，說：「顏姑娘當然不要緊的。玉兒，咱們家的傷藥，你走遍天下也找不出來，眞像仙丹一樣，你沒瞧顏姑娘醒來了麼，我說不出一天，她一定會醒的。來，過來，你顏姊姊要靜靜地休養，別擾了她。」

小白玉可憐巴巴的說：「師姊，我不出聲就是了，也不行麼？我只悄悄地看着她，好師姊，別拉我，我不……我一定不出聲。」

「小白玉，小白玉！」顏如玉在心裏連聲呼喚，若是能摸得着她，握着她的手兒，那該多好。

穆虹說：「只要你聽話，好吧，你就陪着顏姊姊。」

小白玉說：「師姊，你眞好。」

穆虹道：「玉兒，你希望顏姊姊早些好起來，是不是，我不担心別的，你曉得她頭上……」

小白玉連聲說道：「這個我曉得，我曉得。」

穆虹輕輕說：「你曉得就好，她要受了驚，就會動彈，要緊的是她的頭，好吧，我走了，還有三個哩，我得去瞧瞧。」

在嘩啦嘩啦的水聲中，更聽不出她走去的腳步聲，顏如玉心下更明白了，才知道她重傷的頭，是了，她是被一塊大石擊中頭上才暈過去的，必然很重了，何況又跌入那不知有多深的岩縫。

穆虹說還有三個，那自是兩個老道爺和那張公子，那張珏那時是在她身下，她跌落，他還能倖免麼，但總算都被救了，眞怪，那時他們在那山腹之中，怎能被救呢？還有這船，小白玉的船不是沉了麼？她眼見那船沉了的，怎能又在水上行走？

她想得多些，頭又痛了起來，便也不敢想了，但她感到安慰，她心下這麼明白，那麼頭上的傷雖重，一定不要緊的，其實令她心下寧靜的是，感到了小白玉的輕柔而又暖暖的呼吸，輕拂在她的臉上，那麼，她必是挨得她很近很近，也睜大着那一雙可愛的眼睛，在瞧我。而且感到喜悅，這可愛的小白玉，對她眞好。

只有水聲，嘩啦嘩啦，現在，她能辨得出來了，不是一隻，兩隻槳，是好多好多隻，在那間歇地划水聲中，她聽出遠些也有槳在划水。那麼，不是一隻船，必有另外的船同行，奇怪的是，聽不到人聲，船上的人沒一個在說話，她想知道得多些也不能，她更清醒了，自然渴望知道得更多些！

她多希望聽到人聲，小白玉，爲何你不說話啊？

有了腳步聲了，她聽得出，來了兩個人，在她床前幾步遠，停下來了。

是穆虹，輕悄悄說：「可憐的玉兒，你瞧，她就那麼睡着了，可憐她兩天多來，就沒閉過眼。適才顏姑娘醒了，她知道有救了，便再也支持不住了。」

原來小白玉睡着了，難怪沒聽到她的聲音了，她是怎麼睡着的？是坐着？還是靠着她枕邊？眞想看看，她睡着了的模樣兒，一定可憐又可愛。

穆蓉說：「顏姑娘眞醒了麼？那天她救上來時，眞怕人，簡直成個血人了。」

穆虹說：「你們說話低聲些，可別被她聽到了。」

穆蓉說：「我却以爲讓她聽到，只要她能聽得到，那倒更好，因爲她可以安心了，因爲她能聽到，就是醒了，那頭上的傷雖重，也會不要緊了，其實，她身上的傷都不要緊，就是那腦後。」

穆虹嘆了口氣，說道：「眞虧了老道士，年紀大了，更有主見，若是他們先救人，只怕顏姑娘倒沒救了，說來也眞巧，我們不但尋了去，連那個姓吳的也帶着人馬，剛好趕到，可也眞虧得他們之助。」

姓吳的？是了，必是張公子家的吳護院。

只聽穆蓉道：「甚麼眞虧他們，不過是爲了救他們的張公子，他眞要感謝顏姑娘，她若不是身子擋在他前面，那張公子的頭前，怎會被石塊擊傷得那麼重，而且，顏姑娘要不是爲去救他，又豈會下去涉險。」

穆虹道：「這話倒是不假，那姓張的也還有良心，一直吵着要來看顏姑娘，若不是被你狠狠地罵了一頓。」

穆蓉哼了一聲，說：「咱們這船上，豈容他放肆。」

穆虹笑了，說：「咱們這船，你忘了，咱們的船早已沉在水裏了，這是人家的船。說眞的，這船倒眞不錯，比起咱們那艘來，更大更好，不知是個甚麼大官兒的，看來這位張公子來頭是眞不小，說聲要船，這兩艘船上的官兒，就乖乖地趕快讓了出來。」

穆蓉道：「甚麼讓，分明是把人家趕下船去的，簡直是搶。」

穆虹道：「你錯了，眞要是搶來的船我會要麼？分明是這兩艘船上的官兒，要討好姓張的。喂！你瞧出些跡象來麼？那個年輕的張公子，對顏姑娘一片痴情，你說怪不怪，他還少得了富貴人家的小姐麼？人是眞不錯，來頭又大，還怕人家不去巴結他。」

穆虹笑道：「你倒管得眞多，怎麼你忘了，這位顏姑娘像煞咱們家的玉兒，我不信，貴人家雖多，可能找得出比她更美的美人兒？我啊，要是個男子漢，也會愛上她的。」

穆虹在笑着啐她一口說：「不害臊，却是忘了問你，那兩個老道怎麼樣了？」

顏如玉正想知道，聽她們一說，張珏是沒事了，她也在心裏啐了一口，眞討厭，但那兩個老道爺呢？不但人家眞可憐，而且傳了他人家門中不傳的心法，她的功力倍增了，怎會不感恩，啊！想到了，其實她現下清楚得很，顯然比穆家姊妹，以爲的更好得快，只怕就是因爲她內家功力增長之故，而她們是不曉得的。

只聽穆蓉道：「姊姊，說來只怕你不信，兩個老道瘦得像兩副骷髏一樣，並非全是餓的，尤其是那個年紀更大的老道，那包在骨頭上的皮膚，變成黑色不說，而且像魚鱗一樣乾裂了，顯然是長年中毒之故，竟然會不死。」

穆虹道：「難道你看不出來麼？這兩人必是內家高手，聽你這麼說，必是他們把毒逼出來，却又散不出去，故爾都積聚在皮膚上了，那麼，調養幾天，必然也不要緊了。」

穆蓉道：「當然不要緊，我來時，兩個老道已打起坐來了。」

顏如玉聽得明白，更安心，她想睜開眼來，一定能夠睜開眼了，先前也不是光亮刺目，令她旋暈而已，但，且慢，她此時一睜開眼來，穆家姊妹見了，必要近前問長問短，豈不吵醒了可愛的小白玉，這兩人不是說她已兩日夜未闔過眼了麼？可憐的小白玉。

有人在移步？是穆虹，說：「好了，總算這四人都不要緊了，我們也是兩日夜沒闔過眼，也該歇一會了。走吧，等一等，等我替玉兒蓋件衫兒，她不會碰着顏姑娘，咱們也別移動她。」

她聽到兩人輕腳輕手走近來，又出去了，那必是前艙，因爲後面的水聲更響，她一定是躺在接近後梢的後艙之中，那麼，這船一定比她們先前那隻更大了。

她想，她能夠想，想也頭不痛了，她把穆家姊妹零碎的談話連接起來，一切就不難明白了。

那道觀是那一帶唯一的房屋，這兩姊妹早晚必會尋到，那原在意料之中，豈會怕飛天狐和那個惡道，只怕一見她二人，便都逃了，小白玉自然也有救了，但吳護院呢？想想也不難明白，那日當着穆家姊妹的面，不能多說，也不好明言，但吳護院已猜到她是以那滿船的珠寶作餌，誘使飛天狐等人現身，那會不調集人馬，在暗中接應，那船被飛天狐鑿沉，自然立即見到，也追查賊子們的下落了，這倒眞虧他機警，若不是人多勢衆，又有官府之力，再加上穆家姊妹，救她上來，那自是不難，想來，也必是兩個老道爺尋到了出口，出去知會了他們，一定是的，要不然他們怎會曉得她和張珏困在岩縫中，那穆虹適才不是說老人家有主見麼？

她能聽得出小白玉輕勻的呼吸聲了，豈止完全清醒了，只要不動彈，就連傷痛也感不到。

艙中除了小白玉的輕柔的呼吸聲外，甚麼聲響也沒有，她試着睜開眼來，慢慢地，現在，她的眼睛睜開了。不再感到光亮刺痛眼睛了。

她看見了，其實那艙中光亮並不強，艙壁上有窗，但都垂着錦幔，不過錦幔晃動時，就有一綫强烈的陽光晃動，艙中也乍亮還暗。

顯是因她從死亡的黑暗中出來，她感到那陽光從未感到過的美，眞美，不過仍感到刺眼。

她的眼睛睜得更大了，小白玉呢？原來她躺着的榻前，更有矮榻，那必是丫環僕婦陪侍主人睡的，有這樣排場的官船，那船主人的官職必然不小，但一定大不過戶部尚書，可不是麼？雖然不見滿艙珠寶但是滿艙錦繡，那陳設無不窮奢極華。

小白玉躺在矮榻上，頭挨着她不到一尺，可憐的小白玉，那閉着的眼角上，還掛着眼淚，那臉兒雖然略見蒼白，但睡得挺安詳。

「顏姊姊，顏姊姊！」小白玉突然身子動了動，呼喚出聲，但眼兒仍閉得緊緊的。

顏如玉啊了一聲，哎唷！她一動彈，身上就像刀割一樣。

原來小白玉在夢中呼喚，可愛的小白玉，連夢中也一心在她身上，在想念她。

顏如玉看見了，她的手腳，全身，都被緊緊裹着，肩下的胳膊上，還滲出了血，可是她適手動了一下之故？難怪她一動彈，就感到痛如刀割了。

不過，令她安心的是，她的頭竟能轉動，也不像先前一樣痛了。現下她這麼清楚，可見說她的頭傷得很重，也不要緊了。她嘆了口氣，更安心了，刺目的光令她又把眼閉上，她感到倦，一會又睡去了。

她痛醒來了，聽到小白玉遠遠的聲音，說：「師姊，我可以進來了麼？」

穆虹的聲音在她的耳邊說：「不，玉兒，再等一會。」隨又低聲說：「快些，她要是進來見到血，準會暈過去的，眞不知她兩個，怎會這樣有緣。」

原來這兩人在替她換藥。不，不能出聲，她得忍住不叫出聲來，要是被小白玉聽到，怕不嚇壞了。

穆虹一會在她耳邊說：「顏姑娘，你醒了，睜開眼睛吧，好了。」

必是她咬牙强忍，她面上也在抽搐，被兩人看在眼裏了，顏如玉吐了一口氣，痛得好些了，但力竭精疲，睜開眼來了，說：「多謝兩位姊姊。」

小白玉撲了進來，穆蓉一把抓住她道：「你！難道你不知顏姊姊一身是……」

小白玉興奮得大叫：「顏姊姊，啊！好啦，師姊，她能說話了。顏姊姊，你會好，我知道你一定會好的。」

但顏如玉見到的小白玉，却是一個淚人兒，穆蓉摟着她，在替她抹眼淚，忍不住笑道：「那你哭甚麼，顏姊姊一身傷痛也不哭，眞羞人。」

穆虹嘆了口氣，說：「她守在旁邊已是三天三夜了，突然聽顏姑娘開口說話，怎會不喜極，好了，玉兒，我可沒騙你吧，你顏姊姊一定會好的。不過，你可得小心，別碰她，別和她多說話，去把粥端來

，餵她吃一些。」

小白玉如飛跑去了，顏如玉才知她又閉眼，又睡了一天一夜，那就不是睡，必又是陷了半昏迷中。

穆蓉在收拾床前的藥物，趕快把血跡的布條捲起來，說道：「顏姑娘，我們知道你早醒了，你心裏是明白的，也不瞞你，雖然你身上的傷好得比我們意料的快，你少說也得再躺個一兩月，你要想傷口不留疤痕，好得更快，那就忍耐些，不可下床，有玉兒陪伴你，就不寂寞了。」

顏如玉點了點頭，不料她能轉側，却不能點頭，痛得她登時額上冒出冷汗來。

穆虹忙替她抹了，說：「看來不告訴你是不行了，你在那岩縫中被大石擊中後腦，若把你困在裏面的日子加起來，已是五天了，若是傷得不重，豈會昏迷幾天的，你曉得了，就別動，尤其是頭，也別多想。」

顏如玉可眞嚇了一大跳，才知她的頭只能輕微轉側之故。那穆虹已道：「顏姑娘，好教你高興，那位張公子已派人快馬入奏，去請令尊了，咱們到京，令尊大概也就快到了，你安心養傷吧。」

顏如玉啊了一聲，把眉頭緊緊皺了起來，穆虹却已又說道：「你是怕令尊担心麼？其實也怪不得那張公子，你是為了他，才受這麼重的傷，不瞞你說，你初時出來，連我們也嚇壞了，還不知你有救沒有，你又昏迷，那張公子是怕你有甚好歹，便自作主張，他也是一片好心，你可別怨他。」

說話間，小白玉也回來了，穆家姊妹留下她二人，顏如玉竟感到有點餓，小白玉忙去捧粥來，是替顏如玉備下來的，小白玉一勺一勺地餵她，見她竟能吃下了小半碗，好生高興，放下碗握住顏如玉的手，說道：「顏姊姊，你會好，很快就會好的，你放心。啊，你會好，那多好。」

她不過能吃兩口粥罷了，小白玉喜歡成這樣，顏如玉好生感動，她本來就喜歡她，再也不能加多些了，為了小白玉，她也得趕快好起來，但盼她能够趕快好得起來。她能够麼？第二天，她就坐得起來了，是趁穆家姊妹不在跟前小白玉誰也不許，定要親自去給顏姊姊取粥，穆蓉咀不饒人，說：「嗳唷，八成兒是粥裏有毒，不然她為何要親自去取來呢？」

顏如玉咀裏不說心裏說：「可不是香些，她取的，我不想吃也得吃，不想喝也得多喝兩口。」

這小姑娘要在她床邊，休想能動彈一下，一動就尖叫，大叫。硬是不許，這時趁小白玉一轉背，她就坐了起來，身上是眞還有點痛，尤其是撐起來，那兩臂上更痛得厲害，但躺了兩天，可够她受的了，但一坐起身來，臂上不再用勁，可就不痛了，試了試，那兩腿也還彎曲，而且脚上的傷顯然不重，也更放心了。

她正低頭查看，驀聽嘩啦一聲，小白玉發出一聲尖叫，倒把顏如玉嚇了一跳，驀抬頭，艙門口已奔來了穆蓉穆虹，還道小白玉出了事，恰見她向顏如玉飛掠撲去，穆虹大喝一聲，搶出更快，把小白玉抓住了，說：「你是做甚麼？」

顏如玉却明白，小白玉是見她能坐起來，一時驚喜得甚麼都忘了，還像先前一般，向顏如玉懷中撲去。穆虹也明白了，道：「小師妹，你怎生這麼胡鬧，她雖能坐起身來了，但渾身的……還未全好，你這樣撲去，她如何受得了。」

小白玉說：「我輕輕，輕輕地偎着她，還不行麼？」

那可憐巴巴的樣兒，惹得三人都笑了，只不過顏如玉眼裏出現了淚光。

穆蓉道：「已往我總不信甚麼緣法，今兒可信了，好啊，小師妹，去年我病了，躺在床上，日盼夜盼，就不見你的影兒，怎麼現在人家病了，你就寸步不離。」

穆虹笑道：「阿彌陀佛，你可別冤枉人家，你得的是會傳染的傷寒，師傅和我要不把她看得牢牢地，她那會不往你房裏跑，可惜便有鐵鍊，也拴不住她，你又不知為了不讓她進你房，她如何又哭又鬧，顏姑娘不過是傷，你倒吃起醋來了。」

穆蓉笑道：「我如何不知，不過說笑罷啦，她要不是恁地惹人憐愛，她不成咱們的鳳凰了。」

穆虹嘆了口氣，說：「小師妹天性太厚，你瞧，誰能不對她又憐又愛，難怪那麼兩個邪惡老道，也沒傷她一根毫毛。」

穆蓉哼了一聲，道：「憑他們也想傷得了小師妹。」

穆虹道：「你錯了，無相神功便天下無敵，也要施為才能發揮得出威力來，小師妹心地善良，以為天下人也盡皆良善，她不是反而救了那兩個惡道麼，人家眞要傷她，豈有傷害不得她的，不過是見她善良可欺，有所利用罷了，再者，他們在面前，也下不了手是眞，她雖不能化惡為善，但却能令邪惡之人，在她面前也生不出邪惡之念來。何況天下的任何武功，都不敢說無敵，這話連師母也不說的，以後你可得戒除這種妄念，切勿自大才是。」

說得穆蓉點了頭，那顏如玉一手撫着白玉，一面凝注兩人的談話，她眞要知道小白玉是怎麼回來的，她分手之後如何，但兩人却又不往下說了。

穆虹進前說道：「顏姑娘，你好得這麼快，眞是可喜，也大出我們意料之外，否則小師妹也不會得意忘形了。不過，你要靜養才能好得了，尤其是傷口要小心，要再迸裂了，好得慢不說，還會留下疤痕，你還是躺下吧。」

小白玉聽說，忙扶顏如玉躺下，天黑以前，顏如玉才闔了眼，只聽脚步聲走近床前來，是穆虹和穆蓉，說好說歹，半哄半嚇才把小白玉支走了。

穆蓉嘆了口氣，說：「眞不知她多怎才長得大，留下她來吧，要是見到顏姑娘腦後的傷，她要不嚇昏過去才怪。」

原來兩人是替她換藥的，顏如玉這兩日來，每次換藥，都疼得幾乎暈了過去，不用瞧，也知傷得極重，她也只能側臥，但她是個性子堅强的姑娘，倒也忍得住，沒叫出聲來，但她控制不住的抽搐，可就瞞不過兩人，只不過都沒說出來罷了。

那穆虹輕輕把包紮的布條解開，顏如玉竟不覺得痛了，不，是並不像以往一樣，痛得不能忍受了，自然也不抽搐了，只聽穆蓉道：「眞奇怪，昨天還見傷得那麼厲害，不過一天工夫，竟好得這麼快？」

那穆虹在顏如玉傷口上洒下藥末，道：「有甚麼奇怪，那個老道爺不就早說不要緊麼？昨日顏姑娘也意外早醒了，而且那麼清醒，就像只受了一點輕微的頭外傷一樣，我就知那老道爺所說，必有緣故，怎麼當時所見的顏姑娘成了個血人……」

穆蓉噓了一聲，說：「輕聲些，別驚醒了她。」

却聽穆蓉笑道：「你看你，怎麼我點了她的穴道，她沒睡也會睡熟了一樣，難道你沒看見？因為今晨替她換藥，我見她那麼痛苦，才如此的。」

不錯，顏如玉適才明覺得穴道上給她按了一下，但並無異狀，她也還清醒，故爾不覺，但她倒奇怪了，這三人的無相神功那麼厲害，小白玉不過把她的手那麼握了一下，她就形同癱軟了一般，渾身功勁全失，這番穆虹點她穴道，她倒會沒事？

穆虹又道：「眼見顏姑娘傷得這麼重，那老道爺倒先說沒事，這才奇怪。」

顏如玉心中一動，莫非這是她功力大增，是老道爺傳了她的太乙心法，遇襲會自生反應？要不然穆虹點了她的穴道，自然不會用上無相神功，但豈有說一點感覺也沒有的？是了，是了，她的頭被石擊中之時，那力道雖大，但既不是人力施為，其勢也必猛而不疾，那自生的反應，必也及時在她被擊中之頃消滅了那墜的力道。

若然如此，這番雖受了些驚恐，吃了太多苦頭，倒因禍得福了，只怕也能抗拒那無相神功也說不定。

必然如此，穆虹不是說奇怪她能這麼快醒來麼？又奇怪她能坐起來，好得這麼快。若非如此，那老道爺怎會說沒事？那老道爺當時是在他指點之下，把她救出來的，當然見到她的傷了。

顏如玉覺得穆虹在背上輕拍了一下，再一陣搓揉，知是在替她解穴。

只聽穆蓉道：「你瞧，怪不怪？她非但不覺痛苦了，那唇邊像有點笑意？」

顏如玉可不是在心下暗笑，但她不敢笑，那咀角也會流露出笑意來，她也不該笑，人家替她担憂，為她辛苦，她倒因點不中穴道而笑人家，那成甚麼話。

她忙睜開眼來，說：「穆姊姊，多謝你。」話出口，才知道說錯了話。她若是被點了穴道，那就是像熟睡了一般，甚麼也不曉得，那麼，謝甚麼呢？她應該連換了藥也不曉得的。

那穆家姊妹對望了一眼，顏如玉急中生智，道：「穆姊姊，你必是替我換了藥，眞不知該如何感謝你。」

她的目光落在床上那換下來的血污的布條上，道：「我眞覺得太好了，只不過還有點痛而已，但不像先前一般厲害。」

穆虹道：「奇怪，這藥雖然是治傷的靈藥，但你傷得不輕，却好得這麼快，倒眞想不到。」

兩人隨替她解開了臂上纏的布條，那傷口竟已生了肌，因是心下歡喜，雖心疑，也不去多想了，這裏換了藥，小白玉已把艙門打得震天價响，在叫開門。

穆蓉笑道：「只聽說一日三秋，她倒像一刻工夫，已相隔了十年八載一般，嘿，這小師妹。」雖然恁地說，但也忙去把門開了，小白玉奔進來，仔細把三人的臉色瞧了又瞧。

穆蓉說：「你這是做甚麼？」

小白玉說：「我瞧傷好了沒有？」

穆蓉一怔，那穆虹早笑得把腰也彎了，顏如玉也忍俊不住，穆虹說：「看來你還沒咱小師妹聰明，她明知我們不說眞話，顏姑娘傷重，也會說輕，她便不問，只瞧咱們的臉色，從是喜是憂，便知顏姑娘傷的輕重。」

穆蓉說：「哎喲！咱們的傻師妹，多早晚聰明起來了。」也笑得渾身亂顫。

穆虹道：「喂！小師妹，你倒是猜猜，顏姑娘的傷，是好了，還是未好？」

白玉也不答。回身一把抱住顏如玉，兀自傻笑。顏如玉也反手摟住她，說：「小白玉，再有三幾天，我就可下床陪你玩了，我可覺得有些餓了，替我弄些吃的來，好不好？」

白玉跳下床，如飛去了，穆虹道：「顏姑娘，你現在沒事了，昨日你想問的，我們怕你傷神，故爾都不曾詳述，現下我們可以陪你談談了。」

顏如玉求之不得，那小白玉取了飯來，都圍在她床前，她一面吃飯，穆家姊妹才詳說了救她的經過。

她昨日的一半猜想，竟是全對了，兩個老道聽得大石滾落的聲响，呼叫不應，就知不妙，但兩人武功雖然高不可測，却一點力氣也沒有，連自身脫困也艱難，何能下去救人，好在那裏離出口近了，忙爬了出來，恰遇這穆家姊妹，會合了吳護院率領的官兵，顏如玉已對老道爺說了經過，兩人一瞧，自然明白是顏如玉一邊的人，忙說出顏如玉和張珏遇險之事，那官兵之中，火把繩索，都有携帶，自從吳護院會見了顏如玉，知道以寶船為餌，那會不早率領官兵，暗中監視接應，飛天狐那晚鑿沉了白玉的船隻，吳護院率同官兵，也立即出動了，黑夜出兵，豈有不帶同火把的，是以援救即時，把幾乎被石塊掩埋了的顏如玉和張珏救了上來。

顏如玉這才知道原故，他才知道那張珏因此在她之下，那滾落的石塊，因是多半也擊中在她身上，是以張珏受傷不重，他脫險之後，本是要上京的，但顏如玉傷得如此重，他那會丟下她獨自走了，何況他千方百計要討顏如玉歡心，有這麼個獻慇懃的機會，他豈肯放過，而且顏如玉重傷之下，也不由她會拒絕，他不是盼望顏如玉陪同上京麼，便借白玉的船隻沉了，立即命官府尋了兩隻大號官船來，一隻作為賠償白玉的沉船，一隻他和隨行人等自用，還是穆虹作了主張，見兩個老道爺骨瘦如柴，雖不知兩人的來歷，但顏如玉和張珏可都是得到兩人的知會和指點，才救出來的，也不知顏如玉和兩人是何關係，故爾在顏如玉尚未醒來問明之前，要張珏留兩人在船上！

顏如玉昨日從兩人的談話中，已明白了一些，一半可是猜想的，不料全猜對了，是以只點了點頭。

穆虹道：「顏姑娘，你明白啦，我把兩位老道爺留下來，本來他們是不肯的，是我說要等你的醒來說明了，才能讓他們走，而且他兩個也太虛弱了，既然又帮你的出險，自然也就是和惡道作對了，他們

要不隨行，那惡道豈會放過他們，我這麼一說，他們才答應留在後面的船上，現下你已完全清醒，也大好了，倒是這兩位道爺怎麼個處置，你可得拿主意。」

原來兩人是爲了這緣故，才坐下來和她商量，顏如玉尚不知道的，就知有飛天狐和他師兄兩個惡道，以及他們那些賊黨。一問，不料穆家姊妹也不知道，說是發現那道觀後，只見小白玉在觀門前徘徊。

穆蓉道：「顏姑娘，你說咱們這小師妹蠢不蠢，問了她半天，也說不明白，要帶她走，却說和你在那兒分手的，說甚麼也不走，要等你，又說一個道爺被無相神功傷了，怪可憐的，她替那道爺治了傷，氣得我差點沒打她兩個咀巴子。」

顏如玉把小白玉摟在懷裏，道：「這也怪不得她。」想到她善惡不分，現下不氣，倒覺好笑得緊。笑道：「小仙女自然就是菩薩心腸，惡道那晚來時，扮作個漁家，是以認不出他來，你們還不知道，她見惡道被分筋錯脈所苦，倒像她也感同身受一般。」

當下顏如玉把如何追賊，後來又如何尋找白玉的經過，對兩人說了，只把個穆蓉聽得又是氣，又是笑，又是恨，小白玉脹紅了臉，說道：「我見他怪可憐的，怎知他不是好人？」

顏如玉嘆了口氣，道：「小白玉，我也曾對你說了，說把咱們的船鑿沉的就是他。」

小白玉瞪大了眼睛說：「顏姊姊，你眞說了？怎麼我沒聽到？」顏如玉笑道：「你們瞧，是不是？」

「倒像受傷的不是老道，是她。」

穆虹也嘆了口氣，道：「眞拿她沒法兒，好像她永遠長不大的，我不是告訴你麼，我們從湖裏打上來的魚兒，偏她見到魚淚汪汪，可憐巴巴，把它放回湖裏去了，魚尚且如此，何況是人。」

雖說三人都氣不是，笑也不是，倒更痛愛她了，顏如玉把小白玉摟得也更緊了些，這才說道：「好教兩位姊姊得知，那船上的兩位老道爺，都有一身絕世武功，那惡道還是老道爺的徒弟哩。」

隨把惡道囚禁兩個老道爺，她在困中相遇，互相救助經過說了。

穆蓉聽得切齒道：「要是早曉得，說甚麼我也要懲治了那惡道才走，可惜，咱們已出來了數百里，現下已快到天津。」

穆虹道：「這麼說，我倒作了件好事啦，他兩人武功再高，但那麼虛弱，那日把你們救上來時，兩個老道爺幾乎走也走不動了，留下他，那惡道必不放過他們，却是顏姑娘才好些，今兒話得多了，咱們走吧，讓顏姑娘多點休息。」

小白玉聽她一說，慌了，可憐巴巴地道：「師姊，我留下來陪顏姊姊，行不行啊？」

顏如玉巴不得她留下，也道：「其實，我也不覺痛苦了。」

穆虹道：「只是，小白玉，你可得當心，要是碰壞了她的傷口，明兒我可不饒你。」

小白玉喜道：「我不搓她揉她，也不滾到她懷裏就是。」

穆虹笑着嘆了口氣，道：「你們聽聽，眞不知她怎樣才長得大。顏姑娘，你可別同她只顧着說話兒，早些歇着才好。」

穆蓉走了兩步又回頭，笑得蹊蹺，說：「顏姑娘，還忘了告訴，那位張公子那日也要問候你十遍八遍，從早到晚，眼巴巴望着你這頭前的窗口，就是不眨眼，你要是也想見他，明兒一早拉開窗簾，準會見到。」

顏如玉臉上一紅，穆家姊妹顯然已瞧出那張珏對她一片痴情了，還好，沒多取笑她，說罷巳出去了，隨手把艙門也帶上了。

小白玉倒聽話，不敢碰她，也不敢多說話，顯然她守候在床前兩日，必也兩日沒闔過眼，她躺在床邊，握着顏如玉的手，那眼兒就漸漸閉上，再也睜不開了！

顏如玉才好好想了想，雖然爲了追尋飛天狐，生出來這麼多事故，受了這麼多辛苦驚恐，又受了傷，却也因禍得福，功力倒倍增了，更可喜的是結識了小白玉和穆家姊妹，眞不知江湖上還有多少不爲人知的武林隱逸之士，想到秦天都竟會稱雄秦中，她家的一字騰龍劍，竟也會揚威四海，爲江湖中人推崇，不禁慚愧汗顏。

風在艙外低嘯，江水拍擊着船舷，發出節奏的音響，那懸在艙頂上的琉璃燈，也只是輕微幌動，那麼，船是夜泊了，夜泊何處，穆蓉適才說，快近天津了。

那麼，也該是接近北京了。

風聲，水聲，合奏出了秋聲，但她想到的却是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番風雨，她想到了朱大俠，啊！

她何會想？每逢這般時候，靜下來，朱逸那書呆就會浮現在心頭，他在何處，想來必已到京了，近兩月了，還會不到京城麼，飛天狐這夥賊子全都在魯中，他自然一路無阻。

而今，她也在上京途中了，她原是和朱逸約定，在京中相會的，朱逸既然上京會試，有名有姓有籍貫的擧子，自是容易查訪。

近兩月了，他那隻竹劍，必然是黃澄澄，更添了光彩，眞難解，爲何她一想到朱逸，她就心兒跳，臉兒熱，這張珏不是對她還痴情，人物也更瀟洒麼？這位張公子爲何從未浮現在她心頭？而每當朱逸在她心上浮現，她那唇邊就會浮現微笑？她也有想到張珏的時候，但爲何想起張珏，她就蹙起眉兒來呢？僅爲了他是富貴中人麼？

快兩月了，她確信朱逸的內功，必已大增長，像他那樣一股傻勁苦練的，眞是少有，從她教的八招劍法中，又化出多少稀奇古怪，笑得渾身發軟的招兒來了，眞正稀奇古怪的是，怪而不怪，奇中有奇，乍見可笑，認眞一想，竟然奇妙絕倫，若不是她明知朱逸實在不會武功，必然也像那浪子石奇等人一樣，相信他是遊戲風塵的朱大俠。

她唇邊的笑靨更深了，浮現在她心上的朱逸的影像，也更鮮明了，驀然問，她似乎有些明白了，爲何她念念不忘這個書呆？想到朱逸從初相遇，她所見到的，就只見眞，只見誠，一個見到刀兒劍兒都怕的書生，竟然挺起胸膛來，要保護她，不，她從沒眞笑話他，她怎能笑得出來，這

樣一個書呆，竟爲她捨死忘生，正因爲從未對她表露過情意，那情也更眞，更誠了，朱逸心中有她，而無我，張珏呢？心中也有她，可也曾有他自己嗎。

她明白了，爲何她與朱逸在一起，更無拘束，當眞多情却似無情，無聲更勝有聲。

她從沒今夜一般，對朱逸思念，若然他知道她受了這麼重的傷，他會如何？

顏如玉恨不得早日到京，不，不能早，可別讓他見到她的傷，她得好了才行。那麼，她得好好養傷，小白玉巳睡熟了，她那勻而柔和呼吸，輕拂在她臉上，她才知道臉上巳沒包裹布條了，不禁伸手撫摸，心下也昇起一陣喜悅，她臉上沒傷痕。

江湖女兒，可也是女兒，女兒家，豈有不愛美的？

船到了天津衞，顏如玉巳能起床了，那船一泊岸，只聽碼頭上人聲嘈雜，原來是張尚書巳得到稟報，派來人夫轎馬來接，顏如玉掀簾一見岸上停放的轎，若說張珏還不能騎馬，怎麼會是兩乘？

她心下才一動，那張珏巳跨過船來，在艙門口道：「顏姑娘，請登岸。」

顏如玉愕然，只見穆家姊妹含笑望着她，小白玉眼淚汪汪，顯然張珏這般安排，她們早知道了，却爲何不對她提起，從未說過一句？

顏如玉老大不悅，道：「張公子，既是你家人來接，那就從此太平無事了，你請吧。」

張珏拱手道：「姑娘請。」

顏如玉臉一沉，道：「當眞奇怪了，我爲何要跟你去，你回你的家，我自有去處。」

那張珏好生惶恐，急得額上見了青筋，眼望着穆家姊妹。

穆虹這才含笑道：「顏姑娘，你不去張公子家，要去何處？」

顏如玉冷冷地說道：「你們放心，我可不會不知趣，賴在你們的船上不走，當眞好笑得很，我又不是張家的人，人家回家，我跟去做甚麼？承兩位相救，請容後謝。」說着，抓起她的寶劍，意思是即要離船，對張珏瞧也不瞧一眼。

穆虹一怔，忙把她攝住，顯然她想不到顏如玉會生這麼大的氣，道：「顏姑娘，請留步，你誤會了，你原是爲救張公子，才到我們船上來的，可是你親口說的，你一路上京，也無異言，自然我們也以爲你們是一路同行上京的了，說眞的，你離開我們，我們可還捨不得你呢？你瞧，小白玉哭得多傷心？」

她這麼一說，小白玉早撲到懷中，顏如玉一把摟住了她，道：「穆姊姊，你誤會了，我和張公子雖非萍水相逢，可也毫無瓜葛，他是上京回家，我上京可也有我自己的事，不過是在濟南府遇到他被賊所擄，我輩武林中人，不相識的尚要拔刀相助，何況我爹曾救過他，他現今沒事了，又到了家，和我再不相干了，既然你們不是嫌我還要在此停留些時，容我傷癒，我必定多一天也不打擾，若然你們有事，我可也不敢妨碍你們的行程，我自也有我的去處。」

穆虹道：「顏姑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們出來是爲的甚麼？原就沒一準的去處，也隨處可去，隨處可留……」

張珏急道：「顏姑娘，請聽我一言，家父深感顏老英雄救我性命之恩，早就要迎接賢父女晉京，却是我知賢父豈是施恩望報之人，老英雄野鶴閒雲，何等清高，又豈願與我等世俗之人爲伍，故爾不敢明言，這番再蒙姑娘救命之恩，且眞個是再造之恩，更爲我受了重傷，家父得報，更是嚴命迎接姑娘進京面謝，此其一，再者姑娘重傷未癒，船上豈是療傷之所，迎接姑娘進京療傷，以報萬一，是其二，三者，姑娘忘了麼，前些時在魯中，巳專人快馬前往秦中，接取老英雄來京了，令尊若知姑娘重傷，必然也巳兼程趕來，姑娘豈可不與令尊相會。」

這張珏說甚麼其一其二也罷了，却是提到她爹爹，顏如玉可猶豫了，張珏派人去接她爹爹來京，穆虹早對她說過，她倒忘了。

穆虹道：「顏姑娘，這張公子說的怕不有理，要說治傷，便是京中再高明的大夫，只怕也沒我們藥靈，但你的傷雖癒，却還得療養，若去張公子府中，倒又強過留在船上了，我們武林中人，倒不在乎甚麼報恩，却是令尊即來京了，豈可勞他萬里奔波，而不見上一面，秦中路遙，來往需時，顏姑娘去張公子府中一面療傷，一面等候令尊，倒也兩全其美。」

顏如玉還有何說，難道便留在船中，要人家也陪同自己等候不成？人家願意，她也覺不安的。

却是她突然想起朱逸來，她來京即是與朱逸相約的，雖說赴考的擧子訪問不難，但試期未屆，若到京而未投到掛號，尋訪確也不易，但若經由官府，尤其是像戶部這樣的大衙門，訪來却輕而易擧了。

顏如玉雖未言語，但都巳知道她巳肯了，張珏大喜，只見他回身一招，那候在船邊的四個丫頭，立即走上船來，顏如玉忽然想起兩個老道爺，說甚麼人家傳了她的內功心法，雖無師徒之名，却有師徒之實，何況人家連徒弟也不傳的內功上乘秘訣，甚至連人家的道號也不曾請問，但她晚了，穆虹說：「正是忘了告訴你，那兩位老道爺，昨晚巳不辭而去，何時離船，也沒人知道，我們也是適才剛曉得的。」

張珏忙道：「是兩位道爺深悔收了匪徒，自慚自責，我也曾聽得兩人言談，說甚麼要清理門戶，今日後艙的門，過午不啓，後來打開一看，才知人沒了，顏姑娘若早吩咐，必然留下他們來。」

顏如玉只得罷了，心想且待見到爹爹，再去尋訪，忽聽穆蓉咦了一聲，叫道：「小白玉呢？」

顏如玉適才一急之下，只顧爭辯，竟不知小白玉何時溜走了，不由急了。

只見穆虹對兩人搖了搖手，湊到顏如玉耳邊說：「顏姑娘要走，那就快走吧，你要是去招呼她，可就走不成了，岸上那麼多人在候着妳，也不好意思，讓她哭一陣子就沒事的。」

隨着穆虹的手指處，才知小白玉撲在顏如玉那臥床上，蒙着被子哭得正傷心。

顏如玉心裏一陣難過，她是眞捨不得離開小白玉，道：「穆姊姊，若然我要去

尋你們……想來在此地，你們不會即回太湖吧？」

穆虹道：「這運河可達通州，我們也要進京去查訪，在通州總會有三五日停留的。」

顏如玉道：「我有個心願，尚未說出，小白玉的爹，既也是武林中人，等我見到我爹爹，只怕能打聽得出來，我爹雖然與武林中人交往不多，但所交往的，却皆是交遊廣闊的。」

穆虹道：「那敢情好，我這裏先謝你了，顏姑娘，我們出來已有一年多，大江南北也已走遍了，此番在京中若再打聽不出來，也就回去太湖了，你若有暇，請去盤桓些時。」

顏如玉道：「好，若在通州尋不到你們，有了小白玉爹的信息，我必趕去太湖報信，小白玉……」

穆虹對她搖了搖手，倒催她快走。

顏如玉只得忙忙下船，她已是身無長物，只是一劍隨身，到了岸上，只見吳護院和武師們都恭立相候，張珏隨行的人本已有三十餘衆，那麼多人，都瞪着眼瞧她，不由她不趕快鑽入轎中。

別了，小白玉，她探頭回望，只見穆虹一人站在船頭上，對她揮手。隨着那隨行人等紛紛上馬，她連穆虹也見不到了。

別了小白玉。

她下定決心，定要替小白玉尋訪到她爹。

雖說是兩人抬的轎子，却用上了六轎夫，不到一刻工夫就換肩，是以也不比馬慢，那四個丫鬟，乘車在後，故爾第二天，還不到黃昏時候，已到了京中。

顏如玉自從坐進了那轎子，也就橫了心，一個劍起人頭落的姑娘，倒怕進他尚書府，當眞好笑得緊，難道她還怕拋頭露面不成，是以轎簾是不下的。進了東大街，只見人烟輻輳，好不繁華，京都端地非同外府州縣，要是騎在馬上，走馬穿街，那有多好，但一行人呼擁而行，要想停下轎來也不行。

忽然間，轎子停下來了，原來已停在一個大宅第門口，八字粉牆，好高大的門樓，兩個大石獅子之間，那門口原已站立着不少人，一行人這一來到，立即奔出更多人來，只聽有人喝道：「轎入中堂，老夫人立候，閒雜人等免入。」

這一邊吳護院跳下馬來，已有幾個佩刀的漢子拱手道旁，後面的四個丫頭已下車搶了上來，扶着顏如玉的轎杆，一時間，亂作一團，人喧馬嘶，她那乘轎子又抬起來了，直入大門，穿過一個大院，過了第二重門戶，只覺兩邊都是花木，花木後又有房舍，但顏如玉可沒瞧，皆因面前台階下一羣滿頭珠翠的女子，簇擁着一位夫人笑眼相迎。

顏如玉早在轎中悶得慌了，偏是轎已停下，她倒忸怩起來，只覺渾身不自在。

轎前兩邊的丫頭齊一屈膝，齊說：「請姑娘下轎。」

張珏已自後面趕到，也在轎邊道：「家母迎接姑娘，請。」說罷，已搶前向那夫人行下禮去。

那夫人呵呵笑道：「我兒，聽說你帶來個天仙般美人兒，我先還不信，我兒眞好眼力，哎唷，怎不請這姑娘下轎來。」

嘿！這個劍起人頭落的姑娘，也會怕了，也有怕的時候啦，在那麼多伸長了的頸子之前，在那麼多雙盯着她瞧的眼睛之前，在那麼多盈耳的嘖嘖聲中，她可怕啦。只聽有人在說道：「夫人，那傳話的人不盡責，甚麼天仙，天仙那及得上這位姑娘美。」又有人說：「啊啊，我們京城中，何曾見過這般整齊的人兒，吳侍郎家的姑娘美了，可連這姑娘一成也及不上。」更多張嘴巴大張，那些睜大了的眼睛，也更大了。

那夫人道：「怎麼還不扶姑娘出轎。」顏如玉見她提褶裙，作勢要下階來，怕也躲不過，不出去也不行，呔！她惱了，惱自己怎生不爭氣，臉上熱辣辣的，自是紅了，幸是那階上的女子，誰沒胭脂粉兒，誰也都臉兒紅紅。

張珏好生得意，又邁下階來，側身相迎，道：「顏姑娘，這是家母。」他說甚麼？張珏隨指着他娘身邊的婦人女子，一個個說，這不了嬸嬸姨娘，姑娘，姊妹，誰耐煩去記去聽，那些張珏沒指得說的，自然都是丫鬟僕婢了，但那穿戴的體面，已是她向所未見，也一般珠翠滿頭，穿羅着緞。

顏如玉有生以來，就不曾檢衽，更兼心裏有些慌，忘了她已是女兒妝，那手才半拱，幸是那夫人搶前一步，把她的手抓住了，說道：「快讓我仔細瞧瞧，怪可憐兒的，哎唷，我的兒。」

她說瞧，却把顏如玉一拖，拖入懷中，緊緊摟住了，陡然間，顏如玉連身子也熱了，眼角兒更熱，有些潤濕了，她從小沒娘，長到這麼大，何曾有人這麼摟住她叫我的兒。不，千萬流不得淚，那才羞死人，不過，這倒好，躲在這夫人懷裏，倒躲過了那麼多雙令她害怕的眼睛！

咦！那些人在說甚麼？恭喜老夫人？恭喜個什麼？

只聽張珏蹬着脚，叫道：「住嘴！你們……娘，顏姑娘身上有傷，別摟得緊，這一路來也累了，怎還不請進去歇着。」

那夫人一聽啊喲，道：「不錯，姑娘，不不，我的兒，聽說你救我的兒，受了傷……」

一言未了，早惹得一陣格格嘈笑，那夫人道：「我知你們笑甚麼，難道我叫錯了，本來都是我的兒嘛，現下不是，也快是了。」

那夥婦人齊聲討好，說：「老夫人說得如何會錯，我們替老夫人高興哩。」

那夫人把顏如玉推開了些，說道：「這麼個天仙般的美人兒，要不是我兒親口說了，我眞不信，她竟有一身好本事。我的兒，讓我瞧瞧，你在那裏，是那個天殺的賊子敢傷，我叫他爹派人去抓來，砍他的頭。」

急得張珏更連連蹬脚，叫道：「娘，還怕沒工夫說話兒，你到底讓不讓顏姑娘歇着。」

那夫人口裏連說：「說得是，說得是。」却一個勁兒只顧端詳，連聲嘖嘖，就是不移步，只聽有人說：「哎唷，快把鳳凰捧進去，要不，要把咱們家的哥兒急壞了。」

顏如玉如醉如痴，眼兒濕濕的，身兒熱熱的，被簇擁着穿堂，過了一道又一道廻廊，一路都見有穿羅着緞的女人侍立，近前就屈膝，現在，到了個大園子了，穿過薔薇架，繞過牡丹亭，鸚鵡洲邊上了朱雀橋，那夫人在前，突然止了步，指着那水上的睡蓮，道：「你們瞧，這花兒也給比下去啦，看來總不及我的兒嬌艷。」

連夫人也恁地說了，自是一說百和，大夥又一陣子把所有記得的讚美詞兒，往顏如玉身上堆。

好不容易過了橋，只見假山重叠，綠楊蒼松之間，現出樓閣，那夫人指着說道：「我的兒，那就是替你備下的居處，聽說你愛山喜幽靜，最厭富貴氣，只怕這裏還合你心意。」

那樓閣在假山綠樹環繞之中，與前面鱗次櫛比的房屋隔離，後面可見遙山隱隱，必是在宅第的最後面了，正合顏如玉心意，她終於開了口，說：「多謝夫人，只是恁地打擾，好生不安。」

那夫人一瞪眼，道：「你說甚麼，我的兒，你叫我甚麼？該叫我……」

幸是張珏跟隨在後忙叫了聲：「娘！」狠狠地使了一下眼色，這一陣工夫，差點兒沒把張珏急壞了，一直瞟着顏如玉，生怕她惱了，一直在察言觀色，一聽她娘越說越露骨，怎生不急。

總算張珏事先已派人回來叮囑過，那夫人倒記起來了，這才率衆擁着顏如玉，進了玲瓏的石拱門，一片幽篁之後，依山勢建有七八間精緻而幽雅的樓閣，直想不到外面園子花園錦簇，離不了朱紅欄杆畫棟的亭，這裏倒有這麼個雅而幽的所在。

進入屋中，裏面也少富貴氣，那夫人指點道：「我的兒，這是日前得信，連日連夜替你更換的，我說啊，這間房子看來素淨得像個齋堂。」

早有七八個丫環屈膝應聲，說：「婢子侍候小姐。」

張珏忙道：「娘，你也累了吧，請帶着嬸嬸姑姑，去歇着吧。」

那夫人兀自沒放開顏如玉的手，道：「誰說我累了，我還要……啊，是是，咱們還是走吧，讓我的兒歇一會，咦，你瞧，我可眞老糊塗啦，請來的大夫呢？還不快喚進來。不，我不走，我要等大夫來。我的兒，我替你請了御醫來，就專替皇帝看病的，能够請得他來，可是他爹天大的面子。」

張珏聽說，也倒罷了，若眞是請了御醫，他娘還眞得留在這裏。當下請顏如玉入內歇息更衣，那張珏在濟南府，就爲顏如玉備辦過四季衣衫，有財又有勢，那還不容易麼，早命人喚來濟南的裁縫，日行三百里，夜行一百，照着尺碼。先已縫織了節下的衣衫，無一不備，可沒一件是大紅大綠的，選的不是深紫，就是鵝黃，都是顏如玉喜歡的顏色。

顏如玉一瞧，她是何等聰明的姑娘，豈有不明白的，不由她不感動，她這裏在丫環們的侍候下，洗梳換了衣，吩咐丫環把換下的衣衫好好保存，皆因她所穿的，全是小玉兒的衣衫，她可不願拋棄。外面早有人在高呼大夫到，顏如玉聽了這麼的叫，不由一怔，心想：「大夫罷了，可不是甚麼大官，也要傳呼？」

她那知道，那是知會裏面的家眷廻避。一會丫環來請，只見張珏陪着一個五品頂戴的官兒，坐在堂上，顏如玉倒躊躇了，要行禮吧，她可滿心不願，不料她才走出，那官兒倒先起立拱，夫人道：「你別向他們小人兒多禮，快替她瞧瞧，治好了，我重重謝你。」

那顏如玉爽朗洒脫慣了的，就怕多禮，那氣度在這般人眼，可就不下於公主了，那官兒在她面前，更是頭也不敢抬，瞧在那夫人眼裏，心裏可直嘖嘖稱奇。

顏如玉會有甚麼？不過是外傷罷了，那穆虹說得不錯，武林人自配的傷藥，再高明的大夫也配不出來，她從小練武功，底子厚，年紀又輕，經過這些日醫治，傷口早合了。那大夫雖看不出病來，還以爲是富貴人家的富貴病，無病之病，那藥方還不容易開麼，寧神進補，就是上上良方。這倒對了顏如玉所需了，她失血多些，就是要補。

自這日起，顏如玉就在這張府住了下來，顯是得了張珏的叮嚀，那些甚麼姑姑，嬸嬸，再也不來打擾了，老夫人倒是日日來，那日也要來三兩遭，却也再無令她難堪的言語，只是來摟住她，疼一陣，愛一陣，顏如玉竟也不覺討厭，反而和那夫人更親近了，看在張珏眼裏，直喜得他心花怒放。顏如玉等她爹爹，張珏也眼巴巴地等，待得顏老英雄一到，落些嘴頭，這頭親事，就成了。

顏如玉却在想着朱逸，這日張珏來見，顏如玉問起他的考期，可曾投到掛了號，那張珏可會錯了意，還以爲顏如玉關心他的功名，忙道：「這掛號之事，自有人辦理，我通沒過問，考期這就近了，打今兒算起計算，還有十六日。」

說着那得意之色難掩，道：「好教姑娘放心，別的不敢誇口，這功名，在我如拾草芥，那五經魁必首，定手到拿來。」

顏如玉眉兒一挑，但只是心裏哼了一聲，心說：「像你這樣的公子哥兒，便是聰明有讀書，不信你能强得那書呆，盼他來了就好了，那時倒要瞧你羞也不羞。」

但顏如玉現下有求於他，可不想得罪他，道：「恁地時，我託你一事。」

張珏忙道：「姑娘有事，只管隨便吩咐就是了，敢不從命，姑娘請說。」

顏如玉道：「那可好，我這裏先謝了。」忽然心中一動，張珏對她恁地痴情，要說請他去打聽一個赴考的舉子，他要是心疑，一個不願意，用言語支吾，說尋訪不到，豈不誤事。

想罷，便搖了搖頭，道：「想來還是不用勞煩你，考期近了，你豈不溫書，還是我自去。」

張珏忙道：「姑娘差矣，但有吩咐，我交待下去就是了，別說京城之地，便是天涯海角之遙，也可立辦。」

顏如玉道：「恁地時我有位表兄，姓朱，名一個逸字，乃安陽山縣人，數月前我也曾在他家盤桓，聽他說，也要上京應試，我那表兄可比不得你，乃是一個從未出過門，也未見過世面的書呆，我不在京也罷了，既然在此，豈可不加照顧，將來他家人知道了，可不好看！」（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盧令・圖



遍查罪惡事　下筆惡名錄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哈門陀與古浪正在練功時，哈門陀忽被一人引開，阿難子出現與古浪相見，傳他春秋筆，並囑他待哈拉湖的事情了結，便去尋上一代筆主之妻桑九娘代傳春秋筆法，他更預言，達木寺這一會後，他便要飛登極樂了，童石紅來找古浪，古浪便陪她逛古廟，進入正殿，童石紅跪禱神前良久，古浪等得打瞌睡，醒來不見童石紅，却見一傴僂的背影抱着童石紅撲出殿外，原來是阿難子來通知古浪大批江湖人將於翌日趕至達木寺，並且交給古浪一顆紅珠子，囑他往找紅珠的主人，翌晨，果見弓婁及莫雲彤相繼而來……

婁弓翻了一下眼睛說道：「白送死，照我的卦，今天的事要敗在這小孩子的手裏！」

他的話又引起了莫雲彤的一陣大笑，古浪却暗暗驚心。

古浪心中暗驚，因爲婁弓的話，已經顯示出，他對古浪存有戒心了。

莫雲彤仰天大笑，態度輕狂已極，古浪心中憤怒萬分，恨不得給他一掌。

莫雲彤的狂笑，顯然也激怒了婁弓，但是他並未發作，一雙精光四露的眼睛，緊緊的盯在莫雲彤的臉上。

莫雲彤正笑得高興，門口走進了一人，莫雲彤的笑聲突然停止，與婁弓二人同時回頭向來人望去。

古浪好不詫異，回身望時，進來的人却是琴先生的傳人石明松。

石明松的神情很是沮喪，無精打彩的，向婁弓及莫雲彤拱了拱手，說道：「兩位師伯，你們早來了？」

婁弓含笑點了點頭，說道：「我們才到不久，令師呢？」

石明松冷冷說道：「不知道？」

說過之後，走到古浪身旁，拱了拱手，說道：「古兄你好？」

古浪含笑答道：「山居倒也舒適，石兄可要到我房中小坐？」

石明松這時才展露出一些笑容，說道：「不必了！我們就在此處談談吧！」

古浪彷彿感覺到，石明松有着滿腹心事，他那一雙劍眉，始終微微的皺着，使得他看起來，比實際的年齡大了許多。

婁弓和莫雲彤，對石明松都顯得很親切，古浪心中想道：「這必是因爲琴先生的關係。」

這時婁弓和莫雲彤，已經推開了正殿之門，入內觀賞佛像去了，天井之中，只剩下古浪和石明松二人。

石明松低聲的問道：「古兄，那天傳授你武功的老人，可是阿難子？」

古浪心中一驚，想到阿難子不久就要現身，知道瞞他也瞞不過，便道：「我不知他是什麼人，只是在廟中遇見的，石兄，以你看他是什麼人呢？」

石明松俊目一閃，說道：「我想他不是阿難子就是門陀和尚，他怎麼會傳你武功的呢？」

古浪謹慎的答道：「有一天晚上，我在後院練武功，那老人突然出現，他告訴我『春秋筆』早已有人取去，叫我不要再存幻想，我當然不肯相信他的話，他就說：我看你年紀青青，前途無量，不必爲了貪圖『春秋筆』而送了性命，我現在傳你一點功夫，你趕快離開此地吧……」

古浪說到這裏，石明松忍不住問道：「就是我碰見的那一次麼？」

古浪點了點頭，說道：「不錯，就是那一次，由於你中途出現，攪散了局，到現在在我還沒有再見過他？」

古浪編造了這一套假話，心中很感歉疚。

但是阿難子一再吩咐，要自己小心石明松，所以不得不如此。

石明松靜靜的聽完，點了點頭，說道：「啊，原來是這麼回事，我還當他傳你春秋筆法呢。」

古浪心中又是一驚，笑了笑說道：「莫說他不可能是春秋筆的主人，就算是的，又豈肯這麼輕易的傳授給我？」

停了一下，石明松又問道：「上次我問過你，你沒明白表示，你到『達木寺』來所爲何事？」

古浪不答他的話，反問道：「你又所爲何來。」

石明松一笑說道：「如此說，我們都是爲春秋筆而來了？」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你們都是爲春秋筆而來，可是我却不然——我與阿難子有着血海深仇，此來是報仇的——」

說到這裏，殿門伊呀一聲敞開，莫雲彤走出殿來了，古浪趁機停了下來。

石明松半信半疑，啊了一聲，怔怔的望着古浪。

恰好這時，莫雲彤走過來，古浪便借着望他，把頭扭了過去，莫雲彤走近，目光閃閃的望了古浪幾眼，對石明松說道：「明松，這人是誰？」

古浪冷冷的說道：「我姓古，名叫古浪？」

莫雲彤把古浪的名字，輕聲的重覆了兩遍，撇着嘴說道：「古浪……古浪這名字簡直古怪？」

古浪好生不悅，頭一扭走了開去。

莫雲彤又發出了一聲冷笑，道：「年紀青青，已是這樣驕傲，將來還得了。」

古浪實在忍耐不住，正要回口頂撞，突然想到哈門陀的吩咐，當又忍下，負氣走出了廟門。

莫雲彤便與石明松聊起天來，婁弓進殿之後，一直未見出殿，敢情這個道士竟在殿裏參起佛來了。

古浪在嶺頭之上，向下瞭望，便見一個醜陋的老婆婆，與一個極美的少女，一同上山而來。

這二人他熟得很，正是況居紅與童石紅。

古浪心中很是詫異，忖道：「昨天童石紅突然失蹤，究竟是不是阿難子所爲的呢？」

不一會的工夫，她們祖孫二人，已經上了山坡，童石紅一見古浪，本要走過來，却被況紅居一把拉住，說道：「別理會他？」

說過之後，拉住童石紅的手，由古浪身前昂然而過，連看也不看他一眼。

古浪心中好不憤怒，忖道：「這一羣老怪物眞是可恨……」

這時山下又來了兩個人，一路好像賽跑一樣，跑得比飛還快。

不過是一剎那的工夫，兩人已跑上了山頂，一齊停下步子，恰是不先不後。

其中一人操着濃厚的河南腔，說道：「奶奶的！你的輕功越來越好了？」

另一人用川語答道：「你還不是一樣嗎！」

古浪打量這二人，見那河南人也有七十以外，身子矮胖得如同一個圓球般，滿臉的肉擠在一起，神情非常怪異和滑稽。

此人就是威震武林的谷小良。

另外一人中等身材，皮膚黑得如同鍋底，穿着一件兩截式的夏裝，手中拿了一把竹扇。

古浪也看過他的石像，知道他就是武林奇人石懷沙？

這兩個人的同時出現，好像是一陣怪風似的，使人有一種異常的感覺。

現在，十七個石人之中，未死的除了琴先生以外，都到齊了。

他二人說了幾句話後，目光一齊轉到古浪的身上。

谷小良說道：「這就是琴先生的弟子，叫石明松的麼？」

石懷沙搖了搖頭說道：「石明松我曾見過一次，不是他？」

谷小良眨了眨眼睛，對古浪說道：「那麼你來這裏幹什麼？」

這些老人所說的話都非常難聽，古浪氣得不得了，沒好聲的說道：「我是來出家的。」

古浪信口胡說，倒把兩個老人弄得一怔，互相對望了一眼。

谷小良提高了聲音道：「你說什麼？到這兒來出家？」

古浪點了點頭，說道：「不錯，我是來出家的。」

石懷沙睜大了一雙眼睛，說道：「哦？——這麼說，這廟裏有和尚了？」

古浪答道：「和尚多着呢！快進去看吧！」

谷小良及石懷沙顯得更爲驚異，二人對了半天目光，又打量了一下廟宇，這才匆匆的進入廟中。

古浪心中不禁暗笑，忖道：「這兩個天下奇人，都像孩子般的天眞，這麼輕易就被我矇騙了？」

他又在廟門口張望了一陣，始終不見阿難子出現，心中很是失望，正要回身入廟，却見谷小良及石懷沙怒氣沖沖的走了出來。

古浪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却了無怯意，站在那裏等着他們。

谷小良及石懷沙匆匆的走到了古浪的面前，古浪含笑的問道：「二位前輩有什麼事？」

谷小良怒目圓瞪的說道：「什麼事？你的頭？」

古浪故意裝傻，用手摸着自己的頭，說道：「我的頭怎麼樣？」

谷小良氣爲之結，怒喝道：「放屁，你說廟裏有和尚，那裏來的和尚？」

古浪道：「怎麼沒有，還有些女和尚呢！」

谷小良一怔，說道：「怎麼，這小子是有毛病不成？」

他說着，用目光徵求石懷沙的意見，石懷沙搖了搖頭，說道：「難道你這麼大歲數，竟栽在孩子手裏？」

谷小良這才明白受了古浪的愚弄，不禁氣得面如土色，身子一幌，一隻肥胖的短手，已經抓住古浪的衣領，厲聲喝道：「小子，你眞是找死不成？」

古浪覺得他臂力奇大，扯得自己頭頸生痛，但他決不驚慌，雙目炯炯的望着谷小良。

這時石懷沙搖了搖手，說道：「老谷，你還是這等毛燥脾氣，對一個小孩子，值得如此嗎？」

谷小良好似氣憤已極，呼嚕呼嚕的說

道：「奶奶的，眞是瞎了狗眼，居然敢戲弄我，可能這小子不知道我是……」

話未說完，古浪已接口道：「你是谷小良，我怎麼不知道?」

谷小良一驚，鬆開了手，冷笑兩聲說道：「小子，如此看來你是有心人了?」

正說到這裏，突然廟內一陣紛亂。

谷小良，石懷沙與古浪三人，同時轉身，向後望去。

天井之內，那些老小奇人都站了起來，正殿的門口，站着一個青衣老人。

古浪的一眼看到那個老人，不禁驚喜交集。

那老人一襲薄衣，隨風飄動，正是這一羣天下奇人所要尋找的阿難子。

谷小良及石懷沙這時也顧不得再與古浪鬥氣，匆匆的趕進了廟中。

古浪也跟了進去，只見阿難子含笑自如，坐在一張預先備好的竹椅上。

一大羣江湖奇人，團團的把他圍住，但是却沒有一個人說話。

阿難子的目光，飄過他們每一個人，然後微微笑着說道：「能够再見各位的，我眞是高興得很，只是昔年舊友缺少了幾位，很是遺憾。」

他說話之際，目光始終不向古浪一瞥，古浪滿腹心事，極欲與阿難子一談，却是無可奈何，心中焦急不已。

突然之間，他想到了阿難子的再三囑咐，心中一驚，連忙平靜下心情，不使焦急外露。

阿難子說完之後，衆人有一段極短暫的沉默，莫雲彤接着說道：「只要還健在，我們就够高興的了?」

阿難子笑着點了點頭，說道：「我既與各位好友約定了，自是不能叫你們失望的。」

他說到這裏，目光向四下遊巡一匝，然後接着說道：「今年突然少了好幾位老朋友，却多了幾位年青的朋友，倒是在我意料之外?」

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目光恰恰好停在古浪的身上，古浪接觸到他那一雙充滿了慈愛的眼光，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由於阿難子的話，那一羣江湖奇人，便對三個年青人注上了意。

尤其是谷小良，當他的目光與古浪接觸時，狠狠的瞪了一下。

古浪避開了他的目光，發覺石明松也一直在注意着自己，暗生戒心，忖道：「阿難子的推測果然不錯，石明松一直在注意我，我可不能落些什麼在他眼中。」

他想到這裏，立時偏過頭，也將一雙俊目緊緊的盯在石明松的臉上。

這麼一來，石明松的目光才算移開了，古浪心中暗笑，忖道：「現在總算有法子了，下次只要你再看我，我就看你。」

童石紅在人羣之中，好像有些不知所爲，她的一雙秀目，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彷彿根本就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難子很舒服的坐在椅子上，他兩隻手攤了一下，笑着說道：「近年來身體不好，時常感到腿軟，恕我坐着與各位談話，這荒山古廟，缺少桌椅，各位若是不拘節，就請隨地而坐吧?」

他說完之後，谷小良第一個坐了下來，說道：「對！站着怪累的，大家坐下來聊聊，總不能見面就拚命呀?」

他人本來就短矮，坐下之後只剩了一團，看來非常滑稽。

其他的老人，目光都向谷小良射去，看得他很不安，口中喃喃道：「看什麼，坐呀，坐呀?」

可是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坐下，他氣得低聲的罵了一句「奶奶的!」

這時阿難子又說話了，他道：「除了琴先生以外，恐怕不會再有人來了吧?」

話才說完，莫雲彤已經接口道：「恐怕不對，除了琴先生之外，還有一個本地的和尚。」

他的話引起了衆人的驚異，阿難子也面露詫異之色，說道：「怎麼?出家之人也參與此事?」

谷小良坐下之後，被衆人擋住視綫，一些也看不見，他又匆匆爬了起來，找了一個空隙，叫道：「老莫，你說是誰?」

莫雲彤笑了笑，說道：「青海我很少來，阿難子師父大概知道，此處可有個和尚叫門陀的?」

他提出了門陀和尚之後，衆人都在紛紛猜疑，因爲他們行走江湖數十年，就沒有聽說過「門陀和尚」其人。

阿難子却是一言不發，臉上也看不出有什麼表情，只是靜坐椅子上，聽着衆人的討論。

那一羣老人交換了一會意見，彼此都沒有聽說過此人，這才把注意力又轉回到阿難子的身上。

阿難子笑着說道：「不錯，我倒認識門陀和尚，但他乃是個不會武功之人，不足爲慮。但不知莫師父怎會提起此人?」

莫雲彤陰陰的笑了笑，說道：「我前此不久在此廟中遇見過。」

阿難子接口道：「哦?門陀師父何時來過此地?這倒怪了!」

沉默了半天的婁弓，此時發話道：「少談這些不相干的事，春秋筆到底怎麼樣了?」

他聲若洪鐘，與他瘦小的身形不太相配，但由於他提到了春秋筆，立時把衆人的注意力引集了起來。

衆人突然沉默下來，空氣顯得很靜，但却隱伏了危機。

十數道目光，一齊射向阿難子的身上，靜待他的回答。

阿難子面上仍然帶着那絲和善的微笑，用着平靜的聲音說道：「婁師父，多年都等了，何必急在一時?按時間算來，明天早上才到呢?」

婁弓聳了一下狹小的肩膀，說道：「既然人都來了，何必還要等?」

阿難子笑道：「我倒無所謂，不過琴先生還未來，我們不等到明天早上，恐怕有些說不過去吧!」

婁弓的眼睛，向石明松一瞥之後，嘴唇蠕動了一下，似想說話，但又忍住了。

提到琴先生之後，這些老人臉上的表情都怪異得很，古浪看在眼內，忖道：「難道琴先生眞是厲害無比麼?」

阿難子又道：「我個人也想早些把此事結束，不過爲了公平起見，還是等琴先

生到來好些，今夜大家久別重逢，恰好借此機會話舊一番，不知各位以爲如何?」

况紅居一直沒有說話，這時接口道：「我不反對?」

阿難子笑道：「况老師既不反對，我想別位也是一樣了，我們由現在起，直至明日之前，請莫提春秋筆之事!」

谷小良聽了這話，首先感到不滿，可是其他的老人均未開口，所以他也只好忍了下來。

於是，這一羣老人慢慢的散開了，各人作各人的事情，况紅居與童石紅在一旁閑聊，婁弓靠在柱子上打盹，谷小良則拿出了乾糧大吃不已。

古浪很希望趁這個機會，與阿難子談談，可是莫雲彤及石懷沙正在與阿難子聊天，自己無法插進去。

童石紅雖然在與况紅居談話，但是一雙妙目却不時的溜在古浪的身上。

只有石明松，他獨自跑到了廟門口，坐在石階之上，遙望「哈拉湖」發怔。

古浪獨自站了一會，覺得很是無聊，便走出了廟門，來到石明松身旁。

石明松好似想出了神，古浪來到他身邊，他仍然沒有發覺。

古浪輕輕的咳嗽一聲，說道：「咳!石兄，你在想些什麼?」

石明松這才抬起頭來，望了古浪一眼，用着低沉的聲音說道：「只是些自身的事，與他人無關。」

說完之後，又垂下了頭。

古浪彷彿感覺到，石明松心底蘊有極大的憂傷，不禁生出一種莫明的同情。

他坐在石明松身旁，目光也投向了山下的「哈拉湖」。

這時太陽已經高升，萬里晴空，湖中碧波如鏡，被偶爾刮來的秋風，吹出了千萬紋綫，越發顯得引人。

他們二人並坐了半晌，石明松既是一言不發，古浪也想不出什麼話說。

那幾個老人的談話聲，不時的傳了出來，古浪也被這情景勾起了往事，默想着自己十幾年悲愴的歲月，心頭戚戚。

他正在想得入神之際，石明松突然開口道：「那天傳你功夫的人，果然是阿難子!」

古浪驀覺過來，連忙接口道：「是呀!眞是沒有想到!」

石明松露出一絲淺笑，說道：「這類奇人，別人想謀一面都難如登天，他怎會自動傳你武藝呢?」

古浪心中一驚，知道那天的事落在石明松的眼中，已經使他起了很大的疑心。

石明松說過之後，雙目烱烱的注視着古浪，靜等古浪的回答。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這我就不知道了，或許他要我不要參與這件事吧。」

石明松微微一笑不再說話，古浪也知道自己的解釋太勉强，但除此之外，也想不出什麼話說。

古浪心中忖道：「我何不問他幾句，省得他一直問我。」

古浪想到這裏，便道：「石兄，那天在小茅屋前所見的老人，莫非就是琴先生麼?」

石明松冷冷說道：「你明明知道，何必問我?」

古浪一怔，續道：「恕我多問一句，你與琴先生到底是父子，還是師徒呢?」

他的話才說完，石明松突然站了起來，他面上有一層冷霜，用着異常的聲調說道：「此事不勞費心!」

他說過了之後，便返身走入了「達木寺」。

古浪倒被他弄得氣憤不已，他本來想與石明松多親近一些，但是對方好似一塊冰似的，與人格格不入。

古浪心中忖道：「我來此也是爲了自己的事，既然無緣，還是少來往的好。」

才想到這裏，突然聽到廟內一陣大吵，一個粗暴的聲音叫道：「老莫，你當我是瞎子不成?」

古浪心中一驚，連忙趕了進去，只見谷小良暴跳如雷，繼續罵道：「奶奶的，我老頭子眼睛裏可是揉不進沙子的!」

古浪心中忖道：「怎麼又是他?」想着，匆匆趕到了近前。

只見在谷小良及莫雲彤二人的脚下，有白粉畫的一隻棋盤，已經被踩踏得一片模糊。

原來谷小良及莫雲彤二人，是爲了下棋而爭吵起來，古浪不禁覺得好笑。

這時谷小良暴跳如雷，莫雲彤臉上掛着一絲鄙夷的笑容，雙手抱着肩，一言不發。

谷小良叫道：「奶奶的，沒種就不要來，棋輸了竟這麼沒出息，當我是三歲孩子麼?」

這時石懷沙跑了過來，問道：「老谷，什麼事情?」

谷小良用手指着地上的棋盤，把聲音又提高一些，大叫道：「奶奶的!我坐得好好的，他定要找我下棋，下了一半，他不是對手，竟發了脾氣，把棋盤踩成這個樣子，你看!」

說着又用手連連指着地上殘破不全的棋盤，頭上的青筋跳個不住。

古浪差點失聲笑出來，忖道：「這麼點屁事也值得如此亂叫。」

再看莫雲彤，仍然是那副老樣子，斜着眼望谷小良，冷冷的說道：「輸了又怎麼樣?難道還犯死罪不成?」

谷小良又跳了起來，大叫道：「這是什麼話?你們聽!這是什麼話?」

他這一次叫的聲音更大，震得古浪耳鼓發痛，不禁大皺眉頭。

莫雲彤有些不耐煩了，提高了些聲音道：「你發什麼瘋?」

谷小良更不得了，張口又要大叫，却被石懷沙攔住，對莫雲彤道：「老莫，事情是你不對，就讓他罵兩句算了。」

莫雲彤翻了翻眼睛，說道：「讓他罵兩句?誰這麼賤骨頭?要罵的話你讓他罵好了!」

這句話一出，石懷沙也被他激怒了，睜眼道：「老莫，這話怎麼說，到底是誰輸了棋?」

莫雲彤冷冷的說道：「我輸了，怎麼樣，輸棋又不是從我開始，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莫雲彤的話可謂是眞正的不講理，石懷沙也罵道：「媽的!我好心好意……」

才說了兩句，莫雲彤已接口道：「好心好意?誰不知道你們兩個狠狽爲奸，臭氣滿江湖！」

石懷沙及谷小艮俱皆暴怒，眼看就要動手，婁弓突然大叫道：「驚什麼?你們來此是爲了吵架麼?」

這句話提醒了他們，莫雲彤放下了手，甩了一下袖子，說道：「媽的！懶得跟你們嚕嗦！」

說罷快步而去，神態、語氣，莫說谷小艮及石懷沙，就連古浪看着也生氣。

谷小艮及石懷沙狠狠的罵了幾句，這才停了下來。

他們爭吵之時，阿難子始終是含笑旁觀，表情很是平淡，好似司空見慣一般。

古浪心中忖道：「想不到這一羣老人，都像孩子一般！」

爭吵之事告一段落，石懷沙，谷小艮，莫雲彤三人都在生悶氣，各不言語。

況紅居仍然和童石紅聊天，好似他們有說不完的話似的。

婁弓靠在柱子上，看着遠天發呆，石明松還是老樣子坐在地上沉思。

古浪看到這些情形，自己也不知道作什麼好，他忖道：「阿難子爲什麼不利用這時間，與我多談談呢?」

他又想到哈門陀，忖道：「莫非他一直不出面，在暗中注意我麼?」

古浪想着，緩緩的走近阿難子身旁，只聽他對婁弓說道：「婁老師今年多大年紀了?」

婁弓答道：「我七十六了，你呢?」

阿難子笑了笑，說道：「我比婁老師大些……」

古浪感到失望，忖道：「想不到他們盡談這些閒話！」

才想到這裏，突見阿難子對自己道：「小朋友請過來談談！」

古浪喜出望外，連忙迎了上去，笑道：「老師父有何指示?」

阿難子笑着問道：「你也是爲春秋筆而來麼?」

古浪一怔，搖了搖頭說道：「不！我不是爲春秋筆而來！」

古浪的話，使所有的人都驚奇起來，他們的目光，全部射向古浪的身上。

阿難子表情也顯得很驚詫，古浪不知他是裝作還是眞個驚詫。

阿難子用着沉靜的聲音問道：「那麼你來此爲何?」

古浪用牙齒咬了咬嘴唇，說道：「我是來復仇的！」

這句話又驚動了所有的人，阿難子接着：「莫非找我復仇?」

很多人都等着古浪的答案，古浪停歇了一下，說道：「我的仇人就在你們這一羣人之中！」

說完，轉身走開。

他說的當然是謊言，但是他是故意這麼說的，爲的是要這羣老人減少對自己的疑心。

古浪走開之後，不再看他們一眼，顯得有些怪異。

這一羣老人，又低聲的交談起來。

古浪正冷眼旁觀，突然，一隻溫暖的手搭到他的肩膀上。

古浪轉過了身，見是石明松，心中一動，故作露出勉強的笑容道：「石兄有何見教?」

石明松深沉的說道：「阿難子眞是你的仇人麼?」

古浪面色一變，拉着他的手，走向一旁，壓低了聲音道：「石兄！請別聲張，方才你問我，我便已直言相告，你可不能告訴他人！」

因爲方才古浪造了謠，告訴石明松自己是來復仇的，所以現在多了一番做作。

石明松微微一笑，說道：「我自然不會告訴別人，不過我却有些懷疑，怕你不是來復仇的吧?」

古浪正色道：「到時你就知道了！」

石明松搖了搖頭，說道：「既是復仇，爲何要張揚開來?」

古浪面色一沉，說道：「石兄，你我不過數面之緣，原不必告訴你這麼多，既然告訴了你，信不信就由你了！」

說罷之後又轉身走開，但才走了一兩步，便又被石明松抓住了膀子。

古浪故作不悅，說道：「石兄還有什麼事?」

石明松一雙俊目含有隱語，低聲道：「古兄隨我來，我們商量件事。」

說完拉着古浪向山下急馳而去。

古浪不知何事，但已感覺到自己的謊言有了效力，心中很高興。

石明松拉着古浪一陣急奔，來到了半山，尋了一僻靜處，說着：「古兄，我們在此談談。」

古浪故作驚詫道：「怎麼回事?」

石明松遲疑了一陣，突然道：「古兄！我帮你復仇，你也帮我一事如何?」

古浪問道：「什麼事?」

石明松沉聲道：「殺死琴先生?」

石明松此言一出，古浪不禁大吃一驚，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怔怔的望着他。

石明松臉上有一種莫大的痛苦，他雙目望着遠天，說道：「我知道你一定很吃驚，現在你有什麼疑問儘管問，我一定回答你。」

古浪望了他一陣，問道：「琴先生與你到底有何關係?」

石明松轉過臉來，雙目注定古浪臉上，說道：「我們名爲師徒，其實是……」

他說到這裏，沉吟了一下，用白色的牙齒，咬着嘴唇，不再發言。

古浪追問道：「實在是什麼關係?」

石明松搖了搖頭，說道：「不必談了，總而言之，他害了我一生……不止害了我，還害了……」

或許他情緒過於激動，以至於語無倫次，說了半天古浪都不明白。

但是古浪知道，他與琴先生之間，必定有着極微妙的關係。

石明松停口之後，不再說話，表情很是沉痛。

古浪接道：「如果你不是琴先生的對手，我何嘗不是一樣，又怎麼能够帮助你呢?」

石明松沉吟了一下，由懷中摸出一個小竹管來，說道：「他週身均有奇功，只有雙鼻乃是弱處，這管中乃是苗疆飛針，

一發五支，奇毒無比，只要趁他疏忽之時，才有成功希望。」

古浪面色一變，說道：「啊！五羊飛針！」

石明松說道：「古兄見識多廣，不錯，這就是五羊飛針，也是唯一能够在他體內生效之毒！」

古浪不禁吸了一口氣，說道：「啊—如此說來，除了五羊毒針以外，任何劇毒在琴先生體內都不生作用麼?」

石明松點了點頭，說道：「就我所知道的毒藥之中，除此之外，他都不懼，至於是否還有其他的毒物可以制他我就不知道了。」

古浪心中好不驚詫，忖道：「如此看來，琴先生的功夫眞是高不可測了。」

石明松又接着說道：「我想請你帮忙的，就是在我暗示之時，把這五羊毒針吹出。」

古浪搖手道：「你與他日日相處，下手的機會正多，爲何要我代勞?」

石明松苦笑着搖了搖頭，道：「我……我實在有難言之隱，只請你帮這個忙，你若有任何事情，我都一定捨命而爲！」

古浪搖頭道：「石兄此言差矣，我們江湖中人，講究正大光明，若是有仇，就該當面講明，再說此類毒物，乃是我生平痛恨之物，萬無取用之理！」

古浪是正氣浩然，石明松不禁愕然相顧，良久才說道：「古兄，你……你眞的不能……」

古浪打斷了他的話，說道：「無論如何我是萬難從命，請石兄原諒。」

石明松見古浪拒意堅決，無可奈何，只得把那毒針收起，長嘆了一口氣。

古浪見他如此，不禁說道：「石兄，除此之外，有任何事我一定效力。」

石明松又嘆一口氣，說道：「唉！古兄你是好朋友，我知道……我不强求，請便吧！」

古浪帮不上這個忙，自己也覺得歉意，望了他一陣，也就轉身走開。

當古浪要走到路口之時，石明松又道：「古兄！方才的話，請不要對任何人講起！」

古浪含笑道：「石兄放心，我絕不是多舌之人！」

說完之後，走出了這片林子，跨上石階，才走了幾步，突見右側林中，一人正向他招着手。

古浪見是哈門陀，不知他又有什麼事，心中雖不高興，但也只好走了過去。

哈門陀一面招手，一面退走，古浪一直走了很遠才把他追上，說道：「什麼事呀?這麼神秘……」

話未說完，哈門陀突然伸出右手，向古浪腰間探來，古浪大驚，閃身讓開，說道：「你……你作什麼?」

「我要看看那五羊毒針！」

古浪又是一驚，想不到方才的談話，已被他聽見了，便道：「我未拿什麼五羊毒針。」

哈門陀笑道：「那麼你見我探手，爲何如此緊張，急急閃躲?」

古浪心中一動，說道：「我自己有些私物，不願人知。」

他心中忖道：「莫非他已知道，阿難子把『春秋筆』交給了我?」

想到這裏，古浪不禁大爲緊張，但是表面却不敢露出。

哈門陀陰沉笑了笑，說道：「啊！你還有些私物，那就算了。」

古浪掠過此事，說道：「你找我還有別的事沒有?」

哈門陀說道：「當然有事，否則我找你作什麼?」

古浪才要說話，哈門陀突然又閃電般撲過來，一手按在了他的嘴上。

古浪大驚失色，雙手緊緊的指着自己的袋囊，耳旁已聽見哈門陀低聲的道：「不要說話，有人來了！」

他說着放開了手，古浪才知道怎麼一回事，心中稍安。

不一會的工夫，便聽見一陣談話之聲，清晰的傳了過來。

只聽得一個深沉的聲音說道：「我看莫雲彤那傢伙必然有鬼，千萬不要上他的當！」

這是石懷沙的聲音，原來他們來此密談。

接着是谷小艮的聲音說道：「我看還不止莫雲彤一人，婁弓和況紅居也都古古怪怪，對我們冷淡得很。」

石懷沙的聲音接着說道：「既然如此，乾脆我們一不作二不休……」

說到這裏，聲音突然小了下去，古浪用盡了耳力，也聽不清一個字。

過了半天，二人的談話才告一段落，谷小艮吁了一口氣說道：「奶奶的，這就叫『無毒不丈夫』！」

石懷沙的聲音接着說道：「我們快回去吧！時間長了他們又要疑心。」

說着，二人飛快的走出了林子，古浪隱約看見他們的影子，如飛向寺中奔去。

哈門陀冷笑了兩聲，說道：「他們自相殘殺，正是我們的好機會！」

古浪還是有些不解，說道：「到底，怎麼回事，難道他們講好了『春秋筆』歸他們二人不成?」

哈門陀說道：「不必問這麼多了，你現在快回去，晚上我自會來找你，到時再詳細交待你。」

古浪還要問，哈門陀道：「快走！快走！」

說完之後，他自己像一陣風似的，越林而出，快似箭弩。

古浪忙也飛快跑出林子，但已看不見了哈門陀的踪跡。

這時已過午甚久，古浪覺得腹中飢餓，這才想起還未用飯，忖道：「我先吃飽了飯再說！」

他飛快的奔上去嶺頂，正院子中已沒有一個人，想是都到禪房中休息去了。

古浪回到自己的房內，發現自己的東西，好像被人動過了，心想：「什麼人會來查我?……」

好在重要的東西，都放在身上，當時取出了乾糧，就着隔夜凉水吃了起來。

他吃完後，和衣躺在炕上，心中想着這件事，明天一早，將不知會如何演變。

他很想去找阿難子，但是又怕引起別人的疑心，忖道：「我想他總會交待我幾

句……」

才想到這裏，突然一陣敲門之聲響起，顯然很是急促。古浪心中一動，沉聲喝道：「什麼人？」

門外急促的敲門聲立時停住了，但却改爲以指輕彈，發出啄啄音響。

古浪很是詫異，再次說道：「到底是誰？……」

說着伸手拉開了房門，只見童石紅站在門外，面上滿是焦急之情。

古浪想不到童石紅會來找自己，說道：「啊……童姑娘，找我有什麼事麼？」

童石紅閃身進入房內，說道：「你快關上門，我有話告訴你！」

古浪感到有些不便，正在猶豫之際，童石紅已經把房門推上，狀甚神秘。

看到這種情形，古浪不禁更是詫異，說道：「童姑娘，你這麼緊急，莫非發生了什麼事不成？」

童石紅壓低了聲音說道：「我不能躭誤太久，只告訴你一件事情，明天起你自己要多方小心，弄不好就有殺身大禍！」

童石紅沒頭沒腦的說了幾句話，把古浪弄得一頭霧水，說道：「童姑娘，這話怎麼說？」

童石紅這時稍微平靜下來，但是仍有些顧忌，她含糊的說道：「你不必問這麼多，明天起你特別小心就是了。」

古浪追問道：「姑娘，妳要是不說清楚些，豈不有存心嚇唬我之嫌麼？」

童石紅搖了搖手，說道：「我來此祇能告訴你這句話，別的我也不知道！」

她說罷便要推門離去，但是古浪很快了攔住她，說道：「姑娘！你若是不說清楚，只怕我會辜負妳的好意呢？」

童石紅無可奈何，頓了一頓，說道：「好，我就多告訴你一句：小心這一羣老人！」

說完之後，她從古浪身旁掠過，一伸手推開了房門，閃身而出，飛快的向前院奔去。

古浪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心中詫異萬分，這一羣老人都是爲春秋筆而來，爲何要加害於我？莫非他們已經知道了春秋筆的下落？

想到這裏，古浪不禁一陣心跳，他意識到，這支春秋筆，已經給他帶來麻煩。

童石紅的匆匆趕來送訊，也使古浪疑惑不定，這個姑娘的本意眞是難測啊！

古浪想了一陣，突然想道：「童石紅又怎麼會知道？必定是況紅居也有害我之意了！」

想着，古浪不禁怒氣塡胸，他不知道甚麼地方得罪了況紅居，以至於三番兩次的要加害自己。

古浪挨在床頭上，室外靜悄悄的，偌大一座古廟，像是沒有一個人，那一羣老人，一個也不見，不知到何處去了。

他不停的思索，由於並不知人家究竟如何謀算自己，所以也想不出什麼應付的辦法。

過了一陣，古浪已快入睡，突然一陣陣掌風交擊之聲由後面傳了過來。

古浪立時驚醒，挺身而起，他連門都來不及開，就由窗口躍了出去。

出了窗口，便是後院天井，那陣陣掌風，便是由後院一隅傳來。

古浪放輕了脚步，循着發聲之處，慢慢的走了過去，似見牆外樹林，枝葉微顯晃動。

古浪心中忖道：「什麼人會在這裏動手？」他掩住身形，慢慢的向前欺過去。

一直到了院牆根下，才見二人在院牆之外，激烈的拚鬥着。

古浪隱在一株樹後，仔細一看，原來竟是石明松和琴先生在動手。

這眞是大出古浪意料，琴先生怎麼會與石明松動上了手？這時琴先生大袖一擺，人已飛出了三丈以外，笑吟吟說道：「孩子，你武藝也高了，胆子也大了，再過些年，只怕我眞不是你的對手了！」

石明松靜立不語，雙手撫着胸，不住的喘息，好似疲累異常。

琴先生又接着說道：「我對你多年敎誨，恩重如山，想不到爲了幾句謠言，你便立時反臉成仇，眞令人寒心，唉——」

他說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石明松仍是一言不發，臉上的表情非常沉痛，眸子發出冷澀的光芒，注視着琴先生。

琴先生搖了搖頭，接道：「孩子，你以爲得了春秋筆，學成春秋筆法就可置我於死地麼？你錯了！」

石明松的目光閃動了一下，嘴唇微微蠕動，但是並沒有發出聲音來。

琴先生又道：「春秋筆法，雖然是江湖上不傳之秘，可置任何人於死命，但我却有自保之法！」

聽了這話，石明松睜大了眼睛，目光閃動，似乎有些不太相信。

古浪不太了解琴先生的意思，也不知道他們之間究竟有何恩怨，正思忖間，琴先生又道：「古浪，你出來一談！」

古浪心中一驚，當時走了出去，向石明松拱了一下手，說道：「二位又有什麼爭執？」

石明松只向他點點頭，仍是一言不發，琴先生用手摸着下頦，微笑道：「古浪，聽說春秋筆已經不在阿難子的手中了，你可知道？」

古浪極力鎭定着，說道：「啊——有這等事？那麼，春秋筆是在你那裏了？」

琴先生微微一笑，說道：「你倒很會說笑話，春秋筆若在我手，我豈會再來此處？」

古浪淡淡的說道：「反正我此來並非爲了春秋筆，這事與我無關。」

琴先生冷笑一聲，對石明松說道：「松兒，我們到別處去談那未了之事吧！」

石明松沉默了半晌，這才點了點頭，以低沉的聲音說道：「好的！」

說過之後，身形一幌，撲上了後山，再幾個縱身，已經消失不見。

琴先生扭過頭來，對古浪說道：「我們明天再談！」

說完也是幾個縱身，立時無踪。

古浪因爲弄不清楚他們之間究竟有何恩怨，有心想跟去看個明白，但他們此舉分明是爲了避開自己，只好忍了下來。

他在後院徘徊了一陣，別的一些事也沒有發生，也就回房休息。

古浪方一進房，不禁驚喜交集，原來阿難子竟端端正正的坐在牀頭。

古浪立時掩上了房門，翻身就要跪倒，却被阿難子伸手攔住，說道：「不必多禮，我最後有幾句話交待你！」

古浪壓低了聲音，說道：「師父，哈門陀還在暗中監視着我……」

話未說完，阿難子已笑道：「不要緊，我已經把他調走了。」

古浪這才放心，說道：「師父，我有好多話要問你！」

阿難子笑道：「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問，可是我已沒有很多時間與你細談，現在先聽我說！」

古浪只得按下性子，坐在一旁，阿難子說道：「我知道，你最想知道的，是爲什麼這麼多人都來搶春秋筆，爲什麼春秋筆在江湖上被目爲第一至寶？它到底有什麼作用？」

古浪連連點着頭，說道：「是的！是的。」

阿難子接口道：「春秋筆之所以揚名天下，主要是由於正派中人物，把它奉爲金科玉律。」

阿難子說到這裏，頓了頓，接着說道：「在二百年前，江湖上的三大盟主，爲了懲罰不法之徒，聯合所創這套『春秋筆』法，他們各人傾其所學，融會貫通，費了三年的時間，終於把這套筆法創成！」

古浪啊了一聲，說道：「那三位高人是誰呢？」

阿難子微一思索，說道：「談起這三個人你一定也聽說過，就是沈燕山、畢夢古、施沁。」

對於這三人，古浪確實曾於傳聞中聽說過。

阿難子又接着說道：「這三個人，每一個都是江湖中不可一世的人物，他們三人聯合研究出的這套筆法，自是天下無敵了！」

古浪問道：「後來呢？」

阿難子道：「他們研究好了筆法之後，特往衡山，請出天下鑄兵器之祖金老壽，費了一年的時間，鑄造出這支『春秋筆』來。」

古浪不禁暗自咋舌，阿難子接着說道：「春秋筆造好之後，他們三人每人執筆在江湖行道一年，三年之後，春秋筆聲名大噪，成爲江湖第一神兵！」

古浪這才知道春秋筆出世歷史，神往不已。

阿難子白色的眉毛鬆了，回憶着說道：「在春秋筆聲名大噪之後，不但一般黑道人物聞之喪胆，就連一些守身不嚴的正派人物也惶恐終日，因爲春秋筆把一切罪惡都記下了，情形嚴重的，立時由春秋筆主人處死，情形輕微的，也由執筆人予以適當處分！」

古浪心中很感敬佩，但也感覺這是一件很不容易執行的任務。

阿難子接道：「五年之中，被他們懲治的不屑之惡，至少有三十以上，於是春秋筆威信確立，成了江湖上第一信物，所過之處，無人不服！」

古浪睜大眼睛，問道：「後來呢？」

阿難子把身子向後仰了仰，說道：「那時三老年紀已經很大了，於是決定選出一人繼承春秋筆，行道江湖，最初決定在三人後裔中選出一人，後又決定由江湖中人挑選，結果選中的是時村，也就是春秋筆第一代筆主！」

古浪詫異的問道：「春秋筆二十年轉手一次！到現在怎麼才換了五個人呢？」

阿難子點點頭，說道：「剛開始的時候，並沒有這個規矩，傳到第三代筆主，才定下了這個規矩，每隔二十年就要另傳一人。

春秋筆歷代筆主，遍查天下惡人惡事，一一記下，集成一本惡名錄，然後依照名錄，分別懲戒，就是天下一流高手也不敢不懼，因爲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個人，能在春秋筆法十招以內逃生！」

古浪聞言好不吃驚，忖道：「春秋筆法竟有這等聲勢！」

阿難子又接着說道：「春秋筆傳到我手之後，由於我篤信佛教，不願傷生，所以上代筆主留下的名錄，我還有一半的人未作懲治呢！」

阿難子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現在這個責任就落在你的身上了，你接掌了春秋筆之後，要去代我執行未完成的任務。」

古浪問道：「可是你並未將名單留給我。」

阿難子笑道：「名單當然不會放在身上，我把它留在一處地方，留給你的信上已經寫明，以後你自然會知道。」

古浪又問道：「我還是不太明白，這些江湖上的人，爭奪春秋筆又有什麼用處呢？」

這時院外似有輕聲，阿難子把窗門推開一些，向外望了望，古浪低聲說道：「有人來了麼？」

阿難子搖了搖頭，說道：「春秋筆有一個規定，每五年接受較技一次，若有人可以在春秋筆下走過十招，則其名可由惡名錄上消除，所以每隔五年，便有不少江湖强人追踪此筆，有的根本沒有罪行，只是不服氣，想見識一下春秋筆法。」

古浪這才有些明白，說道：「原來他們爲此而來！」

阿難子笑道：「還不止此，春秋筆第三代筆主之妻桑九娘，通曉春秋筆法，但她已退隱多年，不理江湖之事，有些人爲了與我爲敵，都去向她求救，桑九娘却向他們說：『若要我傳授春秋筆法，除非執春秋筆來見我！』

「所以江湖羣雄，都想盡辦法，要把春秋筆弄到手，然後去求桑九娘傳授筆法，如果成功，他們就可以在江湖上爲所欲爲了！」

古浪這才恍然，說道：「啊！原來如此！」

阿難子點頭道：「桑九娘就是我師母，這次傳筆與你，因爲時間緊迫，不能親自傳你筆法，所以明日事畢，你要執信去見桑九娘，以春秋筆爲證，她一定會傳授予你，不過她脾氣過於古怪，要經過不少波折呢！」

阿難子說到這裏，站起身子，接道：「這是江湖羣雄奪取春秋筆的重要原因，此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我都寫在信上了，以後你可以詳閱，本來這些我不願這麼早告訴你，可是你如此着急，我只得提

前告訴你了。」

古浪思索了一下，說道：「他們謀奪春秋筆都是爲了任意胡爲！」

阿難子笑道：「再正派的人，在氣盛之餘，也難免作些不當之事，不過江湖上無人敢予評斷罷了，但是春秋筆却不放過，正因爲如此，才不幸負『春秋筆』之名，也因爲如此，江湖上不分正邪，都欲得之而後安。」

古浪點點頭道：「我知道了，可是春秋筆法眞是天下無敵麼？」

阿難子笑道：「自然！否則春秋筆還有什麼權威？」

他說到這裏，雙目一閃，壓低聲音說道：「小心哈門陀，琴先生二人，我要走了！」

話才說完，房外哈門陀的聲音已傳了過來：「浪兒在房內麼？」

古浪大驚之下，脫口答道：「我……我在！」

房門推開，哈門陀一閃入內，古浪心中暗喊：「糟糕！他們碰上了！」

但是大出古浪意料之外，阿難子早已無踪無影，窗戶還是原樣，竟不知他是怎樣出去的。

古浪好不駭然，忖道：「師父眞是神人，他由窗戶出去，竟連哈門陀都沒有發現到！」

哈門陀進房之後，說道：「你今天的表現還算不錯，尤其是你佯稱與阿難子有仇，使他們對你減少了疑心，這對奪取春秋筆很有利！」

古浪搖頭道：「這批老人都那麼厲害，我怎麼奪得過他們？」

哈門陀雙目一閃，不悅道：「有我在暗中助你，他們誰也不成！」

他說到這裏略爲停頓，又道：「琴先生這個老兒眞個可惡！這麼多人他不注意，對你偏是釘得很緊！」

古浪心中一動，故意問道：「他說春秋筆已不在阿難子身上，此話當眞麼？」

哈門陀淡淡一笑，說道：「哈！那個老兒，存心極深，想各方刺探，若是春秋筆不在阿難子手中，他還在此作甚！」

古浪心中暗笑，忖道：「如此一來，他便不會懷疑我已經得到春秋筆了！」

哈門陀坐到靠椅上，端起一盃冷茶，喝了一大口，說道：「這一羣老傢伙，都練就了金剛不壞之體，現在我把他們的弱點告訴你，你要仔細聽着！」

古浪聞言又驚又喜，連聲答應着。

哈門陀閉上眼睛，以平靜的聲音說道：「婁弓的致命之處，在他頷下一寸處的『天突穴』！」

古浪緊記心中，哈門陀又道：「莫雲形的死穴爲左眼眼窩！」

古浪心中暗驚，忖道：「哈門陀眞厲害！這些人的死穴，都被他找出來了！」

哈門陀接道：「況紅居的死穴在她後腦『玉枕骨』下二分處！」

他說着站起了身子走到窗前，以低沉的聲音接着道：「谷小良死穴爲腹下『開元穴』，石懷沙致命處爲『巨闕穴』！」

他把這一羣老人的致命死穴，都告訴了古浪，對古浪來說，眞是一種莫大的收獲。

練武之人，無論武功多高，必然有一兩個致命之處，但是若非武功奇高之人，絕難察出。

古浪把這幾個老人的致命之處，牢牢記住，心中突然想起一人，問道：「琴先生的致命處在那裏呢？」

哈門陀轉過身子，面色凝重，說道：「這個老兒過於機伶，他每次與高手較技，總是維護着前胸，但我斷定他致命處決不在胸部，我想明天之後，就可以察出來了！」

古浪心中暗暗驚異，忖道：「以哈門陀這等有心人，居然也一時無法把琴先生的致命處查出，可見琴先生是個非常人物了。」

才想到這裏，哈門陀又道：「明天你儘量不要先動手，只要琴先生與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動上手，我就可以立時查出來了。」

古浪答應一聲，這時他心中突然掠過一個念頭，說道：「師父，是不是每一個練武的人都有致命處之處？」

哈門陀點點頭，說道：「武功高如阿難子者，也有致命，他的致命處是在足心穴！」

古浪暗驚，說道：「師父！那麼我的致命穴在何處？」

哈門陀啞然失笑，說道：「你這孩子說話眞個可笑，像你這種功夫，全身各處都是致命處！」

古浪面上一紅，說道：「那麼師父你呢？」

哈門陀笑道：「我自然也有致命之處，不過我像阿難子一樣，把致命處逼在不顯露的所在，就是……」

說到這裏，突然停了下來，說道：「你問這個作什麼？」

古浪一驚，鎭定着答道：「我只是隨便問問！」

哈門陀接道：「等你取到春秋筆，練完了春秋筆法之後，就知道我的致命處何在了！」

古浪大爲詫異，說道：「春秋筆法與此有何關係呢？」

哈門陀笑道：「春秋筆法我雖然沒有見過，但我知道，春秋筆法第三章，有專門觀察强敵致命穴的方法，所以江湖上的人才拚命的奪取它！」

古浪這才明白，春秋筆還有這一層妙用，江湖中人爲了報仇，奪寶，往往不能如願，難怪要來爭取春秋筆用以遂願了。

如此看來，任何一件事物，都是利弊各有，春秋筆雖是正義之筆，却也會造成許多厮殺。

哈門陀走到門前，說道：「記好我剛才的話，明日動手時伺機下手，你現在好好休息，我就在近處，任何人都傷害不了你！」

說罷推門而出。

古浪在室中細思阿難子和哈門陀的話，愈加感覺到「春秋筆」給自己帶來了一生的煩惱，但維護春秋筆的令譽，執春秋筆的任務，也正是自己一生的事業。

他回想那一羣老人的致命穴，突然想起石明松之言：「……琴先生週身都有奇功，只有鼻子是有短處……」

（未完）

金牌馬爹利
送犀飛利大班筆



凡買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干邑拔蘭地一枝,
隨即附送美國犀飛利
大班筆一枝,可換筆芯,
香港零售價超過$10.
美國犀飛利大班筆,
夠型夠醒,飲金牌馬爹利,
即可先得爲快!

飲金牌馬爹利,心想事成